

第十一章

城郎堡全堡戒严，八十名官兵扼守在堡内各要道。心怀鬼胎的人，心虚在所难免。

堡南有一条小径，可以到达赵洲，但极少有人行走，是贯连各处乡镇的小径、曲折迂回而且岔路甚多，极易迷失路途。因此除了各乡镇的人以外，一年半载也难碰上三五个外乡旅客。

距堡约三四里，有一座位于一片广大梨林枣中间的三家村，没有村名，当地的人皆称之为梨林王家。主人姓王，名十二，是这一片广大果林的主人，家境颇为富裕，在这附近一堡三村中，是有名的孤僻怪人，颇不得人缘，平时不欢迎任何人走近他的果林。

四更天，十余个黑影从柳家的屋后悄然溜出，避过几处官兵的岗哨，飞越丈余高的堡墙，一阵急走，进入王十二的果林。

王家的三栋楼房，耸立在果林的中间，果树叶已落尽，但在林外仍然看得到果林深处的楼房，可知果林占地之广，也可知道主人每年收入之丰。

中间的楼房下面大厅，点起了四盏明灯，门窗尽闭，外面戒备森严。

主人王十二是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坐在上首神态颇为冷静。

厅中共有十四个人，主客座上赫然坐着飞豹郝天雄，身阙彤云。其他的人，皆是飞豹带来的心腹弟兄，全都是早年凶名昭著的太行山悍匪。

王十二脸上不带表情，以低沉的嗓音说：“郝兄，你们太大意了，不该离开柳家的。”

飞豹淡淡一笑，但眼中毫无笑意，说：“王兄弟，你是不是希望兄弟被他们捉去？”

王十二仍然神色不变地说：“我已经说过，官兵是袁堡主……”

“不错，是袁堡主请来的，但其中有两个是真定府的巡捕，这就不得不令人起疑了。老实说，这几天闹贼，兄弟疑心是官府在弄鬼，故意迫兄弟现身的诡计。如果兄弟按奈不住，挺身而出擒贼，很可能正中他们的圈套。兄弟认为有人透露风声……”

王十二哼了一声，阴森森地问：“郝兄，你怀疑我吗？”

“王兄弟，请勿误会。”

“但你话中之意，分明……”

“兄弟是个口没遮拦的人，王兄请勿多心，目下要紧的是，不管官兵是否冲兄弟而来，兄弟必须作最坏的打算。”飞豹心情沉重地说。

“郝兄的意思……”

“兄弟暂借尊府避避风头，等风声过后，再回柳兄的地窟中，带出乌锥马，运出所有的金钱，然后动身回太行山，王兄弟是否同行？”

王十二不住摇头，阴阴一笑道：“不，兄弟在此生根六年，好不容易有此成就，我不想再回去干打家劫舍，刀头放血的勾当了。”

飞豹脸色一变，不悦地说：“王兄弟，你我都不是能放下屠刀的材料，都是罪案如山满手血腥的英雄好汉，万一有一天泄了底，王兄弟，后果……”

“兄弟已是尽人皆知的果农王十二，太行山之豪飞枪王彪已经死在百果山的石林下，目下的王十二，谁也不敢否认兄弟的身份，我不怕。”王十二

语气坚决地说。

飞豹郝天雄苦笑道：“好吧，既然你已经是英风敛尽，豪气全消，兄弟也不勉强你。”

“谢谢。”

“在尊府避几天风头，该不成问题吧？”飞豹转过话锋问。

王十二的目光，冷落在紧闭的花窗上，冷冷地说：“兄弟无任欢迎。可是，恐怕有人不答应。”

“有人不答应？谁？”飞豹沉声问。

王十二用手向窗外一指，说：“外面那儿位朋友不答应。”

飞豹一惊，戒备着说：“那就叫他们进来谈谈吧，当然是你授意他们逐客的，不然谅他们也不敢。”

王十二整衣而起，沉声道：“他们不是兄弟的人，而是你们把他引来的。”说完，大声向窗子叫：“朋友，进来吧，窗未上扣，就等你们推窗进来坐坐，王某或许能接待你们。”

窗门推开了，蒙面黑袍人站在窗外冷然向里注视。

众人一惊，王十二却一怔，讶然问：“咦！只有你一个人？”

蒙面黑袍人不回答，仅以双手轻轻分别摸动两面的窗台。

王十二恍然，冷笑道：“原来是你用双手故意发声，在下猜错了。”

黑影一闪，黑袍人已进入厅中。

王十二抓起大环倚旁的三枝四尺短枪，推椅而出，冷冷地问：“朋友民姓？何不以真面目相见？”

蒙面人以行动作为答复，拔剑立下门户相候。

王十二居然有点心怯，又问：“朋友，你是六扇门的鹰爪？”

黑袍蒙面人摇摇头，点手示意要对方进招。

王十二居然沉得住气，但一名手下却不忍心，大喝一声，拔剑疾冲而上，招发“灵蛇吐信”，抢制机先进击，剑上风雷声隐隐，内力火候相当深厚。

蒙面人长剑一挥，“铮”一声双剑相接，将对方的剑震偏半尺，剑取得了中宫空门，突以可怕的奇速突入，剑芒似电，奇怪绝伦。

“嘎”一声刺耳的错剑声传出，旁观的人眼一花，蒙面人已贴了身，叱道：“你死！”

剑已刺入胸口，怎能不死，“嘭”一声大震，贼手下的身躯倒跌出丈外，在地上抽搐挣扎，叫号声凄厉刺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王十二大骇，叫道：“朋友，你好狠，在下要斗你一斗，亮万。”

蒙面人不再回答，举剑迫进。

王十二不得不面对面应付，举剑迎上。

“砰”一声大震，大厅门被踢开了，抢入三个青衣人。为首的中年人虎目炯炯，手中的七星刀冷电四射，沉声道：“俞、任、袁、柳四家失窃无数金珠，是谁的案？站出来。”

王十二脱口叫：“徐捕头，怎么回事？”

堵在门口的一个青衣人说：“王园主：想不到你也是个武林人。这两位是府城派来办案的……”

中年人徐捕头的目光，落在飞豹父女身上，脸色大变，七星刀护住身躯，急喝道：“退！走！”

飞豹一声长笑，闪电似的射出叫：“徐埔头，你走不了。”

黑袍蒙面人更快，斜掠而至一剑疾挥。

“铮！”衣剑接触，火星直冒。

飞豹如被电击，斜飘丈外脸色大变，虎口血出，持剑的手几乎拾不起来了颤声道：“你……你是……”

王十二挥枪冲上叫道：“郝兄，人交给我。”阙彤云也从侧方欺进，大叫道：“快毙了那三个巡捕。”

蒙面人退至门旁，向惊疑莫名的三个捕头低喝：“还不快走？等会儿便走不了啦！在下掩护你们走，快！”

三个巡捕神智一清，扭头飞奔。

王十二右手是一枝短枪，左手有两枝，大喝一声，右手枪破空点到。

蒙面人把住门口，阻止贼人追出，剑虹一闪，硬向刺来的浑铁短枪封去。

破窗口，出现千里飞虹的身影，叫道：“看飞枪绝技……”

“铮！”剑封住刺来的枪，枪尖走偏，失去了准头，而王十二已经将枪发出，收不及了。

“啪！”飞枪擦蒙面人的右臂外侧飞过，贯入墙中直透外墙，劲道之强，委实惊人。

相距太近，双方皆无畏地贴身相搏，已来不及发第二枪，蒙面人的剑已凶猛地反拂而回，剑气压体。

王十二百忙中举左手枪急架，未树到蒙面人的左手已乘势探入。“噗”一声响，掌按在王十二的脸上，食指与无名指一搭之下，两颗眼珠被压迫得挤出眶外。

黑影一闪即逝，蒙面人已消失在黑暗的厅外。

“啊……我的眼……”王十二狂叫。“砰”一声冲撞在门旁的墙壁上，血流满面，跌倒在壁根下，左手的两枝浑铁短枪发狂般乱挥。

以飞豹为首的十名悍贼，各以暗器向蒙面人袭击，可惜皆慢了以刹那、暗器出手，蒙面人已经消失了，暗器向外面飞射、破空厉啸声刺耳。

飞豹追出出门外，似乎突然发觉此举大过危险，立即惊然地退回，闪在门后叫：“穷寇莫追，这人大可怕，快救王兄弟”

王十二死不了，但双目已盲。

宅四周共有六名警哨，全被人打昏了，难怪连三个武艺平常的捕役，也能长躯直入破门而进。

飞豹心胆俱寒，众人一商量，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着。真定来的巡捕认识飞豹父女，不久，必定召来城郎堡的官兵，不走岂不坐以待毙？

飞豹的艺业，在绿林道可说是佼佼出群的高手，但今晚仅接下蒙面人一剑，便虎口进裂被震飘丈外，双方相去太远了。

飞豹愈想愈心寒，如果蒙面人是官府派来的鹰爪，后果未免太可怕了。他心中一急，逃念更切，决定暂且放下藏在柳家的乌锥马和金银珠宝，连夜向西逃，先进入太行山藏身，等风声过后再来取走。好在从这里向西走，两晚工夫便可进入太行山山区。

五更将临，还有一个更次可以赶路。

王十二已经理好伤。成了个废人。好死不如恶活，这位早年的悍匪枪王彪，瞎了双眼仍然不想死，吩咐手下几位心腹弟兄，赶快拾掇金银财宝，

找地方避风头。

王十二不象飞豹，飞豹时怀戒心，虽另建有秘窟，仍经常保持警觉，说走便走，决不拖泥带水。王十二不同，已决定在此生根，平常并无应变的准备，因此走时未免牵肠挂肚，拖至天下发白，仍然未能上道。

镇八方就在旭日初上升，带了党羽光临。

飞豹已带了十余名爪牙，远出三十里外了。

离开南北官道已有十里左右，以西一带是连绵不绝的丘陵地带，凋林密布，满山苍色。

飞豹脚下一紧，向同伴说：“进入丘陵区，咱们便平安了。”

一名中年大汉说：“大哥，还是找坐骑代步，早些进山岂不甚好？”

飞豹的头摇得象是拨浪鼓，语气坚决地说：“不行，目下咱们万不能闹事，更不能暴露行踪，引来大批官兵追踪搜山，咱们后果可怕。不要说找马匹，这百里内连找食物也概不考虑，走。”阙彤云转头瞥了升起的红日一眼，极目远眺，说：“爹，已离开南北要道十余里，再往西走人烟稀少不会有人迫来了。”

一名壮年人吁出了一口长气，咬牙切齿地说：“被林白衣与那群老匹夫毁了咱们的基业，委实于心不甘，咱们难道就此忍气吞声不成？大哥，你怎说？”

飞豹一面走，一面说：“五兄弟，这件事不能全怪林白衣，错就错在咱们把崔长青弄来，却把林白衣引来了，引鬼上门，咱们只有自认晦气。再说，等咱们入山重建山寨之后，天下黑白道群雄，谁敢正视咱们绿林英豪？此后彼此天南地北，他们江湖人，象是无根的浮萍，天下茫茫，咱们即使报仇，也无处可觅这些人的踪迹。来日方长，这件事以后再说，目下暂且搁在一边。……”

五兄弟愤然地说：“大哥，咱们为何不请木客欧阳春出面，替咱们找林白衣，出出这口怨气？”

中年大汉叫道：“对，老五说得不错，好主意。”

飞豹却不同意，迟疑地说：“那老儿不好说话，自命不凡，眼高于顶，他那些手下，全是江湖的黑道阴险人物，听说他是血花会外堂三女中，第一女九幽娘彭大嫂的亲伯父，目下彭大嫂中年丧夫，寡居数年东山再起，搞得彭家的亲族极不愉快，但木客这老魔却禁止彭家的人过问。咱们如果能获得老魔相助，自然平安无事，万一反而引起老魔反脸，咱们十几个人，恐怕难逃他的毒手呢。”

五兄弟拍着胸膛说：“大哥请放心，小弟保证毫无问题。欧阳老儿平生有三好三坏，三好是好财、好饮、好色，三坏是受不了激、受不了骂、受不了违逆。小弟认为，多给他一些财宝，用激将法相机行事，保证他会替咱们卖命。好在此地距老儿的居处不远，顺道去转转，怎样？”

飞豹最后点头道：“好吧，这就走。”

进入丘陵区，已是日上三竿。五兄弟领先而行，岔入向西南行的一条小径。

五六里外的山脚下枫林山庄内，镇八方六个人，正与主人木客欧阳春叙旧。

主人年已花甲出头，依然目光炯炯，健朗不减当年，身材高大，须眉略现灰影，勾鼻薄手，满脸横肉，颧骨甚高，脸色带青，穿一袭黑袍，手中

握了一把二寸长的特制铁骨扇。

在江湖道上，提起木客欧阳春其人，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号称北地黑道第一人，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白道英雄恨之入骨，却又无奈他何，他不但剑术通玄，手中那把整年不离手的铁扇更是霸道，称为夺命扇，每一根扇骨皆可发射，二丈内可穿三丈坚木，任专破内家气功，挨上一根不死也得脱层皮，

枫林山庄四周全是枫树，秋色已尽。树枝上红叶已经凋零，光秃秃地，只看到无数灰白色的树枝而已。

木客欧阳春的目光，灼灼地落在胡绮绿身上，鹰目中不带感情，皮笑肉不笑地说：“胡老弟，没想到令爱竟然出落得如此标致呢。怎样，两位千金都有婆家了么？”

镇八方捻须微笑，笑得十分勉强，说：“别提了！长女于绮春归多年，夫婿是龙箫客朱英，春老认识这个人。”

“哦！不错，龙箫凤剑，一手遮天，是江湖道道上颇负盛名的人物。呵呵！恭喜！恭喜，胡老弟，想不到你眼光够高，找了这么一位名号响亮的乘龙快婿，可喜可贺。可是，听你的口气……”

“那畜生丢下家小，重又到江湖流浪去了。兄弟这次出来，一方面是找一个叫崔长青的小辈。”

“哦！原来如此，有头绪吗？”

“没有。但那崔长青已有消息。”

“怎样了？”

“听说他已落在飞豹郝天雄手中，兄弟要向他讨消息，生见人死见尸，未证实那小子的死活，于心不安。”

“飞豹郝天雄，是不是早年那位太行山之霸？”

镇八方饱含深意的盯着对方，笑道：“春老，不要装模作样了。”

“噢！你的意思是……”

“飞豹在真定的事，春老真的不知？”

“当然知道，因此在下认为你找错人了。”

“这……”

“我欧阳春与飞豹毫无交情，甚至从未谋面。”

“他逃离真定，溜回城郎堡秘窟。”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

“他在太行山打家劫舍。远出千里外攻村擄镇，手头上有无数金银珠宝，全藏在城郎堡秘窟。这几天城郎堡闹飞贼，被劫不少珍宝金银，有不少人曾经见过这个飞贼，穿的是黑袍，黑巾蒙面；功力奇高。”

木客冷笑一声，冷冷地问：“原来你怀疑这人是我？”

“春老，不是你吗？”

“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我。”

镇八方颇表失望，苦笑道：“怪事，这飞贼闹了这许久，把官兵也引来了，飞豹为何不暗中出来管事？引来了官兵，对他百害而无一利，难道他并不在城郎堡？”

木客慨然地说：“你们可在舍下歇脚，我派人到陈村堡去查。”

“噢！陈村堡在城西十五里，城郎堡在城东十二里，你为何派人到陈村堡去查？”

“智多星陈泽是陈村堡人，栾城附近的事，不论大小皆瞒不了他。”

“哦！我倒把这个人忘了。好吧，那就打扰春老啦！”镇八方喜悦地说。

绮绿却不及待地说：“欧阳伯伯，侄女与伯伯派去的人一同前往，可好多一个人……”

“侄女既然要去，那就走吧！”

不久，两个中年人带了绮绿，匆匆启程。

镇八方在客房中安顿毕。客厅已备妥筵席，仆人前来相请。

酒过三巡，木客问：“胡老弟，那姓崔的小辈，到底是何来路？”

镇八方却反问：“听说令侄女目下在血花会得意，是真是假？”

“不错，这件事并非秘密，秘密的是血花会本身。”

“春老近来曾见到令侄女吗？”

“快一年没见到她了。”

“难怪。”

“你是说……”

“崔小辈曾经在开封，捣了血花会一笔买卖，他与黑龙帮有关，而血花会与黑龙帮却又是誓不两立的同行冤家。令侄女……”

话未完，厅外进来一名健仆，上前行礼禀道：“启禀主人，飞豹郝天雄偕同十四名弟兄，前来求见主人，目下在宾馆侯命。”

镇八方狂喜，木客也极为兴奋，说：“妙极了，说曹操曹操就到，快请。”

宾主相见，少不了客气一番，互道敬慕之忱，群魔聚会济济一堂，落坐毕，飞豹神色有点紧张地说：“春老，兄弟后面跟来了一个人，不知是何来路，可否请问一声，是不是春老派出的人？”

木客一怔，说：“在下这座枫林山庄不是山寨，任何人皆可来得，用不着派暗桩警哨，当然不是在下的人。你看见这人了？”

“只看到身影，可惜相距太远，看不清面貌，只看到一身黑衣而已，已跟了兄弟四五里路了。”

木客哼了一声道：“你们谈谈，等会儿重整筵席，在下出去看看。”

镇八方推持而起，说：“兄弟也……”

“你们都请留下；跟去反而不便，这一带有些地方安了机关埋伏，诸位不必同往。少陪。”

木客一走，镇八方立即抓住机会向飞豹问：“郝兄，兄弟有事请教。”

飞豹相当客气地说：“胡兄有何见教，请说。”

“兄弟是为崔长青而来的。”

飞豹一怔，问：“胡兄与他有交情？”

“正相反，兄弟是千里追踪，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这小子该死。”

“哦！你来迟了一步。”飞豹将如何擒住崔长青酷刑逼供的经过一一说了，最后又道：“林白衣一把火，烧了在下的宅院，那姓崔的小子被捆死在地底刑室，怎会有命？恐怕尸骨早就化为灰烬了，不必再找他啦！”

“绮绿幸而不在。如果在此，听到崔长青的正确死讯。不知作何感想？”

镇八方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可惜！未能亲手杀他，这将是在下平生一大憾事，遗憾之至，在下真不希望他安静地死在他人手中。”

“哈哈；”飞豹大笑，笑完说：“酷刑已要了他的半条命，再被捆住用烈火焚烧，尸骨无存化骨扬灰，你认为这叫安静？算了吧！胡兄。你遗憾？兄弟才真的遗憾哪？”

“郝兄真的遗憾？‘兄弟不明白。’”

“要不是为了这小子，在下哪有今天这般狼狈？早知道他的底细，在下也不会误认他是冲在下来的人，也就不会将林白衣引鬼上门了，你说在下该不该遗憾？”

庄中安静，庄外却有了骚乱。

木客的枫林山庄内，卧虎藏龙隐居着不少江湖黑道高手，有事时方出动协助木客，平时耽在庄内，不与不相识的人应酬。有事四面出动，应变十分迅速。

山庄四周一里以内，全是密密的枫树，每株树皆粗约六七围，林内最易藏人。

高于齐出，要擒住追踪飞豹的人。

三名大汉向南搜，远出里外，小径在庄西，按理庄南不会发现跟踪的不速之客。

远远地，便看到一株合抱大的枫树下，坐着一个青衣人，似乎身材甚小。怪，身旁竟然放了一个大包裹呢。

三大汉急步奔近，不由一怔。

是个灰头土脸的小黑炭叫花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无畏地目迎巨熊般冲到的三个大汉，安坐树下满不在乎，似乎不知危机已近。

为首的大汉粗眉一挑，大牛眼一翻，双手叉腰哼了一声，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小花子，站起来，你是干什么的？”

小花子抿嘴一笑，并未站起，说：“走路的，在此歇脚，不可以？”

“不可以，这是私人的土地。”

“噢！不可以又怎样？”

“提起行囊，跟太爷到庄内理论。”

“抱歉，在下有事。”小花子答，嗓子嫩，声音甜，但口气却强硬。

“你走不走？”大汉沉声问。

“不走。”小花子大声叫。大汉怒不可遏，大踏步上前，一声怒叫，猛地一脚疾飞。

小花子身影斜倒、出手、扭身，一把便扣住了踢来的脚踩，喝道：“滚！可恶！”

大汉扭身翻跌，“砰”一声跌了个滚地葫芦。另一名大汉失惊，不假思索地扑上，俯身抓人，双手齐伸十指如钩。

小花子并不打算站起，手一扬，一把尘土撒了大汉一头一脸，双目难睁。小花子一不做二不休，右脚前伸猛地一拨。

“哎呀……”大汉叫，“砰”一声也倒了。

第三名大骇，本能地拔剑大喝一声，身形疾进，剑出“流星堕地”，动起兵刃了。

青影贴地一闪，惊而失踪。

“擦！”大汉的剑收不住势，刺入树根下入木半尺。

小花子出现在大汉身后，“噗”一声响，一劈掌在大汉的背心上。

“恩……”大汉闷声叫，向下一扑，起不来了。

为首的大汉右踝骨痛入骨髓，爬起一跳一跳地逃命，口中狂叫“快来……”

小花子不让他再叫，鬼魅似的追到，奋身腾跃，双脚飞端，“砰”两

声闷响，踹在大汉的腰背上，力道如山。

“砰！”大汉向前重重地仆倒，寂然不动如同死人，昏厥了。

双目难睁的大汉掩住双目，鬼撞墙似的踉跄探路逃命，不时撞在树干上，撞得大树摇摇，枯枝纷落。

小花子一跃两丈，拦住去路叫：“你不能逃，我要口供。”

大汉大喝一声，双掌齐推，来一记“推山填海”，用上了内家掌力行雷零一击，循声发招志在必得。

“噗”一声响，右肘挨了一掌，有骨折声传出。

“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小花子叫。

“哎哟……”大汉厉叫，抱肘蹲下了。

庄北面的枫林中，也发生意外。

搜正北的也有三个人，成品字形搜进，每人相距十余步，脚下轻灵快捷，远出两里之外。

正搜进一座山脚，领先的中年人倏然止步说：“不必再往前搜了，转回去，这里没有人。”

说完，扭头转身，突然僵住了，骇然叫：“有人！咦……”

本来应该有两位同伴，但却多了一位，二十步后站着一个佩剑的黑袍蒙面人。

另两位同伴也看到蒙面人，同往内聚，将蒙面人围住了。

蒙面人身材高大，屹立如山，仅用那双神光似电的大眼，盯视着为首的中年大汉。

中年大汉惊魂初定，手按剑把迫近问：“朋友，你见不得人吗？”

“少废话”，蒙面人冷冷地说。

“朋友，贵姓大名！”

“少废话！”

“哼！你阁下好狂，不必托大，你知道在下是谁？”

“不知道。”

“我，行尸郭光。”

“但你仍有一口气在。”蒙面人冷冷地说：

“狗东西！你……”行尸怒吼，拔剑出鞘。

“你最好收剑，以免血溅青锋。你死了不要紧，在下却没有传话的人了。”

行尸一声怪叫，冲上剑发“雷射星飞”，剑出风雷，电虹吐出，直射蒙面人的心坎要害，认穴奇准，可知他必定是极为自负的人。

蒙面人突以奇怪的手法拔剑，“铮”一声暴响，火星飞溅，行尸的剑不但被封出偏门，而且被制住了，被剑尖点在咽喉，性命已捏在蒙面人手中。

“谁敢上？”蒙面人沉喝。

两名同伴僵住了，不敢再迫上援救行尸。

行尸脸色死死，“当”一声丢掉剑，张开双手，身躯在发寒颤，强自镇定说：“朋友，有……有话好……好说……”

蒙面人冷笑道：“在下需要你传话，不要你说话，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要你听。”

“在……在下洗耳恭……恭听。”

“你用不着洗耳，便听得一清二楚。回去告诉飞豹，叫他休想打如意算盘逃回太行山，乖乖回到城郎堡。法网难逃，天网恢恢，他逃不掉的。记住

了吗？”

“记……记住了。”

“滚！”蒙面人大叫，身形暴退。

行尸僵在当地，惊得寸步难移。

蒙面人向北飞掠，去势如电射星飞。

行尸的两名同伴不敢追赶，心胆俱寒。

“郭兄，咱们该回去了。”一名同伴叫。

行尸惊魂初定，梦游似的拾回剑，余悸犹在地说：“是的，咱们该回去了。”

枫林山庄一阵紧张，庄主木客欧阳春怒吼如雷，立即分派人手，暗桩布出了。

飞豹心中惊疑，弄不清蒙面人到底是何来路，为何要阻止他逃回太行山？迫他回城郎堡又有何用意？

木客欧阳春不久接到信息，立即带了几名手下外出，枫林山庄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山庄距南北大官道远在十里外，因此附近的小径，往来的皆是附近村落的乡民，不可能有外地的旅客经过，一个陌生人在这一带活动，决难逃出暗桩的耳目。

蒙面人在北地三里余的一座松林中，坐在一株松下，摊开带来的一只荷叶包，取出里面的几个窝窝头和一些盐菜。正待摘下蒙面巾进食，蓦地，他眼神一转，凝神侧耳倾听。

片刻，他带了食物向不远处的草丛中一钻，消失在林旁的及肩枯草荆棘中。

南面有声息，是轻灵的脚步声。有三个人藉草木掩身，此起彼落逐段搜进，逐渐接近了松林。北面也有声息，脚步声正常，是两个穿青劲装佩了剑的大汉，大踏步进入松林的北端。

南面的三个劲装大汉先一步隐起身形，三面潜伏。

两个佩剑大汉毫无顾忌地进入松林，走在有首的人向同伴说：“过了松林，前面是一片山坡，山坡的那一边，枫林如海，便是枫林山庄的北面了。罗兄，你真的打算去找木客欧阳春讨公道？”

罗兄满脸杀气，咬牙道：“是的，我非去不可。”

“你打算……”

“如果欧阳春点头表示不过问他侄女九幽娘的事，兄弟便可放手干，去找九幽娘，拼死那贱女人。只要欧阳春不护短，万事好办，许兄，你可以转回去了，多蒙许兄相助，兄弟感激不尽，容图后报，咱们就此分手。”

许兄黯然长叹，苦笑道：“罗兄，兄弟只能帮你我到枫林山庄，只能告诉你山庄的一些虚实，其他……唉！兄弟学艺不精，自知不是木客的敌手，委实爱莫能助，不过，兄弟仍然是一句话：三思而行。独自闯龙潭虎穴，向那艺臻化境的老魔讨公道，要老魔不护短，罗兄，委实太危险了。”

罗兄一咬牙，说：“谢谢许兄的好意，但这次兄弟前来，已存下破釜沉舟的决心，把这件事彻底解决，血花会这种残酷手段太过恶毒。兄弟必须……”

人影乍现，树后闪出一个大马脸大汉，冷笑道：“原来是探云手许高，你几时吃起带路饭来了？”

探云手许高一惊，堆下笑说：“为朋友领路，平常得很，白兄别来无怠，近来在何处得意？”

大马脸白兄哼一声道：“姓许的，咱们几时开始称兄道弟的？你配吗？”

探云手脸上发赤，汕汕地说：“你瘟神白兆祥爬上了高枝儿，探云手也许不配高攀……”

“闭嘴！滚开些，白某要先问问这位姓罗的朋友，看他凭什么敢来枫林山庄找死？”

罗兄举步迫近，沉声道：“凭手中剑，以及天地间公理二字……”

“呸！”瘟神白兆祥一口浓痰出嘴，向罗兄吐去，然后怪叫道：“你妙手郎中罗威是啥玩意？白某要砍掉你一条腿，吊你三天三夜，你就不会做白日梦了，凭你那两手鬼划符剑术。一。”

蓦地，东面不远处枝叶格摇，有人从树上掉落，“砰”一声重重地跌倒，背脊着地，四平八叉。

是一个真正的老花子，年约花甲，穿一袭百补破袖衣，手中握着一根打狗棍，挂着讨袋。老眼蒙，满面皱纹极不中看。

怪，这者花子怎么一无动静，是跌死了吗？

众人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吸引，目光全向树下集中。

瘟神想前往看个究竟，刚退移两步。

“哈哈哈哈哈……”老花子突然狂笑。

身影徐起，老花子撑着打狗棍站起，笑完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吠！我老要饭的在树上睡得正香甜，做白日梦梦见一跤跌在金山上，偏被一阵鸡猫狗叫吵醒了老要饭的一场黄金梦。哼！没得说的，你们这些免蛋们，得赔我的黄金梦来，不然，老要饭的给你们没完。”

怪事，谁听说过梦也要人赔的？

瘟神白兆祥脸色一变，冷笑道：“疯花子，你少给我装疯扮傻，你……”

疯花子桀桀笑，举步接近，说：“算了算了，我老要饭的并未打算称兄道弟高攀你。我向你装疯卖傻，你能施舍给我老要饭的多少残羹冷饭？你说吧！”

瘟神哼了一声说：“看来，扮蒙面人的朋友，定是你这位游戏风尘，自虐自狂的疯花子了。”

“哼！你瘟神大概昏了头，花了眼，一口裁定我老要饭的是蒙面人，蒙面人真是我吗？”疯花子一面说，一面接近至八尺内了。

瘟神怪眼一翻，沉声道：“不管是不是你，不久自可分晓，反正等你进了枫林山庄，不怕你不露出狐狸尾巴来。”

“呵呵！我要进枫林山庄？是你请我吗？”

“哼！自然是在下请你。”

“管酒管饭吗？”

“少不了让你一顿好饭。”

“那岂不妙极了？好，我老要饭的接受你的邀请，这就动身，怎样？”

瘟神冷笑道：“你急什么？在下还得将这两位朋友一并、请。”

“哈哈哈哈哈……”疯花子突然狂笑。

瘟神一听疯花子发笑，便知有险，猛地向侧一闪，伸手拔剑。

糟！疯花子的讨米袋折向砸到，奇怪绝伦。

“噗！”讨米袋迎头罩住了瘟神。

疯花子的打狗棍，也几乎在同一瞬间，扫中瘟神的左膝，势沉力猛根重如山。

“哎……”瘟神扭身摔倒。

疯花子打狗棍一挑，讨米袋飞回，一把抓住叫：“两个蠢虫还不快走？他的党羽出来了，走吧！”

说走便走，烂草鞋踢拖踢拖，向西如飞而去。

虎吼声震耳，瘟神的两名同伴从草中暴起。

许、罗两人见疯花子走了，不敢逞能，也就向北退走。

瘟神的左膝受伤甚轻，一蹦而起狂追疯花子，一面追一面大骂：“你这老疯狗可恶，你是走不了的，太爷要追你上天入地，刺你一千剑。”

可是，疯花子已远出十丈外了。

两名同伴则追赶许、罗两人，林中重归沉寂。

蒙面人重新回到原处坐下，自语道：“有人上枫林山庄闹事，机会来了，我正感人手不足，寡不胜众呢，妙极了。”

他并不取下蒙面巾进食，提防有人突然现身。一包食物吃了一半，北面人影急掠而来，是追赶许、罗两人的中年大汉，大概是把人追丢了，重回原地与瘟神会合，身法比追人慢了许多，但仍然够快。

蒙面人这次不走了，仍坐在原处进食。

两大汉接近至百步外，便看到蒙面人的上身，脚下一紧，来势加快了些。

七十步……五十步……领先的大汉一惊，脱口叫：“蒙面人，休让他走了。”

蒙面人安坐不动，自顾自掀起巾下方进食。

“并肩上！”大汉大叫，似已对蒙面人深怀戒心，招呼同伴齐上。

双剑出鞘，左右冲进。

蒙面人冷然抬头，虎目炯炯，冷然扫注着冲来的两个大汉，毫无站起的意思，甚至未停止进食。

两大汉被他的冷静神色所惊，反而不敢冲进，不约而同在丈外止步，脸色不正常，持剑的手似乎有点颤抖，不敢冒失地递剑。

在气魄上，蒙面人已取得优势。

为首的大汉，干咳了一声，试探地说：“朋友，何不以真面目示人？”

蒙面人听若未闻，仅冷冷地盯了大汉一眼。

眼神太凌厉，大汉打一冷战，悚然退了两步。

“朋友，亮万！”另一名大汉喝问。

蒙面人置若罔闻，冷然而视。

两个大汉被蒙面人的眼神所慑，竟然不进反退。为首的人发出一声警哨，再次沉声问：“朋友，你是聋子吗？”

不远处树后一声娇笑，闪出一位碧裳女郎，亮声问：

“泰山双煞今天怎么啦？竟然示怯，迟疑不敢出手只知虚声穷问，奇闻。”

这女郎年岁已有三十出头，正届风韵最佳的成熟女人颠峰年华，眉目如画，身材脸蛋皆十分动人，笑时颊旁梨涡带醉，一双明眸灵秀而锐利。穿一身悦目的碧眼衫裙，小坎流苏荡漾，佩了一把剑鞘雕了飞凤图案的古色斑烂长剑。透露四五分刚健婀娜的神韵。

泰山双煞脸色一变，大煞哼了一声道：“原来是凤剑左姑娘的芳驾莅临，到枫林山庄有何贵干？”

江湖朋友在近二十年来，谁不知道“龙箫凤剑，一手遮天”三个武林高手的大名？龙箫，也就是镇八方由长婿龙箫客朱英。凤剑，是凤剑左凤珠。一手遮天祝广，是上次助林白衣进袭阙府的那位风尘奇人。

武林中人才辈出，江湖地位升沉互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岁月无情，这三个名号响亮的武林高手，在近五六年来，光芒逐渐暗淡，年青的下一代，以林白衣一群少年为英雄代表，名号声誉已取代了老一辈的高手地位。凤剑左凤珠最年轻，外表看她象是个三十岁青春美妇，其实她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最年长的一手遮天祝广，则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凤剑莲步轻移，香风入鼻，人已接近至两丈内，娇笑道：“泰山距此地足有八百里，此地不是你双煞的地盘。枫林山庄是木客欧阳春的居所，你能来我也能来，难道必须要将来的原因告诉阁下吗？”

大煞冷哼一声，又道：“木客欧阳兄的仙居在近，不许闲杂人接近，接近的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你凤剑算什么？”

“哦！原来大名鼎鼎的泰山双煞是替木客看门的家奴。”

“泼妇住口！”大煞恼羞地怒叫。

凤剑居然不在乎，笑道：“你两人在这位蒙面人面前战栗，怕得要死，一个人你双煞已经受不了，还敢在姑娘面前逞强。算了，本姑娘不与你们计较，日袖手旁观，看你们双煞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好汉。”

说完，她徐徐退出三丈外。

蒙面人不动声色，出奇地冷静，阴森森地向两煞注视，不言不动如同石人。

大煞下不了台，一咬牙，长剑徐引，重新向蒙面人迫近，喝声道：“阁下再不回答，在下要慈悲你了，快！亮万。”

蒙面人不为所动，坐在原地冷然候变。

二煞吼起，吼道：“老大，不要与他罗唆，宰了他，我先上。”

大煞脸上无光，硬着头皮说：“愚兄先上，贤弟留心凤剑。”

“好，老大不必担心凤剑插手，咱们兄弟伯过谁来？兄弟在旁接应。”

大煞一声冷叱，一剑点向蒙面人的右肋要害，但见人剑到，电虹一闪已锋尖及体。

蒙面人突然原势后移，左剑尖着体间不容发的刹那间，脱出险境，捷逾电光石火，好快好灵活的身法。

“好，可媲美乾坤大挪移。”凤剑脱口叫。

这瞬间，剧变倏生。

蒙面人不仅是移位避招，而且移向突然转变，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诡异身法，移至大煞的脚前，掌出似奔雷，行雷霆一击。

“噗！”掌劈在大煞的丹田要害上。

人形一闪，蒙面人又回到原处，依然保持着坐势，依然不言不动正襟危坐。

“哎哟……”大煞厉叫，踉跄后退。

二煞大惊，绕到前面伸手急扶，骇然问：“老大，你……”

坐着的蒙面人身形暴起，喝道：“躺！”

二煞火速旋身，长剑挥出也沉喝道：“着！”

剑一闪而过，“回风拂柳”狠招走空。

蒙面人一指头点在二煞的中极穴上，倏然退回原处。

“当当！”大煞二煞的剑几乎同时脱手堕地。

“嘭！”大煞跌了个仰面朝天。

“噗！”二煞俯身摔倒。

凤剑脸色一变，讶然道：“高明！干净利落，佩服佩服。”

“姑娘夸奖了。”蒙面人冷冷地说。

凤剑一跃而一上，伸手急抓大煞的腰带。

蒙面人一闪即至，喝道：“且慢！人是我。”

凤剑侧闪两步，说：“二一添作五，分我一个。”

蒙面人摇摇头，冷冷地说：“不行，你不能不劳而获。”

“问完口供，人还给你。”凤剑不死心地说。

“不行，在下也要问口供。”

“你不给？”

“恕难割爱。”

“如果我硬要……”

“你试试看？”

“阁下，本姑娘不希望伤了和气。”

“刚才你挑拨他们动手，用心太毒。”

“如果我不挑拨，你仍要动手的，对不对？”

“对。”

“那就不会如此顺利使制住他们，对不对？”

“也对。”

“那么，分给我一个岂不公平？”

“左姑娘，你不必诡辩，人不能给你，一句话。”

凤剑哼了一声，黛眉一挑，不悦地说：“你这人好不通情理。真要迫我动手硬夺吗？”

蒙面人也冷哼一声道：“你强词夺理，在下不吃这一套，要动手硬夺，动手吧，等什么？”

“你要迫我动手？”

“没有人要迫你，是你自己要动手。”

“你……”

“你凤剑左风珠也不是什么好人，亦正亦邪心狠手辣，要不是念在你我有志一同，志在枫林山庄，在下也不对你如此客气。”

“哼！你配指摘本姑娘的为人？好，你亮剑。”

蒙面人徐徐撤剑，冷笑道：“左姑娘，如果你出手，便将在此断送一生声誉，信不信由你，你最好见机离开。”

凤剑粉脸铁青，撤剑道：“你迫人大甚，本姑娘只好领教你有何惊世绝学，敢如此狂妄，接招！”

声落人即涌上，剑虹如潮。她的剑身上，刻了一头飞凤，剑发风影似乎展翅飞腾，似乎脱离剑身，向前飞翔扑击，可乱人眼神，

蒙面人长剑一振，“铮”一声封住一剑，立还颜色，长躯直入剑攻咽喉，象是电光一闪。

凤剑吃了一惊，侧飘八尺叫：“你象是用乾元十七式散手剑术，阳罡真

力注入了剑身，你是谁？”

“不要问我是谁？”

“你是红尘过客？”

“哼！”

“但你的口音很年青。”

“你猜吧，在下没有闲工夫与你磨牙。要就上，不然你猜吧。”

凤剑噗嗤一笑，说：“你这人阴阳怪气，毫无红尘过客那种游戏风尘，啸傲江湖的气量。算了吧，我看你并不是红尘过客的亲传弟子，我不愿与你计较，我到枫林山庄去捉一个人间口供，不向你这小气鬼讨人。”

说完，她收剑转身。

蒙面人也呵呵一笑，说：“枫林山庄有一大群高手悍匪，连我也不敢入内讨野火。你如果冒失地往里闯，保证你灰头土脸。”

凤剑重行转回，笑道：“那么，你是答应送给我一个俘虏了？”

“在下……”

“不小气了？”她满面春风地追问，笑得好甜。

蒙面人摇摇头，苦笑道：“算你利害，你提一个走吧！”

“谢。”凤剑笑答，一面走近，拖起直冒冷汗动弹不得的二煞，又道：“劳驾，解开他的穴道好不好？”

蒙面人只好俯身，三指一拂，解了二煞的中极穴。

凤剑点点头，说：“你虽换了手法气障眼术，仍然是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我想，我知道你是谁了。”

“真的？”

“红尘过客宛如神龙，在江湖神出鬼没，从未听说有人摸清他的底，也没听说过他收了门人弟子。但数月前，有人在河南发现一个会使用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的人。”

“哦！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

“那人叫黑衫客崔长青。”

“对。”

“是你吗？”

“是我吗？”蒙面人反问。

“也许是，可惜崔长青已死在真定城阙家。”

“呵呵！人死如灯灭，死了也好。”

穴道已解的二煞，已经恢复元气，突然扭身一脚扫出，猛攻凤剑的双腿，这一脚力道干钧。

凤剑其实暗中已留了心，裙袂一摆，抬起右腿，小蛮靴的钢尖，恰好迎着扫来的脚。

“噗！”

钢尖刺入二煞的迎面骨，有骨折声传出。

“哎……”二煞狂叫，胫骨折断皮开肉绽。

凤剑冷笑一声，小蛮靴再次点出。

“克！”二煞的右肘碎了。

“天！”二煞疯狂地叫。

凤剑一脚踏住二煞的左肘，冷笑道：“废了你的双肘，你这辈子完了，你……”

“左姑娘，请脚下留……留情。”二煞如丧考妣地哀叫，痛得浑身在发抖，脸无人色。”

“要留情可以，但你得从实招供。”凤剑冷冷地说。

“姑娘要……要什么口供？”

“说，欧阳春是不是血花会五大护法之一？”

“我……我不知道……”二煞战栗着说。

“你不说？”

“我……我真不知道……哎唷！我……我的手臂……”

“你的手臂不要了？”

“姑娘天恩，我……我委实不知道……”

“我不信。”

“姑娘请相信，春老从未离开山庄，也……也从没见过血花会的人上门……”

“你胡说！”

“是真的。”

“九幽娘……”

“九幽娘也很少来，她是春老的侄女。”

蒙面人突然接口道：“左姑娘，问问她九幽娘在何处藏身？”

“我……我怎么知道？”二煞恐惧地说。

“花蕊夫人呢？”蒙面人再问。

“听说他仍在河南，但匿居在何处，恐怕连血花会的外堂三女也丝毫不知。”二煞照实招供。

蒙面人不再多问，向凤剑说：“枫林山庄的高手快到了，你走不走？”

“你不问了？”凤剑问，

“不问了。”

凤剑俯身一掌拍下，“啪”一声正中二煞的前额印堂，力道恰到好处。

二煞浑身一震，肌肉开始松弛。

蒙面人大摇其头，说：“左姑娘，你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星，心狠手辣的母大虫；难怪你貌美如花，闯了二十年的江湖，仍然是个女光棍。他已经顺从得象条虫，你仍然杀他。”

凤剑撇撇嘴，似嗔非嗔地说：“唷！你好象很关心我呢，希望你别表带情。”

“你放一万个心，我自己已为情所困，自愿不暇，还敢表错情？与你同称龙箫剑的龙箫客，也抛下妻子断情重入江湖，也许他在找你，我……”

凤剑脸色一变，抢着说：“我们不谈这些。你知道泰山双煞的为人吗？”

“听说过。”

“我杀错他吗？”

“错在杀非其时。”他沉静地说。

“你有点假仁假义。”凤剑挖苦他说。

“这年头，假仁假义方能名利双收，方能无往不胜，方能活得长久些……”

凤剑突然玉手一挥，闪电似的急抓他的蒙面巾。

他手眼急快，“啪”一声便扣住凤剑手掌，虎目中冷电四射，阴森森地问：“你想干什么？”

凤剑想挣扎，却又忍住了，羞恨地笑道：“我想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

她这一笑，大有销魂荡魄的威力，只笑得蒙面人心中一荡，呼吸突然发紧，手上本能地用了三分劲。

“恩……”凤剑惶然轻呼，被他带的立脚不牢，无力地向他怀中倒下。

他情不自禁，手一抄，虎肋一紧，暖玉温香抱满怀，眼中的冷厉神色悄然隐去，代之而起的是火热的眼神，激情地注视着怀中的这位惶乱、失措、迷惘、错愕的一代英雄，他也似乎迷失了。

凤剑不敢接触他的眼神，闭上明亮的凤目，突然幽幽一叹，如梦如诉地说：“你……你的眼神好年青，你多大岁数了？”

他猛然一震，手上的力道迅速消散，放了凤剑。抬头望天深深吸一口气，喃喃地说：“是的，年青，岁月也并未在你脸上刻划下可哀的痕迹，你该为自己打算了，等到老之将至便来不及啦！一个大姑娘在江湖上混，终非了局，混了二十年，还嫌不够吗？还等什么？姑娘珍重，后会有期。”

说完，转身大踏步走了，步伐坚定豪迈，远出三四十步，扭头向木立原地目送他离开的凤剑挥手致意，然后昂然而去。

凤剑急放心神，叫道：“黑衫客，请留步，我有消息奉告。”

他闻声止步，转身冷然眺望。

凤剑吁出一口长气，说：“木客欧阳春的艺业，超尘拔俗不可轻敌，小心他的血爪功与遁形血掌，当然也得留意他的诡奇霸道剑术。”

他虎目放光，亮声问：“左姑娘，他与六指邪神欧阳天有何渊源？”

“他们是堂兄弟，艺业比六指邪神高得多。”

“哦！承告了。”

知道对方的底细，便可以先在心里上有所准备，知己知彼，胜负可以预见了。

木客与六指邪神是堂兄弟，血花会外堂三女之一的九幽娘彭大嫂，则是木客的侄女。六指邪神与血花会的花蕊夫人，曾经同在黑龙帮的山门外出现。把这外表错综复杂，其实相当单纯的关系加以揣测，便知这些人必定都是血花会的人。

蒙面人向南行；自语道：“既然这些人都是血花会的妖孽凶手，我还顾虑些什么？他们既然庇护飞豹，不久必将高手齐至，或将飞豹送至于安全处所藏匿，因此我必须抢先一步，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冒险争取机会。”

东面枫林深处，突传一声惨叫。他心中一动，立即向东急走。

在一片山坡下的枫林中，五名灰衣与三名青衣大汉，围住了黑小子林玫云。五名灰衣人中，有枫林山庄的庄主木客欧阳春。

林玫云乔装黑小子，陷入一群木客高手的包围中。她毕竟不够老练，被木客找到她的藏身处。

她已击倒了两个人，敌势过强，双拳不敌四手孤掌难鸣，她只好向西迟走。

木客带了两名灰衣中年人堵在正西，沉喝道：“小辈，此路不通。”

她冷笑一声，突向北疾冲，剑勾千朵百莲，猛扑北面的两个灰衣人。

两个灰衣人同声暴叱，双剑一分，一上一下奋勇拦截，剑影漫天中，双方行雷霆一击。

木客一声长啸，狂风似的扑上，“刷”一声抖开了夺命扇，闪电似的拂向挥剑夺路的林玫云左肋后。

“铮铮……”金铁交鸣声乍起，火星飞溅，三支剑凶猛地纠缠，电虹八

方分张。

夺命扇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在这生死关头。

人影飘摇，蓦地风吼雷鸣。

黑影向西疾射而出，是林玫云。

糟，两名灰衣人恰好抢先一步冲到，迎面拦住了，此声似沉雷：“纳命！”她双脚落地，左脚一软，几乎跌倒；百忙中向侧闪避，斜移八尺站住了。

“砰！”先前拦住她的两灰影之一，摔倒在血泊中，发出了可怖的叫号声。

另一名灰衣人左肩血如泉涌，脸无人色摇摇欲坠。木客却轻摇夺命扇，愤怒地一步步迫进。

刚才她在三人的致命合击下，逃得性命却受了伤，击溃了两个灰衣人，却挨了木客一根扇骨。

她左腿外侧近胯骨处，被铁扇骨划开了一条两寸长的血缝，血如泉涌，受伤不轻，无力再突围脱身了。

拦路的两个灰衣人正待扑上，逼近的木客却叫道：“两位贤弟住手，愚兄要先问问她。”

两灰影止步，双剑平伸拦住去路。

她左手掩住伤口，转身面对木客，冷笑道：“老匹夫，你的夺命扇果然霸道。”

木客阴阴一笑，轻摇夺命扇说：“阁下夸奖了。在这种九死一生的联手合击中，你竟然能逃过老夫的夺命一击，算你幸运，阁下确也值得骄傲，你是老夫所遇见的唯一幸运的人，也是艺业超人的劲敌，老夫要知道你的海底。”

林玫云的注意力全放在对方的夺命扇上，沉声道：“你这浪得虚名的老狗，敢与我单打独斗吗？”

“老夫知道你了不得，因此饶不了你。说！你到老夫的枫林山庄来，有何图谋？”

“在下要向飞豹讨消息。”

“讨什么消息？”

“叫飞豹出来，在下知道他已到了贵庄。”

“你小小年纪，剑术高得出奇，怎么江湖道上，从未听人提起你的名号？你贵姓大名？”

“哼！”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你还是说出来好些，老夫可以替你刻二块墓碑。”

“你并不能胜得了区区在下。”“老夫下一次，将用三根铁扇骨要你的命。”

“你上吧。”

木客一声长笑，挥扇扑上叫：“接老夫一扇！”

林玫云身形下挫，剑动风雷发，招出“云封雾锁”，撒出了重重剑网，护住了身前要害。

在接触的刹那间，她后面的两个灰衣人放弃用剑进袭，左手的剑诀如指向前一伸，相距八尺，手一伸挪进，大步，便拉近了五尺距离，两缕指风破空而飞，出其不意用指风打穴术弹指突袭。

“噗噗！”

指风同时击中林玫云的背心。

夺命扇就在这瞬间探入重重剑网，一楔而入。

“啪！”夺命扇与剑相接。

“当！”剑飞抛丈外，撞在树干上向下掉。

“砰！”林玫云摔倒在地，亟叫道：“无耻！你们……”

木客大步而上，狂笑道：“哈哈！老夫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手尚未触及姑娘的身躯，一声惊叫入耳，喝声似沉雷。

“住手！离开那人远些。”

木客一惊，扭头向喝声传来处看去，脸色大变。

两名青衣人抢救肩部受伤的灰衣同伴，却被黑衣蒙面人悄然掩至，击昏了一名青衣人，活擒住另一个，正一手勒住青衣人的咽喉，一手仗剑发声比喝，禁止木客触动林玫云。

木客的反应也快，伸脚踏住了林玫云的咽喉，阴阴一笑：道：“阁下，你并未占上风。”

蒙面人哼了一声说：“以二换一……不，以三换一，如何？”

“老夫不受威胁。”

“你不要这三个爪牙了？你不怕爪牙们寒心？”

“哼！老夫的弟兄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英雄好汉。”

“但你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忠心是靠不住的，是吗？”

“你休想挑拨老夫的弟兄……”

“不是挑拨，而是事实。三换一，条件优厚……”

“老夫不与人谈条件。”

“好，在下先杀了这位仁兄，唔！先卸下他一条胳膊，再……”

“住手！”木客急叫。

“你愿谈条件？”

“老夫先宰了这黑小子。”

蒙面人哈哈狂笑，笑完说：“在下与那位小兄弟素昧平生，救他只是出于义愤而已，他的死活与在下无关，你休想迫在下就范。哈哈！咱们同时动手好了。哈哈……”

在狂笑声中，他一剑向地下受伤灰衣人挥去。

木客一步错全盘皆输，急叫道：“住手！咱们交换。”

蒙面人的剑，停在灰衣人的咽喉，笑道：“好，你先放人。”

“你先放人。”木客坚决地说。

蒙面人不上当：说：“抱歉，目下的情势，你非先放不可。”

“那就……”

“那就免谈，是吗？好，咱们……”

“好，老夫先放人。”木客让步地说。

蒙面人哈哈大笑道：“快放人，三换一，你得了便宜少卖乖，千万别在解穴时弄手脚，在下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哈哈！你的解穴手法不错，确是火候老到，佩服。”

林玫云狼狈地爬起，手掩住创口，惊出了一身冷汗。

蒙面人挟了人向侧移，叫道：“小兄弟，过来，快包扎创口，准备走。”

另两名灰衣人，悄然向左右绕走分堵退路。

蒙面人怪笑道：“朋友们，为了你们的安全，免得你们拦截失手枉送性

命，因此在下要求你们乖乖退在一旁，三个人分三方拦截我们是否太大胆了些？退走吧，朋友。”

木客也看出情势不利，示意同伴退后不必拦截，说：

“放他走，他走不掉的。”

蒙面人示意林玫云走近。猛地将制的灰衣大汉向前一推，挽了林玫云的小腰，喝声“走！”

木客一声怒啸，奋起狂追。

蒙面人挽了轻灵纤小的玫云，展开轻功绝学向东北角飞掠而走，去势如电射星飞，奇怪绝伦。

木客的轻功也不弱，可惜起步慢了一刹那，追了里余，竟然未能拉近，始终保持有五丈左右，想用夺命扇袭击也力不从心。追了两里地，只好知难而退，恨恨地折回。后面，所有的同伴皆不曾追来。

蒙面人将玫云带至两里外，等木客折回，立即向下一伏，将玫云放下，匆匆地说：“小兄弟，不审时势，愚不可及，逞强不得，走吧！”

眨眼间，他已回头远出六七丈外去了。

玫云久久闪在草丛中裹伤，自语道：“不将飞豹弄到手，我不会罢手的。”

木客恨恨地循原路往回走，他感到奇怪，同伴为何不跟来？难道于下人被蒙面人的话挑拨得生了贰心不成？

前面树后人影一晃，衣袂摇摇。

他心中一惊，扑上叫：“谁？站出来！”

绕侧掠过，夺命扇待机攻出，看清了树后的人，不由心中一一沉。

是两名灰衣同伴中的一个，被人打昏了，一根木钉钉住发结，抵靠年树上双脚刚刚沾地，由于人已昏庞，事实是被钉挂在树上，因此不时晃动。

正失惊中，身后有了响动。

他心中一栗，无暇回顾，警觉地闪避旋身，一声沉 pG，大旋身一扇挥出。

灰影已从侧方冲过，“砰”一声摔倒在树根下。

他招收大骇，一扇走空，人怎么却倒了？幸好不曾发射扇骨，原来是自己的另一个灰衣同伴。

碧影乍现，凤剑从一株大树后路出，一声轻笑，迎面一站，说：“欧阳春，久违了。”

木客脸色一变，沉声道：“左风珠，是你把在下的弟兄放倒的？”

凤剑粉面生寒，沉声说：“你明白了，何必多问？”

“你……”

“我有事请教，你是不是血花会五大护法之一？”

“你白问了，老夫从不谈论血花会的事。”

“你必须谈论。”

“哼！你……”

“好不容易等到你落了单，你得从实谈谈。”

“老夫落了单，你又能怎样？少往你脸上贴金，你左风珠那两手绝活，我欧阳春从未摆在心上。既然你有意挑战，老夫成全你就是，拔剑！”木客傲然地说。

凤剑撒剑立下门户，冷冷地说：“你那把夺命扇中，有扇骨三十二根，

其中仅有八根可以发射伤人，你可以检查一遍，看看还剩下几根扇骨？”

木客桀桀怪笑道：“还有四根，你，只要一根就够了。接招！”

声出人疾进，夺命扇闪电似的挥出，罡风似殷雷般刺耳，动人心弦，但见漫天撒地全是扇影，张合点打势如狂风暴雨，声势浑雄，劲道且迫八尺外，好浑雄的内功，果然悍野绝伦，名不虚传。

凤剑一口气连封九剑，方遏止木客的狂野迫攻，由于对随时皆可发射的扇骨深怀戒心，因此每次封招皆需全力施为，封得紧密，泼水不入，浪费了不少宝贵的精力，也出了一身香汗。

人影似流光，一闪即远出丈外。木客共攻了十三扇之多，劳而无功颇感意外，撒招跃退丈外，冷笑道：“龙箫凤剑，果然名不虚传，你是老夫扇下的有数劲敌之一，因此老夫决定用剑与你公平一搏。”

凤剑更感困惑，心说：“这老贼果然利害，为何明知夺命扇对付我游刃有余，却舍长将短改用剑相搏？”

她心中生疑，口中却说：“你是不是想用血爪功或遁形血掌，在拼剑中施暗算？哼！你拔剑吧。”一面说，一面迫进，

木客扇交左手，右手搭上剑靶，怪笑道：“你还不配接老夫的血爪功与遁形血掌呢，夺命扇就足以取你的性命，不信立可分晓，打！”

打字出口，左手的扇向前一指，出其不意突下毒手，一枚扇骨已破突疾飞，直射心坎要害，快得令人目眩。

凤剑没料到老贼利用撒剑的机会发射扇骨，乘她分心时下毒手，看到射来的寒星，寒星已经近身，大骇之下，闪身一剑急封。

“叮！”剑击中扇骨，火星飞溅，扇骨准头略偏，险之又险地擦胸衣而过，生死间不容发。

糟！第二根扇骨接踵而至，歹毒地射向小腹要害处。

她已无法运剑封架，骇然扭身下倒闪避。

“嗤！”扇骨贴裙飞越，裙被锋利的扇骨侧锋划开一条裂缝。

她在间不容发中扭身挫倒，完全暴露在对方的眼下。

狂笑声震耳，第三根扇骨已再次光临小腹。

她想闪避已力不从心，想用剑拍击更是无能为力，除了眼睁睁等死，别无他途。她心中一惨，闭目待死。

“叮”一声脆响，扇骨突然偏向。

黑影从一株大树后闪出，喝声似沉雷：“你也接我几颗飞蝗石，打打打打……”

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打字。一声声在她的耳内跳跃，令她兴奋得一跃而起，喜极欲狂。

蒙面人救了她，正用一连串径寸的小石向木客暴雨般袭击，拍击扇拨射来的飞蝗石，响声象连珠花炮爆炸。

连拍十八枚小石，起初小石皆被扇所击碎，但从第九颗小石起，小石不再碎裂，破拍飞去的气势也明显地减弱，木客的闪避身法也显然迟滞了许多。

蒙面人仍在发石，仍在叱喝：“打！打！打……”

从蒙面人的衣兜中重甸甸的形状来看，大概还有三四十颗小石。

“啪！噗啪啪！噗啪啪……”扇疯狂地拍拨着小石，木客的身躯闪动着向后退移。

“打打打……”蒙面人跟随着移动，兴高采烈地一面叫，一面发石，叫声有节拍地叫出，显然无意急于将木客击倒。

二十颗、三十颗……

木客已退了五六丈，大汗如雨，手忙脚乱。

蒙面人见时机已至，大喝一声，下重手了。

“噗！”一颗小石击中了木客的左肘。

“啪！”小腹又挨了，记重击。

“啪！”夺命扇失手堕地。

“哎……”木客惊叫，掩住小腹踉跄而退，脸色泛黑，惶乱地伸手拔剑。

蒙面人却不乘胜追击，一拉衣袂，衣兜衣松，剩下的十余颗小石堕地，哼了一声，拍拍手说：“欧阳春，你如果不想死，赶快叫飞豹滚蛋，不要庇护这杀人如麻的凶残巨匪，再见了。”

声动，身动倏动，向东冉冉而逝。

第十二章

“我已经打算助你……”

“他的党羽已到了半里外，再不走便陷住了。”

“你怎么知道？”

“如果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走吧，咱们到南面去闹事，迫他就范。”

“你是说……”

“老贼为人奸诈阴险，咱们不断地闹事迫他，他不赶走飞豹才是怪事。走！”

凤剑在他的右首，亲密地并肩而行，灿然笑道：“我如何称呼你？能告诉我你的贵姓大名吗？”

“你爱怎样叫都成。”

“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这才公平。”

“呵呵！这世间没有所谓公平的事。”

“你这人……”

“我这人很怪，是不是？等我收拾飞豹之后，再以真面目相见……”

“一言为定，你可不能反悔食言。”

“你没等我把话说完。”

“嘻嘻！读书也可以断章取义，说话又何妨只听一半？”凤剑俏皮地说。

两人一面走一面闲谈，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象是一对老朋友，悠闲地拾取话题，从江湖大势至个人见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十分投契。

在山庄南面，两人找到一处林中空地。凤剑说：“这里距枫林山庄仅半里地，在此地张网捕鱼，你意下如何？”

“走近些，由一个人前往引鱼前来入网，网大鱼的机会要妥些。”

“哦！可是……万一他们倾巢而出……”

“不会的，除非木客至今尚未返庄，不然，重要的人物不会出林自讨没趣，好吧，反正咱们志在闹事诱敌，在何处张网都是一样。”

两人在一丛枯草下隐起身形，静候鱼儿入网。

不久。北面山庄方向传出三声钟鸣。

凤剑黛眉深锁，说：“这是暗号，木客这老匹夫不知在打甚么鬼主意，咱们得小心了。”

蒙面人却欣然地说：“依我看，这定是召回暗桩的暗号。”

“你是说……”

“不久之后，南面必定有人返庄。”

“哦！但愿你能猜中了。”凤剑向南眺望说。

两人并肩而坐，蒙面人显得拘束些。凤剑似有所觉，转首问：“喂！你怎么不说话？你有点心不在焉，是不是有心事？”

蒙面人回避他的目光，说：“我感到有点心潮汹涌，似乎预感到将有意外事故发生。”

“是属于那一类的事？”

“不知道。”

“你疑神疑鬼了，小兄弟。”凤剑灿然笑着。不自觉地伸纤手握住了他的手臂。

蒙面人有点心神不定，迟疑地说：“左姑娘，我想离开此地。”

“为什么？”

他举目四顾，低声道：“咱们躲在草中，固然可以避免四周的人发现，可是四五丈外的树上如果有人潜伏……”

“枫树叶已落尽，树上藏不住人，你顾忌太多了，放心啦！”凤剑不以为然地说。

蒙面人仍不放心，徐徐转首回望，转的速度甚慢，慢得让人难以察觉他的转动。

蓦地，他看到了远处的树枝在动。

一颗寒星破空而至，奇怪绝伦。

他虎目怒张，猛地伸手抱住了凤剑，仰面便倒。

凤剑却表错了情，吃了一惊，本能地挣扎，却仓卒间难以发劲，被抱住躺倒，羞急地叫：“你……你……”

“嗤！”异响刺耳，啸风声惊心动魄。

弦声传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一枝劲矢斜贯入地中近尺，箭簇以毫发之差，贴凤剑的胸衣而过，箭杆斜压在她的胸前，她几乎感到箭杆有灼热感传出。

她惊出一身冷汗，骇然道：“你的预感真可怕，要是……”

蒙面人低声道：“我去弄他下来，你小心防箭。”

说完，斜窜而出，象蛇一般窜走了。

凤剑用臂挟住箭拔出，一蹦而起，大叫一声，蹶而又起，最后“砰”一声仆倒在草丛中诈死。

“嗤！”第二枝劲矢到了，相距仅半尺之差。

蒙面人窜出草丛，身形暴起，一跃三丈，着地即伏侧向侧滚了一匝。

“嗤嗤！”两枝箭皆射入他伏倒处的短草中。

他再次跃起，斜窜三丈，这次扑地不再滚转。

“嗤！”第三枝箭贯入他身侧三尺左右的草地中。

第三次跃起，他已窜至林下，一声长笑，贴在一株大枫树后，笑完说：

“朋友，下来。”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阁下定然是神箭聂荣，血花会中大名鼎鼎的夺命神箭手，曾经用暗箭杀了不少人。”没有回音，毫无动静。

他向左闪出，突又缩回。

“嗤！”劲矢贴树擦过，好险。

但他已窜至前面丈余的另一株大树下笑道：“百步穿杨绝技，在浓密的树林中派不上多少用场。喂！你还不下来？”

三丈外的树干横枝上，坐着一个灰衣人，所穿的灰衣有浓淡不同的斜纹，贴在树上与树同色，如不留心细看，很难发现身影。手中的彤弓搭上了一枝箭，引弓待发虎目冷电四射。

蒙面人徐徐移出树后，不再躲闪，招手道：“你下来，在下给你一次公平一决的机会。”

话未完，突然绕树急转。

弓弦狂鸣，人影飘摇。箭到人亦到。

“杀！”蒙面人大喝，剑已神奇地出鞘。

他身左不远的大树下，狂急地扑出一个使护手钩的灰衣人，钩发似雷奔，猛搭他的肩头。

箭在不容发地掠过蒙面人的左肋，劳而无功。

同一瞬间，杀声与箭同出。

同一刹那，剑钩相接。“铮”一声巨响，火溅飞星，人影近身相搏。

剑与钩缠住了，蒙面人弃剑飞端。：砰砰”两声闷响，双脚端在使钩人的胸口上，力道干钩。

“啊……”使钩人仰面摔倒。

蒙面人不等身形落地，扭虎腰借一踹之力，窜至树枝后向下急伏。

跟踪射来的箭贯入树中，入木半尺以上”

蒙面人象怒豹般重新扑出，扑倒、拾剑、滚转、斜窜、擒人。一连串奇快奇急的举动，一气呵成无懈可击，快得令人眼花撩乱。

这刹那间的变化中，树上的人又发射了五枝连珠箭，仅有一枝拨过蒙面人的肩侧，五箭落空。

蒙面人最后抓住了口中溢血、动弹不得的使钩人，一跃而起，以使钩人作为盾牌，向树下走，向上叫：“姓聂的，你的箭快射完了吧？下来啦！”

树上的神箭聂荣引弓待发，却投鼠忌器迟疑不决，恐怕误伤同伴。

蒙面人收了剑，探手在俘虏的百宝囊中，摸出两枚透风镖，晃了晃说：“姓聂的，你距地仅三丈左右，在上面一无遮掩，在下保证可以一镖把你打下来。”

他只亮一枚镖，另一枚挟在掌心内。‘

神箭聂荣冷冷一笑，说：“在下可以从容将镖击落，只要你上不来，不久，山庄的高手赶来，你只有死路一条。”

“真的？”

“你明知道是真的，情势对你不利。”

“打！”

神箭聂荣弓臂一沉，“啪”一声击中了射上来的镖，狂笑道：“凭你的这……哎……”

第二枚透风镖，已无情地射入神箭的下阴。

惨叫声中，人向下飞堕。’

蒙面人撕下俘虏的右耳轮，喝道：“快滚！回去报信。”

说完，将人向前一推，身形急退。

神箭聂荣脑袋先着地，脑袋破裂，红红白白一齐流，呜呼哀哉。

被撕了左耳的灰衣人，向北忘命狂奔逃命。

不久，传来了四声钟响。

凤剑恰好在这时奔到，不安地说：“小兄弟，钟声不寻常，有点不对呢。”

蒙面人也悚然地说：“是有点不对。刚才放走报信的人，不可能这么快便回到枫林山庄报信。这样好了，咱们先离开。”

凤剑急急地说：“好！先离开。”

已嫌晚了些，先前三声钟鸣，并不是招回暗桩，而是合围的信号。”

四号钟响，是发动袭击的信号。

枫林山庄高手齐出，布下了天罗地网。

凤剑领先向南走，只走了半里地，前面百步外人影急动，八名青衣剑手列阵相候。

胡哨声乍起，那是敌踪已现的信号。

凤剑有点心惊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倾巢而出，我们必须拼老命硬闯了。”

蒙面人哼了一声说：“闯就闯吧，在下领先开道。”

“你我并肩前闯。”凤剑无畏地说。

“咱们且折向。西南。”蒙面人谨慎地说。

折向西南方向，仅走了一二十步，前面一排大树后，闪出八名手执钩镰枪的人，只消一看这种八尺长的兵刃，便知。道对方要生擒活捉他们两人了。

“向西试试。”蒙面人说。

向西也此路不通，八名挺盾备刀的大汉，一字排开严阵以待。

蒙面人伸手折下十余段五寸的树枝，说：“夺一具盾牌护身，有兴趣吗？”

凤剑摇摇头，说：“我宁可单剑闯阵，对盾牌陌生得很。”

“这玩意用来开路，妙用无穷，我替你开路，走！”

说走便走，脚下一紧。

八名盾牌手在一声号令下，撤下了单刀，步伐整齐地两面一分，成弧形列阵相迎。

双方接近，两面对峙。

一声虎吼，第一名大汉挺盾急进，势如疯虎般冲来，盾半掩身躯，单刀作势攻出。

蒙面人长剑斜指，猛地向侧一闪，一剑点出。

大汉人随盾转，挡开剑，刀出似擎电，拦腰便劈，刀沉力猛狂野绝伦。

就在刀探出，人离盾的刹那间，蒙面人大喝一声“打”！“铮”一声架住了一刀，火星直冒。

五寸长的小树枝，不偏不倚射入大汉的咽喉，双方面面相对，伸手可及，大汉想躲闪也力不从心，何况根本就难以看到树枝的形影，在劫者难逃。

蒙面人架开刀身速进，伸手掀开盾牌抢入大汉怀中。“合围！”另一名看出不妙的大汉狂叫。

七人齐上，不再逞强单打独斗。

凤剑不信邪，一声娇叱，迎着一张盾牌招发“灵蛇吐信”，想以快速的手法刺毙半露在盾外的大汉。

大汉盾牌一扭，“得”一声脆响，剑刺在盾上，溜出一串火星，原来是铁叶盾。

刀一闪，大汉的刀已闪电似的攻出，刀尖间不容发地掠过凤剑的左肋，刀风迫体寒气彻骨，好险。

凤剑要不是闪得快，这一刀不死也得受伤，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利害，剑被盾牌挡出偏门。便中宫大开，完全失去以剑封架的机会，确是危险。

一时大意，便身陷危局，第二名大汉已疯虎般冲到，刀光疾闪，势如雷霆。

另一面，蒙面人却勇悍如狮，将夺获的盾与刀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一冲错之下，便放翻了两个人。

胡哨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六七十名高手来势如潮。

蒙面人依然而惊，不敢再留恋，顿萌退意。眼角瞥见凤剑被两名大汉夹攻，两具盾牌一夹，挟住了她的剑挡至死角，一把单刀从空隙中探入，刺向她的腰肋要害，她毫无还手之力，来不及闪避，也无法闪避。

他一跃丈余。摆脱了夹攻他的两名大汉，大喝一声，打出了树枝，正中出刀刺向凤剑腰肋的大汉脉门要害。

人如狂狮猎食，刀似刀雷下击。“砰”一声大震，他重重地飞踹在另一名大汉的盾牌上，力道千钧。

同一瞬间，刀光一闪，刺入右手脉门中刀的大汉咽喉要害。

人影疾分，花容失色的凤剑斜窜丈外脱困。

“啊……”惨叫声与身体倒地声同时传出。

他跟上凤剑，低喝道：“跟我来。”

凤剑雌威尽消，怎敢再逞强？紧张地跟在他身后，全力飞奔。

蒙面人一马当先。以盾牌开路推挡兵刃，单刀大发神威排众而出，连冲六关，砍翻了六个人，突出重重包围，落荒而走。

后面的凤剑紧跟不舍，眼看已经脱出重围，前面已不见有人拦截阻挡，震天的杀声已被抛至身后，出困有望，松了一口气。

蓦地，奔过一株大树后方，刚超越而过，前面开路的蒙面人叫：“左姑娘，你先走，我断后。”

她尚未来得及回答，身后树侧伸出一只洁白的纤手，射出一丛银芒。

她只感到头部一震，背部一麻，脚下如被电殛，迈不开腿，惊叫一声，向前扑倒。

蒙面人惊然转身，大吃一惊，火速奔近，急问：“左姑娘，你……你怎么……”

话未完，银芒再现，象暴雨般射来。

他反应奇快，挥盾急挡。

“我中了暗算！”凤剑也在这瞬间叫出。

针雨射在盾上，象是雨打残荷。

他以盾障体，一声怒啸，飞跃而上，人躲在盾后缩成一团，在前面看，象是铁叶盾被抛出。

躲在树后偷袭的人贴地急窜，是个穿绿衣的女人，身法迅疾，轻功极为高明。

蒙面人不能追，心悬凤剑的安危。同时，追来的人象潮水般到了二三十步左有，追不好，只好急纵而回。

凤剑已经失去知觉，躺在草中象是死人。

他大吃一惊，丢下盾和刀，抱起凤剑软绵绵香喷喷的娇躯，无暇察看伤势，也不管是死是活，飞掠而走。

枫林山庄的人穷追不舍，漫山遍野而来。

他向西逃，逃入丘陵地带。

胡哨声此起彼落，似乎丘陵也埋伏有人。

丘陵起队，凋林密布，间或有一片片严冬不凋的松柏，荒草与荆棘丛遍地蔓生。村落不多，这里已是太行山东面的余脉。

进入山野，他想：这里该是安全地带了，距枫林山庄已有十里左右啦！

可是，隐隐传来的胡哨声，推翻了他的想法。

后面已不见有人追来，至少目下是安全的。

在一株大树下，他放下凤剑检查一遍。总算不错，凤剑仍有呼吸，脸色有点苍白，但仍算是正常。

“还好，不是中毒。”他庆幸地想。

可是，他脸上涌起隐忧，凤剑的身后，自头至踵共中了八枚牛毛针，每枚针虽细小，但长度却有三寸，挨了八枚之多，人怎受得了？

更糟的是，有些针已经在折断，有一段留在体内，这就不好办了。

他只找到八处针伤，其他很难发现，除非他能将凤剑脱去衣裙仔细检查，不然后患无穷，万一针断在经脉内，断针循经脉移向心室，岂不完了？

在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取出了可以看到的八枚牛毛针，怪，凤剑仍未醒来，用尽了救昏的手法，依然劳而无功。

看天色，已是午后，他想：“先找地方安顿，再设法去找高手郎中。”

他却不知，原先等候他们进枫林山庄的主脑们，发觉他两人并未接近山庄，而外围设伏的人死伤惨重，却让他们逃掉了，因此已离开山庄，分道进入山区追捕，罗网四合，步步杀机。

而他却以为已经脱离险境，不知死神正向他招手。

不能再向西走，得往南或往北绕至远方的村镇。抱着昏迷的人走路，诸多不便，他要先救醒凤剑，方能觅路出口。

他定下心神，付道：“昏迷不醒，救急手法用尽也毫无动静，该是头部受到打击，也许她跌倒时头部受到撞击，针形暗器决不至于今她受伤如此沉重的。”

他手头没有可用的药，无法可施，只好硬着头皮，将凤剑用腰带背上，先离开再作打算。

准备停当，他动身南行。

胡哨声已经消失，大概追赶的人已知难而退了吧？

绕过一座山脚，仍找不到路径。前面是一座苍郁的松林，林的那一边好象是平原呢。只消到平原，便可以找到村镇了。

距松林尚有二三十步，灰影乍现，两个穿灰袍的花甲老人分从树后路出。左首那人佩了一把樵斧，右面那人手中轻拂着一根量天尺，目灼灼盯视着他，不言不动，似已料到他必定向松林走。

他脚下迟疑，有人拦路，怎办？

“退，此路不通。”他想。

他站住了，佩斧的老人却点手叫：“小辈，你还不过来纳命？”

轻拂着量天尺的人说：“你定是索取飞豹的人了，咱们等着你啦！你是乖乖就缚呢，抑或是要老夫费神动手？你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你后面不远，过天星戚仁老魔王，已到达他所分配的搜候区了。死在他手中，不如跟老夫回到枫林山庄，春老也许放你一条生路。

好死不如恶活，你认了吧。”他背上的凤剑恰好醒来，骇然低叫道：“小兄弟，我……我瞎……瞎了，眼前发黑，看不见东西……”

他心中一宽，说：“不要紧，你醒了就好，不久你便可恢复视力，不可焦虑乱了心神。”

“天哪！我……”

“不要叫天，免得乱我心神。前面拦路的是恶樵夫艾茂成，与无量丈夫赖天禄。”

凤剑大惊，打一冷战说：“你……你是说……，他们是……是天涯双邪两个老恶魔？”

“对，此路不通。”

“完了，我们……”

“先别慌，我打算退，可是……”

“放下我吧，不然你定难逃出他们的手掌心，这两个老恶魔是不饶人的。”

他哼了一声说：“左姑娘，即使你死了，在下也不能丢下你自行逃命，咱们俩是一条船的人，有难同当。”

“小兄弟，你……”

“不管你肯是不肯，我已经决定了。”说完，他大喝一声，双手齐扬，打出了六段小树枝，转身飞掠而走。宁斗智，不斗力，目下他不想争强斗胜，非万不得已，决不贸然与人动手。

天涯双邪桀桀狂笑，怒鹰似的追出。无量丈夫轻功最好，领光飞驰而出，笑完说：“这小子竟然想在咱们两者面前逃走呢，奇闻。”

荒林、草堆、枫树、荆棘、山沟……到处都可以隐身。蒙面人背了凤剑当然有点不便，但可隐身的地方多的是，他八方奔窜，忽隐忽现，两个功力奇高轻功已臻化境的天涯双邪，想追上他不是易事。

追了半里地，他窜入一座枫松林。

后面三四丈，无量丈夫心中焦躁，一声怒啸，突以“飞隼投林”身法纵出，全力施展，要在他入林前一刹那将他追上，量天尺作势脱手掷出。

人头前脚后飞驰而至，快得确是象飞只刹那间，便拉近了丈余。

量天尺脱手，化虹射向蒙面人的后股。

人算虎，虎也算人，蒙面人突然不向林里窜，身形一晃，侧射八尺，双手齐向后扬。不等身形站稳，足尖一点，疾射入林。

“啪啪！”两段树枝在无量丈夫的天灵盖上开花，震得成了碎屑。

无量丈夫骤不及防，也大意了些，仪来得及运功硬接，身在空中无法闪避，被打得眼冒金星，狂怒地冲入林中，厉吼如雷：“小王八羔子！老夫非剥了你的皮不可。”

可是，蒙面人已经投入枫林深处。声息全无，形影已杳。

后十余步的恶樵夫到了。急问：“茂老，人追丢了？”

“小王八蛋打了……别提了，追！”无量丈夫老脸通红地说，被树枝击中顶门，丢人丢到家啦！

不久，蒙面人到了南面一座小山下，沿山沟东南行，蛇行鹭伏小心翼翼探道而进。

不断发现有人巡逻、他躲躲藏藏慎重地左绕右折，避免与对方碰头，整整花了一个时辰，仍然无法摆脱对方的追索，不内心中暗暗叫苦。

他浑身大汗，似乎感到背着的凤剑原本是轻飘飘的娇躯，越来越沉重，确是难受。

凤剑的视力已逐渐恢复，但背部的针伤却令她逐渐感到难以支持。一阵阵昏眩感无情地袭来，阵阵奇痛也令她受不了、但她忍住了，不敢有所表示，明知危机四伏，步步凶险，她怎能在这生死关头分蒙面人的神？

终于，她忍不住了，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痛苦呻吟。

蒙面人停下脚步，蹲下低声问：“左姑娘，受不住吗？”

她再也忍不住了，痛苦地说：“我……痛得受不了，整……整个背部，如同火灼般疼痛难当。那该死的女人好……好恶毒，我……我会找到她的。”

“她的针没有毒……”

“可是，拖得太久……我受不了，你……你放下我，独自……”

蒙面人将她解下，让她爬伏在地，说：“你少说几句废话，死不了。你有止痛的药吗？”

“有，但针未离体，药没有用。”

“我已替你取出了八枚牛毛针。”

“恐怕还有两个八枚仍在体内。”

“这……”

“俗语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夫妻尚且如此，何况萍水相逢的朋友？你还是丢下我……”

他哼了一声，焦躁地说：“忍住痛，我替你看一遍。”

他先将凤剑的百宝囊摘下，取出里面的几个玉瓶问：“那一瓶盛了止痛的药？”

“那刻了十字的一瓶，是赤褐色的药散。”

他呵呵笑，有意冲淡紧张的气氛，说：“你们女孩子就怕疼，带了止痛的药，咱们大男人从不带这种药！我这里有醒神丹，要不要吃一颗保保元气？”

“好，谢谢你。”

“等会儿你也许要受些痛苦，吃些药大有好处。”

事急从权，他掀起凤剑的衣衫，整个红肿的背部呈现眼下，凡是隆起处，必有一枚断针在内，仅腰以上颈以下，便有六枚之多。

他抽口凉气，苦笑道：“左姑娘，真难为你了，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你却挨过了一个时辰。”

她俯卧着忍痛不叫唤，咬牙说：“平时一枚小木不慎刺入肉中不到一分两分，我也痛得难受，今天真是奇迹哩！”

蒙面人说：“我替你取针，忍着些。不是我怕你叫痛，而是强敌环伺随时皆有不测，你一叫，便会将人引来的。”

“我忍受得了。”

“要不要我替你点昏穴？”

“不必了，请动手吧。”

运气总算不错，只有两段个针需用小刀割开肌肉拔取，其他皆可用于钳出……

他细心地上药，创口都不大，不用包扎。凤剑忍住痛，居然打趣地说：“小兄弟，你的一双手好温柔啊：比我们女人还要细心，但你却是雄赳赳武夫，怪事。”

他也忍俊不住，笑道：“这表示大丈夫无所不能，能粗能细，能屈能伸。干我这一行的人，心细如发。武勇如狮。”

“小兄弟，你是那条线上的？”

“很难说，兴之所至，随心所欲。”

“这么说来，你是亦正亦邪，亦侠亦盗了。”

“就算是吧。”

“那么，咱们是志同道合。”

“在下没有你那么心硬如铁。”

“要活下去，心不硬准倒霉。”

“你的想法太霸道。”

“你的仁慈也太过份。”

“你的意思是……”

“你该丢下我平安地闯出去的，他们拦不住你。”

“废话！”

“小兄弟，真的，我……我很高兴，这一生中，从没有人如此毫无代价、毫无利害相关地对待我，你对我的恩情，我将永生难忘。”

她哭了，哭得颇为伤心。

“左姑娘……”

“我不是个不知感恩的人，我会报答你的。”她抽噎着说。

蒙面人默然，不再说话。

先后有第三批人通过他们的藏匿处，并未发现有异。

替最后一处伤口上完药，左方不远传来了衣袂飘风声，草声簌簌，有三个人从左首四五丈自东向西行。

两人心情一紧，屏息以待。

脚步声倏止，有人低声说：“不能再向西走了，太远便无法赶回山庄啦！小姐，这件事我们大可不必如此热心的。”

另一个人哼了一声，接口道：“老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那铁面人乃是冲咱们寨主而来，咱们怎能不热心？咱们如不卖力些，欧阳庄主小心眼责怪下来，咱们罪过大了……”

“你们不要说了。”一个女人的嫩嗓子说，阻止同伴再争论。

伏在身侧的蒙面人，突然浑身一紧。如中雷殛，双手有痉挛的现象，心跳加剧。

凤剑感觉到了，紧张地低问：“小兄弟，你怎么了？”

他钢牙紧咬，突然抓起身旁的剑，贴地蛇行而走。

凤剑一惊，火速挺身坐起穿好衣裙。

五丈外的树林边缘，站着三个人，两个是穿青劲装的太行山巨盗，女的赫然是郝彤云。

二人举目四望，正在搜索。

林木深处，有人飞掠而来，叫声传到：“郝姑娘，你们赶快退出这一带九里山区。”

共来了八个人，都是枫林山庄的高手。

郝彤云迎上，不解地问：“陶总管，为什么？”

陶总管是巨熊般的巨人，八尺高的身材象座铁塔，粗眉大眼满脸横肉，挟了一柄沉重的蜈蚣钩，带了七名手下赶到，匆匆地说：“根据各地伏桩的消息，那蒙面人小子与凤剑贱人，已逃到这一带来了。这里叫九里山，可藏身的角落甚多，庄主已传下信息，召集所有的人前来，务必在日落之前，将他们搜出来，人受伤甚重，走不了的。你们的艺业，决难接下那蒙面小子雷霆一击，因此庄主吩咐下来，不能独当一面的入，火速离开九里山区，以免自误，同时也可避免误伤。郝姑娘，走吧，在下护送你们撤山。”

郝彤云不敢不道，说：“好吧，这就走。哦！陶总管，那蒙面人的底细，已查出来了么？”

陶总管摇摇头，抓抓头皮说：“不知道，陈村堡已传来消息，智多星也不知在城郎堡闹事行窃四大户的蒙面黑衣人是何来路。”

“他是冲家父而来……”

“不错，他已表明态度，确是冲令尊而来的。敝庄已传下口信，不惜一切代价，誓必扑杀此獠，已经不是令尊一人的事了。”

一名大汉走在前面开道，突然大叫道：“咦！前面树后有人。”

应声闪出一个黑影，是蒙面人。衣衫汗气蒸腾，一双虎目冷电四射，剑负于背，冷然举步向前迎来。

“蒙面人！”大汉变色叫。

陶总管举手一挥，喝道：“上！要活的。”

两名大汉应声扑出，四条铁臂膀左右分张，一声虎此，同以“饿虎扑羊”招术扑上。

蒙面人向左一闪，扭身出右腿飞踢左面大汉。

“扑！”大汉甩手封架，没封住，一瞬正中心口。

快！双方接触如同迅雷疾风。

有面的大汉到了，猛勒蒙面人的脖子。

蒙面人身形一沉，右肘凶猛地后撞，“扑”一声又中右面大汉的胸口。

“嘭嘭！”两大汉同向左右摔倒，“哇”一声口中鲜血喷出，爬不起来了。

一照面，胜负已判。

陶总管大吃一惊，怒叫道：“死活不论！”

两名大汉纵出抢救同伴，两人则撤剑急冲而上。

双剑齐飞，一上一下左右夹攻，左面是“飞虹戏日”，右是“潜龙归海”，剑气锐啸中，风雷骤发。

蒙面人直待剑虹行将及体，方以闪电似的奇速拔剑，响起一声刺耳剑啸，剑虹耀月生花，后退一步剑虹扭曲着左右分张，突又急进从漫天澈地的剑影中楔入，突出穿越而过。

剑气突然静止，人影亦冷然肃立。

“啊……”左面的大汉狂叫，上身一沉，扭转着向前一扑。

“砰”左面的大汉仰面翻倒。

蒙面人屹立原地，点尘不惊，呼吸平静，一双虎目杀机怒涌，不转瞬地盯视着不远处站在陶总管身侧的郝彤云，怨毒的眼神令陶总管也悚然心

惊。

陶总管伸手止住同伴抢出，大喝道：“你们退！本总管要亲自搏杀他。”蜈蚣钩一抡，大踏步迫进。

蒙面人沾满血迹的长剑，徐徐上扬。两丈、一丈……

陶总管止步暗暗心惊，面对一个强悍的对手，要说心情毫不紧张，那是欺人之谈。两次照面，四名手下两死两伤，目下要单打独斗，怎能不心惊？成名人物，不能不为了声誉一。

比一公平拼搏，心惊是一回事，必须面对事实生死相决。

死一般的静，行将雷霆一击。

寂静中，响起一声伤者的痛苦的呻吟。

一声虎吼，象是天雷狂震，陶总管抢先发难，蜈蚣钩排空挥出，霎时风吼雷鸣，以雷霆万钧之威，向蒙面人攻去。

蒙面人的剑轻，不敢硬接，身形疾闪，险之又险地从钩侧切入，“灵蛇吐信”点向陶总管的右肋要害。

陶总管身躯沉重庞大，但身法居然十分灵活，身形急转，沉钩急封。

“铮！”架开了剑，立还颜色，顺势抢进又是一钩，捷逾电闪。三十二斤的外门兵刃在这巨无霸手中轻如四两，出招如臂使指，灵活万分。

蒙面人已试出对方的劲力，不再试探，再次闪身避招探隙而入，剑光流转，招发“飞电沉雷”，递向对方的下盘。

搭上手，双方各展所学，好一场武林罕见的龙争虎斗，棋逢敌手各不相让，招拍凶狠，记记歹毒。

十招、二十拍、三十招……

陶总管倚仗兵刃的优势，一而再无畏地冲错、盘旋、截击、浪费了不小精力，三十招之后，有真力不继的征候出现了，呼吸不再平静，汗下如雨，手脚慢了下來。

蒙面人知道时机已至，不再迫攻，突然斜掠八尺，冷笑一声屹立不动，剑尖徐降，挥手示意要陶总管离开。

陶总管怎受得了？大吼一声，火辣辣地冲进；“横扫千军”一钩扫出，连锁带钩势如崩山。

蒙面人不退反进，就在钩尚未扫到的前一刹那，先下手为强，招先发一刹那，身剑合一切入，近身了。一剑左手斜切，拨中陶总管持钩的右手小臂，钩扫势倏止。

谁也没看清蒙面人身形是如何移动的，只看到两人相向发招、对冲、接触，如此而已。

身形倏止。两人贴身而立，

“当！”蜈蚣钩失手堕地。

陶总管的左手，扣在蒙面人的右肩上，怪眼彪圆，死瞪着蒙面人，五指似要扣入蒙面人的肉中，张开大嘴想叫，但叫不出声音，身躯象是僵了。

背腰出现一段剑尖，足有八寸长，却没有血迹。

蒙面人抬左手，搭住扣在肩上的巨灵之掌，猛地一拉，

“嗤”一声裂帛响，陶总管的手，被拉离他的右肩，但却被抓掉一块布帛。

蒙面人手向前送，飞迟八尺。迟时右手上带，拔出了刺入陶总管腰腹的长剑。

陶总管身形一晃，腹前腰背血如泉涌，被一剑刺透，铁打的人也受不了。

蒙面人用靴底撩掉剑上的血迹，冷哼一声，向惊了的众大汉缓步接近。

陶总管突然大叫一声，身躯摇格。

一名大汉枪出，伸手相扶。

但陶总管却不理会，伸手拾钩大叫道：“再拼百招……恩……”

上身前俯，却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右手抓住了蜈蚣钩，突然吁出一口长气，肌肉开始放松。

血，流了一地。

大汉骇然俯身松扶，骇然叫：“总管！总……管……”

陶总管已断了气，钩抓地牢牢的。

三大汉扶了两个重伤的同伴，心胆俱寒脸无人色，恐惧地后退，再后退，如见鬼魅。

老八两个太行山巨寇，已惊得脸色泛青，出了一身冷汗，向郝彤云惶然低叫：“小姐，快……快逃。”

郝彤云双腿发软，慌乱地低叫：“是的，快逃，快……快逃……”

但她口中说逃，双脚不能动。

枫林山庄的三大汉，挽救了受伤的两位同伴，突然转身撒腿狂奔，急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

老八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地一拉彤云的纤手，拉了便走，逃命要紧。

一声低啸，蒙面人飞掠而过，剑光一闪，截住了。

三人骇然暴退，老八本能地伸手拔剑。

人影一闪即至，剑虹一闪。

“哎……”老八惊叫，右掌齐腕而折，掌能留在剑把上，片刻方松开堕地。

郝彤云大骇，斜掠八尺拔剑惊问：“阁下，你为何要找家父？”

蒙面人迫进，冷笑一声。

郝彤云打一冷战，惶然后退再问：“你……你是什么人？你……”

蒙面人伸手摘下蒙面巾，冷哼一声。

郝彤云几乎惊倒，心脏俱寒地叫：“崔长青……”

确是崔长青，脸色白净了些，左颊有一条尚未转色其色苍白的疤痕，显然是刚落疤不久，愈合的痕迹并不明显，定然是当初受伤后创口并未恶化，如不是色泽不同，很难看出曾经受过伤。但至少须在一年半载之后，疤痕方可消失。

他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你还认识我，很好。”

郝彤云只惊得双腿发僵，恐怖地叫：“你……你还……还没死？你……”

“死？光天化日，你所见的不会是鬼。”

“你……”

他指指脸上的疤痕，冷笑道：“这是八刀中的一刀，你没忘了吧？”

郝彤云心胆俱裂，扭头一看，大叫道：“你们不……不能走……”

断了手掌的老八，已和另一名同伴，踉跄逃出三二十步，正没命似的狂奔逃命。

她也扭头飞奔，只奔了五六步，只感到右耳一凉，喝声震耳：“你走得

了？这儿就是你埋骨之地。”

右耳轮失了踪，鲜血泉涌。

她心胆惧裂，大叫一声，大旋身一剑挥出。

“铮！”架住了。

“啪！”挨了一耳光。

她连退五六步，只感到眼前发黑，星斗满天，不知人间何世，这一掌把她打得晕头转向。

崔长青冷笑一声，说：“你想到有这一天吗？体想到那天在下是如何熬过你们的毒刑？你……”

“饶了我吧，崔爷！”她发狂般尖叫。

“你曾经饶过谁了？”

“但你……你并未死在地……地牢。”

“你不想死？”

“是的，我……我不想死。”

“你可以活。”

“谢谢你，崔爷……”她狂喜地叫。

“且慢高兴……”

“你说我可以活，你饶恕我了……”

“谁说过我饶恕你了？”他冷厉地吼。

“你……你不能食言……”

“我只说过你可以活。”

“活就是饶恕……”

“我让你活是有条件的。”

“条件？你……”

凤剑出现在旁，叫道：“小兄弟，你不能太仁慈。”

郝彤云怒叫道：“你为何煽火披风？你是什么人？”

凤剑冷笑道：“即使崔兄弟放过你，我也不会饶你。”

崔长青踏进一步，说：“郝彤云，你最好安态些。”

郝彤云打一冷战，问道：“你的条件是什么？”

崔长青虎目中杀机怒涌，一字一吐地说：“以牙还牙。”

“什么？你……”她惊怖地问。

“你记得在下受了多少种酷刑？”

“你……”

“一报还一报，你必须也受到相同的刑罚。”

“天哪！你！”

“天网恢恢，你叫天报应更快些。”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凤剑接口道：“对，以牙还牙，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生在世，如不能快意思仇，庸庸碌碌过一生，真没意思。”

彤云丢下剑，跪下磕头，哭泣着狂叫道：“崔爷，求求你，求你饶了我……”

“我已经饶过你了。”

千念，万不念，念在当初我也曾对你动过真情，也曾……”

“住嘴！”他暴怒地叫。

凤剑哼了一声说：“小兄弟，这种贱女人杀了污你之剑，玷污了你之手，交给我啦！”

彤云哭泣着叫：“崔爷，你杀了我吧，我……”

“我不杀你。”

“我还你乌锥马，我……”

“我只要你受报，乌锥马我自己可以到城朗堡讨回来，我只要你……”

“好吧，我自杀相报……”彤云大叫。

“你自杀也好，一了百了。”

凤剑笑道：“自杀他杀并无不同，我来作刽子手。伸长脖子，不要怕，一下子就完了，不会痛的。”

彤云怎肯自杀？更不愿被人杀，不住伏地狂叫：“崔爷饶命！饶命，杀人不过头点地，我……”

崔长青心中一软，长叹一声。

“我……我给你磕头，我……我愿替你做任何事，我愿……”

凤剑已看得出崔长青动了慈悲的念头，伸手拔剑。

崔长青反而下定了决心，摇手道：“左姑娘，不可。”

“你……”凤剑不解地问。

“饶了她。”他断然地说。

“小兄弟，纵虎归山……”

“我不怕她。”

“但……”

“叫她滚！”

彤云不等招呼，爬起撒腿狂奔。

崔长青目送彤云的背影去远，叹息道：“要宽恕一个酷待你的人，确是不易。”

凤剑大摇其头，苦笑道：“你是个难得的大丈夫，可是不同意你的作法。小兄弟，你后悔了？”

“我不后悔。”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忘了咱们仍然身在险地，步步杀机……”

“如果我所料不差，他们不会来了。”

“怎见得？”

“阴总管的艺业，该比木客高明。”

“不错，他是早年江湖上凶名昭著的黑铁塔陶光前，浑身练得刀枪不入，却被你一剑刺死了。”

“逃回去的人，必定加油添酱胡说人道。木客狡诈险狠，工于心计，他不会替飞豹挡灾挡到底。”

“这个……还待事实证明。”

“这次大概不会料错了。”他感慨地说。

“现在，咱们……”

“等他们撤走，我送你救医。”

“这倒不必劳驾你了，牛毛针离骨，我支持得住。”

“也好，咱们这就分手。”

“噢！你打算……”

“我得把飞豹捉住，送至真定府归案。”

“我陪你……”

“不必了。谢谢。恕我直言，目下你比平常人强不了多少，自保尚且不易，怎能助我？”

“小兄弟，不要小看我，我非跟你去不可。”

他叹口气，说：“左姑娘，我拜托你一件事……”

“说吧！不要说一件，只要我能办到，赴汤蹈火绝不退缩。”凤剑拍着酥胸说。

“请你替我跑一趟保定府蠡县。”

“那是……”

“那是故博陵郡。”

“哦！你是博陵崔氏大族……”

“故博陵郡崔氏族人反而甚少，沧海桑田几经变乱，千余年来崔门后裔四散不复当年，每况愈下良可慨叹，我家世代书香，想不到我竟然成为一个无聊的江湖浪人，说起来真是家门不幸，辱没家声。”

“你不必轻视自己……”

“其了，我不在乎。”

“你要我办的事……”

“你到南乡崔家，看看家父如柏公近况如何。”

“哦！你自己不会回家省亲？”

“我是被赶出来的。”他黯然地说。

“老天！你……”

“不要说我。我在真定府等你，半月后见，如何？”

“好吧！我的一趟就是。”

“谢谢。”

“我这就走。”

“我送你一程。”

果然不出崔长青所料，枫林山庄的人已潮水般退去。山庄中，惊破胆的木客欧阳春，为了自己的安全，断然向飞豹下逐客令。

那时，郝彤云尚未逃回，众人皆不知蒙面人是崔长青，逃回的爪牙并不知郝彤云与崔长青打交道的事。

断了手掌的老八与一名同伴也未返庄，有人亲见这两位仁兄，在一处山坡下被黑小子玫云拦住，两人尸横荒野送了老命。

木客不但逐走了飞豹，也要求镇八方尽早离开，

镇八方颇为同情飞豹的遭遇，固然是惺惺相惜的念头在作怪，也为了飞豹替他杀了崔长青而心甘，因此一气之下，陪同飞豹离开了枫林山庄，在外面互相计议一番，决定分两起到九里山去找阙彤云，找到人方各奔前程。

两起人约定相距半里地越野找寻，以便万一碰上了蒙面人，彼此呼应不至于势孤力单。

这一找，他麻烦来了。

远出：八九里，天色不早，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光了。

飞豹带了十余名手下，绕过一处山脚，命人发出两声短啸，以召唤彤云前来会合。

右面半里地，镇八方一群人刚进入一座山林。

彤云走的是另一条路，双方错过了。

飞豹领先而行，还不知他仍沿途所发的啸声暗号，引来了杀星。

山坡上的一座树林内，突然踱出黑小子打扮的林玫云，含怒招手叫：“喂！瘦豹兄，我认识你。”

飞豹骇然，止步问：“你怎认识我？”

“你不是飞豹郝天雄吗？”

“正是区区，你……”

“那就对了。”玫云咬牙切齿地说。

“小子，你姓什名谁？”

“首先要告诉你的是，小爷不久前宰了马七胡八两个大贼。”

飞豹大惊，拔剑叫：“弟兄们，上！”

“且慢！你不是要知道小爷姓什名谁么？”

“你是……”

“林白衣是小爷我的兄长，那晚火焚阙府你的贼窟，有我一份。”

“哎呀！”

“你害死了崔长育，小爷要替他报仇。”玫云厉声说，拔剑向下走。

一声怒吼，一名悍贼已飞奔而上，先下手为强，钢刀一挥，“力劈华山”手下绝情。

玫云怒火焚心，哪还会客气？闪身避招，闪电似的从斜方向狂暴地冲刺而来，“嗤”一声剑入肋肋，直入内腑深有尺余。

她一脚踢出，把悍贼踹跌丈余，剑离体鲜血激喷，她身上未沾丝毫血迹。

林玫云气势雄浑，狂怒地冲入贼群中，剑涌千层浪，势如疯虎入羊群，指东打西，左冲右突，似入无人之境。她眼都红了，但并不急于找飞豹决战，而且避免与飞豹照面，决定好先行剪除羽翼再找元凶。

林玫云已获得勇气，运剑有如神助，但听娇叱断续传出，剑虹疯狂地吞吐，三错，两个盘旋，惨号声震耳，身后已倒了五具血淋淋的死尸。

好一场惨烈的恶斗，仇恨之火已令这些人疯狂，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没有妥协的余地。

半里外的镇八方六男女，正闻警向斗场飞赶。

飞豹的轻功自钥宇内无双，但在群殴中碍手碍脚，派不上多少用场。他想找玫云死拼，却无法将玫云拦住，只急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如何，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同伴接二连三倒下，自己却束手无策；人多反而碍事，他几乎要急疯了。

“啊……”厉号声刺耳，“嘭”一声大震，又倒了一个。

人已折损一半，这些绿林巨寇开始心胆俱寒，

一声娇叱，玫云扑上正北，半途发觉飞豹从斜刺里冲来，立即折向回头反扑，人化狂风，剑似怒龙，“刷”一声啸风声刺耳，一名悍贼一刀掠过她的顶门，下面空门大开，被她抓住机会一剑贯入小腹。

“杀！”她厉叫，拔剑猛虎回头，顺势一剑反挥，“克”一声剑当刀用，砍在一名悍贼的右肩上，悍贼整条右臂飞堕八尺外。

飞豹大骇，不由毛骨悚然，心中发虚。

一声娇叱，玫云找上他了，剑化虹而至，“万里归宗”绝招来势如奔电，剑虹乍合。

他神魂入穴，大喝一声，剑虹排空直入，只感到刺目的剑芒直迫胸口，

胸口一震，麻麻如中电击。

他总算身手灵活，仰面避招，以金鲤倒穿波身法远射丈外、逃出大功，仅受了轻伤。

幸好从斜刺里冲来一名悍贼，大喝一声攻向玫云的左肋，玫云不得不挥剑接招自救，无暇追袭，让他保住了老命。而抢救他的那名悍贼，却被玫云一剑贯穿咽喉，做了他的替死鬼。

正危急间，镇八方一群人赶到了。

一枝花奸似鬼，走在最后尾随着绮绿，接近至三二十步内，一眼便看出玫云手中的剑极为眼熟，再留心玫云的身法与出招的手法，只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骇然叫：“小红衣母大虫，林家的人来了。”

声落，扭头就跑。

绮绿一证，转身叫：“玉京，你怕什么？”

一枝花逃得更快，千紧万紧，性命要紧，让镇八方父女去与林家的人拼老命吧，他要逃开躲在远处看结果。

绮绿只气得跺脚大骂：“你这贪生怕死的负心人，你……”

一枝花已听不到她的咒骂声，头也不回逃之夭夭。陪了这只有五六分姿色的女人好些时日，他早就腻了，趁机会扔掉她，另找美娇娘快活去也，天下美丽的姑娘多的是，他才不稀罕这个平庸的败柳残花。

玫云见镇八方赶到，知道不能再逗留，虚晃一剑跳出圈子，三五起落便进入坡上的树林，转首叫道：“飞豹，你逃吧，小爷早晚要猎取你的，你很好准备魂归地狱，回头见。”

暂且丢下飞豹，她绕道去追一枝花。

镇八方到了，看到满地尸骸，不由一阵惨然，向飞豹黯然道：“郝兄，真抱歉，兄弟来晚了些。那小辈单人独创，便把诸位杀得落花流水，这人可怕极了。”

绮绿气冲冲地掠到，接口道：“那黑小子是假的，她是林白衣的二妹小红衣女，让她逃掉了，可惜。”

飞豹带了人收尸，惨然泪下两行，损失了八位得力臂膀，他日后重回太行山重建山寨的大计落空，等于是断送他的前程，他怎能不痛心？

还有最令他痛苦的事，爱女彤云迄今仍然毫无消息，可怕的念头令他心如火烙，是不是爱女已遭不测？

镇八方父女与三位同伴，开始帮助飞豹掩埋尸体。

远远地，彤云发疯似的奔来，老远便尖叫：“爹，爹……”

正在用剑掘地的飞豹大喜欲狂，心头一块大石落地，飞步下坡，接住受女相拥喜极而泣。

彤云整个人崩溃了，哭了个哀哀欲绝，泣不成声，任由乃父挽住向上走。

镇八方也放心地叹息一声，上前慰问，说：“令爱幸而平安，可喜可贺。郝兄，英雄有泪不轻弹，赶快替贵弟兄善后，天色不早，早些离开安全些。”

飞豹道谢毕，向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彤云问：“女儿，你怎么从枫林山庄来？”

彤云抽噎着说：“女儿是被欧阳伯伯赶出来的。”

“马、胡两位兄弟呢？”

“他……他们死……死了……”彤云不胜悲痛地说。

“死了？他们真……真的死了？”

“他们被……被欧阳伯伯的人发现了，死……死在山沟旁。”

“这小狗可恶！”镇八方大骂，意指小黑子。

彤云这才神智清醒，变色道：“爹，我们赶快走，快逃向太行山。”

“你怎么啦？”

“崔长青与凤剑那泼妇，可能正在找你老人家。”

飞豹大惊，意指不信地说：“女儿，你是不是吓胡涂了？你说什么？”

“女儿说崔长青……”

“青天白日，你见到鬼了。”

“不，女儿……”她将崔长青见面的事说了。

镇八方一声怪叫。绮绿咬牙切齿地叫：“爹，快找他出来碎尸万段。”

镇八方却沉着地说：“女儿，不可操之过急，听为父安排。”

不久，镇八方五男女告辞走了。

飞豹心胆俱寒，草草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在暮色四起，慌不择路向西行，希望尽早进入山区。

远出里余，前面草丛中突然升起了一个黑影，迎面拦住去路，怪笑声刺耳。

飞豹大骇，脱口叫：“崔长青！你……你果然未死。”

崔长青哼了一声说：“死了，你岂不是安逸了？”

“你是怎样逃出地牢的？你……”

“过去的事，不提也罢。冤家路窄，你飞豹恶贯满盈，还我公道来。”

飞豹拔剑冷笑道：“不是你就是我，放马过来。”

崔长青挺剑迫进，豪气飞扬地说：“你们，男女八人一起上，免得在下多费手脚，以一比八，死绝方休。”

彤云惶然抢出，声泪俱下地叫：“崔爷，请高……高抬贵手，真定府的事，错全在我一人身上，与家父无关，请……”

崔长青用一阵阴冷的厉笑打断她的话，大声说：“你走吧，在下已经答应放过你了，不要不知足。”

“崔爷，你杀了我吧，但请高抬贵手，放过我爹。”彤云跪下叫。

崔长青不为所动，厉声叫：“郝彤云，我饶恕你，是由于你年少无知，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郝天雄杀人无数，满手血腥，人已经不可能改变，他活着，将是世间一大祸害今天如果在下仁慈不忍见你一家哭，日后将不知有多少人肝脑涂地成为一路哭，因此他必须死，私仇公愤他都得死。”

飞豹厉喝道：“女儿，起来，你少给我丢人现眼，为父英雄一世，杀人如屠狗，砍掉脑袋碗大个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没有什么不得了，用不着别人怜悯。起来拔剑而斗，不然你就走。”

“爹……”

飞豹一脚将她踢倒，大吼道：“滚！没骨头没出息的东西！生女儿如此，不如不生，气死我也。”

骂完，大踏步挺剑向崔长青走去。

一名中年悍贼大踏步上，叫道：“天雄充，咱们用五行剑阵毙了他。”

沿途一直不说话，冷眼旁观面目阴沉的中年大汉，这时从容不迫地上前说：“拼死了他，咱们回城郎堡取回马匹金珠，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在附近招兵买马上太行山重建山寨，上啊！”

另五名悍贼刀枪出鞘，合围而进。

彤云银牙一咬，也拔剑说：“他如果不死，咱们将永无宁日，杀！”

八男女逐渐合围，士气大振。

崔长青屹立如山；默运神功蓄势待发。

围成，八方刀剑齐举。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道殃。一声虎吼，崔长青暴跳发难，不进反退，蓦地旋身出剑，霎时风吼雷鸣，剑芒暴射矢矫如龙，左掌右剑势如奔雷掣电，剑影漫天，人影乍合，行雷霆一击。

快如同电光一闪。

“啪！”铁掌着肉声首先传出。

人影飘摇，乍动乍止。

“砰！”一名悍贼胸前挨了一掌，飞掷丈外满地乱滚，口中鲜血狂喷。

另一名悍贼踉跄后退，剑向外扬，左手掩住心坎，鲜血从掌下流出，张口结舌，想叫叫不出声音。退了三四步，突然仰面便倒。

合围之势瓦解，崔长青就站在缺口上，长剑斜指，神目如电。冷肃地注视着沾了鲜血的剑尖，脸上的肌肉象是冻结了，站在那儿象个石人。

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其他的人包括飞豹在内，完全措手不及，来不及策应救援，接触捷如电光石火，倏合倏分募尔结果。

飞豹这次惊得血液似乎已经凝住了，老天！刚才林玫云已经够可怕够高明了，而崔长青不知要比林玫云高明多少倍，完了，一照面便死了四分之一，还能支持多久？这岂不是九死一生机会微乎其微吗？先前十余人围攻林玫云，他几乎送掉老命，这次与更高明的崔长青交手，已可预见必定凶多吉少。

怯念一生，胆气便直线下降，突见剑虹排空而入，没封住，右外肩血流如注，整条膀子发麻，随即痛楚难当，几乎握不住剑。

第二剑接踵而至，这次身形不稳，剑未曾收回，一切都嫌晚了，只能任由剑虹穿胸，眼睁睁等死。

斜刺里飞来一剑，“铮”一声暴响，火星四溅，一名悍贼救了他，展开了崔长青袭胸的霸道一剑。

死里逃生，他出了一身冷汗。

“啊……”又一名悍贼倒了。

第三剑到了，他已无法举剑封架，右肩伤了骨，膀子一动便痛澈心脾。

郝彤云及时抢到，一声娇叱，剑攻崔长青的右肋要害，迫崔长青撒招自保，以便釜底抽薪救应乃父。

崔长青不得不撒招自保，一创厉挥。“铮”一声大震，她的剑被震断成为三段，虎口迸裂，被震得斜撞五六步方止住退势，惊得花容失色，魂失魄落。

正危急间，五方人影涌现，镇八方的狞笑声刺耳，笑完说：“女儿，为父所料不差吧？只要跟定了飞豹，这小畜牲便会乖乖送上门来的，没错吧？”

崔长青吃了一惊，讶然叫：“是你们……”

绮绿粉面带煞，一字一吐地说：“亏得你还记得我们，你这该死的东西。”

崔长青内心有愧，默然向后退。

后面仗剑而立的是千里飞虹，冷笑道：“此地不通。”

镇八方厉声叫：“小辈，这里是你的埋骨之地，给你片刻功夫，看清埋骨之地。”

绮绿接口道：“本姑娘今天要活剥了你，千刀万剐方消心头之恨，你不必枉费心机打主意逃命。”

崔长青深吸了一口气，冷静地问：“你真想要我死吗？”

“我要割你一千刀。”绮绿冷厉地说。

“别无商量？”

“别无商量。”绮绿斩钉截铁地说。

崔长青深深叹息，转向镇八方说：“胡前辈，在下上次已经说得够明白，你凌辱在下的事，在下不如追究，恩怨一笔勾销。”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镇八方狞笑道。

“在下已经一而再委屈求全……”

“你死了之后，到阎王爷面前告我一状好了。”

崔长青怒火上冲；突然发出一声震天长啸，向右疾冲剑涌千层浪，人化万里虹，奋勇突围，大发神威。

右面是面目阴沉、喜怒不现词色的中年人，脸上涌起了笑容。但眼中不但毫无笑意，而且焕发着阴厉冷酷的光芒，令人望之不寒而栗。这人的冷静功夫委实到家，不慌不忙地一剑拂出，楔入崔长青疯狂递到的千重剑浪中。响起一连串龙吟虎啸似的震鸣，剑气迸发撕裂声惊心动魄，漫天剑影吞吐纠缠片刻，突然从如山剑影中，黑影飞射出，投入不远的枫林中，一闪不见。中年人站在原地，左手按住右肋下，指缝中有鲜血沁出，摇头，说：“这是第一个从我剑神西门鼎剑下，唯一全身走的人。”

镇八方惊魂初定，骇然问：“西门兄，你……你受了伤？”

剑神西门鼎沉静地点头，神色肃穆地说：“是的，只伤少皮肉。胡兄，这人将是你的心腹大患，你接不下他可怕乾元十七式出手神奇剑术全力一击。胡兄，他似乎有点顾你。俗语说：‘该饶人处且饶人’，如果不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还是放手吧？”

纺绿乖戾地叫：“西门叔，侄女绝不饶他。”

剑神西门鼎摇头苦笑，恢复他那阴阳怪气的神情，说：“你们自己去决定吧，我没意见。”

“快追。”绮绿叫。

镇八方沉下脸说：“你就知道胡闹，天快黑了，林茂山深，如何追法？不要说五个人，五百个也是枉然。欧阳春出动全庄百余名高手，花了一天工夫，搜到他没有？”

绮绿愤然地说：“爹，女儿知道你们都被他的艺业吓掉了魂，不敢再去找他，女儿独自去追他，上天入地，海角天涯，女儿决不放过他，不择任何手段，女儿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说完，身形倏动，飞跃入林。

“女儿……”镇八方急叫，领先追出。

现场剩下神色灰败的飞豹父女，与死剩下的三名悍贼，地下还有三具悍贼的尸体。

“走吧！”飞豹怆然地说，英风尽敛，豪气全消，象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年，神色颓丧，腰干直不起来了。

仅走了半里地，暮色中，四面号角长鸣，杀声震天。

“老天，官兵合围了。”一名悍贼叫，撒腿便跑。

兵勇隐现，领先的是真定的沈巡捕，弓上弦刀出鞘，八方合围，鸣号角而进，近了。

第十三章

保定府南面偏东，九十里至蠡县。这儿是古博陵郡地，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蠡县，崔氏族人已不多见。在南乡，故郡城已成为废墟；距城十五里，荒野绵延，只可看到几处土坡而已，几处村落，良田千顷，这就是南乡。

这一带的人，称一些稍大的沼泽大池为“淀”。废墟的东南两三里，有座三四里广阔的六沟淀，由六沟水汇合而成，东流入猪龙河，

六沟淀与废墟之间，有一座博村，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分东西，东村是崔姓族人所居，人丁式微，但却是书香世家，也是当年土族的残余，如今仍保持着傲岸的门风而自豪。

西村，是高姓族人，自称是古高阳国的遗民王族后裔，以国为姓源远流长。

崔姓是土族，高姓是王族，有麻烦了。想当年，有些王族出身草莽，虽然是统治者，但仍以能结交土族为荣。而土族却对门弟极为重视，看不起王族，决不在暴力下低头，虽皇亲国戚也不假以词色，骨风嶙峋，但也又臭又硬。

土族经五胡乱华之变，大量南迁，日趋式微。王族也由朝代易姓，成为过气的没落王孙。

在博村，东西二村势同水火，也算得是没落王孙与凋零土族之争，紫衣仙子林紫云姑娘，风尘仆仆到了蠡县，花了好几天工夫，四出打听崔姓族人的消息。

她以为崔长青死了，抱着歉疚的心情，希望能找到崔长青的家屈，告诉他们崔长青死亡的消息。

在这里打听崔氏族人按理应该毫无困难，事实却不容易，崔姓族人太少，自视甚高极少与人打交道，因此知者不多。

跑了不少冤枉路，终于被她打听出南乡有姓崔的族人聚居，但说的人语焉不详，所知有限。

一早，她换了一袭青儒衫，易钗而笄，雇了一头小驴，向南乡进发。姐妹俩闯荡江湖，随身带有男装。必要时便改变身份，但大多数日时皆以紫衣红衣本来面目行走江湖，博得紫衣仙子与小红仙子的美号。

沿途询问，终于博村在望。

她感到心情在逐渐紧张，传死讯委实难以启齿哪！

蹄声得得，踏入了村口栅门，一看村庄的格局，便知这座村必定问题重重。两村相距仅百十步，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门，中间种了酸枣树，枝浓刺利无法通行，分隔为东西二村，老死不相往来。

她进的是西村栅门，村民们皆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位陌生书生。

她看到含有敌意的目光，深感诧异。

村中的房屋，皆建得坚实、高大，宽敞，似乎不象是农村，倒象大城中的高尚住宅区。

一座座高大的四合院瓦房，每家都有院有园，村民不论老小，皆穿得整齐清洁朴实，街上有车辙蹄痕。

她这身儒装，在这里显得不甚调和，皮有人穿儒衫，因此颇为突出。

她下了驴，牵着缓绳走向一位中年人，长揖笑问：“请问大叔，这里是不是博村？”

中年人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但颇为友善地笑问：“公子爷有何贵干？这里是博村。”

“小生打听一个人，尚请指引。”

“你问的是……”

“他姓崔……”

中年人立即沉下脸，大声说：“这里没有姓崔的人，本村是一姓村。”

她一怔，心说：这人的态度怎么变得这样快？但她的脸色仍然不变，说：“咦！这里不是博村吗？”

“当然是博村，就是没有姓崔的。”中年人冷冷地说，转身便走。

原先围上来看热闹的人，皆纷纷离去。

街上，只剩下她一人，站在原地发呆。

她不死心，牵着坐骑向前走。

劈面被一位年轻人拦住，拦住去路的大声说：“你赶快离开本村，这里不许来历不明的人乱闯。”

她心中疑云大起，仍然沉着地说：“这位大哥把在下当贼吗？小生是来找人的。”

“你已经知道敝村没有姓崔的人，怎还不走？”

“咦！你这人真怪，谁还骗你不成？这里的人全姓高，不信你可以到祠堂去看看。这里不是镇市，除了高姓子弟，哪会有外姓人居住？”

她糊涂了，说：“小生在县城各地打听，人人都说博村有崔姓族人，难道他们……”

“你不死心，那就问吧，你将是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会给你好脸色。”

“哦！请问附近还有另一个博村吗？”

“没有了。”年轻人冷冷地答，也掉头而去。

她仍不死心，连开数家院门请教，皆被白眼相拒，有一家干脆以闭门羹。最后，她到了高家祠堂，一看渤海堂三个漆金大字，便知不必再进去讨没趣了。

她失望地走出了村栅门，自语道：“还是到县城去打听算了，也许城里有人知道崔长青其人呢。”

浪费了一天工夫，回到县城，已是近午时分，到驴店交还小驴，闷闷不乐地转回客栈。

经过宝安寺前，她盯着寺左的张家店忖道：“该吃午饭了，何不到店里打听？”

宝安寺俗称铁佛寺，是本城各大丛林，里面供的佛祖全身是生铁铸造，高两丈四尺，座下的铁狮，也长一丈八，因此也叫铁佛寺。

寺前的广场有十余亩大小，四周都是店铺，不但是夜市所在地，白天也形成市集。广场散布着十余株大树，浓阴蔽日，也是附近的娃娃们游戏的

好地方。

踏入张家一店，伙计含笑相迎，接到体面的客人，店伙计似乎颇以为荣，客气地请她进入雅座，巴结地问：“公子要不要喝两杯？吃些什么请吩咐，小的立即吩咐厨下张罗。”

“不喝酒，劳驾来几味小菜，十余张烙饼便可。”

“小店的菜在本城有口皆碑，新上市的鹰爪栗子鸡，保证是来自京师的上品鹰爪栗……”

“小二哥，我要的是清淡的。”她抢着说。

店伙斟上一杯清茶笑道：“好，小的这就吩咐厨下张罗，公子爷请稍后。”

左首不远的座头，坐着三个大汉，桌上是两盘烧鸡，一碟牛脯。每人面前，堆放着糖炒栗子，炒落花生、豆、龙牙豆等等下酒物，喝酒用碗而不用杯，吃相颇为不雅，一条腿踏上长凳，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看光景，都有五七分酒意了。

右邻，前是一个神色木然的中年人，斯文地低斟浅酌，目不旁视，似乎嘈杂的店堂，毫不影响他的酒兴。这人五官端正留了八字胡，头戴四乎巾，穿一袭青袍，身材修长，一双手白哲温润。

菜送来了，她向店伙计说：“小二哥，小生是外乡人……”

店伙呵呵笑，抢着说：“小的知道，公子爷的口音，一听便知是中州人。”

“小生向你打听一件事。”

“请问……”

“南乡博村，是不是住有崔姓人家？”

“这个……听说有，可是小的没到过南乡，不知其详。”

“本城崔姓的人多不多？”

“有是有，公子爷可到城南去打听一下，崔姓以前是望族，城南一带大户人家多，容易打听。听说十字街的惠民药局，有位姓崔的夫子，你可以去找他问问。”

左邻桌一名壮汉突然眯着醉眼说：“不是我胡七吹牛，本城姓崔的人，谁也没有我清楚，该向我胡七请教才是。”

她心中大喜，说：“胡爷，诸指教。”

“哈哈！请教可不能白请，是吗？”

她掏出一锭碎银，递过说：“送给胡爷买壶酒润喉，怎样？”

胡七接过往怀中一揣，满意地说：“这还差不多，你问吧，找谁？”

“一位年轻人，叫崔长青。”

胡七一拍大腿，笑道：“公子爷，你真问对人了。”

“胡爷认识他？”

“认识他的人，全城男女老少屈指可数，区区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博村人。”

“噢！今晚我的了三趟博村，那儿只有姓高的人。”

胡七哈哈大笑，说：“你一定是到西村去问了，西村姓高的人，与东村崔家是死对头，你到西村去问，没挨打已是万幸了。”

“哦！还有个东村？”

“博村一分为二，称东村崔家与西村高家，每年清明扫墓时节，两家的子弟必定械斗，总有几个人头破血流，互不相让。”

“哦！那崔长青……”

“他是错家人，前年清明，两家又依例拼者命，崔长青不伯犯忌，公然挺身而出做和事佬，力劝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砍除隔开两家的枣林，两家开诚布公言归于好，破除成见守望相助，和平相处共谋桑梓之。”

“好事嘛，应该。”她顿首说。

“好事？他一个小娃娃，人微言轻，简直自讨苦吃，自找麻烦。”

“你是说，他……”

“他？他完了，高家把他看成别具用心的阴谋小人，崔家子弟把他看成大逆不道的叛逆。崔家的族长崔如柏，召开长老会议要活埋他。后来经老人们公议，抽了他一百皮鞭逐出崔家，祠堂里的家谱中，已把他的名字剔除，他再不是博村崔家的人了。”

“咦！你怎么知道？”

胡七摇头叹息道：“他遍体鳞伤，由邻村的人拾来惠民局医治，那天恰好碰上我，我收留了他。可怜，一个小娃娃怎能养活自己？如不是我……”

“你勾引他作贼，是吗？”她冷冷地问。

胡七怪眼一翻，不悦地叫：“你这是什么话？我只告诉。他如何活下去的手段而已。同时，他养了两个月的伤，欠下的食宿费与药费，到何处来张罗？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终不能叫他卖身偿还，对不对？”

“他家里……”

“他父亲就是族长崔如柏，家财万贯，但给他的只有一顿皮鞭，甚至要主张活埋他呢。”

林紫云一阵心悸，苦笑道：“虎毒不食儿，崔如柏怎么这样狠？”

“他是族王，不能循私。这些道学乡绅，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谢谢你，小生明天再走一趟博村。”

“你千万别去，崔家谁也不承认有崔长青这么一个人，保证体碰钉子灰头土脸。”

“目下崔长青在何处？”

“谁知道？”

“他不是欠你一笔债吗？”

“他混了半年，债已还清，有一天突然失了踪，年来无声无息，可能死了。公于爷，你怎么知道他？你找他有事吗？”

“他的一位朋友，托小生捎个口信给他，因此我来了，没想到却有这许多波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来了，小生无论如何也得到崔家跑一趟。”

“你去自讨没趣吧，没有人阻你。哦！你真要去，别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么事？”

“你知道他崔家取名的风俗吗？”

“不知道，请教。”

“男丁未成年，只有奶名与辈名。”

“这是说……”

“长青这两个字，是他自己取的，他本名尚未取，奶名叫琪官，辈名上一字勤，下一字不知道。好象他兄弟数人，封上取名。他的身世我只知道这些，其他谁愿去打听？你如果到崔家去找崔长青，必定失望。说是找琪官，可能要被赶出来，最好不要去自寻烦恼。”林紫云颇感失望，冷了半截，崔

家既然已经将崔长青逐出家门，甚至从族谱中除名，还有谁关心他的死活？前往报讯，不反而令崔家的人痛快。

她决定到此为止，不再打算前往博村了。原来崔长青是个有家归不得的人，死在外地始不是福。

她心情沉重地出了店门，突然心生警兆，有人跟踪，来意不明。

走了十余步，身后有人说：“公子爷留步。”

她从容转身，原来是邻桌的中年人。

“大叔有何贵干？”她沉静地问。

“借一步说话。”中年人说，含笑抬手向宝安寺方向虚引。

她一时好奇，也心中纳闷，但略加思索，便知来人定与崔长青的事有关，也抬手说：“大叔先请。”

“不必客气，公于爷先请。”

到了寺前，中年人又道：“请走东便门，在下领路。”

宝安寺占地颇广，偏殿后有不少静室，是安顿施主们的地方，经常有些有钱人家子弟来借住。中年人直趋最后一座小阁，揖客入厅。四周静悄悄，不见有人走动，连和尚也不知躲到何处去了。

中年人亲自奉上一杯茶，落坐淡淡一笑道：“在下姓季，名健，草字远谋。请教公于爷贵姓？”

“小生性林，不知季大叔有何见教”

“小公子与崔长青交情如何？”季健问。

“哦！”但不知林公于知道他的下落吗？”

“小生如果知道，便不会前来找他了。季大叔与崔兄……”

季健摇摇头道：“在下不认识他，却是来找他的。来此已有一句，始终未打听出他的下落，要不是那位胡七偶然向你透露这番内情，在下就得白跑一趟了。”

“大叔找他有何贵干？”

“在下受人之托，替他带来一封书信。看来，林公子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小生不知，这次前来也是带口信的。”

“哦！上次公子与他见面，不知在何时何地？”

“在真定府，已有十几天了。”

“在真定府？这么说，他该在最近期间返家了。”

“恐怕他不会回家了，刚才胡七已经说得够明白，也许他这辈子永远不回来，这里已不是他的家。”姑娘感慨地说。

季健眼中涌起杀机，冷笑道：“只要查出他的家，他回不回来无关宏旨。”林紫云一直就在留意对方的神色，她看到了警兆，心中一凉，试探地问：“大叔给他带的信，不知有何要事？小生即返真定，如果大叔放心，可交由小生转交，不知大叔意下如何？”

季健脸上的立色回复了平静，笑道：“不敢劳驾，其实这封信交不交并无大碍。至于林公子要带的口信，不知致口的人是谁，口信上又说些什么？”

“传信人是一位姑娘，口信说要他到京师相会。”她信口胡诌。

“呵呵！看来你我两位信差，都白跑了一趟，耽误了林公子不少工夫，委实抱歉。”季健客气地说，离座表示送客。

姑娘知趣地告辞，返回客栈，立即拾掇行装，会赈后，雇了一匹长程健马，动身南下真定，她的一举一动，皆在季健的监视下。

季健不动声色，一连三天，躲在寺内深居简出，极少在外走动。

第四天一早，季健大踏步奔向南关。

城门口，站着—个中年大汉，手上拈了—根鹅毛，不时拂抚着颌下的胡须。

季健脚下一缓，走近大汉，背着手盯视大汉手上的鹅毛，淡淡—笑道：“好—把羽扇，可值十两银子。”

大汉呵呵笑，将鹅毛伸过说：“五两银子卖给你，机会不可错过。”

季健伸左手食中二指，夹住了鹅毛，笑道：“成交了，产自何处？”

“冀州。”

季健语音放低，问：“你们来了多少人？”

“八位弟兄，听候吩咐。”

“好，够了。”

“有消息吗？”

“查出来了，也探过道。”

“情形如何？”

“轻松得很。说起来也真巧，花了近十天工夫，一无所获，无意中碰上—个来找崔长青的少年书生，问出了下落。原来崔长青的名是自取的，难怪无法查问。”

“打算何时动手？”

“你们人都到了？”

“到了。”

“你们到宝安寺等候，午后我可以赶回来带回前往行事。唯恐这几天崔家有变化，所以我得再走—趟。”

“是，兄弟这就回去知会弟兄们—声。哦！兄弟铁掌丁飞，还没请教使者的香位呢，兄弟是冀州分坛香主。”

“兄弟是外堂地煞坛使者李秀，奉会主法渝，前来擒捕小辈的父母为人质，以便要挟崔小辈前往总会香堂投到。这次地煞坛与人灵坛共派出九名使者，前来保定各县踞查崔小辈的底，本使者伯是唯一得到消息的人。”

“要不要知会其他使者—声？”

李秀哈哈大笑，得意地说：“丁香主，你真傻，手到擒来毫不费力的大功，何必与他人分享？放心啦！即使只有你我两个人，也敢保证把这件事办得十全十美，何况你还有七位弟兄帮场？我要走了，回头见。”“回头见，兄弟在宝安寺候驾。”铁掌丁飞欠身说。

薄暮时分，九个人在六沟淀的—座土丘顶会合。九个人全穿了夜行衣，带了刀剑暗器，李秀站在山顶，向八位同伴指指点点地说：“瞧，那座小村就叫博村。—村对面，是博陵废墟。千万记住，崔家在东村，西村姓高，与崔姓的人势同‘水火’。因此，只要咱们不踏入西村，西村的人便不会出来助崔家与咱们作对，咱们便可放胆行事。你们先看看清楚，回，头本使者再分派工作。事成之后，咱们在废墟会合。天黑之后，丁香主派—位弟兄将坐骑牵至废墟藏好，好好看守不可有误。”

铁掌丁飞藏看良久，粗眉深锁地说：“使者可曾留意进出路吗？”四周都是酸枣林，只有前后栅门可以进去，他们如果守住栅门，咱们即使变成兔子，也钻不出枣林哪！”

李秀笑道：“丁香主，咱们能让他们把住栅门吗？本使

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东西两村崔、高两家，略知用棍用枪千年一度清明械斗之用。咱们一个人，应付二十余条汉足有余裕。崔家人丁少，所有的男丁加起来，连老带少只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咱们只要三个人，便足以‘将·他人杀光。’

“西村呢？”

“西村绝对不会出来声援，他们巴不得崔家死个精光大吉。防患于未然，咱们派一个人守在村口，警告西村的人不可外出，不然杀无赦。咱们从东村口进去，得手后从村后出，在废墟会合。现在，本使者分配人手。”

铁掌丁飞问道：“咱们是明进呢，抑或是暗进？”

李秀阴阳一笑道：“明进；黑进恐怕一有风吹草动，崔老狗崔如柏躲入地窟，咱们恐怕不易将他搜出来了。”

人手分派停当，在暮色苍茫中，八个人立即出发，另一名弟兄将九匹坐骑抄捷扑往奔废墟。

乡村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一黑便闭了村前后的栅门，不再有人出入。

把守西村栅门，负责阻止西村救应的人就位。

东村的后栅门，负责接应的人如期到达。

李秀带了五个人，大踏步到了东村栅门外。

犬吠声大起，惊动了村内的人。

“轰轰轰……”铁掌丁飞上前拍门，扬声大叫：“开门！开门！快开门！”

把守栅门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在内叫：“什么人？干什么的？”

“兵房捕快，前来缉捕犯人，快开门。”

小伙子一怔，叫道：“怪事，兵房只有步快马快，那来的捕快？”

“巡捕房的人马。”

“六房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哪来的巡捕房？”小伙子熟练地反驳。

“你开不开？阻扰官差该当何罪？你说。”

小伙子拉开了栅旁的观望小窗孔向外瞧，说：“你们怎么不穿公服？”

“奉命暗缉，你少废话。”

“把腰牌递进来验看。”

铁掌丁飞递入一块腰牌，催促道：“快开门，不然走了要犯，你就得抵罪。”

小伙子将腰牌递出，说：“我还要看捕状差票，你们还得去将里正找来。”

铁掌丁飞大怒，吼道：“进去！别给他穷噜苏！”

人影如飞隼，李秀领先飞登上一丈五尺高的栅顶，飘身而下。

栅门内的小伙子大惊，奔向守栅小屋取刀。

李秀虎扑而上，一掌拍在小伙子的后脑。

“砰！”小伙子爬下了，象个死人。

一名爪牙奔入小屋，点起了灯笼，取出了警锣，一阵敲，锣声震耳。

全村骚动，鸡猫狗叫，纷纷开门外出察看，一盏盏灯陆续点亮。

李秀命人把守栅门，带了四名高手，高举着灯笼，大踏步向通向杨堂街道走去。

庄丁们纷纷到了街心，两个中年人拦住去路，喝问：“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侵入本村乱鸣警锣？”

李秀大刺刺地叫道：“咱们是巡检衙门的巡检，奉知县大人手渝，前来贵府捕拿要犯，快叫各村村主与各丁保甲主，至祠堂听候宣读捕状，让路。”

“且慢……”一名中年人叫。

“阻扰官差，拿下他！”李秀怪叫。

铁掌丁飞一个箭步枪出，伸手便抓。

中年人本能地伸手急拔，却被丁飞翻腕扣住了脉门，轻轻一扭，中年人哎一声惊叫，乖乖转身。

丁飞熟练地取出捆绳，把中年人捆了个结结实实。

另一中年人大骇，急叫道：“你们怎能……”

“你！”李秀指着对方叫。

中年人大惊而退，话被吓回胶中去了。

五个汉人从让出的通路健步而进，直抵祠堂。

祠堂的门廓悬着两盏门灯，大门紧掩。李秀登阶，并不进入，双手叉腰面向阶下，向跟来的大群男女叫：“快去叫村主族主丁保甲首来，你们的村主是不是崔如柏？快去叫他前来听命。”

人群骚动，一个个惊得脸上无色，谁也不敢上前盘问交涉。不久，一位中年人排众而出，上前长揖为礼，说，“小可崔如柏，傅村的甲首，前来听公子爷吩咐。”

“站在一旁。”李秀挥手说。

“遵命。”崔如柏顺从地说，惊疑不定。

接着，人群让开一条通道，六个年约花甲上下的人，大踏步而入。领先的是族主崔如柏，身材修伟，方面大耳，目光炯炯，留了三络长须，穿一袭青袍，从容举步到了阶下止步向上望，镇静地说：“老朽崔如柏，公子爷夤夜光临，有何贵干？”

“你是崔如柏？很好。”李秀阴恻恻地说，举手一挥，向铁掌丁飞示意，同时探手入怀，取出了差票。

丁飞向下走，站在崔如柏身侧。

一名爪牙将灯笼移进，李秀打开差票，向下面的崔如柏亮了亮，说：“你听着，本巡捕将差票念给你听。查大盗刘七供称，打劫大辛庄凶犯崔如柏为该伙罪魁。该崔如柏为蠡城士绅，书香门弟，人所共知，竟敢窝藏江洋大盗，结伙杀人抢劫，罪证如山，令即锁拿到案候审，如敢拒捕，格杀勿论，此令。”

“克拉拉”一声拷链响，铁掌丁飞已铐住了崔如柏。

“冤枉！”崔如柏厉声叫。

李秀冷哼一声，沉声道：“有冤枉，到大堂上申诉。”

“老朽要看看差票。”

李秀将差票纳入怀中，冷笑道：“你如果把差票撕了，在下岂不麻烦。来人哪！去把崔婆子一并锁拿带走。”

喧嚷的人群突然一静，让出一条通道，十二名中年人手中各握了一把连鞘单刀，大踏而入。领先那人剑眉虎目，狮鼻海口，大喝道：“且慢！在下有话说。”

崔如柏大叫道：“姓高的，是你设计陷害老夫吗？你给我快滚离本村，东村不许高家的人践踏，咱们在公堂上分说。”

姓高的不加理会。向上走。

李秀大喝道：“站住！你是什么人？”

“区区高峰，西村高家人。”

李秀心中失惊，大事不妙；已派了一位弟兄把住西村阻止西村的人声援，但西村的人来了，怎么不见爪牙传来消息？硬着头皮喝道：“你好大的胆，敢阻扰……”

“舍侄是博村的里正，按理你前来捕人，应该知会里正一声。”

“公务紧急……”

“这不是理由，高某曾在大名官仕职推官。”

李秀大惊，府的推官不但掌理刑名，也负责缉盗勘察，对公事中事自然清楚，强定下心神说：“本差奉命星夜捕拿要犯，不需知会地方。你是不是想劫夺要犯？”

“区区不敢，但必须查验贵差的捕状差票，拿来。”

“没有你的事！”李秀沉喝。

“你是哪一处巡检的巡捕？”

“你不配问。”

“你的差票是哪一县发下来的？”

“自然是本县。”

“哼！本县没有巡检司，整个保定府只有倒马关一处巡检司，差票该由刑房发出，你……”

“拿下他！”李秀厉叫。

一名爪牙应声抢出，拔刀出鞘飞扑而下。

一声刀啸，高峰拔出了单刀，挥刀急架，“铮”一声巨响，双方便接。

“哎呀！”高峰惊叫，被震得连人带刀向下跌。

爪牙一声狂笑，抢下举刀便砍。

刀尚未落入，爪牙突然浑身一震，僵住了。

同一瞬间，高家的十一名子弟纷纷拔刀，大叫道：“崔家的弟兄们，快抄家伙，他们是贼，上啊！”

李秀拔剑，大吼道：“杀，快撤！”

蓦地。黑影从屋顶跃落。娇笑声震耳，有人叫：“住手！大家让开。”

黑衣美姑娘从天而降，是个穿黑衣装的美姑娘，长剑光芒如电，剑光中隐隐可见一头小风儿。

李秀大惊，脱口叫：“凤剑左风珠。”

凤剑笑道：“你认识本姑娘，很好。”

“你要架梁子？”

“不，本姑娘来找血花会的人，你是不是？”

“在下是巡捕。”

“巡捕？妙极了，本姑娘最根的就是公门中的狗腿子，你就认了吧，下来。”

李秀冷哼一声，向下走，说：“在下还没将你凤剑放在眼下，接招！”

剑化长虹，风雷隐隐，“飞星逐日”身剑合一攻到，洒出千颗如虚似幻的星影。

凤剑一声轻笑，向侧一闪，“金龙探珠”反击左耳门，捷逾电闪。

两人格上手，剑影飞腾，人影进退如电，好一场凶狠狂野的恶斗在阶下展开。

人群奔窜，呐喊声大起。

铁掌丁飞带了三名手下，只带了崔如柏，向后栅门急撤。他亲自挟了崔如柏在中，前两名爪牙挥刀开路突围，后一名断后保护。

正走间，后肩被入轻拍两掌，耳畔有人低叫：“你看看身后。”

他骇然扭头，糟，断后的人怎么不见了身后没有人。刚才叫他拍他的人呢？听叫声象是女人的嗓音，但绝不是凤剑，到底是人是鬼？

左臂一松，挟着的崔如柏溜走了。

“哪儿走？”他大吼，扭转身一掌劈出。

“噗！”掌背反而挨了一掌。

他大骇，飞退八尺。

“哎呀……”前面两名开路的爪牙，突然狂叫着重重地扑倒。

他亲眼看见劈中他掌背的人，是个穿儒衫的书生，就在他疾退的刹那问，书生向前飞掠，快逾闪电，双掌左右一分，便将两名向前冲的爪牙击倒了。

书生的侧方，站着脸无人色，戴了拷链的崔如柏，不住发抖。

书生疾退而回，倏然转身，向他抿嘴一笑，说：“你是跪下讨饶呢，抑或要小生打断你的狗腿？”

丁飞一看对方赤手空拳，胆气一壮，大吼一声，拔出剑火杂杂冲进，挺剑飞刺猛攻阳穴胸口七坎要害。

书生在剑将及体时方向侧一闪，一手搭住他握剑的手腕，左手扣指弹中他的右太阳穴，笑道：“你如不死，祸患不止。”

丁飞象条死狗，摔倒在地。

两名开道的爪牙，脊骨尽裂，七穴流血呜呼哀哉。

书生向崔如柏笑道：“快解铐链，回去瞧瞧。”

凤剑是星夜赶来崔家的，她的背部针伤未愈，因此剑术无从发挥。而李秀却也高明，狠拼五十余，招似愈战愈勇，攻多守少略占上风。

人群合围，崔、高二家子弟，刀枪并举结阵，团团围住候命上前。

书生施施然领着崔如柏赶到，排众而入。

“左姑娘吗？退！”书生叫。

回剑应声撤招，飞射丈外。

李秀正想上屋脱身，突见书生大袖飘飘走来，不由大骇，脱口叫：“是你？”

书生是林紫云，笑道：“是我。”

“你……你不是走了吗？”

“你跟了我十二里，你回头我也回头。”

“你……”

“你来了九个人，只剩下你一个了，走脱了一个，崔家将水无宁日，因此，你得死！”

“你……你是谁？”

林姑娘从容取下头巾，笑道：“我，紫云仙子林紫云。”

李秀大骇，一鹤冲天扶摇直上，要跃登祠堂瓦面遁走，逃命要紧。

凤剑在同一瞬间将长剑抛向紫云仙子叫：“接剑！”

紫云仙子接剑手扬，剑飞腾直上。”

“擦！”剑射入李秀的下阴。

李秀一条腿踏上檐口，一声惨叫，向下飞坠，“砰”一声大震，剑脱体跌出，叫声嘎然而止。

凤剑向前拾回剑，笑道：“谢谢你，小妹妹。”

“你来有何贵干？”紫云仙子问。

“我来看看崔老伯，他很好，我也该走了，再见。”声落，大踏步走了。

紫云仙子走向崔如柏，黯然地说：“崔老伯，这九个恶贼的尸体，悄悄埋了吧，走漏了丝毫的风声你东西两村后果可怕。”

“姑娘天恩……”崔如柏颤动叫。

“老伯，崔高两家的仇恨，该彼此谅解互相互爱，不能再结下去了。贱妾已与高大叔恳谈，高大叔愿向你老人家伸出友谊之手。”

高峰将刀交与同伴，向前走来。

紫云仙子不等两人有所表示，接着说：“令郎生前，一直希望两家和解，但愿你们真能破除成见，彼此以真诚相待，令郎于九泉之下定可瞑目。”

她这顿没头没脑的话，令崔如柏一头雾水，大惑不解，讶然问：“林姑娘，你是说……”

“老伯，令郎琪官……”

“他……他怎……怎么了？”——崔如柏变色问。

“他……他……”林紫云热泪盈眶，语不成声。

“林姑娘……”崔如柏惊叫，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手在发抖。

紫云仙子以袖掩面，颤声道：“令郎在返家途中，身死真定阙家。老伯，珍重。”

声落，腾空扶摇直上，登上祠堂瓦面，一闪不见。

假使凤剑晚走一步，便不会有此误会了。

崔长青摆脱了镇八方父女，一口气奔出十里外，方缓下脚步，自语道：“剑神西门鼎果然名不虚传，下次碰上他得小心方是。恩怨两消，我得避开镇八方父女。”

半个时辰后，他定上了南北官道，站在路旁暗中思量，要不要重回城郎堡取回自己的乌驢马？

乌驢马太触目，带在身旁是一大累赘。

正委决不下，官道南面车声辘辘，一部长程客车不徐不疾地北行，渐来渐去。

他瞥了马车一眼，忖道：“我必须返回城郎堡，金银与，行囊皆不在身边，不回去取来，连盘缠都毫无着落呢。”

马车已近，他徐徐转身想退出向东走。

车厢内，突传出一声娇叫：“大掌鞭，停车！”

刹车急响刺耳，马车停下来了。

车门恢开，跳出一个绿衣握剑小姑娘，向赶车的挥手叫：“我在此地下车，你们走吧。”

说完，向崔长青奔来，鞭声乍响，马车重行上路。

崔长青一征。脱口叫：“咦！小绿。”

小绿神情憔悴，眼圈一红，颤声叫：“崔爷，请救救我家小姐，请……”

“镇定些，慢慢说，红绡姑娘怎么啦？”

“她……她在内……内邱……”

“在内邱出了事？”

“是的，她……”她将在内邱小辛庄茶亭，与小姐失散的经过说了。

崔长青恍然大悟，原来镇八方父女是一枝花淫贼引来找飞豹的，笑道：“也许你家小姐已经走了，可能在前面等你呢，你慌什么？”

小绿大摇其头，说：“小婢回到茶亭，只看到小姐与小秋小姐入亭的足迹，不见出亭的靴痕，茶具损坏，显然曾在亭内交手。亭旁那部损坏了的马车已经失了踪，按理，马车不可能这么快就修好的，小姐与小秋可能已遭了毒手。”

“小绿，她们会不会在附近会朋友……”

“不可能的，家小姐如果派小婢离开办事，假使事先不交代到何处会合，必定在原地留下表示行踪的暗记。但这次不但毫无痕迹，且有交手的遗痕。”

“走吧，咱们到内邱。”他急急地说。

红绍魔女对他有恩，他岂能置之不理？两人向南疾赶，救人如救火，必须争取时效。计算时日，红绢魔女主婢失踪已经多日，崔长青心中极感不安。

在元抵县城，小绿身上的碎银派上了用场，租了两匹马，飞骑急赶。

次日近午时分，抵达内邱城，将坐骑缴还骡马店的分号，徒步急奔小辛庄。

官道上旅客往来不绝，茶亭中已无丝毫线索遗留。

崔长青只好向小绿询问当时的情景，要她仔细回忆当时的一切症候。

小绿并未入亭，当然不知亭内的事，她只记得亭旁那辆轻车，象是坏了轮轴有一个车夫在修理，车厢内似乎有人。车厢的后门上，绘有一个尺大的篆福字图案如此而已。

这是唯一的线索，并无多少帮助。

镇八方一群人，是怎样被人引走的？小绿不知道。

阴山四魔埋伏等候镇八方，替袖里乾坤找场面，是不是与红销魔女的失踪有关？”

小绿表示不知，因为她逃脱阴山四魔的追逐，回到茶亭，小姐已经不见了。阴山四魔不可能比她早到，而且真要动起手来，红绍皮女与小秋两人联手，阴山四魔想在短期间得手，无此可能。

崔长青的目光落在小辛庄内，说：“我们到庄内去找线索，也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走。”

小绿跟在她后面，说：“镇八方一群人，曾在庄内歇息，晚上方动身北上。小婢曾在这附近等了一天一夜，曾经夜探庄内各可疑处所，但却一无所获。”

“你知道庄内住了江湖人吗？”

“不知道。”

“咱们先把该庄的首脑人物找出来，再探她的底。”他颇为自信地说。

“如何找法？”小绿问。

“看我的，保证万试万灵。”

两人踏入庄口栅门，一名中年人劈面拦住，目光炯炯象在审贼，不友好地问：“两位有何贵干？不许乱闯。”

崔长青呵呵笑，说：“怎么？贵庄不许外人走动吗？”

“对，这里不是通衢大道，而且你们带了刀剑，当然不许乱闯。”中年人戒备地说。

“咱们是路过贵地的朋友，来贵庄拜码头的。”

“拜码头？别开玩笑，这里又不是江南，那来的码头？”

中年人冷冷地说，无意中已漏了底。

“呵呵！那就算拜山好了。”

“你怎么胡说八道？把本庄看成垛子窑？”

小绿接口道：“说拜山门，总可以吧？”

崔长青摇头道：“这里不会为名门圣地，不配称山门，这样吧？算咱们前来投帖拜庄好了。”

中年人哼了一声说：“你们走吧，不然捉你到官里治罪。”

“啪啪！”崔长青闪电似的给了对方两耳光，力道恰到好处。听对方的口气，便知这位仁兄不是村夫俗汉，抽两耳光不伤大雅。

中年人连退五六步，脸颊指痕宛然，骇然怒叫，“反了！反了……”

崔长青向小绿打眼色，扭头就走。

庄内涌出十余条好汉，挺枪举棍迫出，有人叫：“兔崽子休走！”

两人不加理睬，走向官道，小绿在前，崔长青断后，脚下不慌不忙，等候鱼儿上钩。

追得最快的一个壮年人，飞步赶上，大喝一声，枪花疾吐，扎向崔长青的后腿，居然用道凶猛，又快又狠又准，颇见功力。

崔长青象是背后长了眼，向侧一闪，手向下一抄，便抓住了白腊杆，旋身一转，喝道：“放手！”

壮汉怎吃得消？虎口进裂，人被震倒在地，花枪易主，滚出丈外狂叫道：“快去请大爷来。”

崔长青倒拖着花枪，撒腿就跑。

他与小绿有意引敌，跑得并不快，沿官道向北开溜，示弱逃命。

只走了两三百步，身后潮水似的追来了二三十个人，领先的果然是辛大爷辛梦熊，挟了一把鬼头刀飞步赶到，大吼道：“朋友，留步。”

崔长青猛地回头，枪杆点出叫：“拔刀！”

“铮”一声刀鞘，鬼头刀出鞘，“虎拒柴门”招架枪杆，身形健进，要从枪杆下切入变招反击。

糟！未能架住枪杆，枪杆收回去了，第二枪反从刀下滑入，枪尾的铜尾恰好点在胸正中的鸠尾穴上。

“丢刀！”崔长青叫。

小绿也拔剑回头，跃然欲动。

一照面便被制住了，辛大爷不足傻瓜，怎敢妄动，站在原地发僵，刀仍托在头顶上空，不知如何是好，脸色大变，依然地说：“朋友，不要欺人大甚。”

崔长青收枪，向侧一抛，笑道：“得罪得罪，不如此，在下便见不到你阁下的大驾，请海函。”

辛大爷吁出一口长气，心中大定，讪讪地问：“朋友贵姓？你这种求见的手段，未免太……”

“抱歉，在下承认太霸道，可是贵庄的人不许进去，在下只好，有得罪，请见谅。辛大爷的大名是……”

“在下辛梦熊。尊驾……”

“在下姓崔。”

“崔兄不知有何贵干……”

“前些日子，贵庄茶亭出了意外，是吗？”

辛大爷脸色一变，但沉吟地说：“茶亭是往来旅客歇脚的地方，敝庄从不过问旅客之事，崔兄所说的意外……”

“呵呵，辛大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件事牵涉到阴山四魔，牵涉到镇八方胡威，和宇内大名鼎鼎的红绍魔女，主事的朋友就不怕担当，你辛大爷犯不着替他隐瞒，他也不需要阁下替他隐瞒，是吗？”

“这……”

“没错吧？当然他事先向你打招呼了，同时并未要求你代为守密。镇八方在贵庄耽了一天，要说你不知家门口所发生的事，未免令人难以置信。辛兄，没得到满意的答复，在下是不走的，请见告。”

“你要知道什么？”辛大爷无奈地问，在对方软硬兼施的诱迫下，不得不软下来。

“主事人是谁？”

“福寿山庄主人，双枪艾文琮。”

“哦！是早年魔头至尊无影叟的门人。”小绿接口，脸色大变。

“阴山四魔是他的人？”崔长青问。

“在下不知道，反正他来了不少人。”辛大爷答。

“福寿山庄在何处？”

“在唐山市的虚无山西麓。”

小绿脸色很难看，低声道：“崔爷，虚无山我知道在何处，在唐山市北面十余里，西麓便是尧山，那地方去不得。”

“为何去不得？”

“虚无山也叫宣务山，那是魔道至尊无影叟的居所，那魔头已二十年不在江湖肆虐，如果他仍活在世间，定然替他的门人撑腰，谁敢前往送死？”

“你要不要救你家小姐？”他问。

“这……可是……这是以卵击石……，”

“你不去我去。”

小绿一咬牙，说：“崔爷，我去。”

“好，这就走。”

“这里到唐山只有三四十里，要不要立即动身？”

“那是当然，免得他们通风报信，咱们要在日落命赶到，你方便吗？”

“我撑得住。”

崔长青转向辛大爷笑道：“谢谢辛大爷合作，如果查不出头绪，在下恐怕得再来打扰，告辞。”

两人立即北行，向内邱赶。

不久，一匹健马赶上了他们。骑士是个青衣大汉，在越‘过两人身旁时，冷笑了一声，加上一鞭，健马四蹄翻飞，绝尘而去。

蹄声震耳，因此两人皆未听到冷笑声。官道上车马往来不绝，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来历身份。

官道以东一带，沃野千里，所有的山都不算高，有些只能算丘而已。站在小小的唐山县城楼向北望，自东北至西北，却有一连串山峦，从西向南，千解山、尧山，虚无山、夫子山、茅山等等。尧山据说是尧帝姓封之地。夫子山则是元朝时代，孔夫子的后世子孙孔璠迁居此地，故称夫子山。

这一连串起伏山岭，形成不少丛莽与荒野。唐山县城小得可怜，不象县城倒象一座镇，全城不足五百户，土城墙只有三里方圆，近山一带有不少梨园，唐山梨在京师附近是颇有名气。

赶到县城，天色不早，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向人打听虚无山的福寿山庄，毫不费劲，出北门一带大道通向赵州，穿越尧山与虚无山中间形成的山峡，路东就是福寿山庄。虚无山本是尧山的东支，只因为有了这条山峡，因此虚无山远看像是孤峰。

再一打听，本城人皆知道庄主艾五爷是个百万富豪，拥有良田千顷，有上万株梨树的大梨园，仆从成群，有车有马。

艾家的车马，车后门确有一个福字大篆图案。

两人先落店，要了一间有内间的上房。

两人在房内进膳，商量如何入庄探探。救人如救火，崔长青心中焦急，决定夜探山庄，先查红绍魔女的下落再说。

原来他打算独自前往，但小绿坚持同行。

二更初，两人越城而出，沿至赵州的大道北行，不到半个时辰，虚无山到了。

原野黑沉沉，秋虫声四起，附近村庄，不见一星灯影，唯一的灯光，是福寿山庄门口的两盏气死风灯，迎风摇晃不定。

秋风带来了凉意，天字中云层厚，星目无光，飒飒秋风呼啸，正是夜行人活动的好时光。

“并肩搜进。”他向小绿低声发令。

两人绕至庄东，山坡一带全是梨树，光秃秃的树枝，金风掠过声如浪涛。

相距不足一里，一无动静。

崔长青油然生起戒心，低声道：“小绿姑娘，庄中有备。”

小绿不信，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不可能的。”

“你听到犬吠声吗？”

“唔！没有。”

“他们已将狗栓入地屋，让咱们放胆深入，以便瓮中捉鳖。”

所谓地屋，是挖开一个大坑，上面盖了草蓬作顶，冬天作为贮藏之所，人有时也在内居住，冬暖夏凉，十分管用，不是窑，也不是窟，称为地屋，一般小康之家，皆拥有一两间地屋。狗如果栓在里面派人看管，便不会狂吠穷叫。

语声刚落，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啤。

“天！有狼。”小绿低叫。

“不是狼，是老狗夜号。”他泰然地说。

已进入梨林深处，已不辨方向，整整转了三五千步，竟然不见庄院的形影，他凛然地说：“哼！邪门，咱们恐怕已进入迷魂阵了。”

身旁的小绿，神色木然象个傻子，对他的话似乎毫无感觉，也象是听而未闻不知所云，呆呆地瞪目注视着他，毫无反应。

他一怔，一把将小绿拖近，沉声低叫：“小绿，小绿……”

小绿浑身一震，猛地清醒，如同大梦初觉，说：“怎么啦？怎么啦？”

“你怎么啦？”他反问。

“我没有怎么啦？你说什么？”

“刚才你是睡着了？”

“没有呀，怎会睡着呢？”

“你象在梦游，真的没有睡着？”

“没有，我只是感到恍恍惚惚而已。”

小绿懒散地说，打个呵欠似乎感到十分疲倦。

“你知道咱们今晚为何而来？”

“哦！不是来救我家小姐吗？”

“唔！你还是清醒的。”

小绿突然深深吸入一口气，笑道：“崔爷笑话了，小婢本来就是清醒的。”

“我们已迷了路。”

“迷路？林内本来就没有路哪！”

“我们已找不到福寿山庄。”

“真的？”

“咱们绕庄东接近，从西堡向西走，相距应该不足一里，但咱们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仍然模不到边。”

“这怎么会呢？这……退回去看看。”

他摊开双手，苦笑道：“何谓进退？你看，每一株梨树大小相同，形状都差不多，高有三丈余，密密麻麻视界有限。”

“登树总可以看到虚无山……”

“夜黑如墨，星月全无，怎看得到山？我可以断言，先前山庄前的庄门灯，必定已经撤去了，没有犬吠声，没有灯火，你知道庄院在何处？”

“那……”

“这座巨大的梨园有鬼。”

“天！有鬼？”小绿惊叫，吃惊地躲入他怀中。

“地面崎岖不平，梨树参差挡住走向，咱们只是在附近兜圈子走冤枉路，这是迷魂阵。”

“迷魂阵？糟了！那……咱们不是出不去了吗？”

“这得看对方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是否有会妖术的人主持了。天太黑，不易察看阵势，只有等到天明后再说。”他坐下说。

“对，天明便可分辨方向了。”小绿宽心地说，旁着他坐下。

“未可乐观。”他忧心忡忡地说。

“你是说……”

“他们如果财力雄厚，可布下千万具烟筒，喷出浓密的烟雾，仍然难辨方向。如果有会妖术的人主持，更是可怕。如果我所料不差，他们已经发动了。”

“不会吧，毫无声息……”

“你刚才如同梦游，这是定力不够，灵智已受到些微波及的景象。我走了这许久，方发觉有异，可知我亦着了道儿，咱们的处境不妙。你有没有迷魂药物解药？”

“我只有韦香散，只能防止迷香一点药物。”

“那就好，分给我一些。”

分别嗅入一些韦香散，小绿悚然地问：“崔爷，我们怎办？”

“必须等天亮后再说，在下对奇门生克之学略有涉猎，三五五行七曜七

宫奋门遁甲，难不倒区区。”他低声说。

“白天晚间还不是一样？”

“傻瓜，怎会一样？晚间易中机关埋伏，一动不如一静，等他们一发动，晚间更难以应付了。咱们不要发出声息，隐起身形以不变应万变。”他略为提高声调说。

“地面崎岖不平，而且技巧地栽了一些高及肩部的一丛丛荆棘，在林中行走，必须回避不平的地势与荆棘，不得不依地势而行走。如果留心察看，便可看出每四株梨树当中，仅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动，除了进来的方向外，有两处方向可以选择，千万株梨树，交织成无数三角形的小网，将人限制在内，只要一步走错，便等于永远在内转来转去，陷在阵内无法出困。

当然，如果没有人把守埋伏，树阵是困不住人的，只能令人困扰精神颇感威胁而已。”

两人伏下不久，他附耳道：“跟我来，小心脚上不可发出声息，地下的落叶讨厌，但慢慢下脚该无困难，风声对咱们有利。”

小绿知道情势严重，提心吊胆地跟在他身后。

两人小心翼翼，不久便远出百十步外。

风声呼呼，寒气袭人。

前面突传来一声凄厉的鬼啸，相距似乎不远。

小绿失惊地向前一窜，抱住了他。

“别慌，是人，他们失去我们的踪迹，已迫不及待发动了。”他沉重地说。

左面不远，接着传出一阵刺耳的怪笑，声如泉啼，令人闻之毛发森立。

崔长青紧了紧胸前系剑的带结，低声说：“以逸待劳，现在，伏下。”

小绿依言伏下，他自己却贴在一株树干上，凝神待敌，并未撒剑。

绿芒一闪，后面升起一团鬼火。接着，右方也飘出四团，顺风冉冉再飘浮。风从右面吹来，鬼火速度不算慢，有一团鬼火从他身侧飘过，相距木足一尺。

鬼声啾啾，似乎发自身侧。

但他不为所动，不加理睬。

久久，不见动静。

小绿惊得手脚发冷，女人到底是女人。

前面传来了衣袂飘动声，一个黑影从他们的右侧一掠而过，并未发现他们的藏匿处。

不久，他向下一伏，移近小绿说：“他们的重要人物快到了，切记不可妄动。”

“崔爷，刚才你为何不动手？只要捉住一个人，咱们便可迫他带路了。”

小绿紧张地说。

他摇摇头，说：“我已经看见三个人从左近搜过，他们不会是首脑人物，用意要咱们暴露藏身处，以便盯住咱们。如果在下出手，打草惊蛇，对咱们毫无好处，在下已经看出阵势了，等会儿咱们直探虎穴。”

假使他沉不住气，便不可能看出阵势了。

不久，他低叫：“走，跟我来。”

两人蛇行鹭伏，左盘右折，不久，梨树一变，已可明显地看出这一带的梨树要老些，地势亦变得平坦了。

正走间，前面狂笑震天，有人叫：“福寿虚无，擅近者死。”

他也哈哈狂笑，笑完大声说：“把红绢魔女放出来，彼此不伤和气，不然今晚福寿山庄，将玉石俱焚。”

“红消路女在地牢受苦，你有本事就来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出来投降，也许尚有生路。”

“在下会出来的，你们等着吧。”他大声说，说完向下一伏，火速侧移。

小绿不敢怠慢，警觉地跟上。

一声怪啸，一个黑影从左首不远处一掠而过。

“准备好了，我先独自出手。”他向小绿说。

第二个黑影乍现，一窜两丈，着地向下一蹲，形影顿消。一顿，黑影二次窜起，向两人的藏身处跃来。

崔长青已严阵以待，突然大喝一声，飞跃而出，“噗噗”两声闷响，两脚全端在黑影的胸口上。

“砰！”黑影倒了，翻跌丈外失去知觉。

林中从归寂静，一接触生死立判。

第三个黑影不久现身左侧，来势奇急。

第四个黑影从前面冲来，势剑进发。

一声暴叱，三个人影乍合。

“铮……”剑鸣震耳，溜出一串火星。

“咕咚！”倒了一个。

“啊……”惨叫声刺耳，第四个黑影惨叫着向侧踉跄奔逃。

崔长青退回，向下一伏。

除了风声，一切活动似乎已全部静止。

久久，他低声说：“准备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绿，如果你想退出去，还来得及。”

小绿胆气一壮，说：“小婢为主赴汤蹈火，理所当然。”

“也好。”

“崔爷请放心，小婢……”

“定！”他低叫。

仅窜出六七丈，崔长青叫声糟！

前面大雾迷失，浓烟四起。

“不能再乱闯了，他们必定用暗器袭击啦！”他蹲下说。

“该怎么办？”

小绿悚然地说。

“老办法，先潜伏，以不变应万变，咱们躺下休息。记住，不可睡着了。”

“怎么躺下？躺下不能应变……”

“正相反，躺下木但可以贴地听音，而且即使被人发现，谁敢冒失地扑上？”

他撤剑在手，仰面躺下了。

小绿旁着他躺下，片刻间，滚滚烟雾已将他们掩盖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他附声低语道：“这可好，敌我皆可藉雾掩身。除非他们想把咱们留住，等天亮再动手，不然他们会停止放雾的，他们决不会让咱们直捣巢穴，颜面攸关，不久他们将高手齐集，将所有的人召来对付我们。”

“那岂不糟了？”

“人多反而容易混乱。”

“崔爷，你……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家小姐？”小绿转变话锋问。

“你说什么？”他不解地问。

小绿幽幽一喝，说：“我随家小姐闯荡江湖多年，见过许多死心塌地爱上小姐的人，他们都口口声声指天誓日，愿为所爱的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真正到了需要他们冒险犯难，他们都成了懦夫。而崔爷却不同，你并未在家小姐身上得到丝毫好处，而在这生死关头，明知福寿山是龙潭虎穴，闯入救人必定九死一生，而你却丝毫不迟疑，毫不畏缩，毅然单剑闯龙潭虎穴援救家小姐，小姐总算有幸遇上你这位情义深重的男子汉，不知她该如何高兴啊！”

他淡淡一笑，说：“小绿，你错了，我怎会爱上你家小姐？”

“什么？你……”

“你以为在下是好色之徒？”

“那……那你为什么了？”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家小姐与你在方山萍水相逢，你挺身而出护花，家小姐对你感激不尽，芳心暗许，可是她不忍心毁了你……”

“噢！你不知小姐在场家寨前的事？”

“杨家寨？你是说黑龙帮的杨帮主……”

“对，你家小姐没告诉你她救了在下的事？”

“什么？小姐救……救了你？在杨家寨？”小绿满头雾水地又问。

“是呀，她没说？那是六月间的事。你家小姐从未到过杨家寨，你……”

小绿不住摇头，说：“六月间，家小姐带了小婢两人，还在许州一带逗留，然后方到方山应约呢。”

崔长青一怔，深感纳闷，迟疑地问：“你们没到过杨家寨？”

“没有。”小绿斩钉截铁地答。

“没有赶走花蕊夫人？”

“哼！花蕊夫人算得了什么？用得着赶。家小姐要她死，她绝对活不成。”

他万分困惑，喃喃地说：“是那泼妇看错人了，难怪……”

“崔爷，难怪什么？”

“没什么。”他心烦地说。

他以为在杨家寨救他的人是红绍废女，因此不介意红绢魔女的为人，救助魔女不怕外界非议，大丈夫是恩怨分明，他不在乎外界对他的批评。可是，今天他发觉自己表错了情，做了傻瓜，误把马凉当冯京。红绢魔女主婢，却把他看成逐裙下的多情人，这笑话闹大了，简直荒谬绝伦，从何说起？

福寿山庄是无影安的隐居斯，这位早年的魔道至尊，江湖道上提起此人，谁不掩耳而走？

而他，却为了救红绢路女，竟敢不顾一切前来冒万恶极险救人，救一个宇内臭名满江湖的女淫妖，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岂有此理，昏了头，迷了魂啦！

心中大乱，他不住暗叫：“我怎办？我该怎办？我该怎办……”

人的勇气不是天生的，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不同，变化消长极为奇妙，一念之间便有霄壤之别。先前他为了报恩，勇气与道义感空前旺盛，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任何艰难险阻他都无所畏惧，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但真象

大白之后，他那股气吞河狱将生死置之度外所鼓起的勇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止此也，代之而起的却是恐惧感，手脚开始发冷，冷汗沁体。

“崔爷。”小绿见他不语，低声轻唤。

他吁出一口长气，定下神问：“怎么啦？”

“你说家小姐在杨家寨救了你？”

“我记错了，别提啦！”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你真的对小姐毫无爱意？”

他一阵烦躁，猛地抱住了小绿。

小绿会错了意，“恩”了一声，知中电触，在他的虎腕中颤抖，娇喘吁吁地说：“崔……崔爷，原来你……你喜欢；我，我……我好高兴，等救出小姐之后，你……你向小姐说一声。我……我还没有……有过男人，我……我愿侍候你一……一辈子，我不要学小姐，我……”

“你听清了。”他烦恼地说，叹口气又道：“我救你家小姐，一不为情，二不为爱，只是一个错误，鬼使神差落到这种地步。”

“你……你是说……”

“我可以掉头而去，任何不管。”

“天！崔爷，求求你……”

他放了小绿，苦笑道：“骑虎难下，罢了，既来之则安之，大丈夫行事，有始有终，我将尽力而为。禁声。”

风声呼呼，似他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满地都是落叶，脚下再小心，也不可能不发丝毫声息。听到声息，显然人已到了近旁。

果然不错，人已接近，大雾弥漫，看到人影，已经贴身了。

一声暴此，他挺身就是一剑。“擦”一声响，砍下了来人的一条腿。

“咕咚！”人影倒地。

“啊……我的……腿……”倒地的人狂叫。

“走！”他低叫，拖起小绿急窜。

他收了剑，一手拉了小绿，一手探道摸索而行，步步提防，运功护体探进。

不久，突然眼前一亮，原来钻出雾影，看到了隐约的高大院墙。

“进去！”他断然地说。

他一跃而上，手一搭墙檐，引体上升，露出半头向内察看。

墙内好象是花园，距前面的楼房，还有三箭之遥，园中有凋零了的花草，有冷清清的亭台，不见有人。

身形一转，他滚越墙头，投石示意要小绿跟来，然后飘身而下。

两人蛇行鸷伏而进，刚到达一座八角亭前，侧方的假山旁一声怪笑，然后是钟声大鸣。

他不再隐起身形，挺身而起。

火光大明，四面八方共亮起十六支火把，十六名黑衣大汉皆赤着上身，左手执火把，右手提单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假山顶上，共站了六个人。一名老者，一名老太婆，一个中年人，一位中年妇人，一位七八岁小娃儿，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男女老少六人，全佩了剑。小娃儿的剑细而短，长仅一尺八寸。中年人手中，多了两杆金枪。

后面的花园中。站起高矮不平的阴山四魔，截住了退路，不住冷笑。

亭子里也有人，是两个须发如银的阴坐森石凳上不言不动，冷眼旁观。站在假山上的老人嘿嘿笑，说：“小辈，你们是十年来，唯一能不走庄门，而能进入本庄的人，你值得骄傲。”

他心情渐渐放松，定下神笑道：“过奖过奖，幸运而已。”

“你会奇门遁甲之学？”

“略谙皮毛，幸勿见笑。”

“你姓崔？”

“崔长青。老前辈高姓大名？请教……”

“老夫艾修明。”

“哦！那位持一双金枪的人，定是令郎双枪艾文琮艾少庄主了。亭中两位老前辈中，定有一位是魔道至尊无影叟老前辈。”

艾修明哼了一声，沉声问：“你明知无影叟老哥在，竟敢闯庄讨野火？好大胆！”

“小可不得不过来，恕罪恕罪。”

“你来救红绢魔女？”

“正是，请老前辈高抬贵手。”

“你是她的情夫？哼！”

“小可仅与她有一面之缘，那位是她的婢女小绿，请小可前来救她的。”

他指着软了的小绿说。又道：“见死不救，小可于心难安。”

“先教训教训他”艾修明挥手叫。

阴山四魔的老四是个大胖子，跃出叫：“修老，交给我阴山老四啦！”

第十四章

八角亭前面是大方砖铺的地面，正好施展。

阴山老四身材并不高，胖得象只大肉球，灰袍飘飘滚滚而至，赤手空拳似乎未带兵刃。

崔长青退至中心，沉着地说：“前辈袖里乾坤找场面，小可为了救人而闯庄，大家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是点到即止，尚请明示。”

阴山老四桀桀笑，怪叫道：“哪有那么多废话？你上啦！进了福寿山庄，你还想活着离开不成？少做清秋大梦，把你的平生所学科出来吧，看你能接得下老夫多少招？”

他也呵呵笑，说：“如果在下能接下前辈十招，如何说法？”

“你配接老夫十招？”

“十二招，如何？”他用上了激将法。

“你如能接下老夫十招，老夫从此返回阴山，不再在江湖上丢人现眼。”

“一言为定。”崔长青欣然地说。

老四一声怪笑，象肉球一般的身躯疾冲而上，怪眼中杀机怒涌；双手一伸，“饿虎扑羊”毫无顾忌地抢攻，一双巨爪其色灰黑，一看便知练了黑砂掌奇学。

崔长青斜移、扭身、出掌、欺进，一气呵成，迅捷如电，闪过双爪，有掌如刀，向阴山四魔的有肘劈去。

阴山老四在未摸清对方底细之前，自然不敢托大，扭身右爪反钩，用“金丝缠腕”反制对方的脉门。

“噗”一声响。崔长青一脚踢在阴山老四的右膝旁，力道千钧。他那一半是虚招，引诱阴山老四近身擒拿，果然料事如神，全在其中。出腿回敬快逾电闪。

阴山老四马步一虚，退了两步，厉叫道：“好小子，老夫要活剥了你这狡猾的家伙。”

崔长青斜飘八尺，大笑道：“且慢！你输不起？”

阴山老四哼了一声道：“老夫输什么？你这一腿，还不配给老夫抓痒，伤不了老夫一毫一发。”

他哈哈大笑，大声说：“第二招你便挨了一脚，你说话算不算数？在下已经胜了，彼此无仇无怨当然点到即止，你想食言？请艾老前辈评理、看主人有何话说。”

艾修明不得不说公道话，颜面攸关，只好直说：“没话说，你小子赢了这一场。”

“你听到没有？”崔长青问。

阴山老四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不服地叫：“这不是印证所学，而是生死相拼，这种使巧手段当然不算……”

最矮的阴山老二一跃而出，劝道：“老四，算了，这小于机诈过人，只怪你事先没说清楚，怨不了人，沾了衣服也算输，认啦！愚兄替你争口气，退！”

阴山老四无颜分路，气呼呼地退走。

矮老二阴阴一笑，向崔长青道：“小子，你我也来玩玩，生死相决，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上吧，看你撑得了多少招。”

崔长青脸色一沉，冷笑道：“老狗，你听清了，你一个大名鼎鼎的武林前辈，向在下一个出道不久的后生晚辈叫阵，居然厚着脸皮说出生死相决的话来，你这条老命就这么不值钱？你的声誉身份就是这样唬出来的？你……”

这一顿狠教训份量不轻，把阴山老二挖苦很险上一阵红一阵白。怒火上升三千丈，怒极地厉吼一声。狂风似的扑上，形如疯狂；灵智不清，双掌连环拍出、如山暗劲怒涌，忿极出手志在必得，掌上用了十成劲，恨不得一半便把崔长青打成肉泥，不然难消心头之恨。

崔长青心中大喜，智珠在握。他并非狂妄，而是有意激怒矮老魔，人在激怒中不但灵智清，手脚必定不够灵活，犯了练武人的大忌，予对方可乘之机，功力再高也必定大打折扣，容易浪费精力判断错误，稍一失误，可能在阴沟里翻船。

旁观者清，艾修明大叫：“小心他的激将法诡计……”

可是，叫晚了一步，崔长青连换三次方位，避过三记可怕的凝血阴风掌，在对方攻出第四掌时，“哎”一声惊叫，似乎被阴柔直迫心脉的阴风掌力所扫中，身形一晃，扭身旋退。

阴山老二跟上，左手急探他的肋肋。两人身材相差悬殊老凶魔比他矮了两尺以上，向上探也仅能探及肋肋，用的不是凝血阴风掌，而是无坚不摧的玄阴爪。

他已布下了陷阱，只等老凶魔自己往里掉，顺势急速扭身倒地，也顺

势一腿飞扫。

“嗖！”腿从爪下扫入，正中老凶魔的腹部。

他飞射丈外，一声龙吟，长剑出鞘，人站稳剑亦指出，立下了门户。

皮竹竿似的阴山老大，出现在他身前，鸟爪似的怪手伸出一半，竟不敢迫近。

“刷……”一具怪异的九合银丝怪网，撒落在他先前扭身倒下的地方，是阴山老二挨了一腿的一刹那撒出来的，连他的衣袂也没沾上。

“砰葡！”同一瞬间，最矮的阴山老二，仰面飞跌丈外，躺在地下呻吟，挣扎难起。

他的剑斜指阴山老大，沉声问：“你们要用车轮战吗？上吧！”

艾修明举步上前，大袖一挥说：“退！交给我。”

阴山老大恭敬地欠身说：“遵命，庄主千万不可让他逃掉了。”

艾修明意似不耐，说：“还要你说？”

阴山老大应喏一声，急急退走。

崔长青收剑入鞘，冷然待敌。

艾修明冷冷一笑，说：“小辈，你并未按规矩前来讨人。”

他沉静地道：“在未查明红绡魔女的下落之前，无凭无据，不能冒昧打扰贵庄主。”

“但你来了。”

“不错，来了。”

“因此，老夫也不能用江湖规矩接待你。”

“所以小可并未抱怨，老前辈可以命人一拥而上。小可既然敢来，就不敢奢望老前辈公平接待。”

“你认为老夫气量这样小？”

他淡淡一笑，朗声道：“如果老前辈海量，那么，今晚除非老前辈亲自出手赐教，不然福寿山庄可能威望将受到考验，而且老前辈万一也大。意失手，三场全输，老前辈如何善后？所以小可认为老前辈已势成骑虎，决不容许小可胜了三场之后，从容带走红绡魔女，是吗？”

“你敢夸口还可以胜一场？”

“很难说，小可必须取胜，取胜方是唯一的生路，因此小可别无选择；”

“你的胆气豪壮可嘉。”

“巷前辈夸奖了。”

“老夫愿意和你睹一场。”

“小可感激不尽。”

“赌命。”

“小可此来，本来就在赌命。”

“好。来人哪！把红绡魔女主婢带出来。”

不久，四名大汉把委顿万分，上了手铐脚镣的红绡魔女与小秋拖出，往假山下一推，两女跌倒在地。

“噢！你……”红绡魔女大感意外地叫，做梦也没想到来救她的竟是崔长青。

艾修明淡淡一笑道：“红绡魔女，你一辈子淫乱江湖，臭名四播，阅人万千，没想到你居然得到崔长青这位有慧眼的人，甘心情愿替你卖命，真是老天爷瞎了眼，异数。”

崔长青剑眉一挑，大声说：“请老前辈留下口德。”

“你有何高见？”艾修明笑问。

“小可与红绡魔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只是有一面之缘的江湖同道而已。”

“真的？”

“小可字字皆真。”

“怪事，你为何要拼死救她？是存心向福寿山庄挑战吗？”艾修明沉下脸问。

“老前辈要知道内情？”他沉静地问。

“当然，老夫要满意的解释。”

他只好将杨家寨遇险，误认红绡魔女是救命恩人，两度报恩以求心安的经过简略地说了，最后说：“直至脱出贵庄的三才大阵后，小可方发觉救错了人，但小可不能因此而后悔，更不能失信于小绿姑娘，因此不得不硬着头皮闯，尽其在我无可怨尤。这是实情，老前辈如果不信，小可无需分辩。”

所有的人，皆用奇异的眼神死盯着他。

艾修明鹰目炯炯迫视，冷电四射的目光如同利簇，似可，透人肺腑。

他无所畏惧，也沉静地注视着艾修明。

久久，艾修明摇摇头。

他冷哼一声，说：“小可并不期望老前辈相信。”

艾修明大笑，说：“我信，只是你竟愚蠢得委实可怜。”

“哼！行心之所安，小可深以为做，不需要任何人可怜。”

“你是哪条道上的？”

“劫富济贫，专偷大户，黑道上的晚辈。”

“哼！没出息。”

“小可认为盗亦有道，不以为耻。”他亢声说。

“你出道多久了？”

“年余。”

“闯出名号吗？”

“不曾，小可启称黑衫客。”

艾修明的目光，转向八角亭内的两个老人，投过询问的目光。

第一位老人点点头，第二名老人接着颌首示意。

艾修明脸上的浓霜溶解，笑道：“赌命之议取消。”

“小可深领盛情。”他抱拳欣然地答。

“但有条件。”

“条件？”

“你得答应。”

“大丈夫不轻言语，老前辈必须说出，小可方能决定是否能答应。”

“好。你深谙奇门生克之学，胸有城府。”

“略曾涉猎，见笑方家。”

“你留在本庄三天，允许你在花园园墙上察看阵势。但一出围墙，便不许转回。三天之内，不许带粮水。这三天中，你必须脱离本庄三里外，不许从大门出庄，你必须通过庄外奇阵，穿越重重机关陷阱，是否能活着离开，得看你的造化了。”

“是明闯还是暗闯？”他问。

“全在你，本庄不会有人拦截你。”

“小可答应了。”

“不要答应得那么轻松，机关埋伏都是致命的玩意。只要中了一处机关。后果不用多说了，三天出不去，本庄的人便会搏杀你。”

“小可有选择吗？”

“没有。”

“所以小可答应了。”

“好，从明晨日出始、第四天日出之前你如果仍未离开……”

“小可便死定了。”

“对。今晚你到客厢安顿。”

“谢谢。红绡魔女生婢……”

“来人哪！把她们释放，赶她们走。”艾修明向手下的人吩咐。

“小可送她们出门。”崔长青说。

“呵呵！你未免太小心了。”艾修明大笑着说。

“不是小可不放心，而是略尽心意。”

“好，体可以送她们出去。”从后园至前面的庄门，经过不少房舍，穿越五六座厅堂，有些有灯火，有些黑沉沉，不见有人走动，似乎整座庄院空茫死寂，鬼影俱无。

在四名大汉的押送下，红绡魔女一言不发，威风尽失，手铐脚镣难已解除，规规矩矩依然急走，直至到了至院门的半里长走道，方神色一懈。

崔长青也放下心中的忧虑，问道：“杜姑娘受惊了，不要紧吧？”

红绡魔女咬牙切齿地说：“这几天的侮辱，我会记一辈子。袖里乾坤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对待我，他必须后悔一辈子。鸳水村卓家，不可能永远让福寿山庄的人替他看门，不将鸳水村的人斩尽杀绝，我红绡魔女杜宜春决不罢手。姓卓的有朋友，我红绡魔女的朋友也不少，咱们走着瞧。”

崔长青不以为然，说：“杜姑娘，冤家宜解不宜结，何苦……”

“你没受过一天被二十个男人蹂躏的惨痛折磨，所以说这种风凉话……”

“什么？他们用这种手段对付你？”

红绡魔女一字——吐地说：“你看看小秋，她以前还是个黄花闺女，你看她今天变成怎样的人了？”

小秋象个行尸，脸色白中泛青，眼中射出怨毒无比的光芒，脸上每一条肌肉似乎皆已冻结，走路一拐一拐地，浑身不时会突然一阵痉挛，双手握拳握得死紧。

“小姐，我不要紧。”小秋凄厉地说。

崔长青只感到气涌如山，但碍于有四名大汉在旁，不便表示意见。

他冷静地说：“杜姑娘，你有权报复，但请小心谨慎，我担心福寿山庄的人不会轻易放过你，出了庄门，在下便爱莫能助了。”

红绡魔女冷笑道：“这你倒不必担心，姓艾的并未将我放在心上，目下他羽翼已成，不久便将高举虚无派的旗号，正式立派与天下各门派争雄长，福寿山庄便是虚无派的门所在地，将发出柬帖致送天下各门派与各帮会，先警告京师各地的帮派，要他们交出地盘，不然杀无赦。他们已派定接管各处地盘的人，早已网罗到无数江湖高手为他所用，阴山四魔便是他们无数走狗中的走狗，听说已和血花会谈妥了合作的条件。有这许多人替他们卖命，哪将我一向独来独往的红绡魔女放在眼下？他们要迫我做一使者而已。”

“如此说来，日后你如果去找袖里乾坤……”

“袖里乾坤只是阴山四魔的晚辈，福寿山庄认为鸳水村并无利用价值，当然阴山四魔会派人前往鸳水村戒备，但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之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会等到那一天到来。崔爷，谢你了，二度救命鸿恩，我杜宜春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容图后报，再见。”

已经到了庄门，庄门大开，仍然不见附近有人。庄外大雾迷天，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

小绿跪下磕头，颤声说：“崔爷天恩，小婢没齿不忘，无以为报，愿来生……”她叩首再四。

崔长青把她扶起，说：“姑娘请起，请多珍重。”

“崔爷，何不一走了之？”小绿低声道。

他淡淡一笑，说：“大丈夫岂可食言失信？何况庄外高手伺伏，他们不会让我轻易一走了之的。即使在下能走得了，你们诸位恐怕难逃毒手，诸位好走，不送了。”

送走了红绡魔女主婢，他随四大汉赴客厢安顿。沿途他相度形势，可惜天色太黑，所见有限，深感失望。

一面走，领路的一名大汉一面说：“崔兄，幸而你守信，不然……”

“不然，庄门外的人，必定把在下与红绡魔女一并杀死，对不对？”他抢着接口。

“门外有四大天尊与八太保，任何一人也可以收拾阁下。”

“真的？他们都比阴山四魔高明？”

“阴山四魔只是庄主的信差而已。”

“哦！贵庄真是高手如云的金城汤池呢。”

“当然，庄主为了开山立派；整整花了十年光阴暗中筹划，当然已有万全准备。”

“你阁下当然也是武林高手了。”

“在下在山西也会独挡一面，但在此只是一名听差而已，比在下高明百倍的人多的是。”

“哈哈！这不是委屈了你吗？”

“能在庄中见识虚无绝学，值得的，在下毫不后悔。”大汉慨然地说。

客室是一座幽静的雅室，位于西院的大花园中，是一排雅室的一间，树影摇曳，除了风声，静悄悄如同无人之境。

一名小童送来茶水，默默地来去，一问三不答，避免与他说话，象是又聋又哑的人。

他静静地打坐调息，心中不住思量，心潮起伏，思路纷纭。

依红绡魔女所说，不久，虚无派将以雄厚的实力君临江湖，行将掀起血雨腥风，很可能不需多久，江湖道上那些不愿受拘束，自由自在混日子的人，如不接受虚无派的控制，便得被逐一消灭或退出江湖了。

血花会如与虚无派合流，他要找花蕊夫人算帐，风险加大了。

能用如此毒辣手段对付红绡魔女的人，定是性情残忍心智不健全的人。

虽则红绡魔女是个江湖上人人皆知的淫妇，但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份了些。

迄目下为止，艾家对他已算是情至义尽，够客气了，谁又知道以后的变化与结果？

他有三天的工夫，来争取生存的机会。

不足一里的梨林，即使全是刀坑，爬出去也要不了二天，出去该无困难。他进来时，不是很顺利吗？目下他活得好好的，想起来确是十分幸运呢。

破晓时分，酒菜送来了。这是在福寿山庄的最后一餐，他必须准备忍受三天的饥渴。当然，如果他能在当天出困，便不用担心三天饮食没有着落了。

当他登上了后园的园墙向外望，他心中大为震骇。昨晚他所经过的梨林，已被大雾所笼罩，晚上所看到的景物，已完全改变了。

没有人送他走，整座山庄静悄悄。

登墙察看毫无帮助，他只能靠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三天，应该够了。

正想往下跳，后面一株花树后踱出艾修明的身影，叫道：“嗨！要走了吗？”

他转身领首，说：“是的，小可要走了，谢谢款待，后会有期。”

“出园之后，便无退所，你知道吗？”

“知道。”

“如果你不愿走，可以留下。”

“能留下吗？”

“昨晚红绡魔女告诉你不少事。”

“不错。”

“她提到虚无派。”

“对，虚无派。”

“那是小犬的恩师无影叟，花了半生心血所筹划的结晶。”

“心血没白花，眼看要名利双收了。”

“你有兴趣吗？”

“兴趣？”

“如果你不愿走，老夫之意，你是可以留下。”

“留下有何好处？”

“你改投本派门，当然有好处。”

“哦！原来如此。”

艾修明指指园墙，笑道：“这道墙，等于是摆在你面前的阴阳界，跨前退后，全在你一念之间，前阴后阳，后生前死，决定时辰不多。改投本派之后，以你的艺业来说，本派必定重用你，老夫可以保证你不出三年，你黑衫客将震天下。”

“哦：条件相当优厚呢。”

“老夫颇为赏识你昨晚的胆气与机智。”

“夸奖夸奖。能请教贵派的宗旨吗？”

“呵呵！这无关宗旨，你是黑道中人，虚无派也是黑道帮派，彼此不相抵触，是吗？”

他也呵呵一笑，说：“可是，小可不惯受人拘束，单人独创邀游天下，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你要知道，独木不成林，人多人强……”

“小可平生无大志，谢了。”

“你要走？”

“要走。”他斩钉截铁地说。

“可惜！好吧，不送了。”

“请转，小可告辞。”

声落，他作势向下跳。

“哎呀……”一旁传来惊叫声，象是女人的嗓音。

他的身形消失在墙的那一边，毅然出了阴阳界。

他并不是冒失地向下跳，而是跳下时一手搭住墙檐，挂在墙外，等身躯贴住墙，方用游龙术慢慢滑下墙根。

脚踏实地，他举起一块先前扳起用口咬住的一块墙瓦，重重地向前投出。

“噗”一声响，接着地面翻动，“呼”一声响，翻板转了一匝，重重地闭上了。

是设了翻板的陷坑，如果他刚才冒失地向下跳，岂不完了？

他心中暗惊，自语道：“昨晚他们并未完全开启机关埋伏，有意让我入庄，并不是昨晚幸运，幸运不会永远跟随在身边的，我得小心谨慎。”

他知道此距梨林，约有一箭之遥，这一箭之遥必定机关密布，稍一大意便会送掉老命；必须寸寸提防，没有人袭击，用不着操之过急。他用剑探路，逐寸前移。

先后共发现六七处浮土松草地，下面必定是可怕的陷坑。

糟！前面是一排不知名的荆棘，高有两丈，枝条柔软，却生了密密麻麻的寸余长尖刺，连老鼠也钻不过去，用剑砍大概没问题，只是必须浪费不少工夫。

他用的是划地定向术，不能绕过。大雾迷天，划地定向也只能视及丈余景物，划出的线可能有些少偏向，再绕走便前功尽弃啦！

向后看，园墙早就消失在雾中了。

砍就砍吧，他一剑砍出。

枝树应剑而断，一阵灰白色的浆液从断处溅出。

他并未介意，第二剑再挥。

浆液更多了，四方飞溅，一股辛辣而带鱼腥的怪味，猛往鼻里冲。

他只觉鼻梁一酸，有点气血浮动，连打三个喷嚏，眼泪鼻涕一直流，头昏脑胀。

他悚然急退，心中惊叫：“老天！是毒刺，要命！”

久久，头晕脑胀的感觉方逐渐消失。

不能硬闯，他只好折回。接着，他发现了一根绊绳，不敢走近，折了一根草叶，向绊绳弹去。

“啪！”绊绳折断，一旁射出一枝药弩。

前面长了一排紫荆树，光滑的树干极为平常，但长得太密，必须以手拨开方可通过。

手一触树干，他大叫一声，连退两步，几乎跌入已经发现了的一只套圈内。

手掌如被火焰，开始红肿，刺痛感牵动全身，整条左臂疼得不住发抖。

原来树上涂了毒物，他上了大当，光滑的树干反而不可靠，沾不得。

这一来，又得绕道，糟透了。

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已花了一个时辰，算起来还走不到两百步，折了几次向。依目下的速度看来，三天能否出困，大成问题。

手掌疼痛难当，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盯着红肿的手掌发急，暗暗叫苦。

大雾弥漫，天宇中不见日影。

他大感诧异，怎么连天气也被对方控制了？秋高气爽，哪儿来的大雾？起初他以为是烟，但却又不是烟。可嗅到霉气，当然是雾，唯一可疑的是，树上草梢不见水珠，如果真是雾，不可能没有凝结的水珠。

雾或许可以控制，难道日色也被控制了？

这一坐下来歇息，愈想愈心寒。掌痛又在加剧，令他忧心忡忡。

蓦地一阵困倦袭来，掌痛似已麻木，身不由己往草中一躺，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连串的恶梦骚扰着他，好几次被惊醒，可是不知怎地，他却不想起找路动身，浑身懒洋洋地不想动，灵智也迟钝了，仍然合上眼埋头大睡。

醒来时，天色已经黑了，手掌的红肿已经消失，只留下些少痒感。

白天走已是步步死亡，寸寸危机，晚上怎敢冒险走动？他只好仍在原地歇息。

白天睡多了，晚间哪能再睡？心潮起伏，无端地胡思乱想起来，心情愈来愈混乱。一夜中不曾合眼，精力在减退，疲劳增加，一早，心力交瘁感几乎征服了他，几乎不想再走了。

近午时分，他完全迷失在这一带神秘莫测，凶险重重的天地里面，不但精力衰退，饥渴感也在威胁他。

又浪费了一天，他手脚已被荆棘所伤，两次被树枝弹跌，一次被圈套勒住右足踝，虽未受伤，也大感痛楚。

绝望征服了他，他快要崩溃了。

两天两夜，他仍未到达梨林。

第三天一早，他筋疲力尽，口干舌燥，饥渴交加。这是最后一天期限，生与死全在他是否能到达梨林。

近午时分，他长叹一声，坐在一丛荒草下发呆。游目四顾，灰茫茫一片。

“这老狗好毒，好狡猾，我上当了。”他咬牙切齿地想。

他愈想愈恨，后悔不迭。艾老狗那晚如果与他放手一拼，福寿山庄很可能留他不住，至少他可以拼死一些人，死了也可以赚几条命。可是，他却被三天的期限所惑，也自信过甚，认为机关埋伏奇门生克难不倒他。同时，进来时又无多少阻难，所以中了老贼的诡计，轻而易举地把他送进了枉死城，福寿山庄不费半条人命，便把他送入阴曹地府与鬼为邻。

蓦地，他脑中灵光一闪，忖道：“我真傻，为何不循迹住回走，入庄与他们放手一拼？至少可以把老本捞回来，何必愚蠢得仍往前走？”

对，就这么办。可是，已嫌晚了，仅循迹回走三四十步，留下的踪迹竟然平空消失了，后退无路。

退路已绝，他却不灰心。显然、附近如果没有人潜伏，必定有人跟踪毁去他留下的划地记号，必定有人监视着他。

他重新回头，继续探路。

绕过一株大树，剑向侧探，脚依树踏实，树干下不会有陷阱一类玩意。

可是，他料错了，这株大树近干处，就有一个可怕的狼夹。

“啪！”狼夹一跳，夹住了。

“哎……”他狂叫，“砰”一声摔倒在地。

饥渴交加，精疲力尽；终于，他失去知觉。

半个时辰，一个时辰……

未牌未，他如同死人，气若游丝，一动不动，已经度过了两个时辰。

久久，附近传来了脚步声。

秋末草枯，踏草声渐来渐近。

是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个中年人，低声说：“孙小姐，你不要接近，我先去看看。”“孙小姐是十六七岁美少女，正是那晚站在艾修明身后的美娇娃。她左手握剑，右手以山藤杖探路，说：“徐叔，你以为他没死？”

徐叔沉静地说：“很难说。按理，两天两夜水米不沾唇，临行时又喝了一些酒，即使不被机关弄死，也支持不了多久。但……咱们不能冒险。”

“徐叔，你不是说他已两个时辰纹丝不动了吗？”

“确是纹丝不动，好象是死了。狼夹夹住了脚，按理如果他不死，该会叫喊的。”

“夹住脚又死不了，除非夹破了主经脉。”

“我先去看看，以防万一。这小子利害，你爷爷已看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以免他在庄中横行，所以将他骗出来置之死地。万一他未死，很可能有麻烦。”

孙小姐却不以为然，向前接近说：“他即使不死，也不足为害了，狼夹的地桩打入三尺，他想拖也拖不出来，怕什么？徐叔太小心了。”

近了，已可看到狼夹夹住了崔长青的右踝，压在右脚上，身躯侧仆，看不见呼吸的起伏。

孙小姐大踏步走近笑，道：“死了多时啦！恐怕尸体已经僵了呢……哎呀！”

崔长青奋身急翻滚，在转时打出一颗小石，击中孙小姐的右期门。

人影暴起，剑化长虹，猛扑徐叔。

徐叔大骇，一剑疾挥，吼道：“你敢撒野……”

“铮！”双剑相交，火星飞溅。

崔长青脱手丢剑，斜身切入，“噗”一声响，一肘撞在徐叔的左肋上，贴身拼命了。

说快真快，肘再顺势反撞。

“哎……”徐叔厉叫，仰面便倒，再也叫不出声音了，在地上抱腰挣扎。

狼夹并未夹住崔长青的脚，他早已发现了埋在树下的狼夹，土色和草色有异，经过无数次凶险，破了无数机关，狼夹怎夹得住他？

孙小姐倒在草丛中，小石击中右期门，劲道太猛，她已陷入半昏迷境界。

崔长青也感到力尽了，吃力地走近跌坐在孙小姐身旁喘息。

久久，他感到精力已尽，但这时弄到了人质，希望油然而生，精神大振，突然生出旺盛的求生精力。

他先拉脱孙小姐的双臂关节，这时不需要怜香惜玉之心，拉脱关节双手便失去作用，比点双肩井穴有效。

解了孙小姐的穴道，孙小姐神智渐清。

他阴阴一笑，问：“你是艾修明的孙女，是吗？”

孙小姐大骇，惊叫道：“你……你把我怎样了？”

“拉脱你的双肩关节，你飞不了。姑娘，安静些。”

“你……”

“我要与你同进退，你就是在下的护身符。”

“你休想，你……”

“我死，你也得死，有你垫棺材背，妙极了。”他喜悦地说

“家祖守信，并未派人袭击你，你为何……”

“我后面留下的心号，是谁毁去的？”

“这……”

“令祖已经毁约，怪我不得”

“你……”

他一把揪住孙小姐的衣领，拖起向前一推，说：“快！叫附近的人退。”

“你休想，附近最少也有八个人……”

“八百个也没有用，你叫不叫？”

“我……”

“好，你不叫，在下把你的上衣剥光，让他们大饱眼福，能看到他们派主的孙女儿赤身露体，这将是轰动江湖的……”

“你……你敢？”

“我为何不敢？就剥给他们看。”

手一拉孙小姐的衣襟，孙小姐便花容变色狂叫：“你们快退去，快。”

“这才对，谢谢你的合作。”

“你狠吧，终有一天你会落在本姑娘手上的。”

“那是以后的事了。到那一天再说吧。现在，劳驾领在下出去。”

“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也无所谓，反正有你陪着。出得去当然更好，出不去找不在乎，反正我知道凭自己之力必定出不去，试试看对我并无损失。至于你……”

“你算哪门子的英雄？你……”

“哈哈！在下并不自命英雄，令祖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好汉，为逞英雄而丢掉老命，知者不为。走吧，你在前面走，碰上机关，死的是你而不是我。峻蚁尚且贪生，我相信你不会愚蠢得愿意死在自己的机关内。废话少说，艾姑娘请。”

雾影中，突传来怒极的叫吼声：“小辈，老夫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你先放了艾姑娘。”

他哈哈大笑道：“阁下的盛情，在下心领了，等在下出去之后，再决定是否应允阁下的约斗，你们该走了，跟来必定对艾姑娘不利，万一艾姑娘有了三长两短，你阁下如何向艾老庄主交代？后会有期，你请啦！哈哈哈哈哈……”

孙小姐当然不想死，乖乖在前面领路。

崔长青抓住她的后领，贴近紧随在旁。

仅走了百余步，梨林突然从雾影中出现。

崔长青在林缘止步，心情一畅，笑道：“有劳了，在下可以自己走啦！”

孙小姐反而一怔问：“你不要我送你出林了？”

“不必了，大三才阵困不住在下的。”

“你不怕林内的机关埋伏？”

他爽朗地大笑道：“仅一晚工夫，你们便将这一带加设了不少机关消息，可知你们已认为必可得手，不需在梨林动手脚。同时梨林占地太广，你们也不可能重加改变，免得把自己人陷死在内，得不偿失，是吗？”

“你不要太过自信了。”

“让我去担心吧，后会有期。”他向林中退去，一闪不见。孙小姐胆气一壮，大叫道：“他进梨林去了，拦住他！”

在林木深处高叫道：“红绡魔女如果三天前半途再被你们截留，崔某会再来打扰贵庄的，青山还在，绿水长留，咱们后会有期。”

林中寂然，他已走了个无影无踪。

且回头表表林攻云小姑娘。

那天她追杀飞豹，恰好镇八方率党羽赶到，她众寡不敌，只好丢下飞豹撒走，回头穷追一枝花。

一枝花看出她用的剑与林家剑术一样，大惊之下，丢下绩绿溜之大吉。即使缔绿美如天仙，他也不愿相林家的人拼老命，何况缔绿容貌平庸，他正想有机会扔脱呢！

回到枫林山庄，他不敢逗留，踏上了北行的官道，竟然不怕死奔向真定府。他以为林攻云必定向南走，北面定然没有林家的人，向南走不啻飞蛾扑火，只有向北走才有生路。

他做梦也没料到攻云蹑在他身后，更没料到绮绿也走在他后面。

攻云要取回自己的行授，摸清了他的去向，并不急于赶上，取回行囊易装再行追踪。

到了李冈，一枝花看天色尚早，不敢逗留，趁早远走高飞，踏上官道直奔真定。

攻云换回女装，一身红短袄衫，外面加了一件天蓝色外氅，一个小娃娃背了包裹走路，颇为引人注目。

一枝花身上除了一把剑之外，身无长物，连盘缠也成问题，必须弄到一些金银，方能解决衣食大事。沿途，他在留意两侧的村落，看是否有大户人家可打主意。

天色不早，眼看红月沉西。

路有出现一条小径，槐林映掩中，出现一座三家村，看到那家四合院的气派；他便知财神爷有着落了。

他心中狂喜，便岔入小径，向庄院走去。

首先迎接他的，是三四头大黄犬，接着出来了一个老苍头，喝退众犬，向他迎来。

他抱拳长揖，笑道：“老丈请了，请问这儿距真定还有多远？”

“哦！公子爷要到真定？还有四十五里地。”

“小可赶不上宿头，天色不早，晚上不好走，可否打扰贵庄一宵？这里是……”

“这里是包家庄，公子爷是……”

“小可姓卜，名义，从远处来，至真定府访友。”

“既然赶不上宿头，就在敝庄歇宿一宵吧，出门赶不上宿头是常事，但老汉作不了主，公子爷请稍候，老汉入内请示家主人一声。”

“有劳老伯了，感激不尽。”

老苍头入内不久，出门笑道：“公子爷请进，家主人有请。”

“谢谢老伯了。”

大厅的阶上，三名仆人与主人含笑相迎。老苍头‘老远便指点着说：“上面是家主人包大爷，为人慷慨好客，乐善好施，公于爷但请放心。”

一枝花打量着阶上的包大爷，心说：“是个面团团的富家翁，正好找他借三五百两盘缠，妙极了。唔！那几个仆人好象有点扎手。”

包大爷方面大耳，留了三绺长须，年约半百，身躯有点发福，一团和气。看一枝花一表人才，居然有眼无珠误认为是正人君子，竟然降阶相迎，含笑拱手道：“公干爷枉顾寒舍，老朽深感荣幸，老朽包中毅，请入厅小坐，请。”

他回了礼，笑道：“小可卜义，多感大叔盛情，打扰尊府一宵，不知大叔可肯方便？”

“这是什么话？只怕招待不周，老弟台见笑呢。”

“但求一榻容身，于愿已足，大叔……”

“老弟台请放心，蜗居虽无高楼大厦，接待三五位客人尚无困难。包礼，领卜爷至客厢安顿，小心伺候。”包大爷向一名仆人吩咐。

包礼应诺一声，向客人欠身道：“卜爷请随小的至西厢安顿，小的领路。”

“劳驾了。”

包大爷又道：“老弟台如有所需，可招呼包礼一声，他便会为老弟张罗，请不必客气。”

“大叔隆请厚谊，小可感激不尽，容图后报。”

“些须小事，何足挂齿？老朽有事待理，不可奉陪，请谅。”

“大叔有事请便，小可不再打扰了。”

包礼领客人到西厢客房，唤来一名小厮招呼茶水，送来洗漱用具，方客气地告辞，临行说：“少时小的命人送酒食来，天色不早，卜爷旅途辛苦，需早歇息，如有所需，请交待小马儿一声。那位伺候卜爷的小厮，就叫小马儿。家主人在等候家集的侯亲家前来，未能亲自接待，卜爷请担待一些。”

“好说好说，幸蒙收留，在下以是感激不尽了。”一枝花客气地说。

碰上了如此慷慨好客的主人，一枝花理该心中感激才是。但他不是个知道感恩的人，酒足饭饱之余，不住在打主人的主意，留心庄内的形势。

他十分放心，包家不象是练武人，庄中没有练武场或练功房，不见有人带刀剑，是个安分守己的大户，下手易如反掌。他默默地相度形势，已决定了进退方向。

掌灯时分，酒食送到。他向送酒食的小肠问：“小哥，请问包礼兄在不在？”

小肠笑道：“他在招呼东院的几位客人，卜爷有事吗？”

“没！贵庄似乎有不少客人借宿呢。”

“东院的客人不是外客，是三十里外侯家集的亲家。家小姐下月出阁，候亲家的几位爷前来洽商迎亲琐务的。敝庄位于官道旁，确是经常有赶不上宿头的旅客投宿，今晚除了爷台外，还来了一位堂客。卜爷请用膳，小的等会再来收拾。”

他并未留意投宿的堂客是谁，食毕，倒头大睡。

三更天，他一觉醒来，将剑插在带上，悄然开了房门，白鹤冲霄跃上瓦面，无声无息直奔后院。

后院有两栋楼房，猜想最后一栋是主人的内室，吸口气飞跃而登，上了二楼的屋檐。

全庄静悄悄，灯火全无。

他熟练地撬开一座明窗，幽灵似的进入黑暗的房内，倾听片刻，一无动静，心中一定，开始摸索。

他嗅到脂粉香，心说：“唔！象是个闺房呢。”

闺房必定住的是女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不再摸索，火折子亮起了。

他颇为失望，原来是一间婢女的卧房，房中设备简陋，掀开罗帐，可看到两个年已三十余岁的仆妇，云鬓散乱酥胸半露，姿色平庸，睡得正香甜。

他对上了年纪的女人不感兴趣，但半露的饱满酥胸，却勾起了他的欲念，心说：“且找找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两个年轻的美娇娘快活快活？”

熄了火折子，他开门外出。

终于到了另一间房门外，小心地撬开了门闩，突听到楼下传来了人声：“去叫三婶上楼查查看，刚才刘师父说，看到楼上传出可疑的火光，忽明忽灭极为可疑。”

他吃了一惊，心说：“糟：刚才不该亮火折子的。”

他急急进入房中，上了闩，摸到了大衣橱。向上翻至橱顶，贴内壁伏下藏身。

不久，脚步声入耳，有人登楼，逐渐唤醒仆妇和侍女，察看各处是否有灯火。最后，有人在外拍门叫：“小菊，小菊，开门，开门。”

“谁呀！”房内的人亮声问。

“我是如意，老爷派三婶子上楼查问，说楼上可能有火烛，请小姐起来查查看。”

“来啦！”

灯火大明，他才看清这是外间，床上睡的是一个十二三岁小丫头。开了房门。外面涌入两名仆妇，两名十五六岁的侍女。

侍女端了银灯，问道：“小菊，小姐醒了吗？”

“不知道，我去看看。”小丫头答。

“你点了灯睡觉吗？”

“没有呀，只有小姐房中有灯。”

“去看看。”

拉开内间门，幽暗的灯光外泄。小菊挑亮银灯，回到外间说：“小姐睡得正香，确是点了灯，只是压了暗火加了罩，你们怎么看得到？”

“里面有何不对吗？”

“没有呀，小姐晓得正香，”

“好吧，小心门户。”

“不叫醒小姐？”

“不必了”

仆妇们退出，小菊掩上房门加闩，回到内间压下灯蕊，放厂灯罩，带上房门出到外间，喃喃着说：“大惊小怪，这一吵。谁也别想再睡了。”

正要吹熄灯火上床，蓦地，她僵在床缘，眼睛瞪得大大地，想叫，叫不出声音。

把锋利的长剑映目生光，锋尖直迫至她的咽喉前，眼前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向她低声说：“你好好睡，不会有人吵醒你的。”

“噗”——击响，脑门挨了一击，她躺下了。

一枝花收了剑，不理睬小丫头的死活，轻手轻脚推开了内间门。

幽香扑鼻，是一座整治的香闺。

他将银灯稍挑亮些，掀开了罗帐，不由大喜过望。床上躺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头秀发披散在枕畔，睡得正香甜，锦金滑落在一旁，姑娘的上身暴露在眼下，月白色的绣花胸围子掩住酥胸，压得乳房的上半部胸肌向外凸出，露出羊脂白玉似的粉颈，委实令人遐思。

他欲火上升，自语道：“没出嫁的大姑娘，胸围子绑得那么紧，就不怕难受？我给你放开，你得好好谢我。”

他并不急于横戈跃马，先掩好房门上闩，贴在窗侧启开宙门准备出路，再压下灯蕊，方大胆地启窗向外察看。

外面是向后院的裳檐，距地不足两丈，由于有裳檐阻住视线，看不见楼下的景物，只可看到后院的花木，真是最佳的退路，妙极了。

虚掩上窗，他开始轻轻拉开妆台的抽屉，将里面的银匣取出，打开一看，笑道：“运气不错，可值三四百两银子，可惜金珠首饰在附近不好脱手。管他，带上再说。”

将珍饰匣放在顺手处，转身想宽衣解带上牙床采花，突又记起一件事，探手怀中取出他的信号一枝银制花。花长四寸，枝上共有五朵花，三朵盛开两朵含苞，这是他作案留下的信记，必要时可当暗器使用。

手一扬，“得”一声响，花枝钉在窗框上。

糟！手一扬之下，无意中触及罗帐，罗帐一动，帐钩突发清鸣。

床上的小姐突然醒来，看到帐外床前站着的大男人，大吃一惊，本能地抓起锦衾挺身坐起。

“枝花一惊，伸手掀帐。

“啊……”小姐狂叫，将衾往头上盖。

窗外，突然传来大叫声：“小姐在叫，快上去。刘师父，你上房。”

一枝花知道事机败露，既然有人称师父，必定有护院的人。他先将珍宝匣揣入怀中，色心未死，连衾带人往肩上一扛，拔剑出鞘急趋窗口。

推开窗，黑影刚好跃上裳屋檐，来人大吼：“谁！哪条线上的？”

他一声狂笑，跃出窗长剑疾挥。

来人也恰好扑上，单刀来势凶似猛虎，“铮”一声架开剑，揉身抢入。

他哪将对方放在眼下？一脚疾飞，“噗”一声响正中来人的心口。

“啊……”惨叫声摇曳，来人飞跌而下。他跟着飞跃而下，下面有三个人。三柄花枪列阵，有人大叫：“贼人下来了，放倒他，休让他走了。”

火把大明，警锣声震耳。

他一声狂笑，崩开一柄花枪，剑光在闪，刺入对方的胸口，透围而出，向外飞奔。

“挡我者死！”他大吼，向迎面奔来的两名健仆冲去，捷逾电闪。

两把单刀同时十递到，一上一下刀风虎虎。

“婶婶！”两把单刀全被震飞，两名健仆虎口进裂，骇然让开去路。

他疾冲而过，向后院侧急奔。

前面火光照耀，六名大汉拦住去路，有人叫：“是姓卜的客人，这该死

的畜生。”

又奔来五个人，领先的是包大爷，挟了一对双怀杖，大吼道：“诸位让开，我要亲自宰了这畜生！”

“克啦啦！”钢环暴响，双怀杖抖出，立下门户迎面截住了。

一枝花竟然不想走，直迫至丈外方行止步，大笑道：“包大爷，让路，你不想你的女儿死在你的双杖下吧？双怀杖中间有钢环，因此也列入软兵刃，这玩意可最易失闪，火候不到更是危险，对不对？”

包大爷怒火焚心，但又无可奈何，切齿叫：“放下我的女儿，我让你走。”

他哈哈狂笑，说：“你说得太容易了，放下你的女儿，你的人岂不一拥而上？太爷并不傻，让路！”

被扛在肩上的小姐，挣扎着狂叫：“爹，救救女儿，救救……”

正僵持不下，侧方绿影排众而入，厉叫道：“一枝花，你这披着人皮的畜生，还认得本姑娘吗？把包姑娘放下，本姑娘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

一枝花大惊，讶然叫：“绮绿，是你？”

绮绿挺剑迫进，切齿道：“是我，我也在包家借宿，你感到意外吗？你这狼心狗肺的淫贼……”

“绮绿，请听我说……”

“我再也不听你的花言巧语了，你丢下我独自逃命，原来你……”

“绮绿，你听我说好不好？我并非有意抛下你们独自脱身，委实是那姓林的泼妇太可怕，我已经警告你们，你们却不走，我只好逃命，并非有意抛下你……”

“我不听你的鬼话，你这……”

“绮绿，天幸你仍然健在……”

“我死了，你就如意了，是吗？”

“皇天在上，我一枝花如有这种念头，愿遭天打雷劈。我曾在辛大爷处打听你的消息，可是毫无音讯，只好失望地离开，绮绿，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世间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却因我……”

“你却来此作客，掠劫主人的闺女……”

“老天！这是天大的冤枉……”

“你还在说冤枉？人赃俱在，你肩上的人，不是包姑娘吗？”

“我只是缺少盘缠；行囊全在令尊的从人手中，我身无长物，不得不找些金银……”

“但你是人财两要，劫财又劫色。”

“他们发觉了，我只好挟包姑娘为人质，不然怎能平安脱身？”

“哼！凭你的艺业，脱身易如反掌，你……”

“你要是不信，我把人放下，但你敢不敢保证你我的安全？能使用双环杖的人，决非庸手。绮绿，我保证对你决无二心，神鬼共鉴，随我走吧，我将与你共偕白首，做一对恩爱夫妻，与你共找姓崔的报仇雪恨。姓包的与你无亲无故，你忍心助他杀害一个爱你至深的人？绮绿，干不念万不念，念我们曾经海誓山盟……”

“哼！你把包姑娘放下，你这样做有伤天理。”绮绿激动地说。

包大爷也说：“姓卜的，放下小女，在下决不阻拦。”

“出去后再放人，这年头，在下不信任空口的保证，你姓包的更靠不住。”

绮绿沉声道：“出去你一定放人？”

“一定。”

包大爷说：“放你出庄，你带着人一走了之……”

绮绿大声道：“姓包的，你不信任本姑娘的保证？”

“胡姑娘，不是在下不信任姑娘，你们是一路的，在下怎……”

“住口！你滚开些！”绮绿怒叱。

包大爷把心一横，厉声道：“不放人，你们休想离开。”

绮绿杏眼睁圆，道：“你想死，本姑娘成全你。”

不远处一株大树上，突传来一阵娇笑，红影飞舞而下，飘落地面笑道：“好啊！你们一对狗男女原来躲在此地作案，难怪在内邱的客店找不到你们，可被我追上了。”

是一身红裳的林玫云，飞掠而上。

绮绿大惊，被玫云的轻功吓了一跳，脱口叫：“小红衣女，你上次逃得太快……”

“你这贱货！”玫云大骂，一剑点到。

一枝花扭身向侧冲，逃命要紧。

绮绿不知利害，挥剑急架叫：“你这小母狗……”

“铮”双剑相交，绮绿飞退八尺，骇然变色。

幸而玫云志在一枝花，不再迫袭，猛扑一枝花的背影，去势如电，两起落便追了个首尾相连，叱道：“淫贼，纳命！”

一枝花心胆俱寒，千紧万紧，性命要紧，肩上有个美娇娘，怎逃得掉？扭转身大吼一声，将包姑娘向玫云掷去，再转身逃命。

林玫云早有打算，怎肯让淫贼轻易脱身？向下一挫，将剑从包姑娘身下掷出，方伸手将包姑娘接住放下。

一枝花报应临头，仅逃出一步，剑一闪即至，无情地贯入右肩背的琵琶骨，锋尖直透右胸上方的肩井穴稍下处，巨大的冲劲未尽，人仍向前冲，一声惨叫，终于砰然扑倒在两丈外。

玫云如影附形奔到，一脚踏住他的背心，拔剑说：“淫贼，你逃了数千里，今晚你恶贯满盈。”

两名大汉奔到，玫云叫：“不要接近，让他慢慢死。”

声落，她回身飞掠。

绮绿正与包大爷及七八名护院恶斗夺路，玫云到了，狂风似的冲入叫：“大家让开，交给我。”

“铮”一声剑鸣，她崩开绮绿的剑，红影近身，剑尖点在统绿的胸口上。

人影倏止，绮绿的剑无力地下垂，惨然叫：“我……我死不限目……”

“丢剑！”玫云冷叱。

统绿长叹一声，丢掉剑，咬牙切齿地道：“你杀吧，金顶山胡家，将与你们林家誓不两立，家父将会替我报仇，看你林家的人，能在江湖横行多少时日，你动手吧。”

玫云冷冷一笑，沉声道：“你放心，你胡家那几手鬼画符，只能欺负一些江湖小混混，唬一些未入流的小武林而已。在杀你之前，本姑娘有话问你。”

“本姑娘概不回答，要杀你动手好了。”

“好，本姑娘要用绳穿起你的锁骨，只给你穿褰衣裤，拖至金顶山，找镇八方问口供。”

千里迢迢你如果支持不住，本姑娘用木驴拖你走。”

“你……你敢？”

“我为何不敢？不信立可分晓……”

“住口！你要问什么？”绮绿心寒地叫。

“一枝花所说的姓崔的人，是谁？”

“崔长青，黑衫客崔长青。”绮绿乖乖地吐实。

玫云一怔，沉着地问：“你为何要找他？”

“我是他的……他的……他始乱终弃，他……他害得我好苦。”

“你胡说！呸！你……”

“你凭什么说我胡说？”

“崔长青不是这种人。”

“哼，你何不去问问他？”

“他已经死了，你……”

绮绿凄厉地笑，笑完说：“他如果真的死了，我何用再找他？”

“他已死在飞豹的地底囚室内……”

绮绿再次厉笑，说：“就在你逃走后不久，那畜生把飞豹父女的爪牙铲除清尽，要不是家父与我赶到……”

“你胡说！飞豹父女是被真定府的巡检，及栾城的捕役带了兵勇捕走的，听说已押回府城去了。”

“不错，人是被官兵擒走的，将官兵引来的人，正是那畜生。我爹在官兵到达之前，赶到救了飞豹，那畜生竟然击败了我爹的好友神剑西门鼎，逃之夭夭。我爹不敢迫他，我一气之下，独自追来了，我要走遍天涯海角，找他剜出他的心肝来。”

玫云大喜欲狂，但不现词色，冷冷地问：“你的话可信么？”

“飞豹父女目下该在真定府的大牢内，你何不去问问他父女？听说是你兄妹伙同一群爪牙，替官府挑了飞豹的秘窟，大功一件，去大牢看飞豹父女该无困难，去问问便知是真是假了。”

“本姑娘当然要问。”

“哼！你象是很关心那畜生呢！可惜，你太小了，乳毛未干，还得等三五年才象是女人，他不会要你解馋，他不会采你这朵未抽花蕾的花……”

“啪啪！”玫云抽了她两耳光，满脸通红地咒骂：“你这贱妇！口好脏，本姑娘要撕了你的嘴……”

“撕了我的嘴，撕不了事实，我不怕你，除死无大难，死且不惧，岂怕你撕嘴？”

包大爷走近叫：“红绡魔女人送官究治，不要杀她，老朽担待不起。”

玫云反而收了剑，说：“不要你担待，放她滚！”

玫云获得崔长青的消息，心中宽慰，因此大发慈悲，放绮绿一条生路。

绮绿大喜，如飞而遁。

一枝花挨了一剑，伤势沉重但未致命，倒在地上挣扎呻吟，一手两脚仍在爬动。

玫云阴森森地走近，向跟来的包大爷说：“这人我得带走，他身上有上百件采花杀人血案，劳驾请送给我一匹坐骑，我要将他押赴真定府投案。”

包大爷立即向仆人招呼备马，再上前千恩万谢地道谢救命之恩。

玫云押了捆了手脚的一枝花，将人捆在鞍后说：“淫贼，一个更次可以到真定，你死不了，你等着受凌迟，一剑杀了你，未免便宜你了。”

飞骑出庄，连夜飞奔府城。

这期间，崔长青正与小绿向南赶，要前往内邱小车庄打听红绡魔女的
下落。

府城中，飞豹被捕归案的消息，轰动真定城，大快人心。

同一期间，紫云仙子正在蠡县打听崔家的下落。

同一期间，风剑正在北上途中，受崔长青之托，至博村暗探老父崔如
柏的景况。

因此，玫云从绰绿口中，获知崔长青仍在人间的消息，皆在崔长青福
寿山庄历险之前，也在乃姐紫云援救崔如柏之前。

她与乃兄乃姐在真定分手时，约定一月后在真定重行见面，不管是否
有所收获，一月期限届满，须在燕京耆农的田庄聚首。

她是第一个到达的人，乃兄乃姐皆不曾返回，距聚会之期尚有六天，
她只好独自在燕京耆农的田庄中等候，昼间则改装易容，在城中各处打听崔
长青的消息。

一枝花奄奄一息，由燕京老农押至府衙投案。有关一枝花采花行动杀
人的海捕公文，真定府足有二十份之多，这淫贼虽未在真定采花杀人，也够
他受的了。

飞豹既是朝庭命官，也是太行山的巨寇，知府大人无权判决，人犯解
到，录下了口供，第二天便解赴京师，交由刑部审理，身入天车插翅难飞。

约期的最后一天，第一个赶来的是林白衣，他是从井泾关得到飞豹被
擒的消息，急急忙忙赶回的。

午后不久，紫云仙子愁眉不足地赶到，玫云便迫不及待地将崔长青仍
在人间的事说了。

兄妹三人大喜过望，释去心头重负，喜悦不在话下。三兄妹一商量，
紫云仙子一口咬定崔长青必定返回蠡县暗中探亲，不能在真定守株待兔，决
定到博村碰运气，不亲眼看到崔长青，三人仍难完全释怀。

三人对崔长青与胡绮绿之间的情爱纠纷，未予置信，但心中难免蒙上
一团疑云。

玫云曾经打算到府衙向大牢中的彤云打听，可惜去晚了半天，飞豹父
女已经起解，以轻车飞骑解送京师，已无法追上了。

三人立即动身北上，到蠡县城等候崔长青返家。

绮绿逃离包家，次日躲在距府城十余里的石马村避风头，一住七日，
次日方拾掇奔向府城。

她孤零零一个妇道人家，与江湖人极少往来，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一
个人，人地生疏，比大海里捞针更难，她必须找人相助。’

一枝花已帮不上她的忙了；她必须另找帮手。

距南关外的广济桥还有一箭之迢，身后蹄声急骤，有三匹健马绝尘而
至。她避至路旁，好奇地向来人注视。

领先的骑士年约半百，一表人才，鞍旁的鞍袋内，露出两柄金色的短
枪柄，金芒耀目。

腰带上另佩长剑，气概不凡。

坐骑慢下来了，广济桥在望，过了桥便是南关。这座桥是木桥，春夏
水涨，将桥拆了以渡船交通，秋冬水枯又重新搭建，因此是座活动的桥，在
桥上禁止驰马。

坐骑渐来渐近，她看到了鞍袋内的金枪，猛记起唐山附近的虚无山，有位双枪艾文琮其人，是大名鼎鼎的魔道至尊无影叟的得意门徒。此人乃父曾经提过，可惜并无交情。在京师、河南、山东三地，提起双枪艾文琮的名号，虽不算家喻户晓的顶尖儿人物，但提起无影叟，却有无穷的震撼力，武林朋友闻名色变，望影心惊。

她心中一动，脱口叫：“是艾前辈吗？”

骑士勒住坐骑，讶然打量着她问：“咦！姑娘怎认得区区在下？你是……”

“小女子胡绮绿，家父胡威。”

“哦！原来是金顶山胡威的女儿，稀客稀客。”双枪艾文琮下马，又展颜一笑道：“姑娘怎么独自北来？令尊一向可好？在下与令尊虽未谋面，但闻名久矣，算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幸会幸会。”

绮绿嫣然一笑，欠身道：“家父仍在栾城附近逗留，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已经来了……”

“哦！姑娘因何未与令尊偕行？”

“晚辈要追踪一位仇家，因此独自闯荡，前辈……”

“呵呵！别前辈前辈地乱叫，把我叫老了。”

“那……我称你艾爷。”

“不敢当。在下也是追踪一个仇人而来。姑娘要到府城吗？”

“是的。”

“请上马。”艾文琮含笑伸手相让。

“上马？艾爷……”

“别客气，上啦！在下要到城外，请求朋友协助找仇家的下落。”

不管她肯是不肯，伸手挽住了她的纤腰，向上一送。

她不再客气，坐正羞笑道：“艾爷，真不敢当……”

她虽仅有七分姿色，但身材丰盈，隆胸丰臀水蛇腰，成熟女人的风韵极为动人。加以在故乡经常与男人厮混，懂得如何卖弄风情，懂得如何勾引男人驾驭男人，天生媚骨懂得拱眉目语，再与花丛老手一枝花鬼混了一段时日，她已成为此道老手了。

她这含情娇媚的一笑，竟然笑得已有儿女的双枪艾文琮心中一荡。

第十五章

艾文琮这老家伙本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家中妻妾成群，好名利好色好杀，不好色怎会妻妾成群？尤其是这种中年男人，对少女有一份神秘欲望，碰上绮绿这种浪娇娃，正是得其所哉。他呵呵一笑，一跃而上，坐在鞍后一把抱住了绮绿的水蛇腰，说：“绮绿姑娘，不必客气，在下这匹坐骑极为神骏，一马双驼依然可以逐日追风。”

“艾爷，这……进城多有不……不便哪！”她轻扭着腰肢儿娇滴滴地说，半推半就羞态可按，更为撩人，更把艾文琮逗得心痒痒地。

“呵呵！放心啦！不进城，过了桥走城外，绕东门到盛板村鲁家。谁敢

笑你，我挑掉他的狗牙，走！”

健马驰上桥头，以轻灵美妙的小快步行进，一男一女同乘引起不少路人注目。

“的哒哒，的哒哒……”健马抵桥中段。

桥右走着一个高大的黑衣人，挟了一个长包裹，听到蹄声，本能地扭头观看。

绮绿眼尖，突然大叫道：“是他！他是我要找的人。”

黑衣人是崔长青，扭头急奔。

双枪艾文琮双腿一夹，加了一鞭，缰绳一抖，健马套蹄飞驰，一面咬牙说：“我要找的人也是他。”

人马急奔，桥上大乱，行人纷纷走避。

相距甚近，人快马亦快。绮绿尖叫：“崔长青，你这该死的畜生！你走不了。”

双枪艾文琮拔出了两柄金枪，枪长四尺六寸，前重后轻，其实该称为标枪。标枪破空而飞，化虹而至。

崔长青尚未看清绮绿身后的人，看了也不认识。那晚艾文琮站在火光下背火而立，只可看到模糊的轮廓，加以艾文琮已换了装束，当然不可能在有人坐挡在前面时，仍能看出艾文琮的像貌。

他做梦也没料到来人是双枪艾文琮，更没料到有人会用金枪在闹区行凶，因此只顾向前逃走，不愿与绮绿照面。

标枪的飞行太快，在破空飞行的锐啸到来的刹那间，枪已同时到达。

金芒如电，划出一道弧度甚微的金虹。

一名闪在一旁的行人，突然大叫道：“小心身后……”

叫晚了，崔长青刚将身躯旋回，金枪已经及体，“擦”一声轻响，射入右肋。

枪身也同时被他抓住了，但枪尖已入体三寸以上。

一声惊叫，他扭身便倒，“克勒勒”一声巨响，他压倒了一段桥栏，向河下飞坠。

“哎呀！有人掉下桥去了！”有人大叫。

“噗通通……”水声震耳，浪花飞溅。微浑的河水滚滚奔流；水花一涌，人已沉入江底。

双枪艾文琮与绮绿飞跃下马，艾文琮俯视着滚滚江流，跌脚叫：“可惜！可惜我这一柄金枪。”

绮绿却急叫：“快，，叫人下去打捞。”

一名路人摇头道：“水流甚急，河底淤泥深有丈余，谁愿意下去打捞？谁知道漂到何处去了？”

双枪艾文琮也说：“我们快走吧，等会儿有人报官，咱，们便走不了啦！上马。”

“我好恨，不能见到他的尸。”绮绿恨恨地说。

艾文琮将她扶上马，说：“我没白走这一趟，想不到充意中解决了他，走！”

蹄声急骤，驰过桥北走了。流水呜咽，桥上围了不少人，一个个摇头叹息，大骂那双。

狗男女凶手该杀该剐。

盛板村鲁家的田地，与卫城的田地毗邻；永康冈以西的田地，也是属于卫所的卫田。

鲁大爷早两年，便看上了永康冈那方圆四五里的茂盛栗林，愿以高价收买所有的田地，原主可以仍在原地耕种，作鲁家的佃户或打工。

永康冈拥有最多的栗树的人，是甘七爷和甘和。甘和在这块土地上长大，他的父亲老甘，也在此地住了半辈子，在田地里流了半辈子的血汗。原先，田地上种的只是麦子，杂粮，蔬菜。老甘死后，留下了两个儿子，甘三与甘七。老甘共养了八个儿子，取名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可惜真正长大成人的，只有甘三甘仁，与甘七甘和。

甘和曾经离家出外谋生，到过京师，后来在涿州住了好几年。涿州古称范阳，范阳的栗子天下闻名。他学会了种栗，带回不少佳种，开始在永康冈种植。可惜水土不合果木变种，品质要比涿州的原种稍差。他种的三佳种是霜前栗、盘古栗、鹰爪栗，成绩可观，赚了不少钱，面团团做官家翁，成为爷子辈人物。

他成功了，先后共花了二十余年心血。

由于他的成功，永康冈其他的邻居，也在他的诚意辅助下，一一改植栗树，秋后栗子大量北运京师南下顺德，换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屠夫鲁并不是对栗子的收成眼红嫉妒，他的田地收入已经够多，在屠猪屠牛屠狗的行业上，也赚了不少钱、其他的财源当然也不断招财进宝。他看上这片栗林的风水，希望将永康冈改为他的新居新庄院。向东望，是平畴千里，而永康冈就高了一那么几尺，前有官道，后有河流，四面五里方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在中间建一座庄院，四周改为建有亭台池阁的大花园，岂不美哉？

可是，甘家兄弟一口回绝，决不出让寸土，决不砍伐半株栗树，无可商量，斩钉截铁，金银再多也是枉然，半生心血决不轻易见钱红卖掉。

从此，鲁、甘两家结下梁子，彼此不相往来。

双枪艾文琮一枪击中崔长青，崔长青落水做了龙王爷的驸马，他也丢掉了一柄金枪。

杀了人，必须远离现场。他一马双驮，带了胡绮绿驰向盛板村。

次日一早，四匹健马出村，驰近永康冈。四骑士一是艾文琮，一是胡绮绿，一是鲁大爷屠夫鲁，一是屠夫鲁的拜地秃鹰仲谋。

屠夫鲁身材象头巨熊，留了络腮胡，两膀有千斤神力、大牯牛如被他抓住双角，一扭便倒。他早年屠牛时不用屠锤，右手握了打磨好了的四寸短牛角，猛地一下击在牛眉心上，牛一击便倒。放血时，他老规矩捧起牛血猛饮，手上、嘴角、虬须……一片红。

近十年来，他已不再亲自操刀了。

秃鹰姓仲，名谋，壮得象条大牯牛，豹头环眼，狮鼻阔嘴，与本城的地棍飞燕子路威交情不薄，可知也是个不安分的人物。

四人四骑到了永康冈东麓，绕着栗林小驰里余察看形势，在林前缘勒住坐骑，看四下无人，艾文琮说：“允中兄，能不能在两旬之内，把永康冈弄到手。”

屠夫鲁笑道：“只要少庄主吩咐下来，那就等于是已经到手了。要不是上次令尊交代不可打草惊蛇，这两块地两年前便是咱们的了。”

“姓甘的还不肯放手？”

“呵呵！他会放手的。”

屠夫鲁怪笑着说：“最好不要闹出人命，到底有所不便。”

“少庄主请放心，咱们给他好好说。他们共有十户人家，每户给他们二百两银子，甘家多给一百，四千多两银子，他们怎能不卖？”

“他真敢去报官？”艾文琮问。

屠夫鲁耸肩，怪笑道：“少庄主，你是知道的，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把官府看成救命王菩萨，动不动就请出里正街坊出来讲理，讲不妥便向救命菩萨求救，不足为奇。”

“那你打算……”

“让他们去大牢坐坐也不错嘛。”

“哦！可是，田契不难了吗？”

“呵呵！少庄主放心啦！咱们找人帮助他们打官司，打官司必须要钱，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哪怕他们不卖田地？哈哈……”

秃鹰仲谋接口道：“少庄主，一这件事交给在下办，保证如意。咱们从山东来的几位朋友，先把他们偷得精光大吉，等官府派人勘查，便会有城内几家大户被窃的赃物，在他们家出现。这一来，原告成为被告，这场官司妙极了。咱们再请笔生花车师爷李魁出面，替他们打官司，要不了几天，他们的田契必定乖乖易主。”

屠夫鲁接着说：“如果车师爷这一关失败，田产必定被充公，充公后必发子发卖，少庄主，那些官牙都是仲二弟的朋友。”

艾文琮满意地笑了，点头道：“好，由你们全权处理。不过，我认为私了比较实际些快些，入了官，咱们不但得多花银子，而且不是十天半月便可解决的事，咱们不能等，是吗？”

“是的，在下必定尽力而为。”屠夫鲁欠身答。

“好，我得走了，这里的事，偏劳两位啦！”

“少庄主不多住两天再走？”

“不行，府城中为了飞豹的事，闹了个满城风雨。昨日在广济桥，我把姓崔的击毙落水，这件事可能已经有人报官，我与胡姑娘皆不宜碍留，早走早好，以后再来。”

秃鹰沉静地说：“不错，府城谣言满天飞，昨日午后不久，官府已派人到桥下打捞，少庄主还是早走为妙。”

当天午后不久，屠夫鲁带了两名从人，乘了坐骑亲自造访甘和。两地相距值里余，屠夫鲁出门从不步行，不是车便是马，他厩中的良驹不下三十匹之多。

永康冈甘家，是一座朴实的两进四合院，甘仁甘和兄弟俩分别住在前后院中，算是住同一屋檐下，两房的家小和气相处，名义上分了家，但两房的开支却由老七甘和负担，手足情谊极获村邻称道。

甘和是个中等身材，一脸老实相的纯朴农人，屠夫鲁登门造访，怎敢不出来迎接？主客双方在大厅分宾主落坐，甘和笑道：“大爷大驾光临，未能远迎，恕罪恕罪，但不知鲁大爷莅临寒舍，有何贵干需在下效劳吗？”

屠夫鲁呵呵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务请七爷帮忙。”

“谈不上帮忙，只要力能所逮，在下不敢不尽力？鲁大爷只要吩咐一声，在下乐于效劳。”甘和客气地说，心中却暗自警惕；

自从两年前屠夫鲁派人前来要求让地之后，甘、鲁两家闹得很不愉快，

甘家的人深怀戒心。今天屠夫鲁亲自前来要求帮忙，甘和自然心中凛凛。

“只要七爷肯帮忙，那就好办了。”屠夫鲁皮笑肉不笑地说。

“鲁大爷的事是……”

“前年兄弟曾向七爷提过，那就是有关贵冈这一带栗林的事？”

甘和脸色一变，说：“屠大爷，有关栗林之事，不是在下不肯相让，委实是咱们永康冈十余人家，恋土难移，不忍心将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出卖，这一带栗林……”

“呵呵！七爷，这一带栗林，乃是七爷——手培植出来的……”

“因此，在下对这一片栗林有了深厚的感情……”

两人皆抢着说话，一名从人接口阴阴一笑道：“甘七爷，家主人这次是诚意前来相商的，而且照原议地价加两成，条件已极为优厚，希望七爷把握住这次机会，以免后悔莫及。”

甘和淡淡一笑，沉着地说：“加两成，恐怕连地上的栗树也不止仅两千五百两银子，不要说地价了。鲁大爷，在下已经说得够明白，祖上的田地，做子孙的怎能出售，这岂不是大大的不孝吗？大爷在这一带的田地，比永康岗广有两倍有奇，何必再买岗子上种不出五谷的……”

“呵呵！田地多总不是坏事，七爷，你说对不对？”屠夫鲁大笑着说。

“可是，永康冈的人，却因此而失去了赖以为生，养活妻儿的田地。”甘和有点激愤地说。

屠夫鲁脸色一沉，怪眼一翻，沉声说：“甘七爷，你要放明白些，栗林仍由你们管理，你们不用迁走，你们如果仍不满足，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甘和愤然地说：“什么放明白些，什么不知好歹，这从何说起？我们不卖田地，永康冈与盛板村井水不犯河水，这已经够明白了，永康冈十余户人家是否知好歹，彼此心里有数，这件事不必再论了。”

“甘七爷，你先别冲动，好好商量……”

“没有商量的必要，一句话，即使饿死，我们也不将祖上留下来的田地出卖。”甘和斩钉截铁地说。

屠夫鲁冷冷一笑道：“好，既然你们一口回绝，希望你们不至后悔。”

“你放心，不卖田地的人，决不会后悔。”

屠夫鲁拂袖而起，说：“咱们走着瞧，告辞。”

甘和也离座送客，说：“真定府仍是有王法的地方。不送了。”

送走了屠夫鲁，老三甘仁三爷紧张地出堂，神色惶恐地说：“七弟，这次恐怕是他们最后一次警告了。”

“不见得，他们的态度似乎比两年前好得多，放心啦！谅他们也不敢明日张胆胡来。”甘和颇有自信地说。

“就因为他们的态度比往昔好得多，因此才令人担心。这贼屠夫是有名的笑里藏刀……”

“三哥，他们无奈我何，上次他们不敢动武，这次谅他们更不敢，最近城中连出大案，他们决不敢出动打手前来行凶，闹进官里去，他们怎吃得消？”

“七弟，须防他们的阴谋。”

“我小心就是，这就告诉咱们的人小心提防。哦！冈南工寮那人怎样了？”

“好多了，今早已可下床行走。”

“请三哥再去看看，给他拿些金药和食创物，切记不可让旁人知道，万

一有了三长两短，走漏出去对咱们不利。”

“七弟，要不要查问他的身世？”

“不必了，他不会说的、等他伤好之后，悄悄打发走算了。”

“是，我这就去走一趟。”

一连三天，盛板村毫无动静。

永康冈的人正感心中一宽，以为这次屠夫鲁仅是顺便重提两年前的事而已。

这天一早，甘家兄弟俩在栗林监督工人采栗，两人坐在一株栗树下，远远地盯视东西两里地外的鲁家。甘和吁出一口长气说：“我担心屠夫鲁这次的举动，怎么这三天来毫无动静？三哥，午后我进城去打听打听，也许可从飞燕子那恶贼口中，套出一些口风来。”

“也好，七弟，飞燕子那家伙狡猾阴狠，与他打交道必须特别小心才是。”

“是的，我会小心。哦！昨天从府城前往鲁家的那几个男女，知道是些什么人吗？”

甘仁摇头道：“不知道，只知是几个年青貌美的女人。据张掌柜的说，她们是前晚到达的，从南边来。昨天早上有人到店中拜望她们，午间便由屠夫鲁派人接走了。”

“知道姓什名吗？”

“只知为首的女人姓陶，好美。，，

“哼！可能屠夫鲁又在造孽，在外地拷骗年青貌美女人，早晚他会遭报应的。哦！三哥，后园工棚那人……”

“今早走了……”

“什么？走掉了？他的伤……”

他说不要紧，坚持要走，说是城内有约会，不走不行。他要我向你道谢，说是也许会再来一趟面致谢意。”

“走了也好，那人确是一条汉子。”

当天晚间，四更左右，全庄的狗全被毒死，十余户人家男女五六十口，天明方昏沉沉地醒来。

全庄大乱，所有的箱笼枫柜，皆被人撬开了，值钱的家具与财物，全部失踪。

甘家兄弟的地窖也被人弄开了，丢了上千银两。

甘和曾经在外地闯荡，一看便知被人洗窃了，先毒毙门犬，再用迷香把人熏倒，从容翻箱倒柜洗窃一空，定是早有计划的大伙盗贼所为，三五名小贼决难办到。

首先他便猜想是屠夫鲁所为，可是无凭无据，无可奈何。

除了报官，他毫无办法。

派人报官，一进城便听到消息，城中三位大财主昨晚被窃价值上万的金珠宝元，官府正在全城搜查中。

官是报了，但府衙与县衙两处，皆派不出人手出城勘验，须等城中搜查告一段落，方能派人前来处理。

甘家兄弟只好在家中等候官府前来勘验，将收栗子的工作暂且放下，让雇工在栗林自行采收。

屋前的广场中，一婆婆采妥的栗子堆积如山，每百篓为一堆，整齐地堆积待运。

近午时分，一男一女踱入广场，向甘宅的大门走来，男的是个英俊少年郎，女的年已三十出头，但仍然清丽照人。

两人皆内穿劲装，外穿青袍，女的则穿大氅。

慌乱的村民，皆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一双男女不速之客，颇感困惑。

一匹健马从府城来，飞驰而至，在百步外便大叫道：

“大家准备好，巡捕大人已带人前来勘验，快到了，每户的户主听候回话。”

健马到了甘家大门外，骑士下马将绝交与一名仆人，入内去了。

两男女也到了阶下，男的向门内抢出的一名长工揖手道：“劳驾大叔通报一声，在下姐弟求见甘七爷。”

长工一怔，愕然道：“你……你们是城里派下来查案的？”

“不，在下是六爷和三爷的朋友。”

“请问贵姓……”

“大叔进去一说便知。”

不用通报，甘七爷已匆匆外去，吃了一惊，拱手道：“咳！是老弟你？”

年青人拱手笑道：“兄弟在城中，听说尊府失窃，因此与家姐前来致意，同时想四处看看，也许可找出贼人留下的线索来。”

“这个……”

“衙里的人快到了，他们虚应故事而已，城内被窃三家，损失比尊府重要得多，并无丝毫线索可寻，尊府恐怕也不会有结果的，兄弟毛遂自荐，希望能在他们毁坏线索前，能早一步找出端倪来。”

“哦！两位请进。”

“谢谢七爷。”

“哦！”在下不知该如何称呼两位呢。老弟在后园养伤四日……”

“在下姓崔，这位姑娘姓左，请勿向外人提及。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开始找线索。”

甘兄弟两人，陪伴着崔左两人，在各处走了半圈，左姑娘便说：“崔兄弟，不用再看了。”

“左姑娘，知道是谁了？”崔兄弟问。

“是的，毒狗用马钱子。施放返魂香皆由窗右下角刺孔。撤走从前门，用手扳断门侧横插闩。各处积尘中，共发现五种不同的抓地虎靴印，其中有一人左足微跛，有一人破箱用掌劈。”

“你是说……”

“是泰山五虎所为，这是他们一贯手法。脏足的是老三独脚虎南宫威。”

“外地的贼，不易追查了。”

“他们不会远离，可能仍在府城四郊。不难查出他们的下落。可是，我感到大惑不解。”

“左姑娘的意思……”

“那五个恶贼，作案时必定杀人，可是……他们这次为何不将事主弄醒，迫问藏金的地方，岂不怪哉？哦！崔兄弟，你查出什么来了？”

崔兄弟取出一根金钗，向甘和问：“七爷，这柄风钗是纯金打造的，是不是尊府之物？不是本地所打造的。手工精巧一看便知。”

甘和接过瞥了一眼，摇头道：“崔兄，我敢保证，我们这里决无这种金钗，永康冈全是奉公守法的人，决不敢偷藏这种违禁品。”

崔兄弟不住点头，说：“我猜想也不是尊府的，只有官方人家方准许使用这种手饰。”

左姑娘接口道：“城内失窃的三户中，有一户是致仕的知州大人。”

崔兄弟剑眉深锁。说：“这支金钗，为何在此地出现？他们窃了城内三大户，价值巨万，为何又到此地来偷这十余穷农户？委实很费解。”

“崔兄弟，你在何处拾到的？”左姑娘问。

六匹健马从官道折入，官府办案的人到了。崔兄弟走近堆放栗篓的地方，不住向几处栗篓订量，将钗纳入怀中，开始搬下最上面的一筐。

“的笃笃……”掉下十余颗褐光耀目的栗子，是从篓缝中掉下来的。

甘和眉心紧锁，向跟在身后的一名中年人不满地说：“怎么打包这样马虎？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一百篓栗子要运至顺德府，迢迢百里，在这里都会往外掉，运至顺德岂不都掉光了？”

崔兄弟急问道：“七爷，你是说，平时栗子决不会往外掉的？”

“对，柳条篓十分扎实，里面加了麦秸，不可能往外掉……”

马匹已驰入广场，有人叫：“七爷，徐大人来了，快采迎接。”

“崔兄弟，少陪。”甘和匆匆地说。

“七爷请便。”

场中一阵忙，六匹坐骑驰入，骑士滚鞍下马。甘和命人上前接缰，含笑行礼道：“徐大人辛苦了，厅内待茶，请。”

来人是真定府大名鼎鼎的徐巡捕，官仅从九品，却是位武艺高强的好巡捕，上次逮捕飞豹父女归案的就是他，声誉鹊起，成为真定第一位红人。

徐大人相当客气道：“七爷客气，公务在身，恕不打扰茶水，这就请七爷带本官四处勘验。”

“徐大人，急不在一时。咦！那一位没穿公服的爷台是……”

那是一个中等身材，瘦骨嶙峋的中年人，生了一双冷电四射的鹰目，脸目阴沉不苟言笑，穿的是黑袄，青色灯笼袄带了一把匕首，冷冷地说：“在下姓连，车走连。小名城，城市的城。”

徐捕头笑道：“连兄是节孝坊井家的护院师父，昨晚井家损失奇惨，连兄自告奋勇，助本官缉盗。”

连城冷冷一笑，说：“在下跟来看看，城内城外同时作案，不知是不是同一伙贼人。徐大人，咱们到处看看吧，天色不早了。”

“好，甘七爷请领路。”

连城插好马鞭，说：“咱们分头看。”

徐大人点头道：“好。分开来看看。七爷，你的失单上写明地窖中丢白银千两，先到地窖看看。”

连城已经走了，先至院左的小沟东张西望。

崔兄弟与左姑娘，一直就站在栗堆旁，有意回避，一百篓栗子堆了三层高，正好隐身。

崔兄弟等徐大人进了甘家大门，方向左姑娘神色凛然地说：“左姑娘，你认为甘七这人是否可靠？”

“咦！你的意思是……”

“他会不会是嫌疑犯？”

“别开玩笑，这么老实的人，不可能的。”

“人不可貌相呢。”

“你认为他涉嫌？”

“对。”崔兄弟沉重地说。

“是……是为了那支金钗？”

“对，我是在篓旁拾获的。”

“可是……”

“贼物可能就在这几篓栗子内，候机外运，谁会想到失主的农场中有赃物？”

“这……”

“此中似乎疑云重重。如果甘七爷将赃物藏在栗篓内，刚才他决不会肯定地表示栗子决不至于漏出。”

“你猜想……”

“可能是他的兄长甘仁，也可能是采收栗子的雇工所为。”

“咱们打开来看看。”

“不行。不管甘七爷兄弟是否涉嫌，我不能当巡捕之面揭发出来，且先藏好再说。”

“你……”

“大丈夫恩怨分明，受人之恩不可忘。七爷兄弟从水中把我救出险境，解衣推食赠乐思同再造，我不能负他。”

“你打算……”

“等巡捕走了再说。”

说话间，有人接近。左姑娘低声说：“这家伙尚未下马，目光就在栗堆中转，这时又向这儿走来，大有文章。”

“我留心他就是。”崔兄弟低声说。

来人是连城，背着手一步步走近，突然问：“咦！两位穿装不同，不象是甘家的人，请教……”

崔兄弟淡淡一笑，说：“咱们也是办案的，在下姓崔。”

“姓崔？大名是……”

“崔长青。”

连城哈哈大笑，说“老兄，别开玩笑，你……”

“哦！你知道崔长青？”

连城脸色一变，摇头道：“不知道，只知道这名子好耳熟。哦！两位也是办案的，有何发现吗？”

“刚来，尚无发现。”

连城打量着栗篓，笑问：“这里面装些什么？”

“栗子。”

“哦！在下还真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栗子，打开看看。”连城一面说，一面搬下一篓栗子，伸手解篓盖捆绳。

崔兄弟一脚踏住篓盖，冷冷一笑道：“人家费了不少工夫打包，你怎么替人家添麻烦？”

“咦！你反对打开？”连城反问。

“为何要打开。”

“你不许打开？”

“正是此意。”

“好，在下去请徐巡捕来打开。”

崔兄弟呵呵笑，问：“你知道里面有赃物？”

连城脸色一变，沉声道：“你这是什么话？你……”

“你知道在下所说的话。”

连城向外退，冷笑道：“阁下定然是……；

崔兄弟冷笑一声，抢着说：“你这叫不打自招，里面到底有何阴谋，你得从实招来……”

连城突然扭头狂奔，正要张口大叫巡捕头。

左姑娘手疾眼快，伸脚一勾。

“砰！”连城爬下了。

崔兄弟一闪即至，一脚踏在连城的背心上，连城想叫也叫不出声音，蓦然昏厥。

崔兄弟将连城塞在篓前，匆匆地说：“左姑娘，看住他，我去打发巡捕头回城。”

甘和甘仁兄弟，刚陪伴巡捕头走出地窖，猛抬头看到站在一旁的崔兄弟，吃了一惊，脱口叫：“咦崔兄，是你？”

崔兄弟笑道：“是我，感到意外吗？”

徐大人行礼笑道：“确是意外。上次多蒙崔兄接手，并蒙指引擒获飞豹，崔兄一走了之，徐某于心难安，大德不敢或忘，多方派人打听你的行踪……”

崔兄弟笑道：“好说好说，些须小事，何足挂齿？徐大人又来办案吗？”

“咦！别提了，徐某真是流年不利……”

“徐大人，这里的案不用查了，在下已管了这档子闲事。”

“这……”

“贼人是泰山五虎，徐大人可有耳闻？”

“哎呀！老天！是……是他们？”徐大人惊问。

“错不了，在下已得到线索。”

“糟了！这五个恶贼如果真的逃来真定，那……要想缉凶，难比登天。”

“徐大人请回城听候消息，在下设法缉拿他们归案。哦！徐大人带来的那位姓连的人，已经独自走了。”

“唉！他为何独自走了？怪事。”

“他去找五虎报信去了。”

“哎呀！他……”

“他可能是五虎的内应，大人快去追，他未带坐骑，可能还迫得上。”

“这恶贼！”徐大人恨恨地咒骂，匆匆告辞，带了从人急急抢出宅外。

地窖中，点起三支大松明。连城被剥了上衣，吊在梁上双脚离地。窖中没有甘家的人，只有崔兄弟和左姑娘。崔兄弟握着一根松明，火焰熊熊，松油爆裂声劈啪震耳，火焰直往连城脸上吐，把连城吓得屁滚尿流。

崔兄弟徐徐移动着松明，冷笑道：“你不信任在下是崔长青。信不信由你。那位姑娘姓左，凤剑左风珠，你也不信？”

连城的眉毛已被烧掉了，惊恐地问：“你……你要把……把我……”

“呵呵！在下想救你。”

“救我？你……”

“你如果招供，你可以活。”

“我……”

“崔某言出如山。”

凤剑笑道：“你如果不招，保证你变成一根不折不扣的人炭。”

“你……你们不能如此不讲江湖道义。”

“我凤剑并未订定江湖道义，你们也并未遵守。”

“你……”

“你说不说？”崔长青问，松明徐向前伸，又道：“泰山五虎的规矩是要财要命，他们根本就不知江湖道义为何物。因此，对付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用讲江湖……”

“住手！我……我招……”连城狂叫。

崔长青挪开松明，笑道：“你招吧，我在听。”

连城已吓软了，虚脱地说：“我……我招，我……招……”：

不久，甘和突然仓惶地抢入，恐惧地叫：“崔兄，糟了！盛板村大队人马正向此地赶来，已到了庄外。”

崔长青一惊，向凤剑说：“左姑娘，劳驾，把这厮带到岗后藏匿，在下要留下看看风色。”

连城的态度强硬起来了，叫道：“鲁大爷在村外派有眼线，只要徐巡捕不动手，他便带人亲自前来搜查，你们逃不掉的，放了我，连某会替你们开脱。”

凤剑一掌将连城劈昏，冷笑道：“本姑娘放你，你死不了，但这一辈子完了。”

她将人拖出，在门外叫：“崔兄弟，我在冈南等你的消息。”

崔长青和甘和出到庄门外，人马已将十余户围住了，共来了六十余骑，六十余名高矮肥瘦的男女骑士。每个人皆带了刀剑和弓箭，气势汹汹。

甘和独自上前，神色肃穆地向前走。

屠夫鲁带了六名男女，高据雕鞍冷然迫近。

甘和在马前一站，沉声问：“鲁大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屠夫鲁阴阴一笑，大声道：“鲁某有朋友在节孝坊井家任护院，失窃与他有关，因此鲁某不能袖手旁观，要助朋友破案。”

“甘某也是受害人之一……”

“有人报信告密，说你是匪犯之一。”

“什么？你凭什么敢血口喷人？徐巡捕刚走，你是不是想在青天白日之下，无法无天纠众抢劫？”

“哈哈哈哈……鲁某已有确证在手，不怕你放刁。来人哪！下去搜。”

两侧抢出四人四骑，四骑士飞跃下马。

甘和双手一张，d(喝道：“站住！你们想打劫吗？”

“哈哈哈哈……等按出赃物来再说吧。”

甘和心中暗暗叫苦，崔长青刚将口供问完，还来不及将栽的赃取出，如被查出，岂不一切都完了？只急得眼前发黑，厉叫道：“没有知府衙门的搜票，谁也不许动此地一草一木，不然咱们衙门里公堂见面。”

“把他赶开！”屠夫鲁怒叫。

崔长青突然叫道：“七爷，让他们搜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先到衙门告他一状，把徐大人追回来还不算迟。”

屠夫鲁大方地狂笑道：“好啊！赶快派人去告状，在下求之不得，最好能有衙兵里的兵勇在场，免得在下多费手脚。”

崔长青向不住发抖的甘三爷说：“三爷，你去走一趟好了，快，徐大人

走了不久呢。”

甘仁火速走向马桩，那儿不论昼夜，皆备有两匹坐骑，以应不时之需，跨上马匆匆走了。

四大汉大踏步走近栗堆，走近先前崔长青搞连城的地方。

甘和心中叫苦，脸色死灰。

崔长青拦住了四大汉，笑道：“且慢，你们是搜赃的？”

“小子，滚开！”一名大汉大吼。

“你们要搜可以，如果搜不出赃物，该怎办？”

“闭嘴！你是什么人？”

“在下是七爷的长工。”

“滚你的！”

“话讲在前面，如果搜不出赃物，在下要在公堂作证，指证你们聚众打劫。”

“你这该死的长工……”

屠夫鲁大笑道：“好，在下正需有人作证，你既然出面护主，在下允许你作证。搜！”

四个大汉不约而同，将先前连城搬下的一篓栗子拖出一旁，取出匕首，一阵砍割，毁掉栗篓盖，两人抓起篓耳，将里面八十斤栗子倾出。四人愣住了，里面全是栗子，那来的赃物？

崔长青在旁冷笑道：“你们把栗子倒出来，可得重新替咱们装上。”

四人不理他，一阵忙乱，一口气倾了二十余篓栗子，栗子滚了一地，却一无所获。

屠夫鲁沉不住气了，大叫道：“多去几个人，全给我倒出来看看。”

广场上共有三堆，每堆一百篓，每篓八十斤，两万四千斤栗子堆起来象一座山。

“怎么回事？”甘和走近崔长青，余悸犹在地低问；

二十余名大汉在倾倒栗子，显然有点手忙脚乱。

屠夫鲁开始沉不住气了，跃下马亲自上前察看。

崔长青拍拍甘和的肩膀，笑道：“放心啦！’这一堆只有九十九篓，不信你可以数数柳条篓，是否相符。”

“咦！那……”甘和困惑地问。

“左姑娘已经在押走连城时，将那一篓带走了”

“咦！怪事，我怎么没发现？”

“她那大氅掩藏一篓轻而易举，你们只顾留心连城，当然忽略了左姑娘。在下已经发现赃物，怎能留在原处不加处理？”

“可把我吓惨了。”甘和松口气说。

崔长青淡淡一笑，说：“这些事，你们知道愈少愈好，所以在拷问口供时，在下不让你们旁观。目下七爷你还不知道屠夫鲁的诡计阴谋，即使他行凶把你捉去，你也招不出什么来。现在，好好打发他们走，切记不可冲动。”

搜不出赃物，三百篓栗子全被倒出，屠夫鲁似乎极感愤怒不安，在一旁吹胡子瞪眼睛。

终于，一名爪牙上前苦笑道：“大爷，一无所获，要不要在各处搜一搜？”

甘和怒叫道：“你们搜吧，家兄去追徐大人，不久便可赶回，你们再搜

一搜也就差不多了。”

屠夫鲁愤怒地叫：“搜，把地皮也给翻过来搜。”

一名中年大嫂走近，低声道：“大爷，再搜便糟了，徐巡检一到，咱们岂不是官司打定了？被他们反咬一口，咱们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不怕，徐巡检谅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不然，目下他是知府目前的红人，推官大人的心腹，真定府的英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他放脸下来，大爷何以善后？杀官造反吗？别忘了，徐巡捕连飞豹那太行山巨盗也抵他不住，可知他武艺定不稀松。”

“可是……”

“咱们一走了之，官司可以慢慢打。”

“我不信搜不出来，一定是五虎放错了地方。”

“哼！会不会是五虎吞掉了这笔金珠误事？”

“这……”

“回去一问便知，在徐巡捕到来之前，早走为妙。”

屠夫鲁意动，点头道：“好，回去问问看。”接着高叫道：“不要搜了，上马。”

甘和厉声问：“鲁大爷，你怎么说？在徐大人到达之前，你们不能走。”

“放屁！你敢拦阻在下？哼！我看你大概不想活了，你试试看？”

崔长青叫道：“七爷，让官府去找他们吧，拦他们不住的。”

“量你也不敢拦。”屠夫鲁很恨地说。

人马呼啸着走了，永康冈的人个个咬牙切齿。

崔长青将甘和唤之一旁，低声道：“等会儿徐大人赶到，不必迫得太紧，你只须控告屠夫鲁前来行凶毁坏栗簏便可，放他一马。”

“这……这岂不是便宜了那恶贼？”

“迫急了，须防狗急跳墙。这件事在下自有安排，如果你出面与他周旋，迫急了，他派人来杀人放火，岂不糟了？在下会好好对付他的。”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

“他会受到报应的，丢开也罢。在下告辞了，千万记住，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在下的身份，不然将大祸临头。七爷，珍重再见。”

甘和目送崔长青去远，自语道：“幸而无意中在河边救了他，不然这场大劫难逃，真是菩萨保佑。”

徐大人带了人重临永康冈，接受甘和的投诉，力劝甘和息事宁人，由徐大人派人通知屠夫鲁，令其赔偿甘家的损失，不然将按法治罪。

屠夫鲁反而大感意外，花些银子赔偿了事。

当晚，两个黑影象幽灵似人飘入了盛板村。

崔长青一身黑衣，凤剑也男装黑衣带了两把剑。两人潜入鲁家大宅的广阔后花园，伏在一座水阁旁。崔长青低声道：“左姑娘，请在这一带策应，如无必要，请勿出面，在此地掩护在下脱身便可。请记住，今晚咱们是为财而来，决不可伤人。”

凤剑笑道：“那是当然，你们黑道的规矩我懂，算起来我也是黑道人，不过我这一道与你那一道稍有不同而已、放心啦！清除退路的重责，我一力承当，去吧。”

已经是三更正，但大厅仍然灯火辉煌，主人屠夫鲁大张筵席，欢宴佳客。

客人是三女五男，陪客是泰山五虎和几位男女。为了泰山五虎所栽的脏平白失踪，闹得极不愉快，酒席从二更初延至三更正，仍无散意，在商讨一件极为秘密的重要大事，庭四周警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禁止闲杂人等接近。在外面负责岗哨的人，相距皆在三十步外，仅能听到隐隐人声，似乎里面主客之间有所争执。

崔长青象个无形质的幽灵，熟练地通过了后院的重重守卫，深入腹地。他的百宝囊中，备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开门启户不费吹灰之力，神不知鬼不觉潜入内室的地底密室。

出来时，他带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裹。

大庭中，屠夫鲁已有八分醉意，胀红着脸，拭着额上的大汗说：“李兄，不是在下不为少庄主尽力，而是事出意外，好好一件事，硬给五虎五位老兄弄砸了。期限急迫，十五天的确是……”

“住口！”主客的一位中年人沉声喝止，放下酒杯又道：“不管怎样，你得设法把那座冈弄到手，少庄主要在那儿建一座庄院，作为未来虚无派北路山门。真定府距京师不远不近，地当往来要冲，东至山东，西出太行，北控京师，南拊河南南京之背，咱们将是中原唯一实力遍天下的名门大派。哼！连一块地皮你也无法为少庄主尽力，你还想做北路山门的护坛？”

“李兄，在下只希望能将期限延后十天半月……”

“不行，延后便将影响乡派开山的吉期。”

“这……”

“我不与争论，少庄主明天便要带了匠与阴阳生，以及九灵道长前来察看风水定堪舆，看你怎样向少庄主交待。”

屠夫鲁不住拭汗，懊丧地叫：“我的天！……这简直是要命嘛！”

“要命你也得把这块地拿过来。”

“可是……近来府城为了飞豹的事……”

“你少提飞豹那死鬼。”

“可是……”

李兄不屑地说：“不要可是，这证明你没有用。”

泰山五虎的老大青病虎站起说：“鲁兄，这样吧，咱们把事情弄砸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咱们兄弟把这件事办妥就是。”

“你是说……”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给他来一次狠的。老实说，咱们都是些粗人，那些栽脏陷害打官司等等勾心斗角的事，咱们全是外行，咱们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开始就不赞成鲁兄搞那一套软玩意。”

“可是……少庄主已经交代下来，不要闹出人命引起官府的注意……”

“鲁兄当然不能引起官府的注意，咱们兄弟却可以放手去干。”

“你的意思是……”

“明晚咱们兄弟前往水康冈，给他们鸡犬不宁，男女老少百余口，算得了什么？白天先派人到河边，挖一个三丈深五丈宽的大坑，把人迷昏往坑里一丢，埋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永康冈便成了鲁爷的囊中之物了。”

老二插翅虎也说：“对，就这么办。至于田地契，也不至于费神，先准备妥当，让他们按上模书画押，不就成了？”

屠夫鲁摇头道：“你说得真简单，全村男女老少全都失踪，咱们有田契便以主人自居；官府一生疑，向咱们追下落，咱们死定了。府城附近有三卫

官兵，府县也可出动上千兵勇，咱们想造反，也力不从心。”

秃鹰突然一拍大腿说：“有了，大哥，小弟另有妙计。”

“有何妙计？”

“明晚跑一趟永康冈，准备四张借据，借银一万两，用迷香弄翻甘老七，按上他的指模。大哥只须找两个中人，大事定矣！一张留在甘家的祖宗牌位后，两张交中手收执，一张由大哥收存，过几天登门讨债……”

“哎呀！妙计！妙计！”屠夫鲁怪叫。

“行得通？”李兄问。

“一定行得通，早该想出这一招的。”屠夫鲁兴奋地说，连干三大杯，喜上眉梢，又向秃鹰说：“贤弟，你该称智多星，来，愚兄敬你三大杯……”

“啪”一声响，壁间的八盏明灯中，突然有一盏自行炸裂。

“咦！”众人讶然叫。

“啪啪！”又是两盏，灯光一暗。

李兄一惊，倏然离座叫：“窗外有人。”

“啪啪啪！”又炸了三盏。

一声怒啸，李兄已向明窗疾飞而出。

“啪啦！”最后两盏明灯熄灭，大庭一暗。

外廊仍有灯火，众人纷纷向外抢。

“快抄家伙。”有人叫。

高高兴兴喝太平酒，谁也没带兵刃。有些赶快抄起一张木凳，有些则抓了酒杯与木筷，向外急冲。

“碰！”廊柱断了一根，灯火摇摇，廊灯俱灭。

一个黑影，乘机贴地溜入，从相反的方向溜走了。

全庄戒严，大肆搜索，但却一无所见，搜遍全庄每一角落，鬼影俱无。

屠夫鲁愤怒地回到大庭，十余名打手亮起火把进入。庭中残席仍在，桌旁黑影入目。

“喝！”屠夫鲁怒叫，手中的匕首破空而飞，向桌旁的黑影掷去，反应奇怪，看到黑影便本能地沉喝飞匕，不假思索地手下绝情。

“不是人！”李兄同时大叫。

“啪”一声响，暗影倒下了。

的确不是人，而是一件黑衣，套在竖起的长凳上，匕首钉在凳上锋尖直透底部。

屠夫鲁恼羞成怒地拔回匕首叫：“是谁把上衣脱在凳上的！混帐！”

一位年青女郎说：“这是独行大盗黑衫客的信记，这人怎还活着？”

李兄一怔，说：“对，是黑衫客，他不是被少庄主一金枪透腹，打落广济桥喂了鱼鳖吗？怎么又在此地出现了？不可能的，定然是有人假冒他的身份作怪。”

“不管是真是假，赶快派人返回福寿山庄报信。”年青女郎慎重地说。

李兄摇头道：“不可大惊小怪，没弄清怎可胡乱报信？反正明天少庄主便可到来，咱们必须费些神，把这个人的底细查清，不然无法交待。”

内厅奔出一名打手，惶然地叫：“禀大爷，地底密室被人打开，所有的柜橱皆是空的，只留下一些十斤重的银元宝，珍宝金饰已全部失踪。”

“哎呀！”屠夫鲁惊叫，何内狂奔。

把守的人，发誓不曾听到任何动静。

密室门共有两把巨锁，锁毫无被撬的痕迹。里面的柜橱，皆各有精巧的铁锁锁住，也没留下撬动的痕迹。据前来察看的内室总经管说，直至打开铁叶柜，方发现被窃，谁也没料到贼人如此高明。

屠夫鲁心痛地清查财物，这才发现丢了无数珍玩，两大盒珍珠宝石珊瑚，都是世上所罕见的宝物，算总值，决不止五万两银子。屠夫鲁心中大痛，把那些值夜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内堂的几位警卫，挨了一顿结实的皮鞭。

鲁宅乌烟瘴气，整整闹了一夜。破晓时分，屠夫鲁重新到了密室，又发现留下来的十五只十斤重的大元宝，竟又不翼而飞。

密室的大橱前，赫然挂着一件黑衣。

全庄陷入混乱中，屠夫鲁一口咬定是内贼所为，外贼决不可能在全庄加紧搜索下去而复来，更不可能一个人带走十五个大元宝，一百五十斤背在身上，决不可能逃过全庄百十双锐利的眼睛。

开始清查内贼，穷搜每一可能藏匿元宝的角落。

除了先后留下的两件黑衣，毫无其他的线索可寻。’

天亮了，有人发现连城躺在庄口的路旁，成了个白痴，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消息传到府城，黑衫客在鲁家作案的消息不径而走，不消多久便传遍全城。

崔长青与凤剑两人，藏匿在北郊的一处荒野中，距牧庄三家燕京老农的住宅不远。

已经是午牌时分，两人从草丛中钻出，到左近的小溪洗漱毕，崔长青换了一身青袍，嘴唇粘上两撇假八字胡，脸上加了褐色染料，向凤剑笑道：“左姑娘，走吧，我送你到城户雇车。”凤剑也换了村妇装，背了三个三尺长的大包裹，叹口气道：“崔兄弟，你真不想走？”

“不，我必须把盛板村的事结束。”

“你的意思是……”

“打消虚无派在真定建山门的毒计，当然也要会会那位丈少庄主。”

“那……你为何拒绝我的帮助？”

“大丈夫思仇自了，他那一金枪我必须亲自还他，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

“你……唉！你这人真是倔强固执……”

“事实上在下能应付得了。走吧：我送你……”

凤剑摇头道：“忙了一夜，你也该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晚上你还有事，不劳远送了，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好吧，那就不送了。见到龙萧客，请代在下致问候之意，后会有期。”

凤剑脸一红，骂道：“小鬼，你胡说什么？我又不是去找龙萧客。”

他叹了口气，感喟地说：“左姑娘，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青春不再来，能抓住幸福，你为何不抓？流浪江湖，终非了局，何必苛待自己？说真的，我真诚地祝福你们。好了，不送了。”

凤剑也幽幽一叹，说：“崔兄弟，你错了。我与龙萧客早年确是彼此颇为投缘，他如果心中有我，又怎会娶镇八方的女儿为妻？对这种见义思迁爱情不专的男人，你又能期望些什么？”

“也许他另有苦衷……”

“不见得。”

“象我，我……唉！别提了。”

“你怎么啦？”

“我曾经走错了一步，至今仍在负疚，往事不堪回首，种苦因得苦果，人是不能走错一步的。”他黯然地说。

“噢！你好象有满怀的苦衷……”

“不说了，天色不早，再见。”

崔长青苦笑着，抱拳行礼相送。

风剑摇摇头，欲言又止，最后默默走了。

崔长青久久方心潮平静，抬头看看天色，叹口气在一块大石前盘膝坐下，开始定下心神默默练气行功。

气行三周天，他睁开双目，深深吸入一口气，虎目中神光倏现，双手一张，缓缓伸掌向石下沉落。

手按在巨石上了，巨石开始微微地颤动。

片刻，身形飞旋而起，旋至身后的短树下，双掌急剧地挥动，罡风如潮，看不清掌影。

乍起乍落，风定人止。

枝头上本有不少枯叶，在他旋抵树下时，枯叶纷纷受震下堕，势如暴雨。但掌风呼呼，劲气山涌，却不曾波及落叶，落叶不向侧飞，仍然向下飘堕，直至他突然停止，枯叶方反而向外侧急飘而堕。

他吁出一口长气，拭掉脸上的汗水，略为伸展手脚，虎目中的神光敛去，蹲下身子小心地拾取枯叶。

一张，两张……共拾起十八张枯叶，在地下摊开，仔细地一一查验。

有十张枯叶只剩下叶脉，三张叶的脉只露出一半，两张只露三分之一，三张未损，叶脉从中折断。

他一脚将枯叶踢散，叹口气说：“太难了，我还得下几年苦功，孤魂这种几乎不可能的奇学，练起来太苦了。”

苦，仍得练，他知道自己处境，不练不行。苦，算不了什么，总比被别人杀死强多了。

他再练，整整练了九十九次。

已经日色当顶，午牌时分了。

他浑身已被大汗所湿透，脸色现苍白，感到手脚发软，他知道自己不能心平气和，操之过切，已有脱力的现象发生，不是吉兆。

腹中雷鸣，饥肠辘辘。

他在溪边脱下衣服，洗净身躯，连衣袄也洗了，并除去易容物，回到原处，换上黑衣服，先埋头大睡。

一觉醒来，已是未申之间，他将衣物收好，藏在草丛中，将一些金银塞在百宝囊中，用巾将剑和金枪裹了，向府城方向举步。

先塞饱五脏庙，酒足饭饱，沿东大街信步向三星庙走去。街上行人甚多，车马往来不绝，谁也没有留意他这位挟了长布卷的黑衣人。

已经是申牌正未时分。说正确些，该是申牌七刻了。进出的人多，出城的人少。

三皇庙前，摊贩们正忙于占夜市的摊位。

庙后转身骨瘦如柴的测字先生，头顶着测字桌，桌面上的行当一应俱全，平平稳稳不动不摇，手里还提了一张长凳，大袖飘飘居然有六七分仙风

道骨的味道。

摆好了，凳也安上了，还没有坐下，桌前便来了浑身黑的崔长青，一把摊过签筒，摇晃着问：“老兄，才来呀？”

测字先生一怔，讶然道：“对，才来，你老兄是……”

“不测字，求根签。”

“这……”

“别人问的是妻财子禄，我要问酒气财色，别人问凶不问吉，以便趋吉避凶；我要问吉不问凶，说错了砍你的脑袋。”

测字先生脸一沉，冷笑道：“阁下，你是存心掀摊子来的？”

“这可是你说的。”

测字先生乌爪似的手作势反拂，沉声道：“朋友，亮万。”

“不必问，我知道你是铁嘴张半仙，这就够了。”

“小声些好不好？”张半仙急声低叫。

“要小声可以，有条件。”

“你是……”

“徐捕头正着手清查本城的有案歹徒……”

“朋友，敞开来说。”

“好，昨天午牌时分，血花会来了几个女人……”

“老天！别把我拖进去，在下只好把你交给徐巡捕。”

“你想威胁我吗？”

“就算是吧！山东地面，你犯了多少死罪？”

“朋友，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你……”

“光棍眼中不揉沙子，在下不是善男信女。”

“朋友贵姓？”

“姓崔。”

张半仙大惊，想击出的手颓然放下，哭丧着脸说：“是不是血花会的人，在下来不及摸底，她们只停留片刻，便向东走了。”

“你该知道下落，谁不知你的眼线多？”

“她……她已到盛板村鲁家去了。”

“你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血花会的人？”

“这……”

“说，小心你的脑袋。”崔长青沉下脸说，一指头点在石砚台上，四寸宽五寸半厚的大砚台，突然崩裂成细碎的碎屑。

“是……是的，她们外氅内的衣襟上，有……有血花标……标记。”张半仙心腹俱裂地说。

崔长青丢下一锭碎银，点头道：“谢谢你，铁嘴张。”

“谢谢……谢谢……”

“后会有期。”

张半仙已发软，脸色灰白惊恐万状，喃喃自语道：“真定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得收摊子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立即收摊子走路。

崔长青在暮色苍茫中出城，向盛板村缓缓而行。在福寿山过庄，艾文琮曾说过将与血花会合作，想不到血花会果然派人前来商谈了。艾少庄主去而复来，大概与这次商谈有关。

他感到奇怪，血花会为何不派代表到福寿山庄商谈，到盛板村有何用意？可能是老奸巨猾的艾文琮，想显示自己的潜力，表明在真定已有了地盘吧？

他在心中求菩萨保佑，保佑这次绮绿不要跟来。为了找血花会的人，他不顾一切势在必得。但如果有绮绿在捣蛋，他便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血花会已经开始向他的家小报复，显然双方的仇恨愈结愈深，已无化解的可能，他必须以快速致命的打击，来对付这群恶毒的刺客，不但为友报仇，也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他必须无畏地以牙还牙。

他在凤剑的口中，知道紫云仙子曾经救了博村崔家，深感困惑，紫云仙子是否也在等他算账？他倒不担心林紫云，侠义门人不会向相关的人报复。

凤剑与紫云仙子道不同相为谋，因此博村事了，见崔如柏无恙，便匆匆离开，并不知林紫云为何在崔家替崔如柏除去血花会的人。因此，他对这件事大感困扰，本想返家一看究竟，却又怕被人暗中盯梢，岂不是引鬼上门吗？

不管怎样，他对紫云仙子如何仇视他，他没有再记恨紫云仙子的理由。

到盛板村仅五里左右，早着呢。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官道上行人渐稀，只一些赶着进城的车马，急急忙忙向城里赶。一些近郊的村民，也匆匆出城返家。天一黑，城门便关：闭，城内外交通便将断绝，道上便不会有人行走了。

脚步声渐近，快到身后了。

他突感心潮汹涌，脚步声有点不对哩，怎么人已接近身后，脚步声又变了？

他油然生出戒心，全神留意身后。

脚步声终于到了身后，他冷冷地说：“阁下有所迟疑，为何？”

“呵呵……”身后的人怪笑。

“好笑吗？如果你不迟疑，仍用先前的脚程赶路，在下便忽略你了。”

“是吗？高明。想不到天下心中的一些微变化，竟然从脚步声暴露出来，尊驾果然名不虚传。”

他仍向前走，并未回头察看，问道：“阁下认识区区？”

“黑衫客的名号，已经传遍地北天南。”

“夸奖夸奖。请教。”

“兄弟夜泉蔡彪。”

“哦！失敬失敬，咱们是同道，蔡前辈有何指教？”

“忝在同道，因此前来通风报信。”

“哦！谢谢。”

“老弟昨晚抢劫鲁家，得手数万金珠的事，已经传遍府城。”

“谁说我抢劫了？哼！”

“人言人殊，流言可畏，众人皆说是抢劫，在下只是据实相告而已。”

“晚辈仍然感激。”

“好说好说。”

“前辈有何打算？如认为见者有份，可分一杯羹，那人就打错主意了。”

“呵呵！在下不是不守规矩的人。”

“那你……”

“一时好奇，也想助你一臂之力。咱们这一行的朋友，接到财神便远走高飞，但你却敢公然在府城闹市露面，在酒楼吃喝，在街上乱逛，盯上土混混问消息，岂不大为反常吗？”

“前辈一直就跟在晚辈身后？”

“正是，令在下不解的是，你为何今晚又向鲁家走，已超出情理以外，为何？”

“恕难见告。”

“你知道你已被人盯上了吗？”

“前辈便是其中之一。”

“不错，其他的人你知道是谁？”

“晚辈尚无发现。”

“府城是鲁家的势力范围，爪牙众多，消息早经传出，前途危机四伏。老弟，回头是岸，还来得及，再走一两里；悔之晚矣！”

“谢谢前辈的忠告，可能晚辈势在必行。”

“老弟，飞蛾扑火，愚蠢已极。”

“机会稍纵即逝，晚辈不想半途而废。”

“言尽于此，尚请三思。”

崔长青回身，长揖为礼说：“谢谢，晚辈不送了。”

夜泉蔡彪已远出十余步外，向府城走了。

他不信鲁家在设伏等他，今晚向鲁家的血花会妖女寻仇，除了一个铁嘴张半仙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要重临盛板村。

接近了永康冈，他想：“今晚他们要来取甘七爷的手印，我何不先叫他及早趋避？”

天色已经尽黑，接近庄口，竟然无人发现他这位熟客，他也看不见庄内的人，也不见灯光。

“咦！怎么如此反常？”他想。

天色刚黑，屋内不可能没有灯光。再向甘七爷的宅院走，仍然一无动静。永康冈的狗已经全被毒毙，全庄死寂，静悄悄如同鬼域，连相角的铁马与风铃，也寂静无声。广场上，栗子堆积如山，就是不见有人。

“糟！”他突然心惊地跌脚叫。

他发疯般向大门奔去，门是锁上的。左右邻的大门，原是铁将把门。

扭开锁狂奔而入，用火折子点亮灯。

“他们下毒手了。”他心寒地叫，只感到脊梁发冷，浑身在战栗。

十余户人家，加上佃户雇工，男女老少百余口……老天！他真不敢想。

贵重的家具皆搬走了，象是迁居。进入内堂，一群肥大的老鼠在灯光下奔窜。

灶火尚温，两笼馒头一锅小米粥原封未动。

当然不是迁居大搬家，对方留下了线索，一是食物，一是最重要的甘家祖先牌位。这玩意除非人死光了，不管再穷再苦的人，搬家时必定带走的，迁居不带走祖宗牌位，哪还象话？

十余户人家空空如也，豢养的鸡羊牲口全部失踪。

这就是所谓鸡犬不留。

他回到甘家，只感到眼前发黑，手脚冰冷，愤怒令他浑身抽搐，心向下沉落。

好冷，冷得他发抖。其实，晚秋的夜晚并不冷。

他坐在门阶下，麻木地抓住廊柱，五指扣入柱内，但他却丝毫感觉没有。

久久，他听到了急促的马蹄声。

他木无表情地解开裹住金枪和剑的市帛，迟钝地佩上剑，麻木地抚摸着金枪。

但他不再发冷，不再发抖，只是皮肤起了鸡皮疙瘩，颊，肉因不住咬牙而抽搐。

口中咸咸地，牙齿咬得太紧而出血。

蹄声戛然而止，两匹健马停在栗堆旁，有人叫：“咦！怎么有灯火？怪！好象门是大开的。”

另一骑士扳鞍下马，说：“大概是撤走时忘了关门，灯光是神案上的长明灯，走时忘了熄啦！”

最先发话的人也扳鞍下马，嘀咕着说：“少庄主也真会折腾人，先前说是让人猜测是弃家逃走迁移，然后又认为不妥，要咱们来放火，起初便该一劳永逸一把火烧光的。”

另一个人向大门走，说：“哼！老三，你知道个屁，当时如果放火，那些男女肯走？不和咱们拼命才怪。再就火放早了，城里面派人来查，万一遗下线索，岂不糟了？现在放火，至少明早他们才能派人来勘查。夜间附近村民前来救火，这地方必定乱七八糟，保证找不到任何线索……咦！谁？”

崔长青安坐不动，阴森森地问：“你们才来呀？放火的物品带来了吗？”

“带火折子便成，你……”

“人都带到何处去了？”他追问。

“河边，已经埋妥了。”崔长青只感到脑门发炸，不住打冷战。

“你是谁？”另一名大汉问。

他徐站起，手脚在发抖，压抑着说：“带我去看看。”

“你是……”

“黑衫客。”

两骑士大骇，一个转头向坐骑狂奔，一个惊住了。

“喝！”他进出一声疯狂的叱喝，金枪破空而飞。

“砰！”大汉掷倒在两丈外，金枪贯心，锋尖透前胸两尺以上。

“饶命……”惊住了的大汉厉叫，跪下墙角磕头。

“人都埋在何处？”

“冈南河边。”

“谁的主意？”

“少……少庄主……”

“他何时到的？”

“午……午后，他……他说一定要……要立即取……取得栗园，不……不惜任……任何代价。”

“你愿到府衙作证吗？”

“我……”

“百余条人命，阁下，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你难道也和他们一样人性已失？你……”

“我……我愿作……作证。”

“好，我带你走。”

带了人飞骑向府城赶，在城下弃了坐骑，挟了大汉飞度城关，飞狂似的奔向徐巡检的家。

接着，他重行出城，跨上坐骑，飞驰盛板村。

一来一回，仅半个时辰。

道上行人绝迹，蹄声如雷，里外便可听到蹄声。刚越过永康冈的岔路口，前面也传来了蹄声，两匹健马迎面而来。

相距三二十步，前面的两骑士叫：“是白老三吗？怎么不见起火？”

叫声中，双方面面相对。

金枪左右分张，蹄声雷动，他从两骑之中驰过，向前飞驰。

“砰！”一名骑士落马。

另一名骑士则落得远些，一声未出便已了帐。

驰出半里地，路旁的林子里突然转出四个人在路旁伸手叫：“勒住坐骑，通名。”

坐骑不听制止，向四人冲来。

四人一惊，同向后退。

金枪一扫而过，健马仍向前狂奔。

四个人脑袋全破，摔倒在路旁。

不远处的路旁水沟中，从后跳出了两名黑衣人，大喝道：“缓缰，什么人。”

相距尚远，他叫：“白老三，有何发现？”

他抢先发问，以便争取接近的时效。

“没看到有人来，那小辈该到了，前面可有发现？”黑衣人大声回答。

“有，黑衫客到了。”他叫，坐骑已接近至十步内，声落枪发，金枪破空而飞。

接着人如虎马如龙，长剑出鞘，人马剑齐到。

两个黑衣一被金枪穿心，一被长剑砍掉脑袋。

他下马取回金枪，直奔盛板村。

在半里外走丢了坐骑，悄然扑向鲁家。

鲁家的庄院甚大，从大厅至院门，只有一箭之遥，院中花木扶疏，建有亭台池阁。

大厅中灯火耀目，整座堂屋里里外外灯火通明，盛筵未张，厅内厅外都在忙。

六七名仆人正在安排桌上的杯盘，突见一个年青的黑衣举步踱入，佩了剑，手中握着一柄金枪。

“咦！你手中的金枪不是少庄主的吗？”

崔长青脸色发青，阴森森地说：“对，是少庄主的，他快来了吧？”

“快来了，他一来，酒席就上。”

第一个从后堂踏出来的人，是秃鹰仲谋。

第十六章

今晚，屠夫鲁的家中戒备森严，连执役的人也带了兵刃，里里外外听候使唤的男女，也佩刀带剑神色紧张。

但黑衫客崔长青，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出现在大厅。

他已多次光顾鲁家，能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并非奇事，地势与警哨的位置他早就摸清了。

仆人正想继续盘问他，内厅门已有人出现，第一个入厅的是秃鹰仲谋。

崔长青泰然地背过身去，从容移向东厢门。

仆人们忽略了他，赶忙趋前迎接秃鹰。

秃鹰踏入厅中，向迎来的仆人称：“快准备，大爷即偕客人到达。”

门内笑声入耳，屠夫鲁的大嗓门在叫：“少庄主请，请。”

双枪艾文琮踏入厅中，移在一旁向内伸手虚引笑道：“敖姑娘劳姑娘请。”

出来的是四个俏丽的年青女郎，胸襟上的血花图记极为抢眼。领先的敖姑娘闪在一旁，客气地含笑道：“少庄主先请，贱妾不敢当。”

崔长青眼都红了，转过身来徐徐举起金枪。灯光明亮，可看清他的相貌，灯光下；他虎目怒睁，冷电四射，俊脸上杀机怒涌，咬牙切齿气涌如山，金枪在他手中金芒耀目生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众人一怔，极感突兀。

他屹立如山，叫道：“你们都不要客气了，反正你们都要进来的。”

秃鹰大惊，脱口叫：“少庄主的金枪。”

门内抢出大牯牛似的屠夫鲁，骇然叫：“是他，甘家的小长工……”

双枪艾文琮却脸色大变，一把夺过从人挟着的金枪，伸手拦住其他的人，独自上前沉声道：“黑衫客姓崔的，你还没死？”

黑衫客三个字，吓坏了不少人。

屠夫鲁却激怒得凶睛怒突，猛地冲出，双手箕张用“饿虎扑羊”招式疯狂上扑，一面厉叫：“还我的上万金珠来……”

枪尖徐降，指向屠夫鲁的胸口。

屠夫鲁天生神力，浑身横练刀枪不入，哪在乎小小的金枪？毫无顾忌地冲上，双爪箕张前扑。

“不可抓枪2”艾文琮急叫，挺枪抢出接应。

崔长青不用枪刺，向侧一闪，一枪挥出。“噗”一声响，击中屠夫鲁的腰脊，恍若电光一闪，奇怪绝伦。

“嘭！”屠夫鲁扑地便倒，象倒了一座山，手脚猛烈地抽搐挣扎，想爬起却力不从心，腰骨断了。

刀枪不入的屠夫鲁，禁不起一击。

冲到的艾文琮晚了一步，没赶上，在八尺外止步，枪举着却不敢扑上出招。

崔长青举枪相问，冷笑道：“你进招吧，在下要用你自己的枪，取你的狗命，但却不当场杀你。”

艾文琮有点心虚，在对方冷厉的神色下打一冷战，强打精神说：“阁下，你真要和艾某作对吗？”

崔长青不予置答，阴森森地说：“你如果不进招，在下就不客气了。”

“阁下……”

“在下进招了，当仁不让。”

“咱们好好商量……”

“永康岗百余条人命，等你到阴曹地府商量。”

“哦！你为了那些贱民的贱命……”

崔长青冷笑一声，举枪迫进，虎目怒睁，似要喷出火来。

艾文琮情不自禁抽一口凉气，一不自觉地后退。

敖姑娘突然举步接近，冷笑道：“艾少庄主请退，血花会正要与这狂小辈算算帐，本姑娘要擒住他，带回香·坛好好处治。”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激动的心潮逐渐平静，大敌当前，如不能保持冷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神便不能集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脸上因散怒而改变的神色，在徐徐恢复原状，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位美貌如花，毒如蛇蝎的血花会女刺客，尽量放松情绪问道：“敖姑娘定是血花会中颇有地位的人，芳名肯否见告？”

敖姑娘冷冷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姓敖便够了。”

“哦！你认为在下不配请问芳名？”

“本姑娘擒住你之后，你便会知道的。”

“姑娘不肯通名，这表示姑娘在血花会中，地位并不高，没有花蕊夫人的地位……”

“住口！花蕊夫人乃是外堂的人，怎能与本姑娘内堂执事相比？”敖姑娘不假思索地抢着说。

艾文琮毕竟老练些，急叫道：“敖姑娘，他在套你的口风，摸你的海底。”

崔长青大笑道：“艾文琮，你怎么说得如此难听？江湖·道上，对妇道人家，不说摸海底，而是……”

敖姑娘红云上脸，羞怒之下，一声娇叱，以奇快的手法拔剑出鞘，身形骤进，剑吐千朵白莲，出其不意突起发难，先下手为强。

金枪长仅四尺六，不能双手用枪。崔长青枪当棒使，单手使枪，金芒一闪，“铮”一声崩开刺来的如山剑虹，斜身探入，一枪劈出，力道千钧。

敖姑娘被震得向侧飘，马步虚浮，还来不及稳住势，枪已光临旁侧，百忙中推剑急封。

金枪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抽回，剑封不住，金芒再吐，“嗤”一声扎入敖姑娘的右肩井。

“哎……”敖姑娘骇然叫。

艾文琮大惊，飞扑而上叫：“接我一枪！”

枪攻崔长青的左肋，来势奇急奇猛，迫崔长青自救，以解放姑娘之危。

一声长笑，人影飞射，“砰”一声大震，人已破窗而出，一闪不见。

“快追！”有人大叫。

艾文琮心脏俱寒，竟不敢追出。

大厅中，失去了崔长青的踪迹，敖姑娘也不见，被崔长青带走啦！

全宅大乱，男女老少遍搜庄内外每一角落。

全住火把通明，八方穷搜。

屠夫鲁腰脊的经脉已断，成了个连坐都成问题的废人，无法主持大局，由拜弟秃鹰发令搜查各处，并派人搜查庄外的隐蔽角落。

崔长青却藏身在地底库房密室，谁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胆，都以为他躲在庄外的树林内，甚至猜想他已经溜之大吉了。

地底库房密室仅派一名警卫，库内的珍宝与金银，已被崔长青搬空了，用不着再派人看守啦。

警卫倚在墙角，被点了穴道，倚墙站立象在把守，直楞楞地成了个活死人。

一灯如豆，壁角下的敖姑娘冷汗彻体，脸色死灰，动弹不得。

崔长青一手控制她的牙关，一手找了一根小木条，顶在她的右肩并创口上，冷冷地说：“敖姑娘，你招了吧，熬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也熬不了多久。木条插入创口，只消轻轻撬动，保证痛得你死去活来。拖久了，即使有仙丹妙药，也难免日后成为残废。在下不想如此折磨你，冤有头债有主，但你如果不肯合作，那就休怪崔菜心狠手辣了。”

敖姑娘浑身在抽搐，虚脱地问：“你……你要我招……招什么？”

“我要知道花蕊夫人藏身何处？”

“你……休想……”

“真的？”

“你……你杀了我，也……也得不到口供……”

“好吧，咱们走着瞧，反正痛的是你，成残废也是你，在下并无损失。”

声落，木条插入创口。

“哎唷……住……住手……”

“你叫吧，外面听不见，你叫破喉咙也是枉然。”

“哎……我……我……”

“你熬不了多久的。”

“哎……我招……”

“好，我在听。”

木条虽已停止撬动，但敖姑娘仍感吃不消，浑身在颤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大为不耐，再次喝问：“你说不说？”

“我……我说，但你……你得答应释放我。”敖姑娘痛苦地叫。

“在下保证释放你。”

“还有……”

“释放你是唯一的条件，其他免谈。”

“你……”

“你说不说，在下耐性有限。”

敖姑娘心胆俱寒，赶忙说：“我……我说，我说。”

“如果有一字不实，‘你将死得极惨。说！”

“她……她在……”

不久，他大踏步出室，扬长而去。

敖姑娘随后出室，向上爬，吃力地一步步爬行，终于她爬出了密室的上端秘道门。

糟！铁叶门是由机关控制的，她不知如何开启。

“砰砰砰！”她全力拍门，并全力大叫：“开门！开门……”

上面没有人，人全到了庄门的练武场附近。

练武场地占地甚广，四周有驰道、梅花桩、擂台练功房、沙袋架、跳

坑……当然也有遮阴的树木。整座练武场，占了全庄三分之二前面积、人在这一带奔逐、有广阔的空间足以施展。

崔长青蹿抵练武场，吸引了全庄的人。

撤回按索各组的警钟声传出了，先前出庄搜寻的人急急赶回，纷纷进入练武场。

崔长青并未拔剑。以金枪作兵刃，八方奔蹿，蹿至正南的练功房前，暗影中狂风似的冲出泰山五虎。插翅虎轻功提纵术最高明，到得最快，大喝一声，疯虎似的扑上，吐出一朵剑花，势如奔电。

崔长青挥枪急架，狂野地急封，“铮”一声暴响，枪剑相交，火星飞溅。

“哎……”他讶然叫，被震得飞飘八尺。

插翅虎一声狂笑，跟上又是一剑。

崔长青似乎右手难举，不敢用枪再封，挫身侧蹿，有意脱身。

斜刺里冲来独脚虎南宫威，大鸣道：“小辈纳命！”

崔长青不敢接招，扭头撒腿就跑。

青痣虎一闪即至，大喝道：“留下命来。”

崔长青百忙中扭身仆倒，避过雷霆一击，着地奋身斜滚，远出丈外一跃而起，从西面夺路。

西面不远处，是一座高有八尺的梅花桩，桩丛中一声怪叫，躲在里面的三名青衣人迎面截住了，喝声震耳：“跪下投降，饶你不死。”

“铮铮！”崔长青全力架住了急袭而来的两剑，金枪几乎被震撒手，倒退三四步，扭头便跑。

五虎怎肯轻易放手？大叫着咒尾急迫。

四面八方的人，皆向叫声传出处合围。

崔长青蹿近一株大树。脚下一紧，闪入大树不，突然踪迹不见。

最先追到的艾文琮，大叫道：“这小辈上了树，大家先围上，再去把他追下来，他走不掉了。”

人纷纷赶到，火把通明。

上去两个人，久久在上面大叫：“怪事，不见有人。”

蓦地，北面传来了叫声：“拦住他，休让他逃了。”

果然是崔长青，正向东面狂奔。

十余名大汉叫吼着追逐，斜刺里蹿出两名血花会的女郎，双剑一分，大喝道：“此路不通，退回去。”

金芒分张，“铮铮”两声暴响，三人各向侧飘，势均力敌。

一声怒叫，秃鹰带了五个人急射而至，刀剑并举，势如排山倒海。

好手也伯人多，崔长青奋身一跃，远出三丈外，如飞而遁。

练武场四周已形成合围，插翅难飞。

崔长青左冲右突，八方游窜，无法突围而走，这些高手们也无法将他困住，人少则拼，人多则走，真也无奈他何。

奔逐半个时辰，被他先后击倒了八个人。

他到了西面，劈面碰上了飞掠而至的另五名女郎，显然不是先前敖姑娘带来的三名女伴。

火光下，看得真切。

后面追来的艾文琮高叫道：“陶姑娘，拦住那小狗！”

领先的女人，赫然是花蕊夫人陶永春。

花蕊夫人看清了崔长青的面貌，吃了一惊，猛地向四位女伴挥手叫：“果然是这小畜生，快上！”

四位女郎同声娇叱，拔剑飞扑而上，劈面拦住了。

崔长青眼都红了，金枪一引，狂冲而来。

四剑齐发，锐不可当。

金芒激射，枪发如电，镗入如山剑影之中，风雷俱发，各行雷霆一击。

“铮铮！”

“哎……”惊叫声乍起。

金芒懊敛，人影倏分。

“砰！”一名女郎摔倒在地。

“恩……”另一名女郎以手掩腹，摇摇晃晃向前栽，也倒了。

另两名女郎如见鬼魅向后退，脸无人色，其中一人的剑断了一半剑身，是被金枪震断的。

崔长青游目四顾，虎目中杀机怒涌。

人群已形成合围，却不见花蕊夫人。

他咬牙切齿厉叫：“陶永春，在下等到你，你却逃掉了，我会找到你的，你逃不了债，你。……”

艾文琮大踏步迫进，另八名大汉也举剑进击。

崔长青虎目怒睁，切齿道：“你。时辰到了。”

艾文琮大惊，心中暗叫：“怪事，这小于神色怎又安静下来，毫无惧态了。”

不远处。秃鹰仲谋排众而入，大叫道：“艾少庄主，小心他弄奸，先前他八方逃窜，却不向外逃，定然有极大的阴谋，不知他有何用意。”

崔长青向北一指，冷笑道：“你们看到远处那盏红色的灯吗？”

确有一盏红色的灯，似乎远在两里外。其实晚间灯光常误近为远，那该是里外的庄门北面，风水林梢的灯光，出现得十分突兀，在左右晃动。

艾文琮有点醒悟，悚然地问：“那红灯是你留下的？”

“不是在下留的。”崔长青冷冷地说。

“那……”

“那是官兵打出的灯号。”

“什么？官兵？”

“你不信？”

“是鬼！”

“哼！你以为在下怕你们？你以为在下在此与你们捉了半个时辰的迷裁是好玩？”

“你……”

“在下是等这盏灯号。”

艾文琮毛发森立，大叫道：“秃二爷，派人出去探看……”

话未完，远处一枝蛇焰箭破空上升，扶摇直上，在半空爆炸，火星四下飞堕，片刻，方传来一声巨响。

“糟！”秃鹰跌脚叫。

艾文琮脸色大变，叫道：“化整为零，各自逃生。”

“哈哈哈哈哈！”崔长青狂笑，笑完说：“共来了两千官兵，全是三卫的精

锐，已完成合围，你们除非会腾云驾雾，或者土遁，不然谁也走不了。”

画角声传到，入耳惊心动魄。

人丛四散，胆小的人已不待吩咐，先一步溜之大吉，逃命去了。

艾文琮扭头飞扑，走了再说。

崔长青一闪即至，大喝道：“转身！阁下。”

喝声如在耳后，艾文琮大骇，大喝一声，大旋身一枪飞掷，顺势拔剑。

金枪落空，破空飞走了。

崔长青并未站在身后，而是屹立在身左不住冷笑，手中的金枪斜指，阴阴一笑道：“你必须还在下一枪，你已没有机会了。”艾文琮心胆俱寒，扭头狂奔，一面狂叫：“快来助我，快来……”

秃鹰早就不见了，人已四散逃窜，只剩下他一个人啦！谁来助他？

崔长青紧跟在他身后，一面追一面叫：“阁下，永康岗百余条冤魂，正在等你偿命，向你索命呢！”

他全力狂奔，奔近西北角的庄墙。

崔长青仍在他身后，怪腔怪调地叫：“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他毛骨悚然，奋力一跃上墙。

崔长青站在下面叫：“跳呀！老兄。”

他怎敢向下跳，惊得血液象是凝住了，站在墙头发僵，发抖。

外面的田野里，火把通明，可看到左近有不少马队，每队约有六十骑，全是箭手挠钩手。

有三名大汉正，从两队之间的空隙中，飞掠而走。

弓弦狂鸣。箭如飞蝗。三名大汉发狂般蹦跳，惨叫着摔倒。

崔长青在下面招手叫：“下来吧，与在下一拼，你还有机会。”

他一咬牙，回身向下跳，扬剑恐惧地叫：“阁下，咱们好好商量。”

崔长青金枪轻晃，冷冷地问：“商量什么？”

“我……我把胡姑娘退回给你。”

“还有吗？”

“我给你上万金珠。”

“还有吗？”

“家师的虚无派成立时，委派你任山门掌旗。”

“还有吗？”

“子女金帛，任你取求。”

“还有吗？”

“你……你不能太贪心……”

“还有吗？”

崔长青仍然只问三个字。

艾文琮总算明白被对方愚弄了，羞怒地叫：“你到底想要什么？”

崔长青哼了一声道：“只向你讨一样东西。”

“是什么？”

“你的一条腿。”

艾文琮大吼一声，一剑点出叫：“你这该死的狗东西。”

崔长青连换两次方向，冷笑道：“识相些，老兄，要一条腿，已是天大的便宜了。瞧冤魂在向你索命了，你身后……”

艾文琮打一冷战，扭头观看。

身后鬼影俱无，崔长青又叫：“瞧，右边，有五个冤魂。咦！是五十个……”

艾文琮狂叫一声，撒腿狂奔。

金枪破空而飞，崔长青的叫声刺耳：“还你一枪。”

枪贯穿右膝弦，“砰”一声大震，艾文琮摔倒在地，全力狂叫：“放我一……马，我……”

崔长青已经走了，形影俱消。

马队已攻破庄门，人马来势如潮。

艾文琮坐倒在地，哀叫着拔取贯在膝弯的金枪，痛得昏天倒地。最后，枪终于拔出了。

但当他定下神，正想取金枪药裹时，看到了三把光闪的挠钩。

他本能地伸手，急抓放在身旁的长剑。

晚了，三把挠钩搭住了他，一钩中肩，一钩中腰，一钩中腿，拖死狗似地将他拖走了。

同一期间，大队官兵南下，直趋福寿山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连剿虚无派未来的山门。

真定府在短期间中，连出两大奇案。飞豹郝天雄的奇案已经骇人听闻，再加上永康岗百余条人命，后果不问可知。知府大人丢了乌纱帽，大小官吏跟着遭殃。

屠夫鲁、秃鹰、泰山五虎、艾文琮、血花会的几个女人……一大群，全成了死囚牢中的待决之囚。

崔长青失了踪，徐巡检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林白衣兄妹三人，盯紧了徐巡检的消息。

谣言满天飞，这件案子崔长青也脱不了身，原因是屠夫鲁受审时，招出被崔长青窃去上万金珠的事，官府下令追脏，崔长青也成了案中案的嫌疑犯。

幸好有徐巡检从中斡旋，崔长青总算未列入海捕公文的嫌犯名单。

崔长青早就离开了真定府，离开了这处伤心之地。永康岗百余男女之死，给予他心灵的创伤极为深重，他深深地自负，不该大意放松，如果他及早向屠夫鲁下手，甘家怎会遭受灭门惨祸？

他深陷在自疚自负的痛苦深渊中，不能自拔。

为了等候徐巡检请兵包围盛板村，他只好与艾文琮一群人周旋，尽量拖延时刻，并吸引了所有的人，以便让官家一网打尽这些人性已失的凶徒。这一来，他不得不忍痛放弃追掳花蕊夫人的好机会，三眼韦陀三个人的仇恨，比起永康岗百余条人命，后者要严重得多。

离开盛板村，他回城追踪花蕊夫人。但他失望了，失去了追寻的线索。

怀着内疚的心情，他心乱如麻离开了真定。

他开始转变，开始自虐。自消闭上眼睛，他便觉得眼前出现了百余名七穴流血的男女，由甘家兄弟率领着，向他伸出双手狂叫救命。

一连三天，他被幻觉折磨得快崩溃了。

三天三夜，他不曾合眼。在他的感觉中，他似乎这几天比三十年还要漫长。”

他的性情在转变；变得偏激、暴烈、自怜、敏感，短短的三天，他象

是换了一个人。

这天近午时分，他出现在福寿山庄的庄门外。

福寿山庄已面目全非，四周伪梨林只剩下一些焦黑的半截树干，成了一片灰烬。山庄的房舍亦荡然无存，仅留下一些断瓦颓垣，和大堆的焦炭残木；显然、官兵曾经用火攻。

瓦砾场附近，散布着一些断刀、残剑、秃枪、变了形的箭……还隐约可看到一滩滩血迹，说明了这一带曾经过一场惨烈的血战。

他木然地盯视着瓦砾场，久久，久久，方冷然转身，重新北上。

这天近午时分，一个穿了肮脏黑衣，身材高大，脸色阴沉的人，背了一个大包裹，踏入了城郎堡。

这位仁兄脸色显得年青，但不修边幅，上唇刚留的细乱胡须，把人衬得老了十几岁。他那一双冷漠阴森的大眼，不时放射出阴冷迫人的光芒。他就是心情不安性情大变的崔长青，眼神中经常显视冷漠、偏激；不信任等等复杂表情，象一头受过创伤，对任何事物皆怀有敌意的金钱大豹，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他的腰带上，插了一把连鞘长剑，步伐坚定，神色冷漠，旁若无人地踏入堡门。

城郎堡自上次闹贼之后，堡民们余悸犹在，对任何途经此地的陌生人皆怀有三分敌意。

由于崔长青身材高大，脸色阴冷，一脸落魄像，而且带了剑，堡民们更是心中耿耿，全用怀疑的目光盯视着他，但却没有人敢出头拦住他盘问。

两名门丁站在阶上，叉腰屹立不友好地盯视着他。

他到了阶下，冷冷地瞥了两名门丁一眼，徐徐解下包裹，向石级上一丢。

一名门丁不识相，跨步而下沉声道：“走开！午膳后再来。”

他向对方注目，锐利阴冷眼神，令门丁悚然而惊，情不自禁打一冷战，连上两级石阶。

“为何午膳后再来？”他冷冷地问。

门丁发觉另一同伴已到身侧，胆气一壮，大声说：“咱们尚未进食，那来的残羹冷饭打发你？”

他冷笑一声，原来对方把他看成讨饭的花爷了，真是狗眼看人低。

他总算忍下了，挥手道：“去叫柳仲谋出来，在下有事找他。”

门丁大怒，骂道：“住口！你这厮狗头狗脑，一身贼骨，口气可是不小，是有意前来讨打……”

“啪”一声响，崔长青上了阶，一耳光抽出，象是电光一闪。“哎……唷！”门丁怪叫，捂着被打处向后退，几乎被高有尺余的门限所绊倒。

另一名门丁大惊，拉开马步扬拳叫：“狗娘养的，你敢在此撒野？你……”

崔长青虎目怒睁，迫进一步。

门丁惶然急退，话被迫咽回腹中，不敢再骂了。

他冷哼一声，阴森森地说：“在下要打掉你满口狗牙，以免你日后骂人惹下杀身之祸。”

门丁骇然急退，退入院门，急乱地要关闭院门。

他已先一步脚踏上门限，靴尖顶住了院门，院门闭不上了。

，“快去叫柳仲谋出来。”他冷叱。

“你……你是……”

“在下黑衫客，前来讨回在下的坐骑乌骓马。”他报出绰号，说出来意。

黑衫客的绰号，门丁并不感害怕，怕的是他说出讨回乌骓马的话，大惊之下，扭头往里逃，顾不得掩门了。

他踏入院门，向挨了一耳光惊呆的另一门丁叫：“还不滚进去通报？”

门丁悚然狂奔入内，脸无人色。

不久，他驱马驰出堡门，扬长而去。

次日一早，乌骓马抵枫林山庄。距庄门尚有半里地，路旁闪出两个大汉，一手抓住刀鞘，拦在路中点手叫：“勒住坐骑，下马。”

他勒住坐骑，并未下马，冷冷地问：“老兄，有何贵干？”

“此路不通……”

“这不是路吗？”他抢着问。

“路通敝庄，乃是私人产业。”

“不许走？”

“对，退回去。”

“在下正要至贵庄。”

“你是……”

“找贵庄主木客欧阳春。”

“阁下是……”

“让路！”他不耐地叫。

大汉火起，点手叫：“你下来，大爷要让你学些规矩。”

他扳鞍下马，挂上缰冷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下既然来了，你们两个蠢材拦得住在下吗？”

大汉一声虎吼，冲上一拳急攻，来一记“黑虎偷心”，先下手为强。

他左手一抄，一把便抓住了捣来的大拳头。

大汉反应甚快，左拳接通而至，猛攻他的小腹。

他不加理会，手下一紧。

“克勒……”有骨折声传出。

“啊……”大汉惊叫，人向下挫。

他手一松，大汉摔倒在地。

另一名大汉发出一声长啸，逃入枫林。

他回身走向乌骓，牵了坐骑向庄门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防犯有人暗算，万一伤了乌骓，到底不便。

正走间，路旁灰影一闪，跃出两个老人，一个挟着樵斧，一个拂动着一把量天尺。

挟樵斧的老人阴阴一笑，说“好小子，打上门来了，老夫这一关你过不了。”

他挂上缰，拍拍马脖子。乌骓通灵，驰至路旁相候。他将剑挪至趁手处，冷笑道：“恶樵夫，你们天涯双邪还没死？上次在下饶了你，留你活到今天活现世，这次你在数者难逃。”

恶樵夫茂成一怔，问：“你这小子大概在做梦，上次咱们见过面？”

“不错，不但见过面，而且交过手，无量丈夫赖天禄的脑袋，就曾经挨了在下一树枝。”

“你……”

“在下就是救走凤剑的蒙面人，也就是大闹贵庄，迫贵庄主赶走飞豹的黑衫客崔长青。”

恶樵夫大惊，仍不信地问：“你……你是黑衫客？”

“如假包换，贵庄主上次不死，死了你们的陶总管黑铁塔陶光前。”

“你……”

“你们天涯双邪如果自认比陶总管高明，那就并肩上吧，等什么？”

天涯双邪大骇，脸色大变。

他徐徐拔剑，阴森森地说“反正在下已经又来了，你们必须阻止在下入庄，早晚得拼老命，这时拼老命不是正好吗？”

“你再来有何用意？”无量丈夫心虚地问。

“来找木客讨血花会的消息。”

“你别想！哼！”恶樵夫怪叫。

“在下不是想，而是硬要。告诉你，消息如果不满意，在下是不会走的，枫林山庄将烟消火灭，信不信不久便可分晓。”他一字一吐地说，语气坚定。

恶樵夫一咬牙，向同伴叫：“赖兄，并肩上，拼死这小狂徒。”

他徐徐举剑，冷笑道：“上吧，在下等得不耐烦了。”

他的语气狂得不象话，天涯双邪怎受得了？两个老邪魔并不相信他是上次杀了陶总管的蒙面人黑衫客，但也不敢完全加以否认，心中不无顾忌，可是被话一激，便浑忘一切。无量丈夫上次被树枝击中天灵盖，被打得眼冒金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量天尺一场，怒叫道：“茂老，兄弟独自毙了他。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小辈，咱们天涯双邪竟然同时出手，岂不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闪开些！”

恶樵夫只好闪开，叮咛道：“赖兄，善者不来，小心了。”

崔长青阴阴一笑道：“你两个并肩上，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一比一，你们将永远后悔。”

无量丈夫气冲牛斗，被愤怒冲昏了头，大吼一声，尺动形进，月白色的量天尺，划出一道快速绝伦的淡淡光弧，攻向崔长青的颈根。

一个江湖黑道老魔出手攻招，不可能用这种无所顾忌且易受反击的招式，因此崔长青不为所动，屹立如山，掌剑的手纹丝不动，保持锋尖齐眉，可应付任何方向袭击的剑术，冷静地紧吸住对方的眼神。

果然不错，无量丈夫这一招是虚招，用意是诱使他封架，在尺影行将及体的刹那时，招式候变。以令人目眩的奇速，改劈为点，奇猛奇准地点向他的心坎要害。当然，攻心坎仅是势所当然，其实颈头可完全控制他的胸腹各要穴，可任意袭击任何致命要害，极为霸道。

但这一招想得手，先决条件是对方必须已陷绝境，无力招架或闪避，方能长驱直入，不然便会浪费精力徒劳无功，甚至反而自陷危局自暴空门；中宫是不易得手的，而且风险同样大。

一步错，全盘皆输；无量丈夫愤怒之下，不该错估崔长青的实力走险行致命一击，自陷死境。

“铮！”剑身稍向外移，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错开了点来的量天尺，锋尖灵活地续进，吐出了淡淡虹影，排空直入，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中宫。

无量丈夫并非大意，而是估计错误，认为剑即使能封得住，也不可能将内功已发九成的量天尺完全展出偏门，自己的中宫不可能大开暴露在剑尖

下。

可是，量天尺却出乎意料地完全被震偏，中宫大开，剑尖无情地突入，捷逾电耀雷击。

一照面，生死已判。

无量丈夫量天尺上所发的浑雄内力，却被剑上更强劲、更猛烈的劲道所错开，剑尖排空直入，无情地刺入无量丈夫的胸正鸠尾穴要害。

人影候分，崔长青疾退八尺。

无量丈夫站在原地摇摇欲倒，胸口血如泉涌。

“除恶务尽，决不留情。”崔长青阴狠地说，轻拂着长剑，振落剑上的血珠。

恶樵夫做梦也没想到艺臻境化的无量丈夫，竟然会一照面便进了枉死城，连转念都来不及，哪有抢救的机会？被眼前不可能的事怔住了。

“恩……”无量丈夫终于发出可伯的叫声，掩住创口的左手一松，量天尺堕地，向前一栽。

恶樵夫这才骇然变色，猛地脱手将樵斧掷出，出其不意突下杀手，樵斧化虹而飞，袭向正在拂剑的崔长青。接着，人化狂风，双爪箕张猛扑而上。

人影一晃，崔长青蓦尔失踪，避开正面，反附恶樵夫的后背，一声剑啸，剑虹疾闪。

剑虹拂过恶樵夫的顶门，发结齐根而断，飞坠丈外。

恶樵夫直冲出丈外，方敢旋身应变。刚才要不是发觉人影从侧方一闪而逝，猜想要糟，百忙中挫腰前蹿逃过一剑断头之厄，但仍然丢掉了发结，保住了老命，只惊得浑身发冷，毛发森立。

崔长青冷冷一笑，举剑迫进说：“天涯双邪浪得虚名，如此而已。哼！下一招，你恐怕没有这么幸运了，阁下。”

恶樵夫脸色冷灰，战栗着向后退走，用不稳定的声音说：“小辈，枫林山庄与你无冤无仇，你……”

崔长青不予置答，仅冷冷一笑，仍向前迫进。

恶樵夫不断后退，继续说：“上次你为了飞豹而来，欧阳庄主已将飞豹逐走，让你快意思仇，已经对得起你了。”

崔长青仍不回答，逐步欺近，脸色冷厉。

恶樵夫心中更慌，硬着头皮问：“你这次重来，为了什么？”

崔长青冷笑一声，一剑点出。

恶樵夫飞退丈外，向路侧的枫林急窜。

崔长青不追赶，收剑自语道：“总得让一个人去报信，不然木客怎肯出来？”

他将乌驢马召来，扳鞍上马，向庄门小驰。

庄内传出警钟声，先前被吓跑的大汉，已先恶樵夫逃回庄中，警钟大鸣，全庄立即戒备。

有敌入侵，只来了一个人，庄主木客欧阳春不加理会，有众多爪牙应付，敌势过强，方由庄主处理。

崔长青在距庄门百步左右下马，挂上缰，手一挥，乌驢马一声长嘶，疾奔入林。

他向庄门从容举步，已看到庄门内有人涌出。

二十余名爪牙，潮水似地涌出庄门，恶樵夫突从路旁的草丛蹿出，大

叫道：“仁老；去不得，快请庄主出来。”

领先的仁老，是个灰发如机蓬，鹰目勾鼻的老人，用老公鸭似的嗓音问：“茂老，怎么回事？”

“黑衫客来了。”恶樵夫匆匆地说，奔入庄门。

“慢走，茂老，人呢？”仁老追问。

“那不是来了？”恶樵夫在内叫。

一名大汉突然叫，“咦！刚才那位黑衣人，怎么不见了？”

路上空荡荡，崔长青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仁老举手一挥，大声叫：“散开！搜查附近。”

二十余名爪牙左右一分，快速进入枫林急搜。附近枫林如海，处处可以藏人，要搜便得花不少工夫。

搜了半个时辰，一无所获。仁老不死心，仍坚持穷搜，但庄主欧阳春已派人前来传话，后庄出现黑衣人，黑衫客必定重施故技，不断在庄外骚扰，因此出去的人必须克期返庄，免被黑衫客各个击破。

仁老只好召集附近的爪牙，依言撤回庄中。但出来的二十四个人中，只剩下十八个，其余六人失了踪。

仁老先前以为那六名爪牙已经先撤走了，但在回程中，走在前面的人突然大叫：“前面树根下有人。”

是两名爪牙，颈椎已断，躯体已经发僵，显然已死多时了。

仁老气得无名怒火冲三千丈，打发爪牙返庄，不理睬庄主撤回的警告，独自绕庄东搜向后庄。如果他知道天涯双邪的无量丈夫已经毙命，他便不至于狂怒地独自追按黑衫客了，果真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在数者难逃，逃也逃不掉。

黑衫客崔长青重临枫林山庄，无量丈夫暴死剑下的消息，震撼着枫林山庄，全庄陷入恐怖之中。

庄主木客欧阳春又惊又恐，暗中自有一番妥善的安排，全庄戒备森严，除了少数功力奇高的人以外，不许其他的人外出，闭上庄门，全力应变。

暗桩已纷纷撤回，枫林山庄失去了耳目。上次黑衫客迫得庄主向飞豹下逐客令，在外的暗桩死了不少人，这次黑衫客重施故技，木客怎敢再派暗桩送死？

风雨欲来，紧张的气氛中，可嗅到死亡的气息，全庄人人自危。

仁老独自狂按，不久便找到了林中留下的陌生人履迹，心中狂喜，立即寻踪追搜。

不久，他一头灰发无风自摇，抬头向右方的枫林深处冷哼一声，厉声叫：“出来吧，小辈，你这种迷踪留痕迹，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可笑已极。”

林空寂寂，毫无动静。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鹰目中冷电四射，左手立掌当胸，运功护体，一步步向不远处树下的一丛荆棘走去。

距荆棘丛五六尺，他止步冷笑道：“还不出来？追与逃的捉迷藏小孩游戏该结束了。”

荆棘浓密，如果小心察看，确可发现有人钻入的痕迹，躲入的人曾经加以小心掩饰，但难逃老江湖的法眼。

荆棘内仍然一无动静，不象有人潜藏。

他哼了一声；猛地踏进一步，大喝一声，一掌拍出，暗劲山涌。

罡风大作，荆丛如被狂风所推，一阵怪响，枝叶纷飞，三尺方圆的荆棘连根拔起，飞出八尺外，碎枝叶飞舞，呼啸有声。

一头灰黄色的野狗尸体，暴露在眼下。

“噢！”他老脸泛青的轻叫。

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口水，扭头便走。

蓦地，他赫然变色。‘

身后三丈左右的一株枫树下，黑衫客崔长青悠闲地抱肘倚树而立，冲他哑嘴阴笑，那种阴森难测的古怪笑容，令他感到有点头皮发紧。

“你是谁？”他沉不住气，抢先发问。

崔长青盯着他阴笑，置若罔闻。

他又羞又怒，一步步迫进，又问：“你是黑衫客？”

崔长青点点头，泰然自若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你定是木客欧阳春的师叔，老魔王过天星戚仁。”

“哼！你小辈既然认识老夫……”

“上次在下前来捉飞豹，未进入你姓戚的把守地盘，失之交臂不曾打交道，深感遗憾，今日幸会了。”

“小辈，上次让你逃掉。这次……”

“这次在下要你的老命。”

过天星勃然变色，怒吼道：“小辈，你该死一万次，接我一掌。”

双方已接近至丈内，声落掌出，身形健进，碎石开碑掌劲及体。

崔长青侧移八尺，笑道：“好雄浑的掌力，用来剥树皮，未免大材小用了，割鸡焉用牛刀？”

合抱大的枫树，受掌劲的一面树皮尽落，树干竟然纹丝不动，好神奇的掌力。

过天星以身形迅速、轻功超尘而称霸江湖，声威远播，名震宇内，一掌走空，身形急闪，如影附形迫进，伸手便抓。五指如钩，也象是鸟爪，其色灰黯，一看便知练了奇异的爪功。

崔长青等爪将及胸，方闪身避爪，一掌回敬猛拂对方的右肋，喝道：“看在下牛刀小试。”

双方都快，快得令人目眩，出招避招恍如电光一闪，各展所学抢攻。

过天星一惊，不敢再大意，沉爪变掌下拂，硬接拂来的一掌。

“噗！”双方掌缘接实，同向侧移。

过天星脸色一变，颇感意外。

崔长青瞥了自己的手掌一眼，冷冷地说：“浪得虚名，过天星的斤两不足，如此而已，比木客强不了多少，你毕竟老了，快进棺材啦！”

过天星急怒攻心，狂怒地扑上叫：“老夫今天必定杀你！”

叫声中，双爪飞舞，凶猛绝伦地贴身进搏。一上一下猛攻对方的胸腹要害，势如崩山。

崔长青脸色一冷，一声沉叱，双掌一分，以“上下交征”接招，连消带打无畏地迎击，气吞山岳硬碰硬，掌分爪闪电似地接触。

“啪！”响声沉闷，罡风激射。

过天星一声怪叫，“砰”一声摔跌出丈外，奋身滚了两匝，猛地一蹦而起，如飞而遁。

地面，洒落了不少血珠。’

崔长青反而愣住了，‘ 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发怔，反复察看，确定自己的一双手完整无缺，久久方语道：“ 孤魂老前辈的绝学，果然霸道，我象是练成功了，举手之间，便将老魔的金刚手击伤，假使火候精纯，威力岂不更大？”

他扫了地下的断指一眼，摇摇头，隐入枫林深处。

过天星逃回枫林山庄，木客大吃一惊，心中叫苦不迭，全庄陷入恐怖之中。

庄西三里地，有一座三家村，有一条小径进向山区，可以进入太行山深处。平时，这一带行旅稀少，往来的全是山区附近的山民。

蹄声得得，乌鸦驰抵三家村。

已经是近午时分。崔长青在第一家农舍前下马，在树上挂好缰绳，向站在柴门好奇地向他注视的一位年青人抱拳一礼，含笑道：“ 兄台请了。”

年青人赶忙回礼，沉静地说：“ 客官请了。不知有事需要小可效劳吗？”

话说得客气，而且不俗。崔长青心中犯疑，暗中留了神，笑道：“ 路过贵地，找不到村店，可否请兄弟方便，弄些酒食充饥？”

年青人呵呵笑，说：“ 这一带前后皆无食店，如不嫌穷乡的粗菜淡面，可欢迎客官同膳，请屋里坐。”

“谢谢兄台方便，打扰了。在下姓崔，请教兄台高姓？”

“小可姓费，小名青。请进。”

客厅窄小，堆满了农具，但倒还收拾得整洁。双方客套毕，里面出来了一位年约花甲的身材高瘦老人。费青客气地说：“ 这位是家父，小可父子相依为命，里里外外全由小可收拾。崔兄请小坐，小可即下厨整治酒食款待。”

崔长青笑道：“ 有劳了，费兄请自便。” 又离座向费老人施礼道：“ 小可崔长青，途经贵地，叨扰老伯顿酒食，老伯幸勿见笑。”

费老人含笑送上一杯茶，笑道：“ 小哥不必客气，只伯山野菜蔬不合贵客口味，如有怠慢之处，小哥包涵一二。请坐。哦！小哥好象不是本地人……”

“小可祖籍保定。”

“哦！原来是博陵崔氏……”

“小可寄籍江南，久已与故乡音书断绝。”

“小哥风尘满身，似乎颇为落魄呢，请问小哥在江南作何生意？”

“呵呵，小可身无一技之长。”

“崔氏名门望族……”

“老伯，咱们不谈这些。” 他率直地说。

费老人指指他的佩剑，笑道：“ 腰横三尺剑，仗义江湖行，是吗？”

他漠然一笑，说：“ 飘零浪子，四海萍踪，不值一提。”

费老人脸色一变，冷冷地说：“ 那么，你是投奔枫林山庄的人？”

他喝干了杯中茶，淡淡一笑反问：“ 是又如何？”

费老人拂袖而起，不悦地说：“ 抱歉，寒舍不招待枫林山庄的客。人，客官请便，到枫林山庄仅三里左右，客官去正好赶上大鱼大肉，强似在此吃窝窝头。”

他不介意地说：“ 难怪老伯下逐客令，枫林山庄的声誉

坏得不能再坏，是吗？”

费老人冷笑道：“ 看你虽然表面落魄，但眸正神清人才一表，天下间何处不可找事糊口，何必去投奔枫林山庄，跟那些江洋大盗为非作歹？”

“枫林山庄的人不是江洋大盗。”

“反正他们赚的都是血腥钱。”

“怎见得？”

“哼！你以为老朽不知道？”

“你又知道些什么？”

“老朽不便说，你走吧。”

他不走，沉下脸问：“你与枫林山庄是近邻，如此中伤邻居，欧阳庄主岂肯……”

“欧阳春又能怎样？你不妨去问问他。”

“你不怕他？”

“我为何要怕他？”

“哦！大概他有把柄落在你手？”

费青从后面出堂，笑道：“欧阳庄主是小可姑父，两家不相往来已经二十年，费家穷得有骨气，耕种十余亩薄田，无忧无虑平平安安。玩刀剑的人，必定死于刀剑……”

“不许你多嘴！”费老人叱喝，又道：“把客人送走，此地不留客。”

崔长青笑道：“老伯，何必生那么大的气？”

费老人火暴地叫：“我还能不生气？欧阳春本性不坏，坏在交错了朋友，都是你们这些亡命之徒带坏了他。”

费青迟疑地说：“崔兄，你走吧。”

他仍不想走，问道：“费兄，你认识九幽娘？”

“九幽娘？你是说欧阳慧？”

“对，就是她。”

“这……我该叫她为表姐，她是欧阳庄主的侄女，嫁给一个姓彭的。”

“你知道令表姐目下在何处？”

“不知道，我父子从不过问枫林山庄的事。”

“哦！这几天枫林山庄好象不安静……”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贤父子与欧阳春沾亲，又住在近邻，枫林山庄的仇家上门，会不会连累你们？”

费青不住摇头，笑道：“谁又愿在我们这两个村汉身上费工夫？冤有头债有主，欧阳家与费家老死不相往来是众所共知的事……”

“在下却不知道。”

“你……”

“在下是找欧阳春算帐的人。”

“什么？”父子俩同声惊问。

“在下与欧阳春是死对。”他若无其事地说。

费老人冷笑道：“你前来找我们，枉费心机。”

他呵呵笑，说：“至少，在下可以请你们招待一顿酒食。”

“这……”

“不久，欧阳春可能前来。”

“他要来？”费老人惊问。

“可能，他的爪牙该已知道在下向西走，会派人跟来监视，当然会发现在下的乌雅马，带人赶来围攻，不杀我他是不会安心的。”

“天！你……你只有一个人，竟敢在此等他来？你快走吧，双拳不敌四

手，你……等他那些爪牙赶来，想走也走不了啦！”费老人惶然地说。

“呵呵，在下就是要等他前来，他躲在庄中不出，在下进去不易呢。”

费老人摇头苦笑，说：“老朽仍然劝你早走为上。那恶魔不来则已，来则带了一大堆狐群狗党，即使你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大群狐犬的围攻。”

“让我自己去担心吧，吃饱了再说。”

“你还是带了食物，先避一避……”

“放心啦！这次他不会带太多的人来。”

“你怎知道？”

“因为他知道来的人多了，反而碍手碍脚。”

费青已搬出酒食，说：“你不伯就等着吧。但你得记住，咱们父子是不可能帮助你的。”

“呵呵！在下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你知道就好。”

“枫林山庄的人到达时，贤父子最好回避，暂且至邻舍避避风头，以免波及。”

三人开始进食，不再提及枫林山庄的事。崔长青信口问些有关庄稼的情形，泰然自若，不象是等候强敌前来生死相决的人。

将要酒足饭饱，崔长青突然问道：“贤父子真与枫林山庄断绝来往吗？”

费老人意颇不悦地问：“你认为老朽撒谎？”

“人不亲土亲，又道是胳膊往里弯……”

“你这是什么话？”

“其，，枫林山庄声威远播三十余年。其二，宝宅决不是仅有贤父子两人居住，壁角里尚可看到女用杂物。其三，令郎目睹在下从枫林山庄方向来，定知在下不是投奔枫林山庄的人。其四，目前在下前来索取飞豹，附近数十里之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在下崔长青的名号。总之，你们的语病太多，漏洞百出。”

费老人推椅而起，冷笑道：“你说的语病，意何所指？”

“呵呵！令郎说你们两家二十年不相往来，岂不是证明你们在二十年前仍在枫林山庄仍有交往？而二十年前，正是木客欧阳春声威鹤起，在江湖炙手可热，声势如日中天之际，而你们……”

“你想怎样？”费老人变色问。

崔长青喝干了碗中酒，笑道：“把他们叫来吧，你要等的人已该到了。”

费青大笑着向门外走，说：“不错，要等的人该到了。”

声落，站在门口鼓掌三下，叫道：“姑丈，人交给你们啦！”

费老人退至窗外，举手一挥。

窗外出现刀剑的映日闪光，显然宅四周已被包围。

崔长青安坐不动，仿佛他是宅中的主人，无视于四围的危险，拈壶斟上一碗酒，喝了一大口，投碗而起，按剑长歌道：“流星白羽腰间插，剑底秋莲光出鞘。哈哈！谢谢东道主人的酒菜。礼尚往来，在下以千金为酬。”

他探手怀中，取出一个四寸见方的珠宝匣，里面珠光耀目，五颗指大的浑圆明珠，各以金托锦绒盛着，珠光宝射。

他的目光投向费老人，泰然地说：“据在下所知，贤父子确是不与枫林山庄同流合污，但血比水浓，亲倍仍在，我’不怪你。带了这些金珠，远走

他方另图发展，不然终有一日，将与枫林山庄玉石俱焚，岂不惜哉？”

费老人拒绝接受，说：“老夫不要不义之财？”

“你帮助令妹夫欧阳春，何以谓义？”心

“诚如阁下所说，血浓于水。”

“这么说来，你要站在他那一边？”

“老夫希望阁下及早离开，双方息事，化干戈为玉帛，两全其美。”

“如果在下不肯呢？”

“你说的，胳膊往里弯。”费老人一字一吐地说。

崔长青收回明珠匣，丢下一两碎银，说：“对，胳膊往里弯。这是酒食钱，谢谢。”

门口，出现木客欧阳春狞恶的面孔，点手叫：“崔长青，出来说话。”

他举步向外走，冷笑道：“欧阳春，你来了，很好。”

木客退至屋外广场，冷厉地相候。

四围不见有人出现。好象只有木客一人。门外的大树下，乌骓马不见了。

崔长青向木客走去，脸上泛现令人难测的淡笑，一步步接近，气势迫人。

木客终于沉不住气，厉声道：“崔长青，你欺人大甚了。”

他漠然地点头道：“就算是吧。”

“你知道处境吗？”

“在下费了半天工夫，方安排了这次约会，你我心中有数，谁的处境凶险自己明白。”

“你安排的约会？”

“你与费老伯是郎舅至亲，在下已打听清楚，因此故意前来讨酒食，让令甥派人催你前来相会。”

木客哼了一声，恨声问：“这次你为何而来？咱们之间毫无过节，井水不犯河水，老夫且不计较你上次相迫之恨，你……”

“欧阳春，你是不是存心装糊涂？”

“装什么糊涂？”

“你明知在下为何而来。”

“老夫怎知你为何而来？”

“哼！在下与血花会的仇恨，你不明白？”

欧阳春脸色一变，沉声道：“枫林山庄与血花会各行其事，从无往来。”

“你否认你是血花会的护法？”他也沉声问。

“拿证据来。”

“哼！你是否认令侄九幽娘，是外堂三女之一？”

“舍侄女的所做所为，我这做叔叔的人管不着，而且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是彭家的媳妇，与我欧阳家无干。她目下的身份，老夫从不过问。”

姜是老的辣，这番话足以杜对方之口。冤有头债有主，明白地表示对方找错了对象，虽未将江湖规矩搬出，已经份量够重了。

崔长青果然怔住了，这老狐狸推得干干净净，叫他拿证据来，这一着果然击中了他的要害。

他当然不肯就此罢手，心中一转，说：“欧阳春，你要在下相信你的

话？”

“正是此意。”

“哼！眼前你们郎舅俩的话，便是活证。”

“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崔长青淡淡一笑，心想：“看来，只有用计迫他走绝路，逐一铲除羽翼，比在此地引起围攻要好得多。”

他沉静地点头，说：“好吧，就算是两回事好了。在下再问你一句，你与血花会真没有牵连？”

“老夫不认识血花会的人。”木客沉声答。

他转顾四周，又问：“你带了多少人来？”

“有五六位弟兄。”

“要不要算算帐？”

“这得看阁下的态度。”

“你可以让他们一起上。”

“阁下真要生死相决？”

“既然阁下与血花会无关，在下只好离开。”

“这……”木客大感意外，愕然发楞。

“把在下的乌驢马牵来，在下要走了。”

木客阴阴一笑鼓掌三下，笑道：“阁下既然放手，咱们希望能成为好朋友。”

“哈哈！江湖人需要的就是朋友。”他大笑着说，语气颇为轻松。

一名青衣大汉将乌驢马从屋后牵出，冷冷地将缰绳丢给他。他说声谢谢。向木客说：“欧阳庄主，后会有期。”

木客阴笑道：“老弟日后途经敝地，别忘了莅临把臂言欢。”

他扳鞍上马，乌驢突发长嘶，颇不安静。他目光一转，身形前移，笑道：“欧阳庄主请放心，在下会来拜望阁下的，说不定两三天之内，还要光临贵地。”

“哦！老弟……”

“在下与林白衣约定在府城会面，他答应带一两个血花会的朋友前来。同时，在下有位朋友，他是问口供的大行家，天生的凉血，任何人到了他手中，如想不用，势比登天还难，血花会的那两位朋友，想不吐实更是难上加难，等在下得到口供，可能要带了人前来向阁下讨回话。呵呵！再见。”

“噢！你与林白衣是朋友？”木客变色急问。

“哈哈！你今天才知道？”

“这……老弟，再见。”

“再见。”他笑答，策马向西小驰。

远出半里地，他下马检查马肚带，果然不错，肚带已割带三分之二，鞍下更找出一枚铁蒺藜。假使他急于离开，驱马急驰，乌驢受创，必定乱发野性，将他掀下马来，即使摔不伤，乌驢也无法奔驰，他也走不了啦！

“好家伙，果然不出所料。”他恨恨地说。

他将乌驢驱入林中，独自赶路，自语道：“我就成全你们吧，让你们有机会赶到前面埋伏。”

绕过一座山岗，他往草丛一钻，先睡一觉再说。

前面里余的一座岭脚下，北面是小径，南面是陡峻的山坡，野茅高与

肩齐，间或生长着一些小松树；路旁的草木下，躲着一些神秘灰衣人。

这些人在烈日下苦等，潜伏不动，被太阳晒得叫苦连天，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只等得心中冒火，七窍生烟，这滋味真不好受。

北面小径旁的一株大树下，木客与一名五短身材的灰衣老人安坐草中，一旁躺着另一位尖嘴高颧三角脸中年和尚。三个人不住向东西张望，情绪渐渐不安。

灰衣老人抬头望望日色，不耐地说：“欧阳老弟，这小辈恐怕不走这条路了。依兄之见，在费兄处便该动手收拾他的。”

木客老眉深锁，说：“路通东西，他不能不走这条路。如果他向东走，兄弟的人必定将消息传来，显然他确是由这面走的。”

三角脸和尚挺身坐起，说：“会不会坐骑发疯，把他摔昏了？”

“那小畜生功臻化境，不可能被摔伤。”

“哼！不一定，变生仓卒，措手不及，有天大的本事也应付不了变。”

“可能是有事在前面耽搁了。”

“已经半个时辰了，定已发生意外，贫僧到前面去看看，反正他不认识贫僧，贫僧会见机行事的。”

灰衣老人点头道：“对，欧阳老弟，让和尚去接他。”

“这……”木客迟疑难决。

“一错不可再错，在此守株待兔本来就失策……”

“不是兄弟先前放他，而是恐怕连累舍亲，因此网开一面……”

话未完，后面传来崔长青直震耳膜的语音：“欧阳春，假仁假义害了你，先前你确是失策，你该在屋内围攻在下的。”

三人大惊，倏然暴起转身，二丈外的草丛中站着脸色阴沉的崔长青。

和尚火起，怒叫道：“你这该死的小狗……”

叫声中，挥动拂尘飞跃而进。

崔长青一声长笑，回头飞掠而走。

木客发啸声招呼同伴，急起直追。

十余名顶尖儿高手争相飞逐，象一群乌鸦。

追至前面的山岗下，崔长青窜入密林，一闪不见。

众人追至林中，早已失去崔长青的踪影。木客狂怒之下，不顾一切满山狂搜。

半个时辰后，人已走散，有些跟不上，有些分头穷搜，山深林茂，十余个人分散之后，谁也无法与几名首脑取得联系。

木客与和尚走一路，沿地面留下的痕迹穷追，，追至第三座山头，留下的痕迹神奇地消失了。

两人往回搜，在右首不远处重新发现有人拨草奔跑的痕迹，又是一阵好追。

遗迹将他们引至南西的一座小峰下，遗迹重又消失。

勇气经不起长时期的考验，木客渐渐开始心寒。倒是和尚沉得住气，沉稳地寻找痕迹。

木客愈搜愈心寒，惊然地说：“大师，咱们还是回去吧。”

和尚恨恨地说：“这小子是贫僧所遇上最狡狴人物，他竟然在贫僧的追踪下逃掉了。”

“你这位追踪能手也……”

“你说贫僧栽了？”和尚不悦地问。

“大师请勿误会……”

“哼！要回去你就请便，贫僧发誓要将那小狗搜出来，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大师……”

身后突传来一阵阴森森的怪笑，两人火速转身。

身后林深草茂，不见有人。

木客毛骨悚然，骇然低叫：“是他的笑声！”

和尚凝神倾听，低声说：“人还在左近，并未脱开，他走不掉了。”

木客举目惶然四顾，发觉附近鬼影俱无，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了，心中一急，本能地发出两声召侣告警的长啸。

这期间，和尚已悄然向前搜进了三丈左右，听到啸声，扭头问愠怒地叫：“欧阳庄主，你害怕了？你……”

“小心身后！”木客狂叫。

和尚闻声知警，也听到了轻微的擦草声与风声，大吼一声，大旋身一拂后攻，出招自卫。

糟了，一拂落空，崔长青已从拂下切入，反掌拍出，“啪”一声正中脸部，鼻梁下陷，双目暴裂。

“哎……”和尚狂叫，仰面便倒，在草中挣扎着厉叫：“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的眼……眼睛……”

木客悚然拔出夺命扇，向前一拂。

“嗤嗤嗤……”八根扇骨发似联珠，疯狂地向崔长青射去。

崔长青双手急挥，最后闪在一株大树后。他手中共接了四根扇骨，有两根擦衣而过，最后两根贯入树中，八根扇骨全部落空。

他将扇骨丢向草丛，冷笑道：“你夺命扇中八根扇骨已全部射出，你完了。”

木客飞扑而上，左爪来一记“云龙现爪”。

崔长青闪至树的另一面，冷笑道：“血爪功派不上用场，阁下。”

血红的掌影一闪，“叭”一声击中树干。

“噗簌簌……”树应掌而断，海碗大的树禁不起一掌，树倒下了。

“好厉害的遁形血掌，快极。”远出八尺外的崔长青叫道，手一抄长剑出鞘。

三种绝学全部失败，木客心胆俱寒，扭头飞逃。

只逃出三丈左右，人影一闪而过，剑光打闪，劈面拦住了。

死中求生，本客不假思索地一扇拂出。

“啪！”剑扇接触，突然炸裂折断。

剑光流转，乘势递入，剑气澈体生寒。“啪”一声巨响，木客藏在内衣保护住神关穴的铁镜，在剑尖前爆裂，剑尖无情地楔入神关要穴，罩门已破。

神关穴在肚脐中，即使不是罩门，也禁不起一击。木客一把抓住剑身，向下挫倒，凄厉地叫：“你知道我的罩门，谁……谁出卖了我？是……是费……”

“上次在下就知道你的罩门所在了。”他冷然地说。

“你罩门已毁，金钟罩也毁了。现在，你愿不愿谈血花会的事？愿谈，在下饶你不死。”他沉声问。

“我……我愿谈，愿谈……”木客颤抖着叫。

第十七章

近午时分，乌骓马轻快地驰出洪洞县的南关。南面五十五里，便是山西最南一府平阳府。

马上的崔长青风尘仆仆策马南行，一身黑衣好久没洗了，一头倔强的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道士髻，脸色阴沉，不修边幅，正是标准的江湖落魄汉。

倒是他那匹雄健的乌骓马，比往昔似乎更雄健了些，浑身乌光闪亮，与主人那潦倒落魄的气色迥然不同。

离开京师进入山西，他沿途周济穷人。快要花光了他在京师获得的巨万金珠。目下，他身上仅有三二十两碎银，得为盘缠打算了。人可以对酒食马虎，乌骓马却必须获得上等草料。马是不能仅以草充饥的，要麦，要豆，要盐，要糖，比一个人还难伺候。

就是说，他必须设法张罗盘缠了。

离城两里地，前面小径东来会合。大道沿汾河东岸南下，略向西偏。道上车马往来不绝，黄尘滚滚。

三岔路口站着两名青衣大汉，小径方向另一名青衣大汉牵了三匹坐骑站在大树下，似有所待。

蹄声得得，乌骓马快到了。

三名大汉皆向他注视，路口的两大汉悠闲地踱至路中心，有意无意间，挡住了去路。

乌骓马终于驰近，一名大汉突然高举右手，叫道：“嗨！崔兄，别来无恙。”

崔长青勒住坐骑，扳鞍下马，眼中涌起疑惑的神色。轻拂着马鞭问：“咦！老兄，咱们认识吗？”

大汉呵呵笑，抱拳施礼笑道：“你老兄真是贵人多忘事，呵呵！”

“这……在下与两位陌生得很……”

“哈哈！想想看，去年三月天在湖广……”

“哎呀！在下记起来了，你老兄是邻船的水客，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呵呵！天下并不大，咱们又碰上了。”

“那次咱们虽有一面之缘，在下还没有请教你老兄的名号呢。”

“在下关彦，匪号称游神，崔兄请多提携。那位是兄弟的拜弟，飞毛腿能彪。”

“姓能？这怪姓少见，幸会幸会。”

“呵呵！能姓是太原大族，崔兄大概很少到咱们山西行道。”游神关彦笑容可掬地说。

崔长青哦了一声，问道：“在下要往平阳走走，关兄有事吗？”

游神关彦点头道：“不瞒崔兄说，咱们确是专诚前来候驾的。”

“怪事，你们知道在下的行踪？”

“崔兄昨晚在霍州打尖，咱们便知道你老兄的行踪了，因此先来一步相候。”

“哦！原来如此，关兄不知有何指教？”

“崔兄，请借一步说话。”

“这……”

“由此至孙真人庙约里余，请崔兄移至庙中一叙，有事商请。”

“可是，兄弟要赶路。”

“呵呵！崔兄的宝驹乌骓脚程快，真要赶到府城，一个时辰足够矣，请勿操之过急。”

“这……”

“商请的事，对崔兄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请放心。”

“关兄可否先行说明……”

“咱们长上专诚敦请崔兄前往商谈，届时崔兄便知其详了，请。”

崔长青一时好奇，点头道：“好吧，兄弟前往见见贵长上。”

游神举手一挥，看守坐骑的人将坐骑牵到。崔长青扳鞍上马，有意无意地说：“关兄的眼线在霍州便盯上丫崔某，想必早有准备，贵长上在崔某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哩！”

游神上了马，笑道：“敝长上碰上了棘手的事，正苦于人手不够，因此派人留意往来的江湖朋友，希望能得到朋友的帮助。崔兄黑衫客的名号，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敝长上闻名久矣。只恨无缘识荆，这次听说崔兄光临敝地，感到万分欣慰，所以派兄弟半途促驾，请崔兄至孙真人庙一叙，以便亲聆教益。”

“关兄客气了，请领路。”

“崔兄先请。”

四人在孙真人庙前下马，有三名青衣大汉上前接过坐骑。庙门的石阶上，迎下三名老道与两名年约半百的虬须大汉。两大汉年岁相当，相貌有八分相似，一看便知是兄弟；甚至可能是双胞胎弟兄。

崔长青一怔，一面下马一面说：“原来是中条双煞李氏兄弟，是江湖道上位高辈尊的前辈呢。”

为首的中年老道，有一双锐利精明且阴鸷的鹰目，大马脸，勾鼻薄唇，颊上无肉，缺了两颗门牙，留了山羊胡，背着手上前额首为礼，笑道：“欢迎崔施主大驾光临，迎接来迟，恕罪恕罪。”

话说得客气，神情却傲岸托大，笑得阴森，皮笑肉不笑令人心生寒意。

崔长青抱拳为礼，也阴阴一笑道：“道长客气，岂敢岂敢？请教……”

“贫道玉虚子。”

崔长青大吃一惊，脱口道：“原来是洪洞元都观三子，失敬失敬。”

元都观在洪洞县城东北的朝阳坊，是洪洞城第一大道观。本朝初，太祖高皇帝颁下圣旨，整顿天下僧寺道院，将小寺观合并，元都观合并了玉虚、玉清、玉峰三观，四观合而为一，成为洪洞唯一的大观。多年来，在元都观清修的玄门弟子逐渐在变，变得走了样，变成了亡命之徒的庇护所。

二十年前，元都观来了三名云游道人，自称来自府城的天庆观，是目下武当山武当派祖师爷张三丰的门人弟子，霸占元都观，自称元都观三子，以玉虚子玉清子玉峰子为号，在江湖道上出尽了风头。

湖广武当山的武当门下弟子，不承认这一支门人，也不过问山西元都观的事。

据传说，张三丰是平阳府人，拜麻姑为师(很可能是江西麻姑山那位与天地同寿的麻姑)。张三丰遨游天下，重整武当山，逃避皇室的追踪，暗中阻止成祖迫杀建文帝，仙化陕西宝鸡金坛观却又复活入蜀，踪迹奇幻不知无终，是个神奇莫测的人物，有人假张大仙之名招摇撞骗，不足为奇。

元都观三子在江湖声威远播，自然不是什么安分人物，但在表面上，他们却是有案可稽的规规矩矩玄门弟子，暗中却为非作歹无所不为。酒色财气无不专精。因此，他们也公然承认自己是黑道人物。

崔长青一听对方自报名号，而且在洪洞城近郊，不用猜，便知他们是元都观三子。

玉虚子阴阴一笑，客气地说：“无量寿佛，施主客气，请至庙中一叙。

崔长青大感诧异，老道们为何跑到孙真人庙与他商谈？定下心神，客气一香随众人入庙。

玉虚子引客人至殿左的静室，室外戒备森严，气氛迫人，双方分宾主落座，香火道人献上香茗，主人即为双方引见。

两个虬须中年人，果然是中条双煞李文李武，兄弟俩不是黑道人，而是绿林道的巨寇。

大煞李文更是个满手血腥的凶暴大贼，是官府悬赏缉拿血案如山的要犯。

另两名老道是玉清子和玉峰子，之外是两个黑道上颇负盛名的独眼龙余平，是个瞎了左眼的中年人；及开碑手杨良，练的金砂掌可以裂石开碑。

游神关彦飞毛腿能彪，也都是江湖道上名号响亮的高手。

崔长青心中不快，全是些凶横狞恶的人，自己混迹其间，岂不是甘同流合污，与凶魔为伍吗？但他不敢视于词色，既来之则安之，且定下心神，看这些人相聚所为何事。

双方客套毕，崔长青问道：“道长派关兄将在下找来，不知为了何事？咱们江湖人讲究的是开门见山，道长请三言两语交代清楚。”

“呵呵”玉虚子怪笑，笑完说：“施主请定下神，听贫道先说明概略的情形。”

“在下洗耳恭听，道长请说。”

“那么，贫道长话短说。这次咱们盯上了一票买卖，由于人手不够，因此请施主参加。”

“哦！你们要做一票买卖？”

“对，一票，足有千件以上价值连城的金珠宝石，和无数金银。这一票买卖接下来，足够咱们所有的人，度支三年以上，过三年安静的日子。”

“可是，你们的人……”

“不够。”

“诸位都是江湖的高手名宿，仍嫌不够？”

“是的，对手出奇地强大，咱们应付不了。最重要的是，咱们在乎阳府一带，全是些尽人皆知的熟面孔，瞒不了人，必须要你这位外乡人前往卧底，定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不致坏事。”

“这……能不能把这票买卖的详情……”

“很抱歉，在施主尚未答复之前，买卖必须暂且守秘，以免走漏了风声，

因此碍难见告。”

“哦！你们要的是……”

“要你点头，要你参与，三七分帐。”

条件优厚，反而引起崔长青的怀疑。论声望身价，论人数多寡，他一个人凭什么可以分三成？因此他疑云大起。再就是他对这些残忍恶毒的魔道高于毫无好感，不想同流合污。略一思索，他断然地说：“抱歉，在未明白真象之前，在下不能点头。”

玉虚子脸一沉，冷笑道：“阁下该知道江湖规矩。”

“不错，江湖规矩要在下必须先弄清底细，有权决定取舍。”

“江湖规矩允许你拒绝当地前辈的求助？”

“但你们并非求助，而是要求合作。所谓求助，也仅限于合乎道义的事。但在下似乎感到诸位所要求的，与道义并无任何关连。”

“你……”

“对不起，在下敬辞。”

玉虚子狠狠地盯视着他，怒形于色地问：“阁下拒绝合作了？”

“情势如此，在下不得不要求诸位另请高明了。”他沉着地说。

大煞李文怪眼凶光四射，厉叫道：“好小子，你既然来了，休想……”

他冷哼一声，抢问道：“休想怎样？你又想怎样？”

大煞推椅而起，大叫道：“你不答应也得答应，由你不得。”

他淡淡一笑，泰然地问：“你要不顾江湖道义，迫在下就范？”

“就算是吧。”大煞厉声答。

他脸色又变，冷冷地说：“除非阁下能捆住崔某的手脚，不然阻止不了在下来去。”说完，离座向玉虚子抱拳一礼，并向众人行罗圈揖，说：“在下不能耽搁，就此告辞，得罪之处，诸位前辈海涵，后会有期。”

尚未迈步，开碑手杨良踱至门旁，伸手虚拦阴森森地说：“姓崔的，这里不是客店，由不得你来去自如。”

“杨前辈要阻止在下离开？”

“你明白就好。”

“阁下如何阻止？”

“老夫只好留下你。”

他冷然一笑，举步便走。

开碑手拉开马步，吸口气立掌行功，冷然盯视着他，整个左掌逐渐变色，泛起隐隐金芒，亮出了金砂掌绝学向他示威，拦住去路。

他直向前撞，无畏地迈进。

开碑手直等到他走近至三尺内，方大喝一声，毫不迟疑地一掌劈出，快逾电光石火，潜劲山涌，劈胸吐出。

快！贴身相搏生死须臾。他右掌一拂，“啪”一声四指拍在对方的腕门要害上。

开碑手的右掌，就在这闪电似的刹那吐出，登向他的胸口心坎重穴。

他身形半转避招，起脚抢攻反击，“噗”一声靴尖轻挑在开碑手的丹田要害上，身形一晃，越过开碑手到了门旁。

功力相埒，谁快谁胜。两人贴身交手，年青力壮的崔长青占了优势。

“哎……”开碑手惊叫，几乎跌倒，脸色一阵青，抱住小腹站不直腰。

崔长青向门口迈出一步。玉清于突然疾冲而上，拂尘一抖，便待出手

拦截。

玉虚子急喝道：“师弟退！让他走。”

玉清子急忙止步收拂，叫道：“师兄，不能让他走。”

“不必了，少他一个人，咱们同样能办事。”玉虚子阴笑着说。

崔长青当门而立，抱拳道：“诸位，少陪了。”

众人目送他去远，玉清子恨恨地说：“这小子好不识抬举，师兄不该放走他的。”

玉虚子冷笑道：“咱们是主人，不能失礼。”

“可是……”

“咱们不易留下他。师弟，你比木客欧阳春高明多少？木客练的金钟罩绝学，已有八九成火候。枫林山庄高手如云，天涯双邪、过天星，这些人并不比咱们差，结果如何？”

“难道咱们就此罢了不成？”

玉虚子狞笑道：“他是咱们的希望所寄，怎能罢了？”

“但他……”

“师弟，对付这种初出道自以为有满腔热血的人，硬来是不行的。”

“师兄之意……”

“我自有妙计。”玉虚子极为自信地说，转向独眼龙余平问：“余施主，吴大嫂来了吗？”

独眼龙点头道：“来了，在后面静室安顿。”

“她家全都来了？”

“全来了。”

“好，咱们去与吴大嫂商量，走！”

玉清子大惑，问道：“师兄，崔小辈的事……”

“师弟，放心啦！”

游神关彦笑道：“玉清道长，令师兄足智多谋，放心啦！且看令师兄安排窝弓猛虎，放下金钩钓蛟龙，崔小辈飞不了，咱们的事成功可期。”

“一切看贫道的。”玉虚子满怀信心地说，轻快地出室而去。

乌鸦弛出官道，崔长青回头扫了来路一眼，自语道：“这些凶魔聚在一起，哪会有好事？居然想拉我下水，我得小心了，他们不会死心的。”

平阳府，晋南的重镇，城高壕深，关防严紧。目下的府城俗称白马城，真正的平阳故城在城南数里。

为了次日动身方便，他不在城内落店，穿城而过到了南关，牵着坐骑到了老汾客栈。

老汾客栈是座不起眼的小客店，但却是颇为清静的一家，位于一条小横街中，远离大街要道，不受车马喧扰，而且投宿的客人并不多。

他前脚落店，后脚进来了三名青衣佩刀大汉，也是落店的。

已经是申牌时分，客店开始有客人投宿了。最后落店的是一位老太婆，一名十七八岁青春少女，一位八九岁黄毛丫头。

三个老女人穿得朴素，象是村姑，一口晋北口音，举动慌张，象是受惊的鹿。尤其是那位美丽的少女，眉梢眼角带有重忧，从不敢抬头注视着陌生人，楚楚可怜，弱不禁风，确象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弱女。

在晋北，地近边墙，常年烽烟不绝，大元帝国的余孽，无时不在做重回中原的美梦。因此，晋北民风强悍，不分男女老幼，都能盘马弯弓，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弱女，只有在内地方能找到。

崔长青并未留意投店的旅客，只知他的右邻房客，住进了几位女客。

洗漱期间，他听到邻房传出了隐隐哭泣声。

他留了心，也激起了管闲事的侠义心肠。

同一期间，客店主人被两位不速之客请出店外不久，店主带了一名小肠，交由掌厨的伙计差遣。

掌灯时分，小肠送来了酒食。两壶汾酒，二味小菜，一大碗削面，酒菜的香味引人垂涎三尺。

崔长青奔波多日，沿途从未发生意外，在平阳城通都大邑落店，他仍然小心提防，仔细地检查送来的壶酒，却忽略了菜。

一般说来，蒙汗药一类药物挥发性高，忌油腻，放入酒和茶中，药力甚佳；放入菜中便药效有限。放多了便有异味，放少了不起效用，因此没有人会将蒙汗药放在菜内。

要计算人，除了蒙汗药之外，其他的药物多着呢。

在生活线上仆仆风尘的旅客，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落店后如无其他事故，便早早歇息，以便明早过路。崔长青也不例外，膳后不久便待安眠。

怪！邻房的女客，为何仍在哭泣？

夜间客船之中，探询女客诸多不便，他想：“明天，明天我一定去问问，她们一定有了困难，也许我能替她们解决。”

正待宽衣入寝，突觉旗中一阵隐痛。

“咦！怎么回事？”他揉着腹部自问。

总算不错，痛楚仅片刻间便消失了，江湖人闯荡天下，难免会碰上些小麻烦，象水土不服、中暑、受寒、误食不洁之物、蛇虫咬伤等等小毛病，算不了一回事。但如果不幸患上大病，那就麻烦大了，再碰上阮囊羞涩，灾情更是惨重，谁肯照料一个穷途末路的流浪汉？

他并未在意，宽衣脱靴往床上一例。

糟了，痛楚重又光临，这次的声势比前一次凶猛得多，痛得内腑象在猛烈抽紧收缩，痛得他直冒冷汗，蜷缩成团伸不直腰来。

这次痛的时间比前一次长些，痛苦的浪潮退去，似乎一切又恢复原状，了无异样。

江湖人身边，经常带了些救急的金创药与应急的膏丹丸散，止痛整肠胃的药自然也包罗在内，他吞了一包止腹痛的药散，心中甚感不安，闯荡江湖以来，由于体魄健壮，平时注意饮食起居，从未患过疾病，弄不清今晚所思何症。要说腹泻吧，肚中既未雷鸣，又未感到内急，就是痛，岂不奇怪？

好在痛楚已经过去了，他宽心地入眠。

不久，一阵澈骨奇痛惊醒了他，这次来势更凶，更猛，腹痛如绞，来势如山洪猛泻，无可遏止。

终于，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他满床乱滚，床在他的滚动下，格吱吱发出快要崩塌的怪响。

呻吟声惊动了外廊的店伙计；也许店伙计早就在外面等待了。

“砰砰砰！”拍门声震耳。

他痛得神游太虚，痛得快要昏过去了。

“砰砰砰！”房门被拍得山响，店伙在外面叫：“客官，怎么了？开门！”

开门！”

他痛得牙关咬得死紧，只能用喉音与鼻音呻吟，无法回答。

不久门被撬开了，奔入两名店伙，疾趋床前，按住他关心地叫：“客官，你怎么啦？你……，”

他浑身冷汗澈衣，叫道：“我……我腹痛如绞……”

一名店伙向同伴叫：“小二，你去叫掌柜的请郎中，这位客官恐怕是中邪呢！”

“见鬼，怎会中邪？定是绞肠痧。”小二自作聪明地说。

“快去，让郎中来决定是何病症。”

“我这就去。”

“别忘了端盘熟水，弄条厚巾来。”

如果是绞肠痧，那可真糟了，半夜三更不好请郎中，郎中来慢了，肠子可能要全被绞断。

天老爷保佑，郎中来得很快。

郎中到达，他的痛楚恰好消失了。刚才的痛楚，比第一次凶猛十倍，时间也拖长十倍，他浑身脱力，整个人快要崩溃了。

郎中是个年约半百，留了八字胡的人，按规矩不慌不忙地望闻问切，不住摇头。最后，向他问：“小哥，你这病拖了多少年了？”

他摇头苦笑，软弱地说：“这是破天荒第一道，前此在下从未思过病。”

“那更糟！”郎中怪腔怪调地说。

“你是说……”

“来势如此猛烈，一未发烧，二未腹泻，这……本郎中不知是何怪症，必须另请高明。”

接着，痛楚再次光临。

痛苦中，他听到郎中向店伙说：“你们快替他准备后事，再痛几次，他就挺不住了，平阳的郎中谁也无能为力，他绝挨不了半个更次。”

他半昏迷地想：“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人死如灯灭，一个无牵无挂的人，对死的恐惧要比常人镇静得多。

他并不怕死，真知道死期，反而解脱了他心灵的枷锁，反正要死了，何必死得那么怯懦？

想开了，痛楚似乎减轻啦！他默默地用仍然清醒的神智。引导自己的意识进入忘我之境，浑忘腹中的痛楚。果然有效，痛楚显著地减轻，已经无法威胁他了。

店伙们在忙，以为他快要昏厥，忙着替他准备后事，每个人皆不住摇头叹息。

有名冒失鬼店伙走近他，大声问：“客官，你还有后事交代吗？”

他不动，象已进入弥留境界。

房门口，突然传来妇人的语音：“你们怎么啦？半夜三更的，吵得人无法安眠，我们明天得留些精神赶路呢。”

一名店伙说：“大嫂，十分抱歉，这位客官得了急症，快要归天了，因此惊扰了其他的客官，大嫂尚请包涵一二。”

“哦？得了什么急症？”大嫂问。

“不知道，只知他腹痛如绞，郎中束手，已快痛昏过去了。”

“哦！让老身看看。”

“大嫂……”

“拙夫是郎中，小妇人也略知医理。”

“大嫂，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上了人命官司，大嫂你……”

“你这是什么话？人还有口气在，总该尽尽人事，对不对？”

“这……”

“让我看看。”

是个年约花甲的老妇，赫然是邻房的客人，慈眉善目，像貌慈和。

店伙们阻止不了，乖乖地让路。老妇走近床缘，命店伙将灯掌近，先察看崔长青的口腔、眼睛，然后不住轻按他的腹部各处，用平静的口吻不断地问：“这里痛吗？这里痛吗……”

他神色木然，从实回答。

老妇最后替他掩上衾，向店伙说：“劳驾小二哥，去借一付煎药的瓦罐来。”

“老大娘，能治吗？”站在床角的小肠问。

“老身可以一试，可能有救。”

“真的？”

“老身有五分把握。”

“这……”

“老身先回房取药，先让他吃些止痛安神药。”老妇一面说，一面出房而去。

服下老妇一包药散，不久，痛楚渐消。

老妇向店伙们说：“你们可以安顿了，这里由老身照顾。”

“老大娘，还是由咱们店伙计照料……”

“不必了，他已度过了危险期。”

店伙们走了，他也蒙胧地睡去。

一觉醒来，只感到口干舌燥。室中一灯如豆，可听到水沸的声音，药香扑鼻。

睁开虎目，扭头看到蒙的人影。壁角以三块砖架起一个灶，燃烧着两三根枯枝，暗红色的小火苗闪动，老太婆和少女正坐在灶前，用文火煎药。两人面火而坐，他只能看到她们的背影。

少女发出一声长叹，喟然地说：“奶奶，我们不能留下来，说不定恶贼们已经追下来了，我们必须尽快地逃，逃过河才有生路呢！”

“丫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老妇断然地说。

“可是，我们……”

“恶贼们不知我们已经逃走。”

“但……如果……”

“如果他们发觉了，早就追下来啦！”

“奶奶，我们不能冒险。”

“不必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不能弃之而去，奶奶必须遵守救人须救彻的古训。”

他想说话，却虚弱难以发声；想动，全身无力。

一天，两天……

第三天，少女端了一碗微温的药汁，轻轻地走近床前，低下玉首说：“公子爷，药来了。”

一位小姑娘扶起了他的上身，他就少女手中，喝干了碗中药汁，无限感激地说：“姑娘，谢谢你。请问令祖母在吗？”

少女双目红肿，转首回避他的目光，低声道：“家祖慈上街去了，到车马店雇车。”

“雇车？”

“我们不能再停留，因此打算雇车南行，将公子爷一并带走。”

“这……”

“公子爷病后衰弱，需好好调养十天半月。”

“哦！在下留在店中调养……”

“家祖慈认为，万一店伙煎药不当，可能旧病复发，因此不敢将公子爷留下。”

他心潮汹涌，感慨地叹道：“令祖母菩萨心肠，身在难中，依然慈悲为怀，为救人置一家三口的生命于不顾，在下铭感五衷，没齿难忘，大德不言谢，容图后报。”

“公子爷言重了，些须小事，何足挂齿？噢！公子爷怎知贱妾一家身在难中？”

“在下曾经听到姑娘与令祖母的话。”

“哦！这……”

“这三天中，姑娘与令祖母不解带，悉心医治我这位陌生落难人，云情高谊恩比天高，在此世道炎凉之今日，委实难得。在下姓崔，名长青，请教姑娘贵姓？”

“贱妾姓吴，小名娟。那位是舍妹小欣，年方七龄。”少女幽幽地说。

“吴姑娘的身世，可否见告？追逐你们的人，又是何来路？”

“唉！一言难尽。”

“吴姑娘请勿见外，尚请明告。”

“贱妾家位大同府朔州，家祖仙逝多年，逝世前曾与当地的土豪结怨。家祖逝世后，该土豪多年来一直不断煎迫，要置我吴家一门老少于死地。日前，家父家母在一次保护牲口的械斗中，被他们所暗杀，含恨九泉。家祖慈知道不能再留，便毅然带了贱妾姐妹两人向南逃，希望能逃到潼关，投奔现在潼关卫定居的亲友暂避风头。唉！只怕被恶贼们发现我们逃走，追来斩草除根……天哪！贱妾真不敢往下想。”

他气涌如山，问道：“那土豪是谁？”

“是石川堡的堡主灰狼桑达，堡在朔州西三十里，石川堡附近的村民，皆受桑堡主的钳制，谁也不敢有所拂逆，不然便有家破人亡的横祸飞灾。”

“你们能不能在附近找地方暂避？”

“我们在此地人地生疏。”

“这样吧，可到府衙请求保护，平阳府至朔州相距千里，石川堡的人天胆也不敢前来行凶。”

“崔公子有所不知，那恶贼养了一群会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鹰犬，官府保护得了我们吗？”

“哦！这……”

“如果雇到马车，我们今天就得启程，早走早好。公子爷如果能起床，请略加收拾，贱妾要回房打点。如有事吩咐，请叩壁知会一声，贱妾的住处就在邻房。”

他沉吟片刻，说：“吴姑娘，请替我把店伙找来。”

当天雇不到车，车马店表示后天可供应两部轻车南下，吴老太太已决定后天动身。

次日，崔长青已可起床走动。吴老太太与两位孙女，轮番在房内侍候，令他万分感激。

一早，两部轻车向南行。前一辆乘坐着吴老太太与小欣，车上载了一些行李与家具。后一辆是崔长青，吴娟姑娘同车照料。车后系着乌骓马，向南飞驰。每辆车有两名车夫，两匹健骡，直放风陵渡，预定五天可以到达。

已牌正未之间，车行三十里，进入襄陵县境，不久重与汾河会合，官道傍河向南延伸，东西是无尽的起伏丘陵，西面是浊浪滔滔的汾河。

官道绕过一处河弯，前面出现一座小村寨。

“叭叭！”车夫挥鞭暴响，车轻快地向南急驰。

另一名车夫紧了紧头上的遮阳笠，说：“前面是马坊湾，到那儿歇马，走啊！”

“叭叭叭！”鞭声清脆震耳，轮声隆隆，后面尘埃滚滚。

蹄声如雷，两匹健马从后面追上了马车，从左右超越，马上的两名黑衣骑士腰佩单刀，瞥了车厢一眼，冷笑一声加上一鞭，健马飞驰而过。

一声长哨，又追上了两匹健马。

车厢内的人，不知车外的事。官道上车马往来不绝，谁也没留意旁人的闲事。

车抵马坊湾，又有两匹健马超越而过。

车停在一座小食店前，赶车的刹住车，跳下车叫道：“车在此地小驻片刻，客官可下车透口气，不可远离，歇好马就走。”

前车的吴老太太与小欣并未下车。吴娟将水囊递给崔长青，说：“崔公子，先喝口水再说，下一站该喝药了。”

他感激地说：“谢谢你，吴姑娘。哦！车中灰尘太浊，你下车透口气吧。”

吴娟摇摇头，叹口气说：“不行，万一被恶贼的眼线看到，一切都完了。”

“平阳府以南，道上旅客络绎于途，村落甚多，与贵乡朔州完全不同，恶贼怎敢在阳关大道上行凶？”

“不，还是小心为上。”

他注视着坐在身侧的姑娘，打量着姑娘清秀的脸蛋，问道：“姑娘清丽出尘，不知曾否练过武？”

“只学了骑射与刀枪，见不得人。”吴娟信口答。

“那……你该带武器防身的。”

“带了武器，岂不更为引人注意？”

他将身侧的剑递过，说：“在车上不会引入注意，这把剑留给你防身。”

“这……这种剑好象不管用……”

“当然，这种剑不适于马战，而目前你没有与贼马战的可能。”

“你是说……”

“刚才过去的几匹马，马上的骑士都不是好路数。”

“哎呀！你怎么知道不是好路数？”

“在下曾在帘隙中打量过他们的神色。”

“依你看……”

“可能是劫路的强盗。”

“哎呀……”

“不要怕，绿林道上的规矩我略知一二，我还能和他们打交道。”

“你……你浑身虚弱……”

“还撑得住，和他们套交情料亦无妨。”他一面说，一面从帘缝向外留心查看，久久，惑然地说：“怪事，怎么他们不来探海底？”

“你是说……”

“如果是劫路的，第一步该有人前来搭讪，这就是所谓探海底。如果碰上同道，他们便及早收手。其次是留照，告诉别的同道这已是有主之物，同道们见了留下的暗记决不敢再打主意。”

“哦！崔公子似乎很熟悉呢。”姑娘信口说。

他苦笑。此时此地，他怎能表明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聪明，该发现一些可疑的征候。吴娟姑娘既然说他对绿林道熟悉，为何神色毫无异状？至少也该起疑才是。

但他完全忽略了，对救命恩人，他还能怀疑些什么？

歇马毕，马车继续上道南行。

他开始活动手脚，双手握拳，吸口气，默运真力徐徐伸张。

他太虚弱了，只感到一阵昏眩，不自禁地叹息一声，闭上了双目。

“你怎么啦？”姑娘问。

“想活动手脚，可是……”

“崔公子，你不可能任意伸展手脚。”

“你是说……”

“你全身倦怠，能轻轻移动手脚已是不错了。如果是换了旁人患了你这种病，连说话也感吃力呢。”吴娟沉静地说。

“哦！吴姑娘，在下到底患的是何种怪病？”

“我……我也不知道，只听奶奶说，你这种病如果救晚了些，便会肝肠崩裂而死，万幸得救，因内腑损伤甚重，短期间也会成为废人，十天半月方能逐渐恢复元气，十分危险。”

“唉！真是吉人天相，如果在下没碰上令祖母……”

“崔公子，如果家祖慈早一天离城南下，你恐怕……事情过去了，不提也罢。”

“令祖慈与姑娘对在下的再造鸿恩，在下没齿难忘，容图后报……”

“相见也是有缘，崔公子幸勿挂齿，出门人谁又没有困难？奶奶是个菩萨心肠的人，救你也算是机缘，其实，她老人家……”

蓦地，胡哨声划空而至。

“哈哈哈哈哈……”狂笑声震天。

马车一阵颠动，刹车声刺耳。

崔长青掀开窗帘，吃了一惊。

这是两座高阜中的一片平原，野草蔓生，疏林散落，路两端不见行旅。四周出现八人八骑，将两辆马车围在核心，八骑士全身黑衣，外披掩心短甲，佩着单刀，手中握着丈八长鞭，据鞍狂笑，来意不善。

迎面拦住去路的大汉笑完，大叫道：“老太婆，除非你肋生双翅，不然绝逃不出山西地境，你认命啦！”

另一名骑士大吼道：“赶车的，滚出路旁乖乖等候发落。”

四个赶车的跳下车，张开双手，惶然奔至路旁，按规矩坐好乖乖静候

变化。

崔长青吃力地推开车门，滑下车来，到了车后急解乌骘的缰绳，一面高叫：“道上同源，朋友，有话好说。”

一名骑士策马冲来，狂笑道：“奉桑爷所差，斩草除根，上啊……”

崔长青心中一急，似乎激发了生命的潜能，居然手脚奇迹地有了劲道，将坐骑牵至车门急叫：“吴姑娘，你先上马脱身。”

交出缰绳，他抓起掣在车座旁的赶车长鞭。这种鞭与作为武器的长鞭完全不同，形如钓竿，较绳粗仅如指，长竿的弹性甚佳。

取得赶车鞭，他向前面的马车奔去。

两匹健马先一步到达车门，“砰”一声大展，车门被击毁了，车内的吴老太太与小欣，惊叫着跌出车外。

一匹健马向崔长青冲来，长鞭呼啸而至，骑士的狂笑声惊天动地。

崔长青因前车被袭，已急得心胆俱裂，见有人驱马冲来拦阻，忘了自己浑身无力，向前急冲。

糟！只冲了两步，眼前一黑，头晕目眩难以支持，头重脚轻摇摇欲倒。

人马冲近，鞭排空而至，鞭风厉啸动魄惊心。

“我必须支撑下去！”他向自己狂叫。

站不牢只好另设法，急中生智，他向侧滚倒，手中的赶车鞭用尽全力袖出。

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赶车鞭无巧不巧地缠住了来骑的一双前蹄。

一声马嘶，一声惊叫，“砰”一声大震，坐骑摔倒，象倒了一座山，骑士也骤不及防，飞跌下马。

崔长青虎跳而起，丢了鞭，扑向跌下的骑士。

骑士来不及站起，本能地挥较相阻。

但使不上劲，鞭梢反旋，被崔长青一把抓住，反而勒住了骑士的脖子，双脚蹬住骑士的背腰，狠狠地全力抽紧。

“恩……”骑士挣扎着叫，但一切都完了。

第二匹健马冲到，鞭影来势如电。

“叭！”这一鞭够份量，抽中崔长青的腰背。

他忍受着澈骨的刺痛，死勒住骑士不放。

第三匹马冲到，鞭破空光临。

他紧勒住快断气的骑士，奋力一翻。

“叭！”鞭抽在骑士的胸腹上，骨碎肉飞。

蹄声如雷，第三位骑士一鞭误中同伴，疾冲而过。

他拔出死骑士肋下的巴首，全力掷出。匕首化虹而飞，贯入急冲而来的第四名骑士的咽喉。

“砰！”骑士翻落马下，呜呼哀哉。

马急冲而至，速度甚快。

他不知哪来的神功，抓住鞍前的判官头。健马冲出三四丈，他已翻上了鞍。

可是，第五匹马到了，“叭”一声鞭响，左肩背挨了一鞭，人向下栽。

第五名骑士的马冲到，第二鞭如怒龙天矫急降而下，力道如山。

他着地翻滚，用尽平生之力，手脚急伸，猛地止住了滚势。

“啪！”鞭着地声起自身侧，以三寸之差，鞭梢抽打在他的左胁侧坚硬的

草地上。

他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奋身一滚，压住了鞭梢，猛力夺鞭。

“哎呀！”骑士惊叫，来不及放手丢鞭，被拉下马来，向地面飞撞。

两人跌成一团，最后他骑在骑士的身上，双手扣实了骑士的咽喉，骑士也顶住了他的喉部。

终于，骑士的手开始松弛。

他仍在加力，咬牙切齿形如疯狂。

蹄声震耳，叫唤声传到：“崔公子上马！”

乌骓驰到，他刚起，吴娟已俯身伸手，健马急冲而至。

双手相接，他被拉上雕鞍。

两匹健马向北飞驰，绝尘而去。

另三匹向南奔，带走了吴老太太与小欣。

地下，有三具死尸，路旁有一匹受伤的马。另一匹空鞍健马，已奔出十余丈外去了，却不见乌骓马的踪迹。

健马向南飞驰，吴姑娘惨然地说：“奶奶和小妹完了，天哪！如何是好？”

他坐在鞍后，抱着姑娘的纤腰，绝望地问：“奶奶怎样了？在下的乌骓马呢？”

“被他们劫走了，乌骓马也被他们夺了。”

“往何处走的？”

“不知道。”

“那……不要往南追。”

“崔公子要紧……”

“不，往北。”

“你……”

“他们必定将人带回朔州。”

“你要……”

“我要救奶奶与小欣。”

“可是……”

“兜转马头。”

“你……你来驭马。”

他叹口气，惶然地说：“我……我已脱力，手脚发软……”

“噢！你刚才猛勇如狮，怎么却又脱力了？”

“用力过度，支持不了。”

姑娘不假思索地说：“按理，你不可能与人交手，可是……”

“我也不知道力自何来，也许是生命关头，神力自天生，所以能保住了性命。现在，力道已完全消失了。”

“你这人真是神奇莫测……”

“转回去，先回去平阳再说。”

吴娟立即兜转马头，向北急驰。

远远地尘头大起，两匹健马自北向南驰来，双方逐渐接近。

第一名骑士赫然是游神关彦，第二骑是二煞李武。游神在五六丈外便看出是他，收缰叫：“崔兄弟，是你吗？”

他心中一动，向吴娟叫：“勒住坐骑，我要找朋友相助。”

双方勒住坐骑，他急问：“关兄，看到有男女同乘的坐骑北行吗？”

“崔兄弟，怎么回事？”游神关心地问。

“兄弟的同伴被人劫走了。”

“哦！谁劫走的？”

“还不知道。”

“哦！刚才过去的两位骑士，李兄认识。”

二煞李武阴阴一笑道：“他们是大同的飞鞭太保与金眼雕，都是边墙一带的风云人物，但他们两人两骑，并未带着妇女。”

吴娟惶然叫：“是了，那两个畜生是桑家的狐群狗党。”

游神摇头苦笑，接口道：“崔兄弟，那两位仁兄难缠得很，算了吧。”

“在下必须去找他们要人。”

二煞好意地说：“老弟，这件事李某也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李兄是说……”

“在下去找朋友设法，先传出消息，以免贵同伴遭毒手，尔后再设法找他们讨人。”

“李兄如肯相助，崔某感激不尽。”

“一句话，包在兄弟身上。走，咱们立即返回平阳，赶快传出信息。”

“两位往南……”

“咱们往南所办的事并不要紧，这就走。”

距城还有五六里，游神关彦说：“崔兄，你先到南关的安乐老店投宿，兄弟与李兄先去找朋友设法，晚上客店见。”

崔长青已无可选择，只好说：“一切有劳两位了，万事拜托。”

“兄弟自当尽力，不负所托，请在客店静候佳音，兄弟告辞。”

安乐老店在南关的西街，地处偏僻，是一座小小客栈，住在此店的人，几乎全是苦哈哈的。

两人要了一间有内间的客房，吴娟姑娘哭了个哀哀欲绝，在极度的悲伤下，仍然含悲伺候他服药。

他心乱如麻，也愤怒如狂。

入暮时分，他服过两次药，竟然感到精神振奋，虚弱感逐渐消失。

他不疑有鬼，以为是经过上午的恶斗，神奇地恢复了体力，做梦也没料到吴娟在捣鬼。

这期间，城东北朝阳坊第一大观元都观中，气氛极为紧张。

元都观主道号玄鹤，是位年届花甲，仙风道骨颇有道行的全真。一观之主，颇具威严。

静室中，玄鹤观主与玉虚、玉清、玉峰三子，接见三位来自解州的不速之客。

三位客人两个是面目阴沉的中年人，一是随身带了铁琵琶吕三娘子。三人的胸襟上，皆绣有血花的标志。

主客双方的神色皆不友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为首的中年人沉下脸说：“在下不是不尊重道长的威望，只是奉敝会主所差，必须把这件事办好，道长尚请见谅。”

玉虚子脸色阴沉，冷笑道：“话不是这样说，问题是贵会在解州建坛多年，咱们平阳的朋友从不过问贵会的事，贵会似乎也不必管咱们平阳的事，对不对？”

中年人嘿嘿笑，说：“在下此来与道长情商，肯不肯尚请明示，不必拐弯抹角。”

“你威胁贫道吗？”

中年人挪挪佩剑，冷笑道：“道长言重了。不过，在下希望敝会与贵观之间，彼此能不伤和气和平相处。”

“哼！贵会显然有喧宾夺主之图。”

“正相反，敝会建的是秘坛，毫无强宾夺主的念头，只是，此事与敝会的存亡有关。”

“哼！这件事贫道毫无所知。”

“道长，光棍眼中不揉沙子，这件事……”

“这件事免谈。”玉虚子断然地说。

中年人眼中凶光四射，沉声道：“道长，姓崔的离开顺德，走辽州出太原，他的乌雅马瞒不了人，本会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人在贵地失踪，要说贵观不知，岂不是欺人之谈？”

“拿证据来，敝观的人又不吃贵会的粮……”

“道长，姓崔的与贵观的朋友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何必为了此事而伤了彼此的和气？”中年人的口气有了转变，不再强硬。

玉虚子却不相让，冷冷地说：“敝观的人，也不希望与贵会作对，但你们强人所难，贫道决与贵会周旋到底。”

中年人一阵怪笑，说：“咱们也算是同道，又是邻居，为了一个漠不相关的人闹意气，实非双方之福。这样吧，敝会愿意让步。”

“如何让步？”

“道长明示姓崔的行踪，敝会以白银千两为酬，如何？”中年人大声说。

四个老道互相打眼色，久久，玉虚子脸上的冰霜开始溶解，问道：“如果将人交给贵会，如何算法？”

中年人与同伴低声耳语片刻，笑道：“再加重礼，死的，加上五百，活的，加上一千。”

“施主能作得了主？”

中年人哈哈笑，笑完说：“在下天罡坛坛主，就作得了主，一言九鼎。”

玉虚子嘿嘿笑，说：“一言为定。”

天罡坛主击掌三下，说：“一言为定。道长，在下带了认识崔小辈的吕三姑娘前来，可否让她先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崔长青？”

“人交与贵会时，再看并未晚。”

“何时交人？”

“半月后。”

“半月？这……”

“半月，不然免谈。”

“道长，这恐怕不太妥当吧？夜长梦多……”

“这人目下不在本城，已被贫道遣出办事，须半月后方可返回，届时一定将人活生生地交与贵会，贫道保证决不误事。”

“这……”

“施主如不放心，可回报贵会主，派人前来本城守候，等候消息。但先小人后君子，话讲在前面，你们如果不守信暗中下手，贫道必定揭开贵会之秘，召集山西群豪，与贵会面对面解决。”

天罡坛主大笑而起，说：“好吧，一切依你，在下告辞了。”

送走了三位客人，玉虚子向玄鹤观主不客气地说：“观主速派人盯牢血花会的人，只要他们敢妄动，格杀勿论，不可大意。”

“是，是。”玄鹤观主客气地说，显然他这一观之主，反而受到玉虚子的驱策。

“尤其要注意铁琵琶吕三娘子，这鬼女人的暗器厉害，是血花会员机警最出色的刺客，决不可让她向崔长青偷袭。”

“是，本观主派三个人盯牢她。”

无罡坛主偕两位同伴出观而去，一面走，同伴一面低声道：“坛主真打算把银子白白送给妖道们？”

天罡坛主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阴笑，说：“自从九幽娘将信息传到总坛后，会主已决定将总坛迁离山西。崔小辈既然来到山西，而且沿途销声匿迹到了平阳，会主认为枫林山庄必定有人泄漏了本会之秘，崔小狗已摸清咱们的底了。”

“坛主是说，九幽娘……”

“崔小狗大闹枫林山庄，九幽娘不在庄中，泄漏的事与她无关。”

“那……”

“可能是欧阳护法本人泄了密。”

“不会吧。”

“哼！但愿不会是他，会主已经派人前往严查了。既然会主已决定迁在为良，妖道们想要银子？哼！他们少做梦。”

“坛主打算……”

“杀了崔小狗，咱们溜之大吉。”

“可是元都观……”

“咱们自然有妥善的安排，你明天回去一路，将此事面禀会主，请会主把地煞坛的精锐秘密地派来听候差遣，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当然，别忘了派人带二千两假银来，而且要故意露白，让元都观的朋友定心。”

“兄弟今晚就走。”

“不，明天再走，以免妖道的爪手起疑。”

掌灯时分，游神关彦轻叩崔长青的房门。

“谁呀？”崔长青在内问。

“崔兄弟，是我，关彦。”

崔长青拉开房门，焦灼地问：“关兄，有消息吗？”

“呵呵！凡事不可操之过急，急必坏事……”

“关兄，救人如救火……”

“这我知道。”

“请里面说话。”

“不，请随兄弟到永利池一行。”

“这……”

“这里已在兄弟的朋友控制中，不必担心吴姑娘的安全。”

永利池距元都观不远，两人急急入城，直奔永利池，踏入池岸旁的一座大宅院。

踏入一间密室，灯光下，他看到了元都观三子。玉虚子含笑相迎，稽首说：“崔施主请坐，无量寿佛！”

他一怔，讶然道：“关兄，你这是……”

“呵呵！关施主将这件事托请贫道……”

“你们……”

“施主，吴姑娘的事，除了贫道之外，任何人也无能为力，先坐下再说。”

他心中发紧，暗中叫苦，硬着头皮坐下说：“在下先要知道，吴老太太与小欣姑娘目下的处境，道长尚请见告。”

玉虚子在袖中取出一枝木钗，递过说：“这是吴老太太头上的发钗，施主请验看。”

他接过细看，心中一宽，说：“果然不错，是吴老太太之物。”

“她祖孙目下有惊无险。”

“她目下在何处？”

“在对头手中，但她祖孙的生死，操於施主之手。”

“道长之意……”

“对方答应冲贫道薄面，放她们一条生路，要她们离开山西，永远不许回来。”

“在下负责把她们送出山西地境，谢谢道长鼎力相助，在下没齿难忘，日后当致重酬，但不知对方何时方可以放人？”

玉虚子一阵阴笑，笑得崔长青汗毛直竖，笑完说：“施主还没问贫道肯是不肯呢。”

“这……”

“对方不是没有条件的。”

“他们的条件是……”

“那是贫道与他们的事，不劳施主费神。”

“道长之意……”

“贫道当然也有条件。”

崔长青心中一跳，暗叫不妙，问道：“道长的条件，不知在下能否……”

“你能，决定权操于你手。”

“道长请说。”

“打开天窗说亮话，贫道需要施主鼎力相助。”

“是上次所说的买卖吗？”

“是的，小事一件，办成，当然好；失败，贫道亲自护送吴家三口到潼关。”

“这是说，事在必成，不成则在下以死相赶？”

“施主如有困难，贫道决不勉强。”

他咬牙，问：“如果在下不答应……”

“贫道无所谓，施主可自行前往朔州石川堡讨人，也许还来得及，但你得赶快些，迟了恐怕会误了吴老太太祖孙的性命。”

“别无他途？”

“别无他途。”玉虚子一字一吐地说。

他吁出一口长气，断然说：“好，在下答应了。”

“一言既出。”玉虚子毫不放松地迫逼，击掌相示。

“驷马难追。”他只好击掌回答。

玉虚子堆下脸，拂袖叫：“好，施主先见过几位朋友。”

游神关彦拉开内室门，叫道：“诸位请出来，见见黑衫客崔长青。”

应声鱼贯出来了四位男女，走在前面那位仁兄壮如大牯牛，身高八尺以上，豹头环眼，手长脚壮，面目狰狞。

第二位正相反，五短身材，小眉小眼，象个干猴。

第三位是个中年和尚，鹰目朝天鼻，双耳招风，面色阴沉。

第四位是个二十五六岁美少妇，一身红，水汪汪的一双媚目，琼鼻樱唇俏丽娇艳，隆胸丰臀水蛇腰，好美好艳，可惜满脸怒意，凛然不可侵犯。

四个男女的脸色都难看，一个个象债主，大刺刺地入室，径自落座冷然注视。

玉虚子狞笑道：“诸位自报名号，尔后也可互相照顾。”

“在下铁金刚蔡一飞。”大牯牛傲然地说。

“老夫天猴端木风。”矮小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贫僧极乐僧悟化。”和尚木然地报名号。

“蝎娘子仇萱。”红衣少妇冷冰冰地说。

崔长青心中骇然，脱口说：“天南地北的邪道煞星全来了。”

“你说什么？”铁金刚厉声问，倏然而起，作势上扑，一双巨手大得吓人。

“坐下！”玉虚子冷叱

铁金刚气虎虎地坐下，木凳在他身下咯吱吱怪响。

玉虚子嘿嘿笑，说：“今后，你们五个人必须同心协力，替贫道办好一件大事，事后，各取所需，还你们自由。”

“不成呢？”天猴端木风阴阴地问。

“不成，你们自己想想好了。”玉虚子也阴笑着说。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问：“到底要办何事，道长为何不说。”

玉虚子摸摸山羊胡，慢腾腾地说：“诸位也许听说过鸣山，可能听说过银洞山宝石洞。

至於天威四圣，诸位应该全都知道他们的名号。”

“你说吧。”蝎娘子冷冷地说。

“天威四圣，他们是三男一女，绰号称风神、雨师、雷公、电母。去年，他们在浮山县东南的鸣山建屋隐修，在银洞山宝石洞，发现了无数宝石，召来了不少工人，占住了银洞山，不许任何人接近。”

“哦！你也想要宝石？”天猴问。

“不是贫道要宝石，而是他们已宰了贫道不少朋友，他们的野心太大。”

“哼！谁相信？”极乐僧冷冷地说。

“信不信由你。当然，原因也是为了他们挖掘出土的大批价值连城宝石。”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天猴怪笑着说。

玉虚子不在意地笑笑，说：“你们五位要做的是，由崔施主前往卧底，他们需要年青力壮的人挖矿坑。然后摸清底细后，接应你们四位进入，毙了天威四圣，取得宝石，你们便可自由了。”

“为期如何？”天猴问。

玉虚子想了想，始说：“为期十日。如果诸位有所失闪，诸位的事贫道也将如约完成。”

“谁任领队？”天猴追问。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领队责任重大，谁也不愿担任；但为了声响，谁也不甘人后。

玉虚子嘿嘿笑，说：“你们谁任领队无关宏旨，反正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五个人一条命，谁也不能偷懒。”

“你这一招真绝。”

“夸奖夸奖。”

“后援有人？”

“当然，贫道亲为后盾，但你们千万不要寄望。”

“这是说，你们后援是假，监视是真。”蝎娘子冷冷地说。

“如何想法，悉从尊便。”

一直就在深思的崔长青，突然发话道：“玉虚道长，在下需要先知道有关天威四圣的一切消息，巨细无遗愈详尽愈好。”

“很好，敝师弟等会儿自会将详情见告。”

“最好请曾经与四圣打过交道的人前来谈谈。当然道长曾经派人前往查探过。”

“不错，贫道曾有不少朋友前往，但活着返回的人并不多，不然也不至于劳动诸位的大驾。诸位如果不愿前往，还来得及退出。假使诸位不反对前往一试，咱们这就到后面静室听敝师弟详告一切。”

没有人退出，众人即进入密室计议。

回到客栈，崔长青显得有点心事重重，向愁眉不展仍在哀伤的吴娟姑娘说：“吴姑娘，有关令祖母的下落，我已经有了头绪。”

“崔公子，到底怎样了？”吴娟满怀希冀地问。

“敝友已答应帮忙，但需半月后令祖母方能平安归来，姑娘静候佳音。”

“谢天谢地，但愿神灵庇佑。”

“这半月，我要替朋友办一件事，离开平阳……”

“哎呀！你……”

“这是交换条件，在下必须一定。姑娘早些歇息，明早破晓时分，有人前来将姑娘接至隐秘处所藏匿。”

“崔公子……”

“情势迫人，不得不如此安排。”

“崔公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姑娘请勿追问，总之，在下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护送你们平安到达潼关，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时光不早，请安歇吧。”

破晓时分，来了一乘小轿，接走了吴娟。

崔长青换了一身黑劲装，外面加上灰直裰，土布扎脚裤，带了一个小包裹，以布囊盛剑掩住行藏，踏着晨曦出城，走上至浮山县的大道。

平阳至浮山全程八十里，轻轻松松一日程，脚程快的人，半天即可赶到。

出城六七里，道旁钻出一名青衣大汉，行礼道：“崔兄早，请随在下动身。”

“请领路。”他客气地说。

入小径，到了一座小庙，庙外站着玉虚子，含笑相迎道：“崔施主信人，如约而至，贫道放心了。”

他抱拳为礼，笑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道是大丈夫一言九鼎，决不反悔，在下既然答应了，怎敢不来？他们来了吗？”

“先一步到达，正在候驾。”

殿堂中，铁金刚四人已经高坐相候。主人只有玉虚子一个人，庙四周放了警哨。

他在三男一女的虎视眈眈下，颌首打招呼从容地落坐。

玉虚子揭开神案上的一块黑布，说：“这是诸位应用的兵刃暗器，各色齐全，诸位请自行挑选趁手的物件。”

兵刃是霸王鞭、护手钩、方便铲、剑。暗器是飞刀、枣核镖、木鱼、梅花针。应用物品是飞爪百链索、夜行衣、金创药、驱犬丸、火折子、碎银二百五十两、干粮……一应俱全，准备得相当周到。

玉虚子等众人分别取用了兵刃暗器，阴笑道：“现在，看诸位了，贫道祝诸位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不久即随后赶来，并候佳音，告辞了。”说完，稽首一礼，大摇大摆地走了。

铁金刚抓起了霸王鞭，冲玉虚子已远去了的背影恨声说：“王八羔子！总有一天，太爷要砸碎了这杂种的狗脑袋，方消这口怨气。”

天猴佩上双手钩，冷笑道：“大笨牛，你又有什么把柄落在妖道手上了？”

铁金刚一鞭砸在神案上，“砰”一声大震，神案崩坍了，咬牙切齿道：“太爷的一位侄儿，被妖道掳来不知藏匿在何处，你说我能不听他的？这狗杂种可恶！”

极乐僧嘿嘿笑，说：“既来之则安之，算了吧，目下咱们要办的急务，是找出一个领队来，不然届时各行其是，一切都完了。”

天猴也说：“对，三个臭皮匠，胜似诸葛亮；又道是蛇无头不行，没有人主持大局，不溃败者，几稀。”

“谁做领队？”蝎娘子问，目光落在崔长青身上，但樱口旁的不屑笑意，说明她并未将崔长青估计在内。

铁金刚大声道：“大爷鞭下无敌，我领队。”

天猴冷笑道：“你？算了吧。论经验见识，领队之任舍我其谁？”

极乐僧顿着方便铲说：“论武林各位威望，贫道认为领队非我莫属。”

蝎娘子哼了一声说：“万绿丛中一点红，为免你们争夺，本姑娘当仁不让，该我领队。”

“废话！女人只配下厨房。”铁金刚怪叫。

“什么？”蝎娘子按剑而起怒声叫。

天猴急叫道：“别吵别吵，听我说……”

极乐僧接口道：“干猴，你先别发令，你还不是领队呢。”

“和尚，你不同意老夫做领队？”

“当然。”

“为何？”

“因为贫僧做领队，必定比你做得更好。”

“你凭什么？”

极乐僧拍拍胸膛，冷笑道：“凭胸中之智，与一身无双绝学。”

“你要不要试试老夫的绝技？这可以证明你在吹牛。”天猴阴森森地说。

眼看双方要反脸动手，崔长青不耐地叫：“好了好了，距银洞山远着呢，连天威四圣的身影也未看到，咱们自己就拼起老命来了，象话吗？”

“你又有何高见？”蝎娘子问。

“你们四人最好抓签决定。”他挥手说。

“你呢？”

“在下年青少见识，让贤。”

铁金刚却不同意抓签，大叫道：“谁能三拳把太爷打倒，太爷承认他是领队。你们都打不倒太爷，大爷就是领队。”

“哼！”天猴冷哼。

铁金刚怪眼彪圆，迫进两步叫道：“你不服气？那就让在下打三拳，打不倒你，太爷就承认你是领队，你敢不敢？”

天猴叉腰而起，冷笑道：“你那两斤蛮力……”

话未完，铁金刚闪电似的捣出一记短冲拳，“噗”一声闷响，天猴骤不及防，正中腰腹，大叫一声，翻倒出丈外，跌倒在庙门旁，几乎跌昏。

“谁还想试试。”铁金刚傲然地叫，威风八面。

极乐僧冷笑道：“贫僧愿斗兵刃，可惜兵刃会出人命。”

蝎娘子也撇撇嘴说：“女流之辈不屑与人动拳脚。”

崔长青大为光火，上前问：“大笨牛，你能挨得起在下三拳？”

铁金刚狂笑道：“哈哈！你？不要说三拳，三百拳也无妨……”

话未完，崔长青突起发难，默运神功行雷霆一击，铁拳如电，力道万钧。

“砰砰砰！”三声巨响似乎同时传出，铁拳在铁金刚的左右颊与下颌开花。

“蓬”一声大震，浑身横练的铁金刚跌出丈外。

崔长青在拳头上吹口气，冷笑道：“现在，咱们请天猴端本前辈领队，走！”

第十八章

浮山县，也就是从前的神山县，县以山为名。但目下的浮山，却属于平阳府附廓首县临汾管辖。从府城至浮山县，须经过浮山，东南偏东行二十里，方是浮山县境。

崔长青负责卧底，接应同伴进入银洞山矿区，因此他独自先行。

经过浮山，便落在眼线的监视下。

天威四圣与元都观三子多次冲突，怎能不在府城派眼线？

当天，他们在浮山城落店，平安无事。他们分别入城，分开投宿。

最少有十双精明锐利的眼睛，监视着他们，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

浮山县城小得可怜，城周仅四里，是一座土城，尚未砌砖，由于地近山区，地广人稀，进来一个陌生人，难逃眼线的耳目。

银洞山，在城东南四十里，据说从前曾有金银矿，也出产朱砂和宝石，但目下已无开采的形迹，只留下一个旧坑洞，洞中流出一条小河，向南流入冀城县，叫金河，据说河中还可找到沙金。

有一条小径通向银洞山，穿越中条山可达潞安府。中条山北接霍山，南迄黄河，千峰万岭，绵亘数百里，东太行，西首阳，所以叫中条。银洞山，列入中条支脉，并无不可。

出城东南行，除了山还是山，有些山一片苍翠，有些山光秃秃寸草不生，经常可遇上一些被水冲刷而成的地堑，甚至有些地震形成的山沟。土著

他们在下面掘壁成屋，除非走近，谁也没料到下面会有人居。有时一望无涯，鬼影俱无，无村无寨，只有烈日黄沙，突然间，竟然有人出现在左近，常会把人吓一大跳。

当然也有田地，但秋未冬初，已看不到作物了。

到银洞山必须经过几座山峰，它们是司空山、鸣山、和龙角山的余脉。这是说，要到银洞山矿坑，必须经过夫威四圣的盘踞地鸣山。

崔长青落店时天色尚早，申牌初客店客人稀少。本来走浮山至潞安的客人就不多，因此全城仅有四五间客店。崔长青投的是东门的平安客栈。钱金钢则在南门的福全老店，天猴在东门外，向一家农舍借宿。极乐僧在西门的三官庙，与蝎娘子化装易容术颇为高明，她扮成一个投亲不遇的村妇，在南门找到一位穷缝大嫂，以一百文钱找到了栖息之地。

五个人都是老江湖，各有一套安全妥善的栖身本领。但他们却不知道，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监视下，可知天威四圣的实力，比他们所估计的要强得多。

天色尚早，崔长青必须按计行事。他一身落魄像，施施然踏入南大街的福兴当铺。

当铺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请长工的招贴。

帐房夫子站在高高的柜窗后，有手捻着花白山羊胡，眯着老眼向他嘿嘿笑，抢先说：“看尊驾两手空空，显然不是来照顾小号。”

“你说对了。”他靠在窗口说。

“那么，你是……”

“宝号门外有张招请长工的招贴。”

“不错”

“你看我象不象个做长工的料？”

“哦！人高马大，年青力壮。”

“你是说，在下被录用了？”

“长工很苦。”

“当然不会有人格请安太爷。”

“你知道就好。”

“到宝号上工？”

“到乡下。”

“也好。”

“管吃管住，每月工银十两。”

“倒还公道。何时上工？”

“明天一早来，自有人带你前往，别忘了把行李带来，至少也得带些换洗衣物。”

“好，就这么说定了。”

“回去好好准备，记住一早来。”

他扭头就走，在门口转身问：“大叔不问在下的底细？”

帐房师爷嘿嘿笑，说：“你也没问做些什么工。”

“有道理。”

“心照不宣。”

“再见。”

“好走。”

夜市在街南的城隍庙，他在庙后的小巷口，找到缩在屋角的天猴。

“情形如何？”天猴抢先问。

他摇摇头，说：“情形不对。”

“如何？”

“可能已露了行藏，主持招请长工的人，神色与玉虚子所说的完全不同。”

“没按例盘问你？”

“没有，连姓名都没有问，而且主事不是个假瞎子，而是个目锐鬣丰，太阳穴鼓鼓的花甲老人，词色带有浓重的江湖味。”

“你认为……”

“他们已发觉在下的来路了。”

“不会吧？玉虚子说，咱们五个人这次入虎穴，只有几个亲信参与策划……”

“亲信是靠不住的。”

“你认为玉虚子的爪牙中有内奸？”

“事实俱在。”

“什么事实？”

“有人跟踪。”

“真的？”

“等会儿我把他弄来问口供。总之，咱们必须小心在意，因此计划须有所改变。”

“你的意思是……”

“咱们一是击毙天威四圣，二是夺取已出土的大批宝石。”

“对。”

“咱们用不着按玉虚子的计策行事，如不改变，必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玉虚子断送了许多朋友，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失败在对方的卧底。”

天猴沉吟片刻，说：“如按玉虚子所说的矿洞警戒情形说来，不用卧底计策，决难进入矿坑，咱们成功之望微乎其微。”

“你的意思……”

“按计行事。”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说：“你坚持？”

“是的。”

“好吧，你是领队，当然得依你了。”

他耸耸肩说，扭头走了。

一早，他带了包裹到了得兴当铺。剑不能带，他只带了一把八寸小刀。

店门口停了一部无厢马车，也无座位，两个赶车大汉高大结实，佩了刀。

帐房夫子老远便看到他了，向店内大声叫：“人到齐了，上车。”

店内陆继出来了五个大汉，穿了灰布直裰，面有菜色，原来也是前来应募的人。

他大踏步走近，帐房夫子欣然叫：“快上车还要赶路呢。”

六个人上了车，车夫一声轻喝，“叭”一声鞭响，健马八蹄翻飞，向城外飞驰。

六个人分坐在两侧，你看我我看你。

车行十余里，司空山在望。这座山原称风穴山，因山上有座司空庙，所以成了司空山。

东南，是鸣山，相距效里，脉络相连。

事先已知道附近的地势，崔长青心中开始有点紧张。接近天威四圣的巢穴，不紧张那是欺人之谈。

车向岗上爬升，到了半山，罡风呼啸，天气骤变，西北角乌云腾涌，掩住了白日。

“叭叭叭！”鞭声展耳，车沿山腰的大道飞驰。

前面山脊上传出一声尖哨，路旁的荒草中跳出六名青衣大汉，喝声似乍雷：“刹住车，检查。”

“希聿聿……”马嘶声起自山脊，六匹健马出现，六名骑士全是彪形大汉，上上下下包围了马车。

车夫惊惶地刹住车，叫道：“动手。”

崔长青大感诧异，付道：“不可能有人劫车，难道天威四圣要检查自己的车吗？车夫神色仓惶，叫谁动手？”

两车夫在车座下拔出两把单刀，急急向下跳。

一名青衣大汉大喝一声，左手一场，三枚钢镖同时飞出，速度奇快。

“啊……”一名车夫狂叫着摔倒。

崔长青与五名雇工惶然站起。一名大汉一跃上车，扬刀喝道：“跪下！俯首挨刀。”

崔长青毕竟年轻，经验不够，当然不肯跪下挨刀，立即按捺不住，手一抄短刀入手，他要反抗。

可是，变生不测，他左右的五雇工同时手脚齐出；两人架住了他，两人飞脚踢中他的小腹，一人袖中吐出一枝钢锥，抵住了他的胸口叫：“丢刀！反抗是死。”

他恍然，暗叫上当，只好丢掉小刀，等候机会。

上车的大汉狂笑道：“黑衫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元都观三子怎么派你这种脓包来送死？哈哈！把他绑起来。”

大汉一时忘形，小看了他，机会来了。五名伪装的雇工收了兵刃，反扭住他的双手，一人在车座下的木箱取出了牛筋索。

两名车夫重新跳上车，先前伪装中镖的车夫，向发镖的人笑骂：“老九，你他妈的真干上了呢，镖上注上入内力，是不是想假戏真做，射死老子你好来个叔接搜？”

牛筋索刚搭上崔长青的手；突变倏生。

“哎……”绑他的两名雇工狂叫，一身躯飞抛，“砰砰”两声巨响，撞塌了车栏，跌下车去了。

快，快得令人目眩。他顺手再出“分花拂柳”，“噗噗”两声闷响，另两名雇工应手而倒，再加上一脚，最后一名雇工狂叫着向大汉飞去。

大汉一怔，百忙中向侧一闪。

他人如怒豹，势如狂风，疾抢而至，快如电光一闪，近身了。

大汉骇然拔剑，但闪势未止，身形未稳。

他手下绝情，一掌劈出。

“噗！”劈在大汉的顶门上，颧骨下陷。

他夺了剑，大喝一声，剑使刀招，来一记“回风拂柳”，身形疾转。

两个车夫飞扑而下，双刀尚未攻出，剑已回旋及体，连封架的机会都

没抓住，剑过头落，一个丢掉斗大头颅，一个握刀的右臂折断。

他飞跃下车，五名青衣大汉恰好冲到。

先前发镖的老久抢先出手，打出了三枚钢镖，人随镖上扑，剑出“寒梅吐蕊”。势如奔电。

生死关头，慈悲不得；敌众我寡，必须手下绝情。他向下一挫，三镖落空掠顶而过。

他斜身抢入，“铮”一声错开来到，剑尖骤吐，无情地刺入老九的胸口要害，正中心坎。

“哈哈！”他狂笑，斜审八尺，绕过车的另一边，险之又险地躲过攻近背心的一剑。

四大汉绕车急追，自然有慢有快。他向左急抢，大喝一声，闪过刺来的一剑，无畏地突入，撒出了重重剑网，痛击前两名大汉。

四周的六匹马向内聚，蹄声如雷。

从西南角冲来的一匹坐骑，在超越一丛荒草的刹那间，草中人影乍现，铁金刚鬼魅似的长身而起，霸王鞭一挥，势如崩山，“啪”一声抽在骑士的背腰上。

“呵……”骑士狂叫着，掷落马下。蝎娘子，打出了她霸道的满天花雨撒梅花绝学，梅花针五枚一簇，共有五按之多，把飞骑疾驰的一名骑士打下马来。

只片刻间，象是风卷残云，十二名埋伏擒人的高手，五名雇工与两名车夫，只剩下一名大汉向南逃。蝎娘子，娇喝道：“拿命来，阁下。”

大汉知道路不了，跑不了只好拼命，大吼一声，“猛虎回头”旋身反扑，九环刀势如山崩。蝎娘子已先一步闪在一旁，轻拂着剑说：“这一招火候不够，狠而不准。”

大汉又是一刀，晃身夺路逃命。蝎娘子信手挥剑，从刀侧掠过，削掉大汉的右小臂，冷笑道：“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忌辰。”

大汉抱着手臂，转身狂奔。蝎娘子跟上，笑道：“你想走？笑话了。”

崔长青远远地叫道：“仇姑娘，留活口。”

大汉向侧一窜，转身狂叫道：“我……我投降……饶我一命……”

一面叫，一面跪下了。蝎娘子冷冷地以剑尖指向对方的咽喉，笑道：“本姑娘蝎娘子，从未饶过人。”蝎娘子，吓了个胆裂魂飞，想挺身站起逃命。但手臂已断，痛得手脚已不听指挥，无法突然蹿起，身形一蝎娘子已含笑送剑，剑尖直透咽喉。

崔长青奔到，不悦地叫：“仇姑娘，你明知咱们要口供。”蝎娘子在死尸上拭剑，冷笑道：“用不着口供了，准备将尸体找个坑丢掉。”

“你这女人……”

“女人又怎样？恩？”

“你……你心狠手辣……”蝎娘子阴笑着问。

天猴走近解围，笑道：“崔老弟，算了吧，咱们办事要紧。”

他摇头苦笑，问道：“端木前辈，你们怎知道在此地埋伏？不是说好了你们暂且在城中等侯三天吗？”

天猴吁出一口长气，说：“果然不出你所料，咱们行藏已露。”

极乐僧接口很恨地说：“咱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监视下，他们在府城有眼线，已至咱们的计谋已全部泄漏无遗，妖道可恶，他简直存心要咱

们前来送死。”

“噢！你们怎知道的？”他颇表惊讶地问。

天猴笑道：“昨晚上你到夜市找我，说我们已暴露行藏，要改变计划行事，老朽仍不相信。”

“哦！前辈相信了？”

“你不是说有人跟踪吗？”

“是的，怪的是离开城隍庙夜市……”

“跟踪你的人并未跟上你。……”

“是呀！在下正感奇怪……”

“是老朽把人弄走了。”

“难怪。”

“问出了口供，知道他的要在半途捉你，然后迫你将咱们四人引至矿坑，擒咱们替他们挖矿。”

“他们几乎成功了，可惜没料到你们赶来先行埋伏，反而毙了他们的爪牙。”

“老弟猜想妖道们的首脑人物中有内奸，果然不错，但那内奸的地位并不高，只知道你一个人的名号，因此估错咱们的实力。”

“行藏已露，咱们的事难办了。”

“无论如何，此事咱们非办不可。”

“前辈有何打算？”

“只好依你改变计划行事。”

“前辈打算……”

“还得仰仗老弟，老弟艺业超人，足智多谋，偏劳老弟设法了。”

“前辈是领队……”

“算了吧，老弟。不管怎样，咱们此次入虎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妖道们话已说得明明白白，杀不了天威四圣，取不到宝石，咱们死路一条，只有成功可活命，老弟赶快拿主意，目下的情势已不容咱们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了，老朽知道你行。”

铁金刚大叫道：“你小子就别推三阻四了，把你的鬼主意掏出来。”

他沉思片刻，问：“你们决定放弃妖道们的计谋了？”

“去他娘的妖道鬼计谋。”铁金刚怪叫。

天猴也说：“咱们用不着按计行事，事实是咱们行藏已露，妖道的计谋行不通，改变事在必行。俗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只要把事办好，妖道们管不着。”

他脱掉外面的直裰，佩好剑，说：“天威四圣已知道咱们的计谋。”

“不错，但尚未查出咱们的身份。”天猴接口说：“因此，咱们给他来硬的。”

“老弟之意……”

“公然叫阵。”

“但……咱们势难进得了矿场。”

“咱们激他们出外决战。”

“他们不会放弃优势，将以逸待劳对付咱们。”

他冷冷一笑，说：“天威四圣是魔道中大名鼎鼎的名宿元老，他们决受不了撩拨，咱们四处骚扰，杀人放火大干一场。”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敌进我退，敌逃我追，打了就走，让他们疲于奔命，吃一个算一个。只要诸位肯不计较武林威望，不逞能恋战，定可逐一剪除他们的羽翼，最后迫他们自陷死境谅无困难。”

极乐僧不满意，怒形于色地说：“天威四圣的武林名位，并不比咱们高，你要咱们打了就跑？哼！办不到。”

“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崔长青冷冷地问。

“咱们下挑战书，邀他们生死一决。”

崔长青哼了一声向：“如某你拥有大群娇妻美妾，拥有完全属于你的地盘，拥有价值连城的财宝，拥有可供驱策忠心耿耿敢于拼命的爪牙，你肯与实力相当的对头公平拼命吗？”

“贫僧没有这些……”

“在下假设你已拥有了这一切。”

“这……贫僧当然肯。”

“所以，你只配受制于元都观三子，只配做你的极乐僧，而无法成为宇内之豪。”

“哼！你挖苦贫僧吗？”和尚恼羞成怒地厉声问。

“哼！在下说错了吗？”

“哼！你为何又受制于妖道？”

“在下为了救人，情势所迫。”

“废话！”

“不是废话，而是元都观三子是在下的恩人。”蝎娘子突然狂笑，笑得花枝乱抖。

“你笑什么？”崔长青不悦地问。

“嘻嘻！我笑元都观三子。”

“他们有何好笑？”

“笑他们居然能成为别人的恩人。那三个妖道卑鄙无耻，坏事做尽，阴险恶毒，诡计多端，不害人已是万幸，竟然做了别人的恩人，怎不可笑。”

“你信口雌黄……”

“哼！本姑娘也是个人人唾骂，恶毒诡诈的人，但比起元都观三子，本姑娘甘拜下风，天知道你中了他的什么毒，居然认他为恩人呢。哼！你如果不是妖道们派来监视咱们的蝎娘子以充满不屑的口吻说。

他勃然大怒，踏进一步说：“你这恶毒的女人……”蝎娘子顶了回去。

天猴不得不挺身而出制止，大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住口！”

铁金刚大叫道：“吵，吵，吵个屁，等办完了事，再吵尚未为晚。端木风，你是领队，到底如何打算？”

天猴大声道：“按崔老弟的妙计办事，我决定了。”

“去各找坐骑，这就走，先到鸣山，捣了天威四圣的龟窝，给他们个下马威。”崔长青豪气飞扬地说。

天猴瞪了众人一眼，大声道：“你们已听清崔老弟的话了，走！”

极乐僧撇撇嘴说：“鬼叫什么？你这位领队委实窝囊透顶。”

五个全是自命不凡、横行天下凶名昭著的人，谁也不甘受人管束，要不是彼此利害攸关，决不可能走在一起，不拼个你死我活，已是天大的奇迹了。

天猴怒火上冲，猛地转身一掌拍出，出其不意突袭，凶狠地攻向和尚的右胸。

极乐僧方便铲一推，“噗”一声挡住了天猴的掌，双方同向侧移，劲道四散。

“你要动手？”极乐僧厉声问。

“老夫正有此意。”天猴乖戾地说。

“贫道奉陪。”

“老夫求之不得，正好教训你该如何尊敬领队。”

双方剑拔弩张，拉开马步作势进搏。

崔长青大为不耐，明道：“等办完正事，你们再拼死活尚未为晚，还不住手？咱们再不走，便得留下打人命官司了。”

极乐僧骂道：“小畜生！贫僧要教训你这目无尊长的小辈。”

声落，疯虎般疾冲而上，方便铲一抡，迎面点出势如崩山，力道万钧当胸点到。

一旁的铁金刚居然不记仇，反而帮助崔长青，霸王鞭猛地递出，“啪”一声架住了方便铲，挡在中间大叫道：“和尚，不服气咱们玩玩。”

“你要帮他？”极乐僧厉声问。

“在下谁也不帮。”

“你……”

“谁要碍事，在下就找他。和尚你耽误咱们办事，在下不许你横生枝节。”蝎娘子长剑一挥，叫道：“干脆咱们今天好好清算一番，找出谁是妖道派来监视的人，不把他清除掉，咱们办事缚手缚脚。本姑娘一直就在怀疑，这人不仅是妖道派来监视的人，更可能是天威四圣派在妖道处卧底的奸细，不然为何离城一天，便落在四圣的眼线监视下？”

“仇姑娘，你认为谁可能是这个？”天猴问。蝎娘子向天猴一指，说：“可能就是你。”又转指崔长青说：“更可能是他。”

“混帐！”天猴怒叫。

崔长青冷笑道：“难怪你一直敌视在下，原来有此存心。我问你，就算在下是被派来监视人的，于你们何损？”

“这……”

“你们敢畏难而退，一定了之？”

“本姑娘不会一走了之，但不习惯被人监视。”

崔长青哼了一声说：“咱们都有把柄落在元都观三子手中，他们用不着派人跟来监视。”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玉虚子根本对咱们未存奢望，不然他必定一同前来。咱们五人的死活，妖道并不在乎，以区区五人之力量，要想与天威四圣拼命，不啻以卵击石，咱们仅是妖道试探天威四圣实力的送死鬼而已，犯不着派着心腹跟来送死？”蝎娘子意动，脸色一变，问道：“你是说，咱们毫无希望了？”

他淡淡一笑，说：“问题是咱们五个人是否对付得了天威四圣。”

天猴拍拍胸膛说：“老朽自信可以应付得了。”

他的目光扫视四人一匝，问：“诸位谁曾经与四圣交过手？”

久久，没有人回答。

他苦笑道：“不久，咱们便知是否应付得了啦！不过在下认为，元都观

三子的威望，在山西甚至在江湖道，虽不说首屈一指，至少是武林各大门派不敢正视的人物。但他们却眼看天威四圣盘踞在卧榻之旁，公然召众掘宝，公然驱逐他们的人远离浮山，而他们却束手无策，四出请人前来向天威四圣斗智斗力，可知天威四圣决不如诸位所想的那么脓包。走罢。

咱们先到鸣山四圣的巢穴，便知咱们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了。”

五人找来坐骑，策马急赶。

绕过山北，风逐渐转厉，罡风扫过山林，呼啸声如同千军万马奔腾、厮杀、呼号，令人惊心动魄，果然不愧称风穴山，地势高，正当风口，有风并非奇事。

崔长青一马当先，在走石飞沙中到了山西南。官道蜿蜒通过下面的起伏丘陵，绕向鸣山。

驰下一座平坡，风小了些，平坡一望无垠，及腰的枯草不见人兽的踪迹？

一声鬼啸，前面七八十步路右的山沟中，鬼魅似地出现一个灰袍飘飘的高瘦花甲老人。

披散着一头灰发、鹰目炯炯，勾鼻瘪嘴，颊上无肉，手点一根形如竹枝，长约丈六，以精钢打制的外门兵刃“天帚”出现在路上，象是山精木客现形。

腰带上，有一双铜铙，铙柄的红带迎风飞舞，十分触目。

崔长青放松缰绳，扭头叫：“风神当道，小心了，备战！”

风神发出一阵果啼似的怪笑，直待人马接近至五十步内，方一声怒啸，取出铜铙。

铜铙径约尺八至两尺，铙声三响，声音可怕地往人的脑门钻，似乎耳膜欲裂，脑袋欲炸。

“哎呀！”极乐僧狂叫，掩住双耳栽下马来。

铜铙是僧人常用的法器，而极乐僧却被铙声震落马下，可知铜铙的威力，委实骇人听闻。

一声怪笑，铜铙重新三击。

“希聿聿……”健马哀嘶，发起疯来，狂野地乱蹦乱跳。蝎娘子的缰绳断了，健马奋蹄飞跃。蝎娘子本来已受不了铙音的袭击，失惊之下，身不由己栽下马来。

第三个落马的人是天猴，人与马同时坍塌。

崔长青向前一伏，双手掩住了马耳，双腿一夹，健马向前狂冲。铙音虽利害，但他受得了。

他是唯一能冲出的人，铁金刚的马也倒了。

风神一怔，接着鹰目一翻，一声狂笑，一面铜铙破空而飞，在空中划出一道金虹，成弧形从侧方飞来，飞行时的破空锐啸，象是九天风涛，声势十分惊人。

健马仍向前冲，崔长青已撒剑在手。

铜铙飞旋而至，“嗤”一声从马胸前飞掠而过。

鲜血激射，马脚裂开。

“砰！”健马重重地冲倒，尘埃滚滚。

崔长青一刹那飞离鞍桥，侧跃丈外。

距风神仅十步余，只消一跃而进，便可与风神拼命了，机会不可错过。

铜铙划出一道美妙的光弧，奇快地绕风而回。

风神伸手轻灵地接住铙，一声怪笑，向路侧一跃，蓦尔失踪。

崔长青飞从而至，脚下迟疑。

这是一条宽约四五丈的地隙，底部是排泄山洪的山沟，但目下没有水，深约三丈左右，曲折向东北伸展，不知伸向何处。

两侧的泥壁，可看到一些风化已朽的门和窗，一看便知是已没有人居住的地窟，数量甚多，往昔可能是一处村庄呢。

这些废地窟里面有堂、有房、有厢、甚至有地道四通八达，人在内藏匿，委实不易搜寻，且易受暗袭，他不得不考虑后果，颓然放弃追搜的念头。

他退回原地，五匹坐骑死了两匹，另三匹已跑得无影无踪，五人的行囊丢失了三份。

天猴拍拍脑袋，犹有余悸地说：“老天！好利害，天威四圣，果然名不虚传。”

铁金刚脸色铁青，也悚然地摇头道：“这邪门玩意可怕极了，人是无法抗拒的。我铁金刚从不服人，这次……他妈的，算了！”

极乐僧神色灰败，惶然道：“咱们回去吧，回头是岸。”蝎娘子凤目带煞，战栗着说：“我想回头，但我不能，如果我惜命全身而退，我那苦命的小妹妹将被卖入青楼，水世不得翻身。”

四个横行天下的一代凶魔，被风神的雷霆一击吓破了胆，豪气全消，一筹莫展。

崔长青虽则心惊，但尚能沉得住气，一咬牙，虎目怒睁，沉声道：“谁要惜命退出，还来得及。”

天猴惨笑道：“老弟，不必说了，没有人敢退出的。”

“那就准备拼命吧。”他豪壮地说。蝎娘子问。

“担心无济于事。”

“咱们进也是死……”

“至少可保住在下的恩人，死也值得。”

天猴长叹一声道：“咱们毫无机会，想不到这次会栽在妖道手中。”

崔长青不能怨元都观三子，掳走吴老太太祖孙的不是妖道，三妖道反而算是他的恩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断然说：“咱们不必怨天尤人了，退不了只好进。”蝎娘子焦虑地说。

他一字一吐地说：“风神的铙音，并非是以音克敌绝技，外物所发的音浪，克制并不难。”

“你的意思……”

“咱们以绵絮塞耳，可支持一时。只要诸位肯采纳在下先前的计策，成功之望可期。”

天猴拍拍胸膛，说：“老弟，我听你的。”

“我听候吩咐。”铁金刚抢着说。

“依你。”极乐僧极不情愿地说。蝎娘子无可奈何地接口。

崔长青取回死马上的包裹，说：“谢谢诸位的信任，咱们有进无退。现在，咱们赶快到银洞山，走！”

暴风雨将至，五人全力急赶，沿途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幸而不再有人袭击，不久便踏入鸣山地境。

崔长青领先飞奔，离开了大道，绕山东麓而行，以避开天威四圣的

居所。狂风飞沙反而有助脱身，可避免行踪被对方所掌握。

越过一座山岗，向下急降。

一阵隐雷传到，声不大而沉，似乎地动山摇，风声似乎更凄厉了些。

赶得太急，众人全忘了身外事。

正走间，走在最后的天猴突然叫：“怪事，初冬期间有暴风雨并非奇事，但有雷声岂不可怪？”蝎娘子信口道：“不是雷，是地动。”

崔长青突然止步，骇然道：“诸位，咱们碰上怪事了。”

“有何怪事？”铁金刚问。

“你留意四周。”

极乐僧大骇，恐惧地说：“咱们碰上白莲会的妖人了。”

地并未动，那一阵阵若有若无的轻雷声不是传自地面，象是从天际降下的。天宇中乌云飞驰，天地变色。风声呼啸。声如万马奔腾，草屑与飞沙从天而降。

可是，附近的草木却寂然不动。

没有风，附近的气流象是凝结了。

众人依然而惊，呆住了。

崔长青四周察看，突然大叫：“小心左面！”

左面的调林中，两道闪电急射面采，光芒刺目生花，奇快绝伦。相距约十丈左右，见光光已近身。

四人惊呆了，张目结舌不知所措。蝎娘子扑倒在地，向侧急滚。

伏倒慢了一刹那的极乐僧狂叫一声，砰然倒地。

两道闪电飞掠而过，从左面回旋入林。原来是两具隐现金芒的折曲银刀，长有两尺，飞旋而来，便成为闪光耀目的电虹了。

崔长青一跃而起，拔剑戒备叫：“和尚，你可无恙？”

极乐僧颤抖着站起，顶门丢了一块头皮，鲜血把头部染红了，成了个血人。

天猴一跃而起，急叫道：“是电母，追。”

崔长青收剑苦笑道：“人已走了，追不上啦。”蝎娘子摸摸脑门，脸色苍白地说：“还好，脑袋还在脖子上，发髻也在。崔兄弟，谢谢你。”

铁金刚替极乐僧上金创药，撕衣襟一面包扎一面说：“和尚，今后你用不着费心剃头毛了。”

崔长青语气坚决地说：“诸位，电母的兵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心中早虚，以致反应迟钝，失去应变能力而已。风神与电母的兵刃，只能远发伤人，近了便收不回来，因此不敢近发，这就是他们一发即走的原故。远发速度有限，咱们只要能神智清明，保持身手灵活，不但可及早趋避，且可乘机破毁他们的兵刃呢。”蝎娘子仍然惊恐地倚在他身侧，悚然地说：“但这……这附近的异象，恐……恐怕咱们已受到他们的妖术所禁制了。”蝎娘子的掌背，笑道：“你看看四周，这里是背风的山背，树木静止并非奇事，风声空谷回音声如隐雷，亦非异象。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鸣山名称的由来，暴风雨将至，便可听到异声看到异景，如此而已，地势所使然，毫不足怪。天下间有此异象的山，为数不少呢。快走吧，找地方躲雨，不然咱们全得变作落汤鸡。”

经他详加解说，众人心中大定，说走便走，他领先飞奔。

越野而行，只能凭地势分辨方向。奔行四五里，暴雨骤至，全山的草

木皆在风雨中摇撼，视线开始被雨所掩，视界有限。

五个人都成了落汤鸡，狼狈万分。

走在中间的天猴向右一指，叫道：“山背中房舍，快去避雨。”

崔长青反对，说：“必须离开鸣山陷地，远离死圣的巢穴，快走。”蝎娘子也不敢反对，都希望早些远离险地。

终于，山势已尽，地势下降，众人心中一宽。

大雨滂沱，寒风凛冽，声势骇人，冷气傲骨。众人先前急于赶路，体温上升未感寒意，但经过十余里奔行，加以心情一懈，体温自然下降，有点不好受了。

转出一座密林，前面山脚下出现一度庙宇，相距仅百十步。四周是凋林，高出树梢的屋顶塌了一角，屋脊上的镇火雕饰已零零落落，就只剩下一段尾巴，塔只见半座，火兽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庙宇的格局。

极乐僧顶门受伤，裹巾经雨水一浸，本来就难受，看到破庙，不由心中狂喜，首先抢出直向庙门奔去。

“歇会儿再走。”天猴说，随从奔出。

崔长青一阵迟疑，但又不便也不忍相阻。蝎娘子站在他身旁问。

“这里不安全。”他抹掉脸上的雨水说。

“不是已离开鸣山了吗？”

“但仍在虎穴之旁。”

“崔兄弟，你是咱们五个人中，唯一沉着无惧的人。蝎娘子由衷说。

“好说好说。”

“你有把握胜得了天威四圣吗？”

“不知道，要正式交手方知情势。”

“这是说，你并无多少信心……”

“不然，只能说在下小心谨慎，不低估对方的实力而已。办任何事不能没有信心，失去信心一切都完了。”

站在后面的铁金刚催促道：“崔兄走不走？”

庙门口，突然传来极乐僧一声可怕的怪叫。

崔长青不假思索地飞掠而下，抢向庙门。

天猴闪在没有门扇的庙门旁，用手向侧方一指，并扬钩示意。

他窜至破庙下窥探，挥手示意已准备停当，里面可进。

天猴探出半身，挥钩向内探。

“砰！”崔长青撞毁破窗，奋勇滚入。蝎娘子几乎在同一瞬间占住了窗口，纤指疾扬，打出了一丛梅花针。谁要想乘机袭击崔长青，必须先挨上几枚梅花针。

同一瞬间，铁金刚已挥鞭冲入。

天猴跟入叫：“小心鬼卒。”

凌乱的大殿，雨水和积尘加上鼠雀的粪便，脏得难以插足，哪能避雨？

神龛空无一物。迎面是没有头的韦陀塑像，两侧四名断头折足鬼卒倒塌了两具，另一具只剩下半截下身。

唯一完整的一具鬼卒，双手按住腹部，摇晃不定，终于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滚倒在泥浆污水中。是人扮的，肌肤勾画染色，破虎皮短裤却是真品，脸上加灰斑彩绘，整个形象几可乱真，如不细心观察，必定以为是泥塑的鬼卒。

是梅花针击中的，针贯内腑怎能不倒？

倒在地上的两具鬼卒象，有一具也是人扮的，生锈的钢叉贯入极乐僧的左胸上方近肩井处，极乐僧的方便铲，则捣入对方的小腹，几乎把鬼卒铲成两段。两人都周了，鬼卒断了气。

铁金刚抢近后殿门，崔长青随后急叫：“不可妄进……”

铁金刚闻声知警，猛地向侧急闪，贴在门旁。

“嗤嗤嗤！”啸风声刺耳，三颗红色弹丸从内射出，速度并不快。

崔长青随后急叫：“雷火弹！”

急叫声中，他飞跃出窗。

从入庙至雷火弹从后殿打出，这些急剧的变化说来话长，其实为期甚暂。幸而他们都是久经大敌的老江湖，且经过崔长青疏导后，怯敌之念已除，皆抱有破斧沉舟有我无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念，都能保持神智清明、冷静无畏的精神最佳状态，恢复灵敏的反应力，因此得以从容发挥所学。

天猴一闪之下，退出了庙门。蝎娘子在破窗外，向下急蹲。

后殿门口的铁金刚已无退路，飞扑而入，着地奋身急波，进了后殿滚至壁角。

“轰隆隆……”三声巨展，天动地摇，木石泥浆纷飞，烟硝八方飞射，殿顶场下了不少朽木破瓦，整座大殿摇摇欲坠。

外面的崔长青吼道：“分！抄侧方杀入。”

他从右侧急射，怒啸着挥剑护体，从后殿的院墙飞跃而入。蝎娘子紧跟着他，无畏地跟入。

天猴从左侧跳上院墙，急叫道：“有两个人从庙后逃掉了。”

大殿与后殿之间，有座天井式的院子，两廊已经倒塌，只剩下两堵危墙。

铁金刚灰头土脸，从壁根下爬起，大殿震落的一些朽木与碎瓦，几乎把他埋在下面。幸而浑身横练皮粗肉厚，且事先已获崔长青的及时警告，已运功护体，因此居然毫发不伤，但已惊出一身冷汗。蝎娘子重新跃上院墙，叫道：“快追，这些狗东西可恶。”

崔长青却叫道：“穷寇莫追，快进大殿救极乐僧。铁金刚，咱们进后殿，掩护我先进去。”蝎娘子却先一步跳下说：“铁金刚去救和尚，我掩护你进去。”

“好，小心了。”

怪，后殿居然有完好的门，殿门紧闭。两侧的窗，完整无缺，也关得紧紧地。看屋顶，似经过整修，毫无破败损漏的痕迹。

崔长青拾起一条木柱，向殿门猛砸。

“碰！”殿门倏开，原来里面并未上闩。

“砰！”殿门上掉下一块巨石，声势骇人，如果冒失地推门而入不砸破脑袋才是奇迹。

风狂，雨暴，殿门开合不定，轰然作响。蝎娘子低声说。

“且稍候。”崔长青摇手说。

天猴伏在屋顶上，左手挟了三把飞刀，居高临下监视四周，注意力放在后院，准备以飞刀袭击逃出来的人，决心不让殿内的人漏网。

铁金刚抱着极乐僧奔到，叫道：“和尚伤势沉重，流血太多，须及早救治。”

崔长青直赶殿门，说：“抱进去，找地方安顿。”蝎娘子伸手急拉，说：“小心……”

“无妨，里面没有人。”他沉静地说，泰然撑开殿门，大踏步而入。蝎娘子仗剑护身，小心翼翼地跟入，讶然道：“咦！你怎知里面没有人。”

“凭经验，在下知道里面没有人。”他一面答，一面将神案上的杂物用剑拨落，向外叫：“快把和尚抱进来。仇姑娘，咱们先生火。”

后殿完好，门窗俱全，打扫得倒还清爽，只是阴森森的鬼气冲天。

神龛上没有神像，两侧的祭奠神位也空空如也。但殿四周，赫然有四尊金碧辉煌，六尺高狰狞可怖的木雕神像，它们是风神、雨神、雷公、雷母。

看庙内供神的格局，不象是四师神庙(风、云、雷、雨四师)。而看四神像的所立方位，便知是另行安放的新品，而非此庙原有的神像。

神案上有各式法器，可知人走得匆忙，来不及撤走，对方显然不敢轻视他们五个江湖名宿高手。

极乐僧被安置在神案上，门窗闭上，生起了火，外面风狂雨暴，殿内寒气全消。

后面的香火道人住处，居然有锅有灶，有床有席，和一床薄被，可知道这里平时只有一个人照料，不是天威四圣的巢穴。蝎娘子负责警卫，守在门后倾听外面的动静，挖了一个小孔向外张望。铁金刚与天猴救治极乐僧，天猴是冶金创的老手。崔长青从后院外出，搜遍庙四周每一角落。蝎娘子问道：“崔兄弟，有何发现？”

他抹掉脸上的雨水，说：“毫无发现，这里定是天威四圣接待外人的地方，必定距他们的巢穴不远。”

天猴已替极乐僧裹好伤，问道：“老弟，咱们怎办？”

“咱们准备离开。”他心情沉重地说。

“离开？和尚的伤口再淋雨，凶多吉少。”

“可是……”

“老弟，你说吧，咱们要不要丢下极乐僧？”

他叹口气，沮丧地说：“老实说，离开也不能保证安全。”

“这……”

“天威四圣不与咱们照面相决，故弄玄虚以暗器偷袭，他们占了地利，而且爪牙众多。”

而咱们人生地不熟，风狂雨暴耳目不灵，任何时候皆有被暗算的可能。再就是咱们人孤势单，内有伤者，外无救援，死一个少一个，是否能平安离开附近十里之内，只有天知道。”蝎娘子心虚地说：“崔兄弟，进退两难，如何是好？”

铁金刚大声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又道是千紧万紧，自己的性命要紧，咱们不能为了照顾和尚，而赔上自己的老命。江湖人沟死沟埋，路死插牌，情势危急，那管得了许多？”

崔长青不胜烦恼地说：“不要说了，目下不是遗弃和尚的时候。”

“依你之见……”

“今晚咱们暂且在此歇宿一宵，等风定雨止再作打算。”他断然地说。

天猴深深吸入一口气，问：“老弟，你是说，咱们要在此坐以待毙？”

他神色凝重地问：“端木前辈，在此候敌，比在风雨中让人暗算，是否要有利些？”

“这……”

他扫了众人一眼，接着问：“诸位想在此放手一拼，抑或是要到风雨中让人偷袭？”

铁金刚丢下霸王鞭，大声说：“在下要死得光彩些，不想被人从背后杀死。拼死一个够本，拼一双赚一个，没有什么好怕的。我铁金刚闯了半辈子江湖，名动江湖威震武林，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他们想要我的命，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

天猴本意就不愿冒风雨赶路，问道：“老弟决定留下吗？”

“是的，前辈意下如何？”

“老朽同意留下。”蝎娘子问。蝎娘子不假思索地答。

他解下剑，说：“好，既然大家同意留下，这就准备更衣歇息。刚才用雷火弹袭击的人，该是雷公的杰作，咱们必须小心些，各占一角安顿，以免被一弹打尽。”

暴风雨过去了，但已是黄昏降临，天宇中依然彤云密布，寒气甚浓，不时飘下一阵阵细雨，三五天之内恐难放晴。

衣裤已经烤干，包裹亦整理停当。崔长青找来了四块木板，围住了火堆，预先烧好一大堆木炭，堆放在一旁备用，规定晚间不许燃柴，只加木炭保持有火便成。木板围住了火堆，挡住火光，以掩盖睡处，但站立入室的人，却可被炭火的暗红色光芒映照。蝎娘子轻松些，守上半夜。崔长青责任重，守中夜。铁金刚睡够了方有精神，因此守下半夜。夜幕降临，后殿只有炭火的微弱光芒，阴森森鬼气冲天。

雨似乎转厉，风也转急，风雨声扰人清梦，更增三分恐怖。

四神像已被移动位置，风神站在窗前，雨师当后院门，雷公站在通往偏殿的厢门旁，电母的电镜照着通向静室的走道。木板遮住了下半部的炭光火，因此只能看到神像的上半身，光线微弱幽暗，几个神像更显得狰狞可怖，胆小小朋友如果突然撞入，不被吓昏才怪。

神案已去掉案脚，放在火堆旁，躺在案板上的极乐僧，不时发出一两声压抑住的呻吟。

天猴躺在案板旁，照料和尚相当辛苦。

崔长青躺在没有神像的神龛内，沉沉睡去。

铁金刚躺在有壁根，鼾声如雷。蝎娘子坐在殿门旁，留心倾听外面的动静。

风雨声掩盖了一切，其实她用不着用耳听。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位江湖上大名鼎鼎、凶名昭著、毒如蛇蝎的年青女人，不断为了生死大事担心，心情随时光的逝去而不安，随午夜的到来而益增惧意。

在与人交手时，面对死亡的威胁可以无动于衷，可以淡然处之，可以置之度外。但死亡的威胁不断地增加，不断地压迫，不知何时光临，不知死神的手从何处伸来，四周全是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存有死亡的气息，但摸不着，看不见，却又感觉得到，嗅得出，愈拖得久，人愈受不了。精力与勇气随时光而消逝，而死亡的威胁却相反地增长，定力与勇气不够的人，会被迫得发疯。蝎娘子艺业了得，勇气也够，可是，白天的凶险令她信心渐失，勇气逐渐消磨净尽，死的恐怖，形成一块重铅，紧紧地压在她的心头。

时光飞逝，但在她的心目中却漫长得可怕。

火堆旁，放了两件东西。近火边的是盛有沸水的锅，蒸气嘶嘶怪响。

外侧，是一块木板，上面布了一层灰，灰上放置着九根折了脚的香枝，每枝香相连，曲折互接摆得整整齐齐，一端点燃，可以全部慢慢烧尽。由于置于灰上，所以不怕风吹助燃。

三人守夜每人守三枝香。

香已经有两枝成为灰烬，这是说，她还有一枝香的夜值，不久她可以安睡了。

还有半枝香，她的心情反而更紧张。

风雨声更厉，蓦地传来两声怪响。

她一惊而起，本能地将剑伸出。

“劈啪！”怪响又起，原来是从前殿吹来一块木板，跌在院中其声震耳。

她的心已提至口腔，总算听出是木板坠地的声音，一场虚惊，但她已惊出一身冷汗。

紧张中，不知身后有变；注意力全放在外面，却忽略了殿角的地面传出的轻微声息。

方砖地面有了异状，四块方砖徐徐下沉。真巧，正是她预先安睡的地方，她的包裹就放在那儿。

一个戴了鬼面具、鬼卒打扮的人，提着一把双股叉，无声无息地爬出穴口，伏在一旁。

第二个鬼卒上来了，第三个……

共上来了五个鬼卒，伏在穴旁待机上扑。

为首的鬼影缓缓撑起上身。

案板上的极乐僧，突然虚弱地叫：“水！水！我要水……”

鬼卒向下伏，寂然不动。

天猴蓦地惊醒，欣然叫：“好了，和尚，你终于度过难关清醒了。”

说完，挺身而出，倒了半碗沸水，再在水囊中倒入一半冷的，扶起和尚说：“你仍然在发烧，但已经不要紧了，喝下去，天亮后便可退烧，老命保住了。”

极乐僧喝完一碗水，神智已完全清醒，讶然问：“哦！好黑，这是何处？”

天猴将他放下、盖上唯一的薄衣，苦笑道：“这里仍然是山神庙，仍然是你中叉的地方。”

“哦！我没死？”

“没有，但昏迷了将近六个时辰。”

“你……你救了我？”

“咱们大家救了你。”

“大家？”

“是的，咱们五个人全在。”

“哦！你……你们没丢下我……”

“不要多说了，好好养息。”天猴一面说，一面在旁躺下了。蝎娘子也没有留意，做梦也没料到殿内已现敌踪。

极乐僧长叹一声，问道：“端木施主，什么时候了？”

“快三更了吧。”

“我……我想，我不行了。”

“废话！”

“我半身麻木，顶门与左肩胸好痛。”

“忍着些，你死不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要安慰我了，端木施主。你们该撒下我，到银洞山取宝石。”

“明天咱们把你安顿好，再……”

“不必费心了，贫僧已知大限临头，一生造孽太多，是时候了，不死何待？”

“不要胡思乱想，和尚。”

“贫僧有事相托，施主务请俯允。”

“你……你有何事相托？”

“施主答允了？”

“但愿老朽能帮助你。”

“如果你们能成功，三妖道可能大发慈悲，将家师的舍利子送回风翔大天龙寺塔。”

“哦！原来你是如此受妖道所制的。”

“是的，舍利子不回塔，贫僧死不瞑目。”

天猴长叹一声道：“想不到你一个凶残恶毒的和尚，居然还有这点良心，委实难得。”

“施主肯答允贫僧，要求妖道践履承诺吗？”

“那是当然，可惜……只恐老朽没有亲向妖道结算的一天哪！”

“贫僧在九泉之下，当化为厉鬼助施主成事。唉！”

不久，和尚昏昏沉沉睡去。

天猴摇摇头，叹息一声，也渐渐入梦。蝎娘子先前听到两人谈话，心中稍安，等到两人鼾然入梦，她又开始紧张了。

“砰砰啪……”前殿又传来墙壁崩坍的声音。

她用耳贴在门缝上，房息着倾听，想证实是何种声浪，心已提至口腔。

鬼卒开始移动，挫低身形向她接近。为首的鬼卒如同灵猫，轻灵得脚下毫无声息。

她终于听到身后有了奇异的声息，心潮汹涌，悸动中油然而生警兆，悚然地转身回头。

她看到了光影，看到有物快速光临。

经过于锤百炼获得的经验，令她发出了本能的反应，毫不考虑地向下挫倒。

“啪！”叉柄击在殿门上，发出了巨响。

不等她有所反应，鬼卒的应变工夫出奇地迅疾，闪电似的压住了她的右肩，有半身立即麻木，象压上了一座山，毫无抗拒之力。

“我完了！”她想。

正想大叫示警，突觉肩上一轻，鬼卒“恩”了一声，上身向上一挺。

她抓住机会，大叫一声，扭身抓住叉杆，右手的剑无情地刺入鬼卒的小腹。

她站起，鬼卒却倒下了。她清清楚楚地看到，鬼卒的背心露出一段飞刀柄。

这瞬间，暴喝声震耳。

“啊……”惨号声动魄惊心。

“砰砰！”有人倒下了。

“铮！”剑挡开叉，火星迸射。

是崔长青，挡住了两名鬼卒。另两名鬼卒，已被崔长青所发的飞刀所击倒。

两鬼卒双叉飞舞，猛勇万分，夹攻崔长青狂野地进搏，双叉配合得恰到好处，锐不可挡。

崔长青剑短，应付相当吃力。

“砰！”天猴踢开围火的木板，一跃而起，大喝一声，飞扑而上，快逾电光石火，猛地一钩钩住一名鬼卒的小腿向后带。蝎娘子胆气一壮，一声娇叱，扑上就是一剑，猛攻另一名鬼卒。

铁金刚一滚而起，将鞭脱手掷出叫：“这是我的！”蝎娘子已乘机将剑递入，贯入腰脊剑尖直透腹前。

被天猴钩倒的鬼卒临危拼命，倒地仍挥叉反击，却被崔长青一脚踏住手肘，剑尖直迫咽喉，喝道：“动一动你就死！”

天猴也跟进，一脚挑在鬼卒的海底穴上，叫道：“活的，问口供。”

鬼卒一声狂笑，突然喷出一口鲜血，一段舌头随血而出。

崔长青苦笑道：“这家伙好狠，嚼舌自杀了，可惜！”

人全醒了，只有极乐僧未醒。天猴奔近一看，叹道：“生有时，死有地，和尚终于涅槃了。”蝎娘子刺死的鬼卒，双股叉脱手抛跌出丈外，叉柄恰好击中颧骨内，怎能不死？

铁金刚摇头道：“和尚死得不是时候，如果他死在前殿，咱们早已离开这里了，为了他，咱们陷死在此地啦！”

崔长青叫道：“命该如此，不必抱怨了。把尸体拖至一旁，等会儿可能有舍死忘生的恶斗。”

处理了尸体，铁金刚讶然叫：“怪，门不开窗不启，这五个鬼卒从何处来的？”

地穴已回复原状，毫无线索可寻。众人仔细地找了一遍，蝎娘子，你睡了是不是？你居然能睡得着？你守的什么夜？”蝎娘子怒叫道：“见你的大头鬼，我怎会睡？”

“人是怎样进来的？要不是崔老弟及时醒来，咱们全成了叉下亡魂了。”

“我怎知道？只听到外面不断怪响……”

崔长青接口道：“很可能是他们早就躲在屋梁上，也可能是从静室的床下出来的，咱们先前急于安顿，并未详加探查，几乎让他们得手了。”

铁金刚大声说：“我再去搜搜静室……”

崔长青突然扬手大叫：“小心身后……”

叫晚了，铁金刚狂叫一声，向前飞扑，向火堆落去，霸王鞭坠地，轰然有声。

同一瞬间，“哎”一声惊叫传出。

同一瞬间，天猴一跃而上，接住了铁金刚，飞越火堆救了铁金刚。

原来铁金刚所站处，身后恰好对着地穴。不知何时，地穴出来了一个人，一掌拍向铁金刚的背心

崔长青站在侧方，相距丈外。发现地穴有人升上，已来不及截击，在大叫示警声中，飞刀出乎。

飞刀先射中来人的腕部，但掌仍然拍中铁金刚，总算化去不少致命的掌劲，不然铁金刚必定立毙掌下，而不是被拍飞了事了。

来人中了飞刀，发出了惊叫，向后急退，左手扣紧右小臂，不敢将贯

入腕部的飞刀拔出。

崔长青抢到，喝道：“各占方位，不可胡乱出手。”

人影一闪，地穴又升上一个怪人，年约半百，穿一袭黑袍，相貌狰狞，有一双胡狼似的发光怪眼，右手握了一根银色三尺怪杖，粗如鸭卵，银光闪闪。

被飞刀击中腕部的人，身材与相貌与那位雷公的塑像，有六七分相似，腕上挂了一只火红色的大革囊，腰带上佩了两样怪兵刃：两尺四寸的雷锤，与一尺八寸的金凿，一看便知是天威四圣的雷公，如假包换。蝎娘子占住殿门方位，天猴在右。铁金刚神色委顿，脸色泛灰，拾回了霸王鞭，似乎提不动，可知必定受了轻伤，但仍然占住左方，候机拼命。

崔长青独当大任，从容上前，神色凛然地说：“两位定然是雨师和雷公了，幸会幸会。”

雷公大吼道：“二哥，用圣水杀他，他打了我一飞刀。”

崔长青的脚下，有一块围火堆的木板，他的靴尖插在板缘下，随时准备将板踢出，冷笑道：“雨师，你的圣水棒请不要伸出来，不然咱们四面暗器齐飞，大家同归于尽，说不定在下能逃大功。”

雨师嘿嘿怪笑，笑完问：“你逃得过圣水飞洒？除非你会飞腾变化。”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换了在下，在下可不愿冒险。”

雨师向四人扫了一眼，冷笑道：“反正你们已是瓮中之鳖，待决之囚，老夫急不在一时。”

“你放下圣水棒，在下收了飞刀，你敢不敢与在下公平一决？”

“你？”

“不错，我。”

“哼！小子好狂。”

崔长青一阵豪笑，说：“狂者进取。我，黑衫客崔长青，年方弱冠，江湖未流。你，号称天威四圣之次，威震江湖，名动武林。我向你公然叫阵，你敢不敢成全在下？”

“好小子，你……”

“你如果不敢，在下扭头便走。”

雨师勃然大怒，将圣水棒用布囊盛住，系在背后，狂怒地叫：“你说吧，如何决斗？”

“客随主便。”他豪迈地叫。

“你是晚辈，该你决定。”

“好，咱们拳脚上判生死。”

“老夫成全你。”

他将剑丢在一旁，收了飞刀，豪笑道：“能与威镇武林的元老名宿生死一决，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哈哈！反正你我之间，必须有人肝脑涂地，前辈不必手下留情，在下放肆了。”

“等会儿你就狂不起来了。”雨师阴笑着说。

崔长青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能激得雨师放弃可怕的圣水棒，在他看来，乃是一大胜利。

同时，能公平决斗，他已是心满意足了，因此心中大定，喜上眉梢。

他的神色，却令雨师暗暗惊心。

双方各占方位，立下门户。

他拉开马步，大声向众同伴说：“在下与雨师公平决斗，生死由命，各凭所学生死一决，诸位切不可插手，谁插手，谁便是崔某的生死对头，不共戴天。”

双方正待进招，地穴中突传出一声怪啸。雨师一怔，说：“且慢动手。”

“为何？”他威风八面地问。

“老夫来了朋友。”

“你说过公平一决。”

“老夫去去就来。”

“哼！可等你的朋友自行出来。”

“不行。老夫言出如山，给你一次公平一决的机会就是，再见。”

声落，与雷公向后一跃，奇准地先后落入地穴，地穴闭上了。

屋梁上，突传来一声长笑，有人叫：“你们快交待后事，准备进鬼门关。”蝎娘子三人，不约而同向上扬手，打出了飞刀、枣核镖、梅花针，全向一个黑影集中。

黑影大袖一挥，暗器在六七尺下突然回头反走，如被里风所摧。

“哈哈哈哈……”狂笑声震耳。

“砰”一声大震，黑影破瓦而去。

下面四个人急忙躲避下降的暗器。无暇分身追赶，也无法追上。

黑影走了，雨从破孔飘入，冷风澈体。

众人察看暗器，不由大骇。铺地的大方砖厚有半尺，粗如飞刀，细如梅花针，皆透砖深入地底而砖不毁，劲力之猛，委实骇人听闻。

天猴倒抽一口凉气，恐怖地叫：“老天！这……这人是谁？”

崔长青凄然一笑，叹道：“不管是谁，咱们四人联手，也禁不起这人全力一击，看来，咱们今晚将埋骨此地了。”

铁金刚不住打冷战，惶然道：“据在下所知，天地间唯有两个人，能具有此可伯的功力。”蝎娘子脸色灰败，问：“是哪两个人？”

“一是武当的开山祖师张三丰。”

“他已经死了。”天猴说。

“不，他九转丹成，修成了地行仙，谁曾见他死了？地行仙是不会死的。”

“鬼话！另一人是谁？”

“专与咱们这些人为敌的长春老人，刚才他那一手绝活，象不象他用来轰溃乾坤八魔的绝技‘八部天龙行雨’？如果是他……”

天猴极为自信地说：“决不是他。”

“怎见得？”

“咱们这些人，固然被人称为神憎鬼厌、凶残恶毒的魔外道，但天威四圣的为人，比咱们更凶残更恶毒。长春老人嫉恶如仇，但近十年来却甚少在江湖上行走，息隐田园罕现游踪，极少过问江湖是非了，更不会相助比咱们更坏的天威四圣来对付咱们。”

铁金刚迟疑地说：“你老兄的话不无道理，那么，这人是谁？”

崔长青苦笑道：“不久便可知道了。现在，咱们好好安心歇息，准备生死一决。”说完，竟自就寝。

“你不守夜了？”天猴问。

“不必了，封好地穴便可。天威四圣是成名人物，不会食言失信，他们

来时，会叫醒咱们的。”

风狂雨暴，天动地摇。

不久，铁金刚鼾声大作。

崔长青心潮起伏，难以入眠，黑影那超凡入圣的神奇功力震撼着他，令他心中惶惶，雨师不足惧，但决难在黑影手下侥幸。

他的信心开始动摇，绝望的感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耳中似乎听到他自己的心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逃！”这是他本能的呼唤。

但是，他能逃吗？他的回答是：不能。

第十九章

求生是人的本能，蝼蚁尚且偷生。

面对死亡的威胁，崔长青也曾想到逃避，黑影那超凡入圣的一击，十余枚暗器回头反奔，从上至下相距丈五六，暗器射入半尺厚的坚硬方砖内，直透方砖而砖不裂，甚至大型的飞刀也如摧枯拉朽般倒飞贯入，留下的洞孔与精工钻磨者相同。这份出神入化的奇异劲道，简直神乎其神不可思议。如果双方交手，他即便是铁打铜浇的人，也禁不起对方一击，太可怕了。

他想逃避，只要投入黑夜的风雨中，脱身并非难事，凭他的江湖经验，自保该无困难。

可是，他不能逃避，吴娟一家祖孙三人的性命。操在他的手中。

吴娟一家三口，生死大权决定于他一念之间。

大丈夫恩怨分明，吴老太太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怎能偷生不义，陷吴家三老小于死境？

他不能逃避，决不能逃避。

不能逃避，他只好死了。

死的抉择极为艰难，痛苦与绝望几乎令他崩溃了。

他心乱如麻，心中隐隐作痛。

他听到轻柔的脚步声，嗅到了奇异的异性芳香，有人向他接近，是个女人。

近了，来人停在他身侧。

他装睡，暗中留了神。

是蝎娘子，他想：“她有何企图？有何用意？”

蝎娘子沉静地注视着他，缓缓在他身侧坐下，伸出颤抖的纤纤玉手，迟缓地缓慢地，终于落在他的脸颊上，幽幽地低唤：“崔兄弟！”

他张开虎目，按住了蝎娘子冰冷而颤抖的手。

“仇姑娘，你该歇息。”他温柔地说。

“我……我睡不着。”

“姑娘，不要想得太多。”

“崔兄弟，我们会死吗？”

“傻姑娘，人哪能不死？”

“我指的是今夜。”

“或者是明晨。”

“啊！我们都年青。”

“是的，我们都不想死。”

“崔兄弟，你想逃吗？”

“但我不能逃。”

“唉！我也是。”

“因此，只好尽其在我，听天由命了。”

“崔兄弟，你想到死吗？”

“是的，我已经想过了，但已别无抉择。姑娘，我们好可怜。”

“是的，我们好可怜，生死由不了自己。”

“呵呵！人就是这样的，生死由不了自己。”

“今晚，我们相聚。”

“明晨，可能看不见明日的旭日初升。”

“哦！兄弟，我们只有这短短的半宵好活。”

“我想，我会死而无憾。”

蝎娘子突然倒在他怀中，抱住他哀哀啜泣。

“哦！姑娘，不要，死并不可怕，不要哭啊！”他哽咽着说，轻拍着姑娘的背心。

英雄有泪不轻弹，他感到有泪滑下眼角，凉凉地。他并不全为了即将面临死亡而悲哀，他如果死了，吴家老少三人，元都观主肯不肯为她们尽力？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假使二老撒手不管，吴娟姑娘三老少，岂不是前途可悲？

元都观主诡诈恶毒靠不住，他心里明白：可是，他已别无抉择。只要他活着，就不怕三妖道食言背信。但他活的机会并不多，那神秘的黑影太可怕了。蝎娘子蜷缩在他的怀中，渐渐梦入黄梁。急难关头，女人是需要男人保护的。

他听到轻微的声息，黑影徐徐移向殿门。

蝎娘子，手移向剑靶。

是天猴，正挟着护手钩，蹑手蹑脚摸向殿门。

外面风狂雨暴，惊天动地。雨水从屋顶的破孔流入，倾注在殿堂其声震耳。这破孔是那神秘黑影留下的，破孔飞逸的情景如在目前。

在震耳的风雨中，按理他不可能听到蹑行的声息，但他确是听到了，可知他自己的修为进境委实惊人。

天猴终于到了殿门旁，脚下开始迟疑，最后却站住了，扭头扫了同伴一眼，迟疑难决。

铁金刚鼾声如雷，是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类人，对任何事少用心机。无牵无挂。睡下来便鼾然入梦，不为外物所扰。

崔长青和蝎娘子相倚并肩而眠，一无动静。

天猴的目光，回到殿顶的破孔，眼神中有惧容，猛地回身一脚跨出殿门。

可是，却又停住了，似乎突然推翻投入风雨中逃命的决定。

“我不能逃。”老家伙摇头喃喃地白语。

最后，长叹一声，重又回到原处，放下钩躺倒，叹息声隐隐可闻。

崔长青也在心中暗叹，心说：“能役使这位凶名昭著的干猴，元都观三子真值得骄傲。”

他又想到吴家三老小，不由自怜地深深叹息。

“人活着，并不完全是为自己，多可悲？”

不久，他终于沉沉睡去。

蝎娘子突然叫：“铁金刚走了！”

崔长青无精打采地说：“走了也好，能走我也想走呢。”蝎娘子颇感意外地问。

“谁不想走？可是我不能走。”他叹口气说。

天猴嘿嘿笑，说：“铁金刚会回来的。”蝎娘子问。

“当然。”

“哼！恐怕他已经远出二十里外了。”

“走了两百里他也要回来。”

“为何？”

天猴淡淡一笑道：“铁金刚不是浑人，他并不比咱们笨。”

“笨的人才走？”

“笨的人便不至于受到妖道的符制。铁金刚人虽凶暴恶毒，但却是性情中人，他之所以甘心受妖道的胁迫，定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哼！靠不住，也许他是妖道派来监视咱们的，情势不利便乘机溜之大吉……”

话未完，铁金刚象个落汤鸡，狼狈地冲入，抹着脸上的雨水说：“该死的，老天爷也找麻烦。”

“你怎么啦？”崔长青问。

“他娘的该死，刚才那记暴雷，劈在前面那株大树上，震得耳膜欲裂，火光几乎灼瞎了太爷的眼睛。”

“哼！平常得很。”

“相距在三十步内便不算平常了，就是你也会感到吃不消。”铁金刚回到睡处，一面脱衣一面说。

天猴重新躺下，冷笑道：“活该，谁叫你跑出去淋雨？没死在四圣手中而遭雷劈，那才叫报应呢。混球，你为何转回来？”

铁金刚就火烤衣，咬牙说：“别提了，真他娘的活见鬼，本来已经走出三四里了。鬼撞墙似地却又乖乖折回来。”

“没出息。”

“你也好不了多少。”铁金刚以牙还牙。

天猴心中有鬼，不再多说，翻身入睡。

谁也无法入睡，不安的情绪在增长中，恐惧的意识象一条毒蛇，盘踞在心穴中驱之不走，挥之不去。

崔长青心中不住盘算，似已入神。

蝎娘子见他久久不动，低问道：“兄弟，你睡着了吗？”

“没有。”

“你在……”

“我在想。”

“哦！想些什么？想家中的妻子儿女？”

“废话，我还没成家呢。”

“哦！那你……”

“我在想，咱们都被那功力奇高的人吓破胆了。”

“是啊！那真是可怕的一击。”

“这是咱们的不幸，对咱们此行大大的不利。”

蝎娘子抱住了他，战栗着说：“崔兄弟，你……你不会丢下我们一走了之吧？”

“我会吗？”他冷冷地问。

“我……我似乎对你极有信心。”蝎娘子语气沉重地说。

“其实，你并无信心。你在我身畔睡，用意就在监视我。”他直率地说。

蝎娘子一怔，叹口气说：“老天，你想到哪儿去了？以往我确是不信任你，但你在电母手下救了我之后，我已全心全意信任你……”

“这种信任，是靠不住的。”

蝎娘子突然偎入他怀中，幽幽地说：“求你也信任我好不好？你要是不信，我真想把心剜出来给你看。哦！崔兄弟，我们恨不相逢……相逢恨晚。”

他淡淡一笑，抚摸着她冰冷的粉颊，说：“咱们不是相逢了吗？而且同生共患难呢。”

蝎娘子亲吻着他的手掌，酸楚地说：“我曾经有过一个男人，而且替他生过一个孩子。”

“哦！你是名花有主了？”他作势要推开她。蝎娘子反而抱住他颤声说。

“孽缘？”

“我与他不曾拜过天地，他也从没想到要成家。”

他悚然，想起了他与绮绿的一段孽缘，机伶伶地打一冷战。

“兄弟，你怎么啦？”蝎娘子惊问。

“没什么？”他信口答。

其实，他在想：如果绮绿有了身孕，他该怎么办？

蝎娘子并未追问，用伤感的声音说：“认识他时，是在寂寞的旅途中，心情不佳，本来不如意。他出现了，英俊、年青、潇洒、谈吐不俗，正是王孙公子梦中情人，甜言蜜语令我倾心。就这样，我们成了一对。”

“他日下……”

“谁知道呢？”

“哦！你们分开了？”

“好梦由来最易醒，恩爱不足百日，我有了身孕，他却带了另一个女人，带走了我的一生积蓄远走高飞，没留下一文钱。哦！一晃眼就是五年。”

“你该去找他的。”

“崔兄弟，去跪在他面前，哭泣着请求他收容我母子？算了，叫他哭着来求我，我也不会要他了，那种喜新厌旧没出息的好色男人，不值半文钱。”

“他是谁？”

“连中玉。”

“哦！是信陵三槐庄的少庄主？”

“就是他。”

崔长青默然，久久方说：“你该去看他的，他很惨。”

“去看他？提起他我就感到哽心。哦！你知道他的下落？他怎么惨？”

“三年前三槐庄毁了，连中玉断了一只手一条腿。”

“你知道三槐庄是怎样被毁的？”

“不知道”

“他迫奸红绡魔女的门人，家破人亡，断了一腿一手活现世。”

崔长青苦笑说：“该死！他怎么敢向红绡魔女打主意？简直是在泰山头上动土嘛！”

“他事先并不知道，这叫报应。哦！生死关头，我们竟说这些无味的儿女私情，岂不可笑？”

崔长青拍拍她的粉颊，笑道：“这表示你我的心情，并不因生死关头而惶恐惊悚不安，这是好现象。”

“崔兄弟，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你问吧，管他该与不该？”

“你真的没有成家？”

“呵呵！我不会骗你。”

“哦！我想……”

“你想打什么鬼主意？”他笑问。

“我想替你作媒。”

“什么？作媒？你想得真妙，这是什么时候？”他讶然问。

蝎娘子叹口气，说：“我对你有信心，我相信这次你定可成功，咱们五个人来，只有你能成功生还。”

“哦！你……”

“我那位妹妹今年十六岁，比我美得多。希望你成功之后，向三妖道讨问我那可怜的妹妹，带她在身边照顾你。如果你喜欢她。作妻作妾……”

“哼！你的口气象在托孤呢。”

“是的，我预感到这次死定了……”

“废话！我可不这么想。”

“崔兄弟，你听我说……”

“我听不进耳。老实说，我自顾不暇，那有闲工夫去照顾别人？即使这次成功了，日后也九死一生。”

“你……”

“你知道血花会？”

“知道，你……”

“我与血花会誓不两立，这次专程赴解州，准备与该会拼个他死我活。”

蝎娘子长叹一声，说：“可惜，如果我能活着回去，该多好？”

“你的意思……”

“血花会解州总秘坛的底细，我了如指掌。”

“真的？你……”

“难道骗你不成？这次我就是从解州来的。”

“哦！你……你也是血花会的人？”

“不，我有一位朋友在该会总秘坛，地位甚高。这次我有困难，专程前往求助。”

“他们……”

“被拒绝了，几乎反脸成仇。”

崔长青心中一动，靠近她低声说：“仇大姐，请将血花会总秘坛的底细告诉我。”

蝎娘子噗嗤一笑，狞了他一把说：“瞧你，又是个甜嘴的男人，功利之

心好切，为了讨消息，大姐叫得好甜。”

他叹口气，挪开身子说：“叫你大姐也是应该的，你年纪比我大得多。你不说也就算了，总不能叫你出卖朋友……”

“嗨！你生气了？好兄弟，别生气，我详细告诉你就是。”

崔长青大喜过望，也正因至解州后不知如何着手而心焦，天从人愿，这次没白跑。

天亮了，风雨未止。怪了，雨师并未转来应约决斗。

天猴站在殿门外，盯着外面的暴风雨发愁，扭头向崔长青说：“崔老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

铁金刚在擦拭鞭上的锈迹，说：“干猴，你这不是问道于盲吗？”

“你这些话有何用意？”天猴不解地问。

“蝎娘子郎情似水，妾意如绵，生死关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他们亲亲爱爱珍惜这死前的光阴，哪有闲工夫想主意？”

崔长青大怒，怒冲冲地走近。

铁金刚抬头笑道：“昨晚我亲耳听见你叫大姐……”

崔长青沉下脸，自灼灼地说：“老兄，你得把刚才的话收回去。”

“什么？你……”

“你收不收？”

“阁下，你……”

崔长青伸手便抓，怒容满脸。

铁金刚看出危机，伸鞭急拨。

“噗！”崔长青一脚踢在铁金刚的左肋下。

铁金刚扭身便倒，怒叫道：“好小子，你真打……”

蝎娘子一腿将霸王鞭扫飞，叫道：“不许用兵力。”

铁金刚一蹦而起，大吼一声，“饥鹰搏兔”猛扑而上，势如崩山。

崔长青搭住对方的右手，扭身下挫出腿急绊，大喝一声，猛地扭身便摔。

“砰！”铁金刚摔翻在地，地面从屋顶漏下的水象条小河，跌倒在水中水花飞溅。

铁金刚皮肉粗厚，不怕摔，但摔得太重，仍感吃不消，被摔得晕头转向，怒吼如雷，狼狈地爬起。

刚站直，连方向也未摸清，铁拳已经着肉，“砰砰噗噗”一阵暴响，每一拳皆力道千钧，象是万斤巨锤猛地撞击，拳下如雨，委实难以招架。

最后，“砰”一声大震，又仰面躺下了。

崔长青站在一旁，点手叫：“收回你的话，不然就站起来。”

铁金刚仍不服输，爬起突然冲出，用上了茅牛头，出其不意猛冲而出。

崔长青早有提防，向侧一闪，扭身就是一掌，“噗”一声劈在铁金刚的颈背上。

“蓬！”铁金刚重重地栽倒，跌了个大马爬。

“起来，别装死。”崔长青叫。

铁金刚吃力地用手脚撑起身子，腰刚上挺，“砰”一声下颌挨了一记重的，“恩”了一声，上身一仰。

“噗噗！”小腹又挨了两记重拳。

“哎……”铁金刚叫，屈身抱腹向下栽。

“起来！”崔长青叫。

铁金刚再也受不了，赖在地上叫：“老天！他娘的你……你打得好……”

“你给我爬起来！”

“我……我认栽。”

“收回你的话。”

“好，好，我……我该死，我收回我的话，当……当我放屁好了。”铁金刚终于屈服了，踉跄爬起，又道：“你的拳头，他娘的重得不象话，怕不有千斤神力？罢了，算你行，太爷学艺不精，怨不了人。”

天猴桀桀笑，幸灾乐祸地说：“大笨牛，你还有一口气在嘛，上呀！”

铁金刚大骂道：“王八羔子！你这干猴为何拨风煽火？”

“噢！你自讨苦吃，怪我吗？”

“太爷……”

“你也想与老夫练练不成？”天猴怪腔怪调地问。

铁金刚拍拍胸膛，怒叫道：“有何不可？你少臭美，太爷怕你不成？”

天猴丢下护手钩，笑道：“也好，老夫就陪你玩玩。”

崔长青叱道：“你们到底想不想走？”

铁金刚乘机上台，说：“大风大雨，往哪儿走？”

崔长青击上剑，说：“显然，雨师不会来应约了，咱们怎可中了他的缓兵之计？”

天猴点头，说：“对，咱们不能中他的缓兵之计。依你之见……”

崔长青说：“暴风雨正好行事。”

“你的意思是……”

“直捣黄龙。”

“你是说直捣宝石洞？”

“是的，久雨未停，正是咱们的机会。”

“老朽不懂……”

“他们的矿洞，外面共建了三道栅，栅高四尺，攀爬不易，飞越无力，只有一座门出入。俗语说：‘天险不可恃’；风狂雨暴，警哨必定松懈，咱们到附近的村落中，雇一些人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由铁金刚主事，多赶几头牛，带些粗绳和铁钩，去拉倒他们的木栅。”

铁金刚大摇其头，说：“绝透了，你以为是去耕田吗？栅是上万根合抱大的巨木，几条牛……”

崔长青笑道：“傻瓜，谁要你真的去拉栅？只不过是摆出去给他们看看而已。”

“你是说……”

这叫做声东击西，你在下面装腔作势拖栅，咱们三人从山上往下吊。只要你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咱们下到洞口当无困难。久雨土松木易拉，守洞的人决不会无动于衷。”

“妙，对。”天猴雀跃地说。

崔长青沉吟地说：“可是，难就难在是否能雇到大批村民。人去少了，守洞的人根本不在乎；去多了又怕天威四圣一怒之下，大杀村民岂不糟糕？”

铁金刚一跳而起，说：“顾虑太多，一事无成。走，雇村民的事交给我办。银子都给我，威迫利诱双管齐下，保证灵光。”

四人立即出发，冲入风雨之中。近午时分，他们在银洞山宝石洞的西

面山麓会合。

铁金刚赶来了一头牛，垂头丧气地说：“王八羔子！他娘的附近有三座村庄，都远在十里外，糟透了。”

天猴不悦地说：“你没把人找来？废物。”

铁金刚脸红脖子粗地大叫：“三座村庄，除了鬼不见有人，男女老人全跑光了，那有人可雇？村屋的灶内火灰生尘。可知许久没人在里面住了，定然是被天威四圣赶跑啦。”

“那……你这条牛……”

“在路上捡的，定然是从远处逃来的野牛。”

崔长青叹口气，问：“铁金刚，你敢不敢独自拖栅？”

“什么？我一个人？这……”

“捉迷藏你总会吧？”

“捉迷藏？”

“骂你该会。”

“骂？”

“跑得快吗？”

“你把我问糊涂了。”铁金刚说。

崔长青笑道：“你记住：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躲我骂。”

“我不懂……”

“你去拖栅，四圣必定出来杀你，你扭头便逃。他们撤回，你回头追赶，他们不出，你就破口大骂。”

“这……”

“其一，你必须忘了名头声誉，不可与他们争强斗胜。其二，你必须跑得比他们快。如果这两件事办不到，你难当重任，不去也罢，不然反而枉送性命，何苦？”

“我去好了。”天猴说。

“不，你不会骂人，外表也不傻，四圣不会上当，弄巧反拙，咱们必定失败。”

“我去好了。”铁金刚拍拍胸膛说。

“你能办到？”崔长青问。

“我试试……”

“见鬼！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怎能试？”

铁金刚一咬牙，说：“我能办到。”

“他们要是出来一两个人，你怎办？”

“跑。”

“不对，如果出来的不是四圣，一两个人你可以杀，但切不可恋战，被缠住那就完了。”

出来的是风神和雨师，你必须在相距五六丈外逃跑。雷母也可怕，切不可让她接近至五丈内，千万不可误事。”

“我怕他们，成了吧？”铁金刚愤愤地说。

崔长青点头道：“那就好，我就怕你逞强。咱们分头办事，约一个时辰之后，你便可以驱牛发动了，走！”

宝石洞矿坑，不是原来遗留下来的废坑，位于山西麓的陡崖下，是天威四圣驱附近村民挖成的。

崖高四五十丈，只长了些野草和藤萝，人无法立足，连山羊也上不去。洞口共建了三道木栅，每栅相距三十丈左右，因此占地甚广。栅顶建了碉楼和走架，不分昼夜皆有人把守望。洞左是山沟，下沉六七十丈，沙石废土皆从此倾入山沟，不可能从此地爬上坑洞。

崔长青先在崖顶打下钉桩，找来了不少藤萝，接上七八根百链索，每隔丈余捆上一些藤萝，吊上一块巨石，慢慢往下放。

风狂雨暴，索每隔丈余捆了藤萝，因此下面的警哨，极难发现挂上的绳索。

整整花了一个时辰，方准备停当。三人准备下降，崔长青冷静地说：“我先下，仇姑娘断后。记住，索只能承载两个人，我降落地面之前，仇姑娘不可下去。咦！大笨牛怎么还不见露面？”

他们在等，等得心中冒火。

三道栅从上向下看，象是三个半弧，上面碉楼有人放哨，共有二十座碉楼之多。栅与栅之间，搭了些棚屋，住着一些爪牙与工人，出入须经过盘查，不许越雷池一步，防守森严，谁也休想混入。

坑口也建了栅，是疏栅，象网，也象牢栅，有四个人把守，监视着出入的工人。

工人们穿得褴褛，憔悴不成人形，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将废土沙石倒下山沟，风狂雨暴，工作并未因此而停顿，不时可听到监工者的叱骂声和鞭响。

平时，天威四圣并不在此逗留，而在鸣山魔窟享福，只派些亲信爪牙在此采矿监工。

第一道木栅的警哨突然叫：“咦！怎么有人在此放牛？”

这座碉楼共有两名警哨，另一人说：“不对，你看那人身上带了些什么玩意？”

来人是铁金刚，未戴雨具，浑身湿淋淋地，肩上扛着霸王鞭，搭着一捆粗麻绳，绕着一只大铁爪，赶着一头大牯牛，牛身上有拖带。

大雨倾盆，视线模糊接近至百十步内，方可看清人影。

风暴雨狂，溪水暴涨，这种恶劣天气，任何活动皆告停止，坑洞外围的巡哨早已撤收，因此铁金刚得以长驱直入，沿山腰急趋木栅。

首先发现的警哨穿上蓑衣，戴上雨笠向同伴说：“我去把他抓来，你得通知其他的人小心了。”

下面棚屋中的人得到消息，出来四名大汉，拉开了沉重的栅门，警哨带了一名同伴冒风雨抢出。

铁金刚不走栅门，驱牛向左走。

两大汉急奔而至，大叫道：“站住！干什么的？”

铁金刚不加理睬，向栅根走。两大汉奔到，同时上扑伸手擒人。

铁金刚蓦地大吼一声，铁钩一抡，“啪”一声击破一个大汉的脑袋，接着霸王鞭下搭，砸破另一个人的头颅。

栅上另一座碉楼的人大惊，立即发出警号。

铁金刚驱牛急走，距栅三丈，抡钩飞掷，“擦”一声钩入一根栅柱。

驱牛回头反走，一声沉叱，他自己也抓住牵绳，全力猛拉。

“咦！这愣小子干吗？”上面的警哨怪叫。

“拆你们的龟窝。”铁金刚大叫。

牛的力道有限，但加上铁金刚的千斤神力；便大有可观了，木栅咯咯作响、声然有点晃动。

栅门抢出十余名大汉，飞奔而来。

铁金刚扭头征走，溜之大吉。

迫了两三里，人已经失了踪，追的人只好折回。

牛与钩皆被牵入栅内，并带回两具尸骸。

全栅大乱，爪牙们皆冒雨登上栅顶的走架戒备，所有的目光，皆向栅外搜寻。

追的人返回不久，铁金刚重行出现，在外指手划脚地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王八羔子，狗婆养的狗杂种，还我的牛来，你们这些……”

迫的人蜂涌而出，他又扭头奔逃。

一而再再而三，他愈骂愈难听，把对方的十八代祖宗全挖出来，乌龟王八蛆虫自不在话下。

他骂得实在难听，爪牙们按奈不住，倾巢而出。

他重施放技，且骂且退。

怪，始终不见天威四圣出面，猜想定是风雨太大，四圣躲在鸣山纳福，不曾前来宝石洞坐镇。

铁金刚确实不够精明，这次重新返回，走的是同一方向，距栅尚有百十步，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王八龟孙子养的！还我的牛……”

糟了，后路已断，被大汉们截住了退路，中了埋伏。接着左翼有人暴起，右方也从乱石草叶中跳出十余名骠悍爪牙。

栅门开处，潮水般涌出二十名大汉。

他陷入重围，四面八方的人徐徐汇聚，总数约有七十名之多，刀枪并击，他无路可走。

洞口，工人们纷纷向外挤，霸王鞭一领，不向外退反向栅门冲，拼命了。

从奶涌出的二十余名大汉，是守宝石洞的精锐，呐喊一声，急迎而上。

铁金刚冲近，扬鞭大吼：“谁敢与太爷生死一拼，上啦！”

大汉们不加理会，看他高大健壮，霸王鞭重得吓人，谁肯按规矩与他单打独斗？在怒吼声中，首先冲上四名大汉，两柄金枪，一根镔铁齐眉棍，一把开山大斧，全是长家伙，一拥而上。

从两侧捅到的有刀，有剑，有茅，有锤。

铁金刚一声虎吼，火杂杂地抢入，霸王鞭一振，崩开枪，闪过斧，贴棍抢入，风雷乍起，宛如狂狮肆虐，手起鞭落，

“唉唉”两声砸翻两个人。

但他的左肋，也挨了一枪，但衣破皮不伤，枪反而断了枪尖。

“杀！”他怒吼，旋身反扑，鞭似崩山，凶性大发，招出山东大挡，鞭随身转幻出一圈光弧。

“噗噗！”打破两个人的头颅。

“噗”他腰胯也挨了一棍。

他斜退两步，骂一声“狗娘养的！”来一记“泰山压卵”，把一名大汉的头砸得稀烂。

斜刺里飞来一枚淬毒断魂钉，擦耳而过划破一条小缝。

浑身横练的人，五官有三官极难练成化境，那就是眼、耳、鼻。断魂

钉本身重而锋特锐，力道足便可破内家气功。耳气血难及而肌薄脆弱，碰上断魂钉万元幸理。钉从他后面射到，想躲也躲不掉。

铁金刚还不知受了伤，只感到有物擦耳轮而过，毫不在乎，大吼一声，猛虎回头反扑，“噗”一声一鞭把发射断魂钉的人打成两段。

一名使托天叉的人抢入，“当”一声大震，鞭叉各向外荡，火星直冒，半斤八两势均力敌。

铁金刚一怔，欣然叫：“好啊！碰上敌手了，打！”

他感到耳朵痒痒的麻麻，仍未介意，全力一鞭挥出，硬碰硬各展所学拼骨。

“当！”鞭叉再次接触。

两人又各向侧移，托天叉断了一根叉尖。

铁金刚突觉一阵晕眩，眼前一黑。

栅内一阵大乱，呐喊声震耳。

“叱！”铁金刚大吼，挥鞭接叉。

“当！”

一阵头痛脚轻，铁金刚支持不住了，踉跄侧冲丈外，

“砰”一声摔倒在泥泞中。

“擦！”托天叉如天雷下击，插入他的右大腿。

“哎……”他昏沉沉地叫。

“当！”鞭架开另一名大汉砍下的一刀。

“噗！”胸口挨了一棍。

“我完了！”他想。

他不知自己为何会晕眩麻木，大吼道：“天绝我也！”

叫声中，全力将鞭掷出。

“噗！”鞭从叉下一掠而过，击中再次举叉下插的人的小腹。

“啊……”使叉人骤不及防。惨叫着倒下了。

刀剑齐下，铁金刚生死须臾。

剑虹突然排空而至，撒出干道银虹，风雷俱发，一闪而入。

“铮铮铮……”刀剑分发，人影倏散。

众爪牙大骇惊退，有三个人摔倒在血泊中。

“谁敢再上，他得死！”解围的人大吼。

是崔长青，来得正是时候。

众爪牙死伤过半，被崔长青突然切入救人，一举击毙三人，迫退七名高手的神勇所惊，一时不知所措，没有人敢再上。

栅门内闪出背了一个大包裹的天猴，和押了一名中年人蝎娘子。

“不走者死！”天猴厉声叫。

众爪牙大骇，潮水般向两侧逃命。

崔长青一把拉起铁金刚，急问：“铁金刚，你怎么了？”

铁金刚含糊地叫：“我……我不行了，我……”

崔长青大使，倒抽了一口凉气。铁金刚的脑袋一面青，一面黑，右耳肿大发紫。

“你中毒了。”崔长青惊叫。

天猴奔近，惨然道：“晚了，右腿也断啦！”

“我……我的侄……侄儿……”铁金刚厉叫，尾音嘎然而断。

崔长青将铁金刚抱起，摇头道：“铁金刚，你安心去吧，我们已取得宝石。假使咱们幸而不死，会替你照料你的侄儿。”

铁金刚发僵的身子突然一软，呼出长长的最后一口气，喷出一大口鲜血，蓦而气绝。

“快走！”天猴叫。

崔长青放下铁金刚的尸体，问：“往何处去？”

“两件事咱们只完成一件。”

“哦！还有天咸四圣。”

“不错。”

“好，到鸣山。”崔长青断然说。

在一处山沟旁的山崖上，天猴将一大包宝石藏好，苦笑道：“天咸四圣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为何竟在此发掘一些不值钱的次等石绿？难道这些人中，就没有人认识真的宝石和极品翡翠。”

崔长青摇头道：“我倒不担心这个。”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天威四圣为何不在宝石洞？他明知咱们前来夺宝石的。”

“哦！这倒提醒了我。”

“此中定有极大的阴谋，咱们如在梦中。”蝎娘子脸色一变，说：“崔兄弟，依你之见……”

“咱们先别急于去找四圣。”

“那……”

“且躲在一旁，暂且置身事外，静观其变。”崔长青慎重地说。

“如何进行？”天猴问。

“咱们已知道天威四圣的巢穴。”

“对，那山神庙下，定有地窟。”

“切由我安排，咱们走。”崔长青颇为自信地说。蝎娘子忧心忡忡地说：“崔兄弟，咱们早些杀了天威四圣远走高飞，岂不减少许多麻烦？静观其变对咱们不利，多耽搁一刻多一分危险，你想到了吗？”

他淡淡一笑道：“想到了，问题是咱们是否找得到天威四圣。昨晚雨师与雷公匆匆走了，迄今依然不见人影，可知他们目下已暂且把咱们放开，要不就是另有阴谋、人算虎虎亦算人，咱们如果直接闯地窟去找他，正好着了道儿。”

“但愿你的猜测不错。”

“仇姑娘，你不同意？”蝎娘子微笑着说。

“谢谢你的信任。”

“咱们走吧。”天猴不耐地催促。

崔长青点头应允，语气坚定地说：“目下咱们已少了两个人，只宜智取，不可力敌；我得费些心机，且探清情势，再决定奇谋，走！”

三人隐起身形，绕道径奔鸣山。

他们却不知，情势变化得出乎意料，一切打算完全落空。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牺牲了极乐僧和铁金刚，换来了一大包不值钱的次等石绿，太不值得，代价太大了。

元都观三子见到这些石绿，不知作何感想？

距鸣山尚有三四里，雷声渐小，风雨在减弱。

进入一座树林，崔长青说：“现在咱们绕道，越野而走，从山北绕走，我在前面开路……噢！伏下。”

“怎么啦？”天猴问。

“前面好象有人。”他低声说。

果然不错，六五丈外荆棘及腰的一株大树后，有一个青衣人长身现影，却又立即伏下。

“两面包抄。”他发令。

天猴从右面掠出，蛇行鹭伏向前包抄。蝎娘子走左面，逐段掠进。

崔长青等两人的身形消失，方向前挫腰掠进。

青影暴起，如飞而遁。

崔长青不再顾忌，放胆狂追。蝎娘子也毫不迟疑地现身，狂风似地飞掠急赶，志在必得。

青影浑身湿透，背系长剑，背影因衣湿贴体，显得曲线玲珑，身材娇小，一看便知是女人。

远出半里地，崔长青最快，已经近至两丈左右了，叫道：“姑娘，留步，你跑不掉的。”

青影倏然转身，是个青巾包头，青巾蒙面，只露出一出明亮大眼的年青女人，一声剑啸，长剑出鞘娇叫：“你来得好！”

崔长青飞跃而上，突觉身后树上落下的水滴响声有异，经验告诉他有人从树上向下扑。

“打！”他沉喝，倏然止步旋身，一把飞刀破空而飞，向尚未扑近的一个青影飞去。

电芒入目，对方也用暗器射他。幸亏他早怀戒心，发出飞刀人同时下挫，伏倒向侧一窜。

一把银光耀目的小剑掠顶而过，好险。

从树上飘下的青影也十分高明，脚一蹬横枝，下扑之势突然止住，飞刀一掠而过。双方的暗器皆落空，同样高明。

崔长青正需要找人问口供，岂肯轻易放过机会？拔剑猛扑而上，一面向即将追到的天猴叫：“那女人交给你。”

青农人高大健壮，也以青巾蒙面，掩起庐山真面目，飘落实地，立即撤剑急封。

“铮铮铮！”连封三剑，不但阻遏了崔长青空前猛烈的剑势，而且抢得了空门，立还颜色，回敬了两剑。

崔长青火起，没料到对方如此扎手，剑势一变，用上了乾元十七八散手剑法，一声冷笑，剑涌千层浪，绵绵不绝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对方攻去。

“铮铮！”青衣人接了两剑，便支持不住了，显然有点慌张，封不住凶猛袭来奇幻莫测的怪招，骇然向后退，眼中有惊惶的表情流露。蝎娘子赶到，挥剑冲上叫：“速战速决，算我一份！”

青衣人更慌，更乱，手脚一慢。

“铮！”双剑接触。青衣人的剑向外急荡，脚下大乱，空门大开。

崔长青的剑恍如电光一闪，排空直入。

青衣人情急，全力扭身拂剑。

崔长青剑锋一转，喝道：“撒手！”

“铮！”青衣人的剑脱手而飞。

电虹长驱直入，点在青衣人的胸口，冷叱道：“你认命吧，不许动！”

青衣女人正与天猴狠拼，猛地惊叫一声，脱出天猴的钩影，飞跃而来解围。蝎娘子一剑挥出叫：“慢来，你是我的。”

“挣！”双剑相交，各向侧震飘，劲道势均力敌。

天猴恰好赶到，钩影一闪，从后面钩住了青衣女人的小蛮腰，喝道：“你一动，老夫要你断成两截，丢剑。”

青衣女人脸无人色，乖乖丢剑就范。

崔长青向青衣人冷冷一笑，说：“你听清楚了，在下要口供，如有一字虚假，小心你的老命。”

青衣人深深吸入一口气，强作镇静地说：“要口供，休想；要命，你拿去。”

“真的？”

“太爷决不皱眉，但我可以告诉你，不管在下是否可以赶到县城，咱们的人不待催请，便可按期赶来救援。你可以回复天威四圣，他不会永远占上风，等咱们的人赶到，你们就完了。”

崔长青向不远处的天猴叫：“风老，口气不太对呢。”

天猴端木风也听出有异，说：“对，是有点不大对，好好套他。”

青衣人冷笑道：“没有什么可套的，太爷不会吐露半个字。”

崔长青不住打量对方，问：“你们又有些什么人？”

“无可奉告，总之，要不是咱们三爷自以为是，急功心切，估错了你们天威四圣的实力，冒失地躁进，你们绝对困不住咱们。即使被你们困住一昼夜，你们又岂奈我何？”

“你又岂奈我何？”

青衣人哼了一声说：“在下只是在外面负责把风传讯的人，在你们重重围困之下，还不是逃出来了？”

崔长青继续追问：“你见过天威四圣？”

“在下奉命不许向四圣出手，由三爷几位前辈负责接斗。如果不是门规森严，在下必定向四圣叫阵。”

“你行吗？”

“这……挡一阵当然可以。”

崔长青拉掉对方的蒙面巾，原来是个塌鼻尖嘴的中年。他收了剑，冷冷地问：“你不是天威四圣的人？”

中年人一怔，讶然反问：“你……你们不是天威四圣的人？”

天猴叫道：“崔老弟，不可上当误放。”

崔长青不以为然，说：“也许，咱们又得改变策略了。”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这位老兄的意思。风老，放了那位姑娘。”

中年人大惑，问：“你们有何阴谋？”

天猴大笑道：“咱们在玩灵猫戏鼠游戏，你最好免打逃走的主意，免吃苦头。”

崔长青却不笑，正色问：“你老兄贵姓大名？”

“你们是……”

“先别问我们，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咱们都是天威四圣的死对头。”

“真的？”

“不久前，咱们先到了宝石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只弄到了一批劣等石绿。”

中年人鬼眼一转，大笑道：“我明白了，你们是洗劫银洞山的宝石洞。”

“不错。”

“哈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中年人止住笑，说：“银坑山宝石，是天威四圣掩世人耳目的陷井，坑死了不少闻风前来盗宝的江湖英雄。”

“噢！你是说……”

“真正的矿坑，在龙角山珍珠洞。那儿被掳挖坑掘宝的人，许进不许出，死而后已，因此谁也不知其事。外表看珍珠洞；毫无异处，入洞百十步鬼影俱无，看不出丝毫痕迹，平时也看不见有人在附近逗留，两年来故能逃过世人耳目。”

崔长青恍然大悟，不禁为元都观三子叫屈，居然不知底细，妄自派人前来送死岂不冤哉？

“你怎么知道？”他沉着地问。

“风神有八位门人，门人多了便良莠不齐，同时因各人天赋不同，因此爱宠也有异。”

“那就隐伏下祸思，不足为怪。”

“所以，一个失宠的门人出卖了主子。”

“所以，你们前来夺宝。”

“对。”

“所以，你们失风了。”

“不见得。”

“你们的三爷是谁？”

“你听说过百泉栾家？”

“哦！卫辉巨灵栾百霸？”

“对。你定然是个老江湖。”

天猴上前，指着自己的鼻尖问：“认识我吗？”

“你……”

“不认识我，你是初出道的混球。”

“哼！在下扑天雕羊成山闯了十余年的道……”

“闯了百余年怎样？浪费粮食而已。”

“你……”

“老夫天猴端木风。”天猴大声说，似乎觉得对方不认识自己，感到有失面子。

扑天雕脸色一变，惊道：“原来端木前辈，失敬失敬。”

“哼！混球！”

崔长青赶忙问：“羊兄，巨灵荣三爷目下怎样了？”

“这……”

“你怕咱们也是夺宝？”

“你们……”

“如果你们的人无法赶到，或者在路上有了意外，或者被四圣派人……”

“不要说了。”扑天雕五心不定地说。

“不觉咱们是你老兄唯一的希望？”

“这……”

“你不说也就算了……”

“我说。唉！本来，栾三爷约定了开封的金甲神白西平在平阳府会合，一同前往珍珠洞夺宝。三爷早到三天，误信手下亲信的鼓动，认为此行高手二十八名，全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天威四圣何足道哉？因此不再等候金甲神带人前来会合，昨晚乘风雨前往龙角山。”

崔长青恍然，原来昨晚雨师与雷公匆匆撤走，原因在此。雨师老奸臣猾，把仇人说成朋友溜之大吉，难怪一去不回了。

“你们有了麻烦？”

扑天雕鬼眼又转，心想：“这是唯一的希望，我可不能放过。”

打定主意，故意叹口气说：“别提了，反正上当了就是。”

“只有你们两人逃出？”崔长青不放松地问。

扑天雕正中下怀，说：“咱们摸入珍珠洞，却被他们堵住，一场好杀，最后天威四圣退出洞外，把三爷一群人因死在内，三爷虽有功参造化的艺业，却无法冲出，只好在内苦守待援。”

崔长青抬头望天，淡淡一笑道：“看样子，午后天色将要放晴。”

扑天雕大惑不解，弄不清他话中的用意，为何逃开正题，顾左右而言他？急问：“咦！”

你说天色放晴，意何所指？”

崔长青摇摇头，说：“可惜，你们金甲神明天是否可以如期赶到，大有问题。”

“天色放晴，不难赶到。”

“但……可惜，天威四圣却等不及。”

“你是说……”

“如果是我，天晴我就可以在洞口放火，用烟把洞里的人熏出来。你知道，久雨后的草木，烧起来其烟之浓、之重、之厚，是十分吓人的。”

“哎呀！”扑天雕惊叫。

崔长青不住摇头，不断地说：“可惜！可惜啊！可惜……”

扑天雕急急地问：“你们不也是来夺宝的吗？”

“是呀！”

“你们……”

“我们不去龙角山珍珠洞。”崔长青摇手说。

扑天雕大急，说：“诸位如果肯前往相助，宝石可以二五平分。”

崔长青怪声怪调地说：“喝！你老兄真大方，慷他人之慨，妙极了。”

“你……”

“宝右本来就是我们的，为何要二一添作五？”

扑天雕大惊，跳后八尺叫：“你们是天威四圣的人？”

崔长青笑道：“你这人记性真差，咱们不是早就表明是来夺宝的吗？咱们今早已把银洞山宝石洞翻了。”

“可是……你说宝石是你们的……”

“本来就是我们的嘛！”

“我不懂……”

“你真笨。”

“我还是不懂。珍珠洞挖出来的宝石，应该还在天威四圣手中。”

“等天威四圣与架三爷拼过以后，死伤也就差不多了，再与巨灵老白一群人交手，大概就快啦！那时，咱们再出面，宝石岂不是咱们的了？”

扑天雕惶然地说：“道上同源，冲同道份上，务请诸位……”

崔长青扭头就走，大笑道：“算了吧，这年头，道义不值半文钱。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换了你，你也不会答应去把老命送掉，而宁可捡现成的。走啊！”

天猴也说：“对，等他们三败俱伤，咱们再去捡现成的，走网！”

扑天雕不死心，叫道：“请留步！端木前辈，三爷带去的人，也许有前辈认识的朋友呢，你能袖手不成？”

天猴怪笑道：“哈哈！朋友又怎样？能比自己的老命更重要不成？我宁可要老命，而不要朋友。”

“其中有一缕轻烟冯祥。”扑天雕不死心地叫。

“我不认识这个人。”天猴大摇其头。

“有铁笠王。”

“闻名而已。”

“有恨地无环沈兆庆。”

“哈哈！点头之交而已。”

“有金顶山胡家镇八方的大小姐胡绮绿。”

“老夫那会认识这种小辈？”天猴撇嘴说。

可是，崔长青却如受雷击，脸色大变，回身叫：“扑天雕，三七分账，你作得了主？”蝎娘子冷眼旁观，暗暗点头，崔长青脸上神色的变化，瞒不了她。

扑天雕大喜欲狂，大声道：“在下可以全权作主。”

“这……”

“一句话，三七分帐。”

天猴大急，叫道：“老弟，你糊涂了吗？”

崔长青摇头道：“在下清明得很。”

“你……”

“咱们的期限，忘了吗？”崔长青问。蝎娘子示意相阻；

崔长青向扑天雕道：“你带路，咱们走。”蝎娘子故意抢前，与扑天雕并肩而行，问：“胡大小姐我认识，你知道我是谁？”

“在下眼生，你……”蝎娘子仇萱。”

扑天雕又是一惊，悚然地说：“失敬，失敬，原来是仇姑娘，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恕罪。”

“不要客气。胡姑娘为何也来了？”

“说来话长……”

“到龙角山还有十几里路，也够长的。”

扑天雕不知对方有意套口风，胸无城府地说：“上月胡姑娘行脚京师，在福寿山庄艾家作客，不知怎地，官兵大举进击，火焚福寿山庄。胡姑娘乘乱逃出，南返途中经过百泉栾家，顺道拜望三爷。恰好三爷要动身前来夺宝，她也就跟来了。”

“哦！她还没找到婆家？”蝎娘子并不认识胡绮绿，大笑起来。蝎娘子心虚地问。

扑天雕止笑，说：“她跟随三爷；白天同骑；晚上同寝，你说她找到婆家了吗？”蝎娘子冷笑着说。

“三爷说过，要娶她作妾。”扑天雕说。

“她答应了？”

“不知道。三爷虽生得粗鲁，长得凶恶，但对女人有一套，我想她会答应的。”蝎娘子阴森森地说；

她扭头回望，崔长青正垂头丧气，魂不守舍地埋头而行，脚下似乎十分凌乱沉重。

女人对情爱方面最为敏感，所以说女人心眼多。女人对蝎娘子心细如发，旁观者清。她有意促成乃妹与崔长青的一段姻缘，当然不肯让第三者介入。蝎娘子，已明白地告诉天下人她毒如蛇蝎。

她在山神庙中，曾与崔长青相拥而眠，崔长青对她毫无绮念，手眼儿温存出于无心。把持得住未及于乱。而她，却有点心猿意马。因此，她对崔长青另眼相看，认为他是个风流而不下流的风尘豪士。值得她敬重。以她的容貌、体态、谈俗、武艺来说，在江湖上已是佼佼出群，有八九分姿色，列入美女之林。江湖朋友，称她貌美如花，毒如蛇蝎。但崔长青在她投怀送抱、相拥而眠的绮妮情景下，仍然能谈笑风生把持得住，她便认定崔长青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论年岁，她比崔长青年长六岁，缘断今生，但未尝不可以妹许之。

她当然也想到，女大六岁的婚姻并非奇事，平常得很。但她有自知之明，对崔长青不存奢望，因此，对将乃妹许配：给崔长青的希望极为殷切。

她在心中发狠，发誓，不许第三人介入。为达目的不蝎娘子了。

以银洞山的方位来看，北面是鸣山，西北是龙角山，两山相连。

龙角山也叫羊角山。唐武德三年，见神人于羊角山下，因此将武德二年从襄陵县地划出新建的浮山县，改名为神山县(改名于武德四年)。

山在县东三十五里，山南海属翼城，地跨两县。东西两峰并峙，高出云表。东峰顶巅有泉，叫华池。下有穴，名珍珠洞，深不可测，据说内有妖怪，无人敢近。

距东峰约四五里；小径向上爬升，登上一座小岗，风雨渐歇。

扑天雕心中焦急，脚下甚快。眼看不久便会放晴，也许天威四圣真要放火熏洞呢！救人如救火，岂不令他焦急？登上岗，扭头向身后跟来的崔长青说：“天快放晴了，咱们快些好不好？”蝎娘子冷笑道：“供些？快些去找死不成？这时不养足精力，动起手来那还有命？”

“可是，救人……”

“咱们不是为救人而去的，你急咱们不急，急掉了老命花不来。”

崔长台心中有事，焦躁地说：“好吧！快两步也好。”

前面大树下灰影乍现，一个穿黑袍、浑身水淋淋、梳着髻、脸色红润的古稀老人从树后踱出，笑道：“哈哈！你们找死也好，救人也好，不用急了，歇会儿再走并未为晚。”

扑天雕一惊，说：“老头，你这人说话未免太霸道。”

青衣女人说：“他定是天威四圣的爪牙，休放过了他。”

崔长青伸手虚拦，独自举步上前，抱拳施礼问：“老伯要挡路？”

老人呵呵笑，说：“小伙子你在挖苦人……”

“老伯，在下决无此意。”

“你的意思是：好狗不挡路，是吗？”

“老伯，你在迫晚辈变脸。”

“对，确有此意。”

“老伯是天威四圣的人？”

“不是。”老人断然拒绝。

“那……老伯挡路有何用意？”

“不准你们到珍珠洞。”

“有何……”

“无理可说。”

扑天雕心急如焚，怎肯缠夹不清地胡扯？大喝一声，飞扑而上，一掌劈出。

老人伸手相接，笑道：“你这头死雕。”

扑天雕大骇，想收掌，却力不从心，念刚动，掌便被对方握住了，只感到对方的手灼热如焚，软绵绵的，但挣脱不掉，身不由己，翻滚着斜抛出两丈外，“砰”一声撞在一棵大树上，掉落在草中。

“哎……哟……”扑天雕怪叫，叫半天也爬不起来，象是浑身两百多根骨头全被摔散了。

青衣女人惊呼一声、抢出啪扶。

崔长青心中一惊，凛然地说：“老前辈好高明的接引神功。”

老人呵呵笑，说：“咦！想不到碰上了一个识货的。”

“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

“呵呵！老朽山野村夫，姓名早忘。”

崔长青也呵呵笑，说：“老前辈真会欺世盗名？”

老人脸色一沉，沉声问：“无礼！你说什么？”

“说老前辈欺世盗名。”

老人仰天长笑，笑完说：“后生可合‘小于猖狂’。如果你解释得令老夫满意，你就得接老夫三招两式。”

崔长青毫不紧张，镇定地反问：“老前辈真的自称山野村夫？”

“不错。”

“姓名早忘？”

“对呀！”

“一个山野村夫，姓名早忘的人，自然是与世俗绝缘，不问世事的清流隐逸了。”

“也不错。”

“好，老前辈为何阻道？为何出手伤人？”

老人一怔，笑道：“咦！小于牙尖嘴利……”

“老前辈满意了吗？”

老人点点头，笑道：“你不错，比你几个同伴有出息。”

“请老前辈让路。”崔长青抱拳欠身说。

老人摇头，说：“不行，你的解释虽令老夫满意，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过去。”

“老前辈可否明示用意？”

“好，告诉你并未不可。”

“晚辈洗耳恭听。”

“等珍珠洞那些人解决之后，你们才能前往。”

“这是说……”

“这是说，等他们拼出死活之后，你们再前往接手拼死活。”

“老前辈希望何方胜？”

“你们三方，谁也胜不了。”

“噢！那……”

“你们三方的人，全是江湖道上神泣鬼厌的人。死光了，没有人会替你们掉眼泪。”

“老前辈……”

“你们如不死光，老夫再收拾你们。”

崔长青把心一横，不再示弱，冷笑道：“老前辈所为何来，咱们与你有过节吗？”

老人呵呵笑，说：“为世除害，碰上了岂能袖手？”

“你以救苦救难菩萨自命？”

“老夫只是……”

崔长青突然伸手急点老人的七坎大穴，捷逾电光，出其不意发难。

老人哼了一声，伸手托住了他的手，顺手一扔，怪笑道：“你也尝尝撞树的滋味。噢！”

崔长青机警绝伦，他早已决定对策，发招是实中有虚，料定老人必将重施故技，用接引术示威，因此人被扔出，他已借力飞射。

被抛出的人，该是滚转翻腾的，但他却是头前脚后飞射而出，因此老人已看出不对。

他扭身贴树飞过，同时在飞越的刹那间一脚蹬在树干上，身形更快，远出三丈外去了。

人未飘落，他叫：“在下先走一步。”

老人又上当了，急掠而出叫：“你走得了？”

他用上了全力；展开轻功如飞而去，恍若星跳丸掷，奇快绝伦。

老人若大年纪，居然能紧追不舍。开始相距五丈，不久便接近至三丈左右了。

“打！”他沉喝，向后扔出一把飞刀。

相向而进，见到刀光已近身。

老人手掌一挥，飞刀入手，向前射出叫：“还给你。”

崔长青老谋深算，怎肯上当？绕树折回，向下面伪山沟飞奔。

飞刀落空，老人大感意外地叫：“好小子，你够精明，但你跑不了。”

“敢打赌吗？”他一面逃一面问。

“打什么赌？”

“打你在一千步内，你拦不住我。”

“你作梦，五百步内……”

“一千步；你输了，就不要追来。”

“好！”老人叫，身法突然加快。

崔长青钻入一丛荆棘，一面大叫：“三、二、三……”

老人脚下一慢，突又哼了一声，也往荆棘丛内钻，但已慢了十余步。崔长青钻出荆棘丛，衣服凌落，一面狂奔一面叫：“一百五一二、五三四、五五六……”

说得急，跑得快，人向下逃，地滑草湿，连接带爬，口中还数数，快极。接着，他滑落一处陡坡，口中仍叫：“两百一、一、三……十一二、十一四……”

“噗通”他跳入滚滚溪流。老人狼狈万分，‘滑陡坡地滑如油，必须跟着滑，无法取巧，怎能拉近？老人不会泅水，光瞪眼，河宽五六丈，山洪暴发，水势凶猛无法飞越。崔长青站在溪对岸，脚不住踏动，叫：“两百四五六，四七八，四九五十五一二、五三四……”

“别数了！”老人大叫。

“你认输了？”他笑问。

“你好奸，你怎知道老夫不会水性。”

“呵呵！赌，是要碰运气的，晚辈下对注了。”

“你去吧，去死吧！”老人悻悻地说。

崔长青忍不住笑，心想“这老头脾气倒是够毛的，得防他变卦。”

他伸手作龟王八状，笑道：“你如果食言追来阻挡，就是这个。”

“滚你的！”老人怒叫如雷。

第二十章

崔长青泅水越溪，逃脱怪老人的追踪。他知道对方既然将接引神功练至化境，当然不会是等闲人物，只宜智取，不可力敌。果然，他成功了。

离开溪流，他向龙角山急奔，心中不住盘算，该如何应付目前的困境。

珍珠洞此行，不论是胜是负，危险是相等的，前途未可乐观。

即使胜得了天威四圣，仍需与怪老人生死一决。

远出两里地，突然若有所思地脱口惊呼：“晤！口音有点相似，怪老人就是昨晚山神庙中现身的人。老天！但愿不是他。”

他愈想愈感到头皮发麻，悚然而惊。

再细想，心中却又涌起无穷希望。

信心可以决定成败，勇气源于自信。怪老人山神庙临去一击，他锐气全消，信心尽失。

但这次他能在对方的接引神功一击下借力全身而退，仗年轻力壮且轻功超绝，运用机智脱身，对方无奈他何。这一来，他反而从恐惧中恢复信心，对方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可怕，大有可为。

他一挺胸膛，大踏步向龙角山赶。

细雨霏霏，天将放晴，已是近午时光了。

接近山麓，前面灰影又现。

他敞声大笑，问：“老前辈还不死心？”

怪老人嘿嘿笑，说：“哀莫大于死心，人怎能死心？”

“对，这是至理名言。哦！你是绕道赶来的？”

“上游不远有座独木桥。”

“呵呵！你准备食言？”

“你认为如何？”

他伸手作乌龟状，笑问：“你不怕？”

怪老人大怒，说：“你再作怪，老夫木撕了你才怪。”

“呵呵！你不敢。”

“老夫为何不敢？”

“因为你要珍惜羽毛，不至于为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而自毁声誉。”他泰然地说。

“哼！”

他从容走近，说：“其实，你老人家未免多此一举。”

“有说乎？”

“你不是希望咱们这些人都死吗？”

“当然。”

“那么，等咱们与天威四圣拼个他死我活，还不是一样？你想想看，栾三他们如果与天威四圣两败俱伤，而我们乘机对付天威四圣，你就得在咱们精力仍旺时出面对付我们；我相信我们将是你最具威胁的劲敌，而非天威四圣。因此，为何不让我们三方大火拼三败俱伤之后，再轻而易举地收拾我们？这样是不是对你有利些？”

怪老人冷笑道：“你小子诡计多端，替老夫周详打算，定然另有阴谋诡计。”

他从容超越，摆手道：“那是当然，你知道就好，再见。”

怪老人竟未跟来，站在原处低头沉思。

看天色，半个时辰内不会雨止。他脚下一慢，心中一动，付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岂能不替自己打算？此心腹大患不除，那有我的机会？等决斗天威四圣之后，即使可胜，但也将精疲力尽，这老妖怪岂不得其所成，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我置于死地？”

他向侧方的茂草中一窜，形影俱消。

不久，怪老人循踪寻觅，找到此地讶然自语：“咦！这小贼到何处去了？哼！你决难在这附近潜踪，即使你躲在老鼠洞里，老夫也要把你掏出来。”

在附近找了一圈，重新回到原处，身后突然人影急射，崔长青在四丈外暴起，斜掠而出。

听到声息，怪老人扭身急迫，笑道：“哈哈！你飞不掉的，老夫跟定你了，等你们三败俱伤之后，再收拾你。”

“打打打！”崔长青叫，双手急速后扬，打出了三段树枝，人仍向前飞奔。

怪老人左掌一拂；三段树枝碎成粉屑，怪叫道：“你已经动手了，先毁约的是你，那儿走？”

崔长青一面逃，一面破口大骂：“老狗，你神气什么？”

怪老人一阵狂追，眼看要拉近至丈内，却听到如雷水声，不由心中大急，，叫道：“你还想跳水逃命？休想。”

声落，全力飞跃而进。

崔长青却突然折回，侧射两丈，如飞而遁。

“好狡猾的小贼！”怪老人叫，衔尾急迫。

独木桥在望，崔长青飞跃而上。

桥共有三段，每段长有丈六。桥由两根大木并成，距水面高仅三尺。溪水暴涨，再上涨便会将桥冲垮。

崔长青第一跃便上了第二段，第二跃便到第三段的末端，一步跨上岸，

扭头俯身拆桥。

怪老人一跃而上，向第二段纵落，一面怪叫：“你来木及过河拆桥……哎……”

脚刚沾桥面，第三段桥面已被崔长青挪动，中间的第二段急向下坠，任何人在凑不及防之下，也无法应变，水声如雷，怪老头坠水下沉。崔长青一声长笑，向水里跳。

怪老人的头冒出水面，脸色苍白抓住了随水漂流的一段桥板，正待爬上。

不会水的人，水一淹及胸口，便心中发慌，怪老人也不例外，想爬上桥板再说。

水下伸出一只手，拉住怪老人一条腿向下拖，桥板一翻，抓不牢，怪老人惊叫一声，向下沉。

不久，崔长青从下游半里地登岸，拖着已失去知觉的怪老人，首先拉脱怪老人的双肩关节，再替对方将水从腹内压出。

怪老人不久便苏醒，吃尽了苦头，看清了崔长青，叹口气说：“好小子，老夫栽在你手中了。”

崔长青将老人困在树干上，笑道：“老头子，有你好受的了。”

“你最好杀了老夫，永绝后患。”

“咱们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

“你将后悔。”

“在下不怕。”

“下次碰上，决不饶你。”

“在下在水里等你，哈哈！”他大笑着说。

“你不会再有机会……”

“解决了天威四圣，在下来放你，哈哈！希望这里没有猛兽，你快早些祷告吧，再见。”

“噗噗！”他两掌劈在怪老人的耳门上，奇快绝伦。

怪老人出其不意挨了两掌，终于支持不住，头向下一搭，人事不省。

崔长青拍拍手，向昏迷不醒的怪老人说：“抱歉，在下必须这样对待你。你想要我死，我这样对待你已经够仁慈了。卸肩关节以你的修为来说，可以用技巧自行接上。腰带捆你也毫无用处，你毫不费力便可自行解脱。但打昏你再制昏穴，一个时辰内你不会自行醒来，你不可能碍在下的事了。”

制了怪老人的昏穴，他重行上道。

距珍珠洞尚有两里地，路旁窜出天猴、蝎娘子、扑天雕及其女伴四个人。天猴脸色不正常，叫道：“你可来了，咱们好担心。”

蝎娘子苦笑道：“谢天谢地，你逃过老妖怪的魔手，万幸。”

扑天雕余悸犹在地说：“老狗那一摔，几乎把在下的全身骨头都摔散了，可怕。你把他摆脱了？”

“在下困住他了。”他泰然地说。

“怎样困住的？”天猴骇然问。

“不要管那老妖怪的事，前面情势如何？”他急问。

天猴摇头道：“咱们恐怕无能为力，天威四圣正派人采集枯枝腐草，只等雨止放火。”

“看见他们了？”

天猴倒抽一口凉气，说：“天威四圣不但全在，还有十余名艺业奇高的爪牙，咱们一比一已经够危险了。”

“走，去看看，刀山剑海，咱们也得闯一闯，走！”他毅然下令。

五人躲在洞坑对面的山坡草丛内向洞口瞧。洞口已堆满了枯枝腐叶。一座铁栅粗如儿臂，封死了洞口，里面的人休想破栅而出。

天威四圣坐在二十步外的山石上，冷然注视着洞口。十六名中年以上，相貌凶猛的人，仍在不断将柴草向洞口堆积。

看清形势，崔长青暗中不住盘算，思量对策。

扑天雕心中焦灼，说：“崔兄，咱们该如何下手？”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说：“咱们得设法，先不必焦急。”

“他们快要举火了。”

“好象是的，风雨将歇了。”

“事不宜迟，咱们……”

“咱们日下什么都不要做。”崔长青冷静地说。

“老弟之意……”

“咱们不进洞救人。”

“你……”

“咱们等。”

扑天雕长叹一声，说：“你要等在内的三爷死了……”

“还不至于这么严重。”

“唉！老弟曾经说过……”

“在下曾经说过三七分帐。”

“是啊！三七分帐，你们便相助……”

崔长青脸一沉，沉声问：“在下说了相助二字吗？如果在下未说，那就是阁下听错了。”

“天！老弟你……”

“我要等他们放火。”崔长青冷冷地说。

扑天雕一咬牙，恨声道：“好吧，在下……”

崔长青不加理睬，向天猴说：“火一起，浓烟必将弥漫整个地区。除非洞另有出口透风，不然短时间浓烟进洞的份量不会多。浓烟四散时，咱们便浑烟摸鱼。”

天猴雀跃道：“对，咱们人少，烟对咱们有利。”

崔长青点头道：“动手时，咱们结阵而进，见一个杀一个。扑天雕，你负责放栅救人，当然咱们会掩护你。”

扑天雕大喜欲狂，不住行礼道：“谢谢老弟鼎力成全，在下感激不尽。”

崔长青淡淡一笑道：“你有感恩之心，那已算是很难得了。你们的人一出来，必须立即协同歼除天威四圣。”

“当然，当然。”

“只怕你作不了主。”

“在下可以……”

“不必说了，听他们说些什么？”风神拂着那柄奇形怪状的天帚，走近柴草堆前，向洞内大叫道：“栾三，快丢掉兵刃出来投降。”

里面传来了高亢的叫声：“有种你们就入洞来捉，来某决不投降。”

“给你十声数准备，数完不投降，咱们就举火熏你出来了。”

“烟进不来的。”

“咱们立可分晓。举火！”

几名爪牙不知从何处弄来数十束干草，点燃放入枯枝湿草堆，只片刻间，浓烟大起。

洞内的人利用洞外无人的机会，用撑坑的木桩猛撞巨大的铁栅，其声隆隆然。

“哈哈哈哈……，”外面的人狂矣。

“投降吧，死囚们。”风神怪叫。

只片刻间，浓烟渐令撞栅的人支持不住，只好放下木桩内退。

风止雨熄，浓烟渐向下降，四面八方弥漫。

崔长青挥手示意，众人蛇行鹰伏向前接近。

同一期间，溪旁的大树下，怪老人竟然徐徐苏醒。崔长青将老人打昏，并制了昏穴，以为怪老人在一个时辰之内，决难自行醒来，估计错误，怪老人不到半个时辰便已苏醒。

看清了处境，老人定下心神，由于双肩关节已被拉脱，双手已形同废物，用不上劲。手被反绑，更难解开。如换之旁人，可说毫无办法。

老人利用晃肩助势术，不住上下左右连续急速移动，失败了十余次，最后终于接上了右肩关节。

不久，老人活动手脚，自言自语道：“好小子，想不到老夫竟在阴沟里翻船，这次可有你受的了。”

崔长青领先向前爬行，终于接近了，距在外围的天威四圣约有四丈左右，他向身后跟来的天猴说：“准备暗器，出其不意下手袭击。四个凶魔的兵刃利害，但在贴身时便不足虑了。”

三丈……风神突然警觉地扭头回顾。

崔长青大喝一声，暴起发难，三把飞刀首先破空飞出，人扑进长剑化虹急射。

天威四圣虽然是久经大敌的老江湖，但变生仓卒毫无防备，强敌从后面进击，委实措手不及。

风神一声怪叫，天帚急挥，人向侧伏。

“啪啪！”击落了两把飞刀。

崔长青志歹在风神，两把飞刀吸引风神的注意，第三把飞刀却袭向雨师，风神果然上当了。

雨师闻声知警，刚来得及转身，来不及运功自卫，看到人影飞刀已经入骨，贯入小腹要害。

“啊……”雨师狂叫，扑倒时圣水棒向前一伸。

“嗤！”腥臭的灰绿色毒汁剧喷而出，宠罩三丈方圆地面。

崔长青人向前挺剑飞扑，其实他并非扑向风神，而是向前扑倒，沾地即向右前方急射两丈外，事先已订定自保的主意。

天猴却发出三枚枣核镖，击中刚伏倒的风神，人急掠而进，想退已力不从心，被毒汁喷中，衣沾汁即溶，皮肉可怕地腐烂，一声厉号，砰然冲倒，恰好倒在风神身旁，已不成人形。

风神挨了三枚枣核镖，天帚已失手掉落，左手将取出的铜铙扭身疾挥，临死反噬，“擦”一声切入天猴的胸口，人亦软倒发僵。

两人同归于尽，一命换一命。

蝎娘子很幸运，她发了一把梅花针，扑向最外侧的电母，恰好在毒汁笼罩的范围外。

电母左手的电镜一挥，是风乍起，梅花针全被盾牌般的电镜所震落，右手的曲折银刀急架，“铮”一声震开蝎娘子的狂野一剑，两人立即展开可怕的恶斗。

崔长青以为扑天雕与女伴必定对付雷公，岂知扭头一看，不见有人，原来两人已抢入浓烟溜走了。

远离洞口浓烟的众爪牙，怒吼着潮水般冲到，两翼分张，迅速包抄合围。

他切齿大恨，心中咒骂：“这两个狗男女可恶！不等咱们掩护，先去救人，咱们将全盘皆输。

他扑向雷公，剑出“长虹贯日”。

雷公昨晚右小臂挨了一飞刀，伤及骨头包扎得成了一根布棒槌，无法活动。

人已近身，雷火弹不敢使用，右手的雷锤“铮”一声架开来剑，大吼一声，一锤横挥回敬。

崔长青左手疾挥，喝声“打！”打出一把飞刀；

雷公心虚，向侧急闪。‘崔长青却扑向电母，大叫道：“仇姑娘，跟我来！”

蝎娘子招架不住曲折银刀，这玩意不易摸清来势，而且极难封架，剑攻不进去，正感危急，崔长青来得正是时候。她向侧闪开，三名青衣中年人已一拥而上。

电母知道飞刀利害，舍了蝎娘子斜飘丈外。

崔长青疾冲而过，一声怒啸，一剑放翻一名中年人，左手再发两把飞刀，疾冲而入叫道：“快跟我来！”

蝎娘子飞掠而出，随在崔长青身后突围而走。

“啊……”中飞刀的两个人，狂号着摔倒在地。

崔长青回身叫道：“我断后，进烟里去。”

电虹飞到，电母发出第一把曲折银刀。’

崔长青如不回身招呼蝎娘子，蝎娘子那有命在？银刀幻化一道光弧，一闪即至。

他将蝎娘子推倒，长剑轻搭飞来的电虹，向侧一带，曲折银刀斜飞而逝。

“你也接我一刀。”他叫，左手一扬。

他并未打出飞刀，但电母却吓得急向侧飘。

十余名青衣人急拥而至；两个飞掠而走，钻入浓烟之中，青衣爪牙也毫无顾忌地追入。

只剩下他们两人，大事去矣！

崔长青左手牵了蝎娘子，一阵急走。后面；急速的脚步声与呛咳声渐被抛远。

烟并不浓，象是一层薄雾，视线可及三四丈外。正走间，前面脚步声入耳。

他拉了蝎娘子向下一伏，以袖掩住鼻低声说：“咱们的。衣裤湿，可掩口鼻避烟。小心了，切记不要呛咳，前面有人奔来，我来应付。”

两个青衣人也掩住口鼻，仗剑奔来，还不知有人潜伏草中，恰好奔过崔长青身侧丈余左右。

一声怒此，他冲出剑化“分花拂柳”，手下绝情。

“恩……哎……”两个青衣爪牙猝不及防，双双中剑倒地。

崔长青向右一指，低叫：“向火堆旁走，希望栾三出来能助咱们一臂之力。”

劈啪声就在右面不远，火光闪动，浓烟更盛。

洞口的巨型铁栅已经搬开，里面没有人。

崔长青咒骂道：“扑天雕已将人救走，把咱们扔下了。这狗东西可恶！我要宰了他。”

青影破烟冲到，怒啸震耳。

“在这里了！”另一名青衣爪牙出现怪叫。

“铮！”崔长青扑到，震偏第一个冲上的单刀，乘势切入，一剑刺穿青衣人的心坎。

蝎娘子用梅花针取敌，两枚针射入一名爪牙的双目，却被另一名爪牙一刀划过右肋背，幸而伤势甚轻，划破了皮肉并无大碍。

崔长青击倒了那名爪牙，低喝道：“找地方藏身，快！”

两人在山崖旁的草丛钻，寂然不动，以草隐身，藏得稳稳的。

附近不时有人急窜示过，两人沉着地匿伏不动。

蝎娘子一阵惨然，低声问：“兄弟，咱们只剩下你我两人了，该怎办？”

他吁出一口长气，凛然地说：“咱们已除去风神和雨师，除去了最强的两圣了。”

“还有……”

“雷公电母不足虑，只是他们人多势众。”

“那……我们……”

“扑天雕那些人，地面泥泞，足迹明显，走不了的。”他恨恨地说。

“你……你想找栾三？”

“不是你我去找栾三；而是雷公电母要去找他们，咱们随后跟踪前往。不杀雷公电母，咱们交不了差。”

果然所料不差，不久，人已撤走。

十里外，扑天雕领先开路。身材高大的巨灵栾百霸，手秒开山大斧后跟，浑身泥水，脸部漆黑，显得颇为狼狈，有点垂头丧气。

巨灵栾三身后，是个身材喷火的胡绮绿。

再后面，是八名男女，其中有扑天雕的女伴……

十一名男女仓皇急奔，共带了八个大背囊，背的人甚感吃力，可知背囊极为沉重，留下的履痕甚深，清晰可见。

到了旷野地带，小径伸向西面三十里外的县城。扑天雕一面急走，一面说：“三爷，咱们大概脱险了。”

巨灵摇头道：“天猴那三个男女不足恃，天威四圣艺业之高，大出咱们意料之外，天猴挡不住他们的。咱们如不能及早逃抵县城，决无安全可言。”

“三爷，据兄弟所知，那位年青的崔……”

话未完，前面突然升上一个人影，相距在五六丈外，吼声如雷：“你们，都得死！”

银虹飞射，从右侧方划空而至，共有两道破空飞到。

四面八方人影暴起，刀剑映日出光。

“雷公电母！”扑天雕惊叫，向下一伏。

电虹来势太快，从人丛中疾闪而过。

“啊……”两个背背囊的人，惨号着摔倒在地，腹裂头断，惨不忍睹。

雷公的雷火弹象暴雨，共投出五颗之多。

胡缔绿机警，在电母的电虹入目时，便已向侧方撒腿狂奔。可是，她无法脱出雷火弹的轰击。

雷公所发的五颗雷火弹，以扇形投出，前后左右十余丈方圆内的人，休想脱出火弹的威力笼罩。

绮绿虽见机逃得快，却无法在刹那间逃出十丈外，全力奔逃，却不知雷火弹正向身后急速下落。

远处突传来让她刻骨铭心的厉叫：“绮绿，伏下侧滚！雷火弹。”

她不假思索地扑倒，奋身急滚。

连滚三匝，滚势刚止，“轰隆隆”连声暴震，天动地摇烟屑四起，碎草泥浆象暴雨般洒落在她的身上，猛烈的震撼力令她晕头转向，但她仍能飞跃而起，厉叫道：“你这该死的负心人……”

人影来势如潮，雷公电母以八名爪牙飞射而来。

她这一面，十一个人只剩下五个。巨灵栾百霸三爷、扑天雕，一缕轻烟冯祥，恨地无环沈兆庆和她。地下血肉横飞，被雷火弹和曲折银刀击毙了六个人。

她用目光搜寻刚才发声警告她的负心人，但她失望了，除了敌我双方，不见她所要找的人。

已没有她搜寻的机会了，一名爪牙已找上了她，九节钢鞭来势似崩山，迎头劈落风雷及体。

她向侧急闪。正想挥剑反击，对方第二鞭已破空而至，拦腰抽到，鞭风澈骨，奇快绝伦。

她大骇，百忙中一剑急封。

糟！“铮”一声巨响，鞭不但震飞了剑，鞭梢反荡，擦过她的右肋，衣裂皮伤，危极险极。

她惊得魂飞魄散，撒腿狂奔落荒而逃，虎口迸裂鲜血直流，肋下麻辣辣地也不好受。在金顶山，她横行霸道自以为了不起，但在这些江湖高手面前，她那两手剑术只能算是玩艺，不登大雅之堂，派不上用场。

巨灵就在她身旁不远，正与雷公杀了个难解难分，无暇照料她了。

她逃，对方怎肯轻易放过？狂笑着追出叫：“小女人，你逃不掉的，大爷正缺少一个女人暖脚，你正好……啊……”

最后那一声，凄厉刺耳动魄惊心。但她不知发自何人之口，以为是巨灵的人又遭了殃呢，因此不敢回头看，直奔出四五十步外，听不到人声，方敢扭头回顾。

她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倒拖着一个人走向斗场。

“是他！”她脱口叫，咬牙切齿停步。

接着，她心中一惊，一个美丽的女人，正悄然从侧方掠来，凤目带煞，剑虹耀目，显然来意不善。

她倒抽一口凉气，重新狂奔而遁。

巨灵与扑天雕四个人，身陷重围生死须臾。

真正动手的只有两个人，是雷公与巨灵，其他七人在电母的指挥下，八方合围并不急于动手。

不远处的土丘下，崔长青正拖了一个爪牙的尸体向坡顶上走。”

扑天雕心中大喜，绝望中兴起无穷的希望，大叫道：“崔兄，快来救命！”

崔长青在坡顶背手而立，冷笑道：“你们从坑洞中逃出，逃得真快，那时，你们并未替在下着想，是吗？”

扑天雕脸一红，讪讪地说：“那时……情势迫人……”

“这时，也是情势迫人。”

“崔兄，唇亡齿寒……”

“在下毫无损失。”

“崔兄……”

“你叫天也没用。”

一名爪牙转身向土坡走去，电母低喝：“站住！先不要去惹他。”

爪牙止步，说：“在下保证可以收拾他。”

“你想找死？反正他跑不掉，等会儿再剥他的皮并未为晚。”电母阴森森地说。

爪牙反而怒火上冲，说：“在下找死？大嫂未免把在下看扁了，哼！在下不信邪。”

说完，扭头向崔长青掠去。

电母一惊，火速跟上叫：“不可鲁莽！退回来……”

爪牙不加理睬，奇快地到了丘下，拔剑愤怒地向上冲，形如疯狂。

崔长青仍然背手而立，屹立如山，冷冷地注视，对冲上来的人不理不睬：视若无睹。

爪牙更是狂怒，疾冲而上。

五丈、三丈、两丈……

崔长青左手一场，叫：“给你一刀！”

人刀对进，其快可知，刀光一闪，飞刀便没入爪牙的小腹。

爪牙身形一顿，接着仍向上冲，脚下不稳，双目瞪得大大的，举剑疯狂冲上。

剑尖距崔长青的小腹不足一寸，崔长青连眼皮都未眨动半下，冷然注视，屹立如山浑如未觉。

爪牙猛地向前一栽，一声惨叫，丢掉剑骨碌碌向下滚，直滚下土坡寂然不动。

五丈外的坡下，电母发出了两把曲折银刀，电虹连续飞出，眨眼间便已近身。

崔长青直等第一把银刀接近左肋，方泰然跨前一步，银刀间不容发地掠背而过，划出一道美妙的光弧，向电母返飞。

第二把接踵而至的银刀，被崔长青一脚踢飞，飘坠出两丈外，失去效用。

电母大骇，站在坡下一阵迟疑。

崔长青冷哼一声，点手叫：“你上来，你的回风银刀雕虫小技，只能对付二流江湖小辈，用来偷袭还可派上用场。现在，你可以掏出真才实学与在下生死一决了。”

电母一咬牙，左手举电镜护身，右手挺银刀向上走。

崔长青拔刺出鞘，徐徐拂剑说：“你的电镜比盾牌小得多，在高手剑下护不了身。目下没有阳光，你的电镜照目绝招无用武之地。上啦！”

电母脚下一慢，进退两难。崔长青放出一把飞刀，冷笑道：“这次在下前来，共带了二十四把飞刀，目下尚剩四把，好象所发的二十把飞刀落空的并不多。当然，在下要给你两把，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不对？”

电母心虚，说：“咱们不用暗器，公平一决。”

崔长青收了飞刀，扬剑说：“好，在下答应你，姑且信任你一次。”

电母抓住机会，疾冲而上，电镜一推，曲折银刀疾挥而出，攻取下盘，向他的左腿钩到。

他剑出“月落星沉”，“铮”一声便架住了银刀。

电镜疾推，镜下缘锋利，划向他的胸口。

他向下一挫，上体略仰，镜闪电似的一拂而过，间不容发危极险极，冷气激骨生寒。

他的剑一挑一振，架出偏门的银刀回头急荡，剑尖乘势疾进，吐出一朵剑花，手下绝情。

“嗤！”剑尖贯入电母的胸口。

人影斜飞，他斜掠八尺。

电母的身躯急转，大叫一声，旋翻在地，胸口血如泉涌，挣扎着狂叫：“快来……救……救我……”

十余丈外坡下的斗场，巨灵栾百霸三爷已到了油尽灯枯境界，巨斧已不灵光，真力已竭。就在电母倒地的同时，雷公雷锤一挥，“噗”一声砸在巨灵的右肩上。

“哎……”巨灵叫，侧跃八尺，右肩已碎。巨斧失手坠地！

雷公一声怒吼，挥锤跟进。

扑天雕大惊，急抢而出，剑攻雷公的左肋，攻其所必救，阻止雷公追击。

雷公大怒，一声怪叫，雷锤疾旋，“当”一声击中长剑，剑断成三段。

扑天雕心胆俱裂，向后飞跃而退。

一名爪牙一声狂笑，左手疾伸，机簧一响，射出一枝袖箭，直射扑天雕的背心。

扑天雕怎知身后有人偷袭？大叫一声，砰然堕地，不住挣扎，想竭力爬起。

同一瞬间，雷公已追上巨灵，雷锤一挥，“噗”一声击中巨灵用左手急架的左小臂，臂骨立折。

“哎……”巨灵惨叫。

雷公凶性大发，一声怪叫，连挥四锤。

巨灵头破脊断，死状惨极。

发袖箭的爪牙，已一脚踏住扑天雕的咽喉狂笑不已。扑天雕双目外突，舌伸半尺，但仍在挣扎。

一缕轻烟向逼近的一名爪牙丢剑叫：“在下认栽！”

“跪下投降！”爪牙厉叫。

一缕轻烟跪下了，脸色死灰。

恨地无环大吼一声，挥动九环刀突围，只冲出丈余，便被三名爪牙乱剑穿心，但他也砍倒一名爪牙，捞回老本死得不冤。

投降了的一缕轻烟并未保住老命，后面上来一名爪牙，一刀砍下他的脑袋。

只逃走了一个胡绮绿，几乎全军尽墨。

崔长青站在坡上，苦笑道：“求生不生，必死不死。如果栾三不贪生怕死，出洞便与咱们联手一拼，怎会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六比一，目下他仍感势孤力单。

雷公的右手仍不能活动自如，对崔长青心存惧念，解决了巨灵一群人，目光转向远处的崔长青。

崔长青点手叫：“雷公，快来替电母收尸。”

雷公心胆俱寒，向一名爪牙叫：“李兄弟，你去收拾他。”

李兄弟脸色大变，悚然地说：“六比一，咱们一齐上方有希望”

一名爪牙从尸堆中拾起一只背囊，匆匆地说：“内矿坑已经断了矿脉，咱们早该走的，要不是你们四圣不死心，仍坚持再向下挖掘重找矿脉，何至于有今天的惨败？我可要走了。”

声落，发腿狂奔。

另一名爪牙也不甘人后，也拾起一只背囊，扭头飞奔而去。

“站住！你不能走。”李兄弟大叫，借机追赶，在经过，尸堆时，顺手牵羊也拾起一只背囊，溜之大吉；

雷公咒骂一声，也拾起一只背囊飞遁。

只眨眼间，六个人分向六方逃遁，走了个无影无踪。

崔长青也拾起一只背囊，向雷公逃走的方向飞赶。

胡绮绿向县城方向飞逃，要摆脱追来的美妇。起初双方相距在半里外，逃了三四里，双方已接近至三四丈以内了。

她赤手空拳，真力渐竭，雨后地面泥泞，一不小心便会滑倒。她已经跌了多次，再滑倒便被赶上啦！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跳过一条小沟，脚下失闪。

“砰”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

蝎子急速奔到，嘿嘿阴笑。

她爬起向侧急窜，逃命要紧。

眼前人影一闪，娇此声震耳：“站住！丫头。”

她心中不住念佛，吃惊地听命站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问：“你……你是……”

“我，蝎娘子仇萱。”

她心中一宽，说：“哦！原来是仇姑娘，咱们道上同源。老天！我以为你是天威四圣的人呢！”

“你认识我？”

“小妹久仰大名，只恨无缘识荆。”

蝎娘子一阵阴笑，只笑得她心中发虚，毛骨悚然。

胡绮绿不是糊涂虫，已从蝎娘子的阴笑声中，听出了凶兆，不祥的预感令她心惊胆跳，依然徐退，说：“仇姑娘，请……请问有……有何指教？”

蝎娘子按剑冷笑，问：“你是镇八方的女儿？”

“是的，小妹叫……叫胡绮绿。”

“巨灵栾三是你的男人？”

“这……”

“你们经过明媒正娶？”

绮绿脸一红，期期艾艾地说：“我……我只是跟……跟着他而已。”

“哦！原来如此，你爱他？”

“这……我……”

“说！”

“他……他答应替……我替我办事……”

“所以，你甘愿做他的情妇？”

“这……”

“你知道栾三是有妻有妾的人吗？”

“知道，那……那并不妨碍他喜欢我。”

“下贱！”

“咦！你怎么骂人？你是……你是栾三爷的……”

“放屁！”

“仇姐姐……”

“呸！你配叫我姐姐？我问你，栾三答应替你办什么事，值得你以身相报肉身布施？”

“这……”

“你不说，我剜出你的眼珠来。”蝎娘子凶狠地说，迫进两步。

她打一冷战，惶然道：“我说，我……人我说。他……他要替我杀……杀一个仇人……”

“仇人？不是负心人？”

“你……你怎……”

“我亲耳听见你叫骂的。”

她一咬牙，说：“对，是负心人。”

“他是谁？”

“崔长青。”

“崔长青又是谁？”

“就是先前大叫的那个人。”

“哦！他向你示警，对不？”

“哼！我不领他的情。”

“你说他负心，他却救了你，为何？”

“我怎知道？”

蝎娘子冷冷一笑，冷冷地说：“好吧，你说说看，他是怎样负心的？”

“这……”

“你得说个一清二楚；我要带你去与他对证。”

她脸色大变，惊然问：“你……你认识他？你……”

“他是我的妹夫。”

绮绿大惊失色，连退三步。

蝎娘子冷笑一声，迫进厉声道：“我蝎娘子天生冷血，心狠手辣尽人皆知，我倒要听你如何血口喷人，看是你勾引他还是他挑逗你，说！”

绮绿被镇住了，也被难住了，这些事怎好出口？再说，这件事又怎能全怪崔长青？崔长青那时是待决之囚，而她却是可主宰崔长青生死的主人，要说崔长青始乱终弃已经相当牵强无人敢信，要说崔长青存心挑逗她也无法自圆其说，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她心中一虚，向侧急窜。

蝎娘子身形一闪，劈面拦住了，剑虹一闪，制止她妄动，叱道：“站住！除非你想死，不然，你给我乖乖吐实。”

她硬着头皮说：“你带我去见他，当面说。”

蝎娘子冷笑道：“你是不是不敢说，抑或是羞于启齿？”

“我……”

“哼！看你这浪劲，就知你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

“你……”

“你如果是三贞九烈的女人，便不会与有妻有妾的巨灵栾三通奸。”

“住口！你……”

“我说错了？通奸两字不好听，刺耳，是吗？说你与巨灵两情欢悦，苟且恋奸，没错吧？”

“不要你管！”她尖叫。

蝎娘子咬牙切齿地说：“你不惜以色布施，找人杀崔长青，阴毒绝情，莫所为什。而他却听说你陷在矿坑内，冒万险前往救援，与天威四圣生死相拼，救你们出坑。再追踪前来相机援救，临危示警，在雷火弹下救了你的贱命。淫妇，你知不知道这些事？哼！你不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因此，我要杀你，我要除去你这淫妇永绝后患。”

剑光一闪，绮绿飞退八尺，从剑尖前脱出，生死间不容发。

蝎娘子掠进叫：“你非死不可！”

剑化虹而至，奇快绝伦。

绮绿单足点地，作势再退，岂知一脚点在烂泥上，仰面滑倒，无意中逃脱一刻穿心之厄。倒地后立即奋身急滚，生死关头走一步算一步。

蝎娘子如影附形跟到，冷笑道：“这一剑要砍下你的双脚来。”

剑光打闪，疾劈而下。

绮绿心中一惨，厉叫道：“我死不瞑目……”

人影来势如电，叫声及时传到：“剑下留情，不要杀她。”

剑停在绮绿的双膝上，蝎娘子叫：“慧剑斩情丝，我替你杀此淫妇。”

崔长青停在五丈外，挥手叫：“让她走，不然我恨你一辈子。”

蝎娘子长叹一声，收剑说：“淫妇，下次你最好别让我碰上。”

绮绿狼狈地爬起，向远处的崔长青叫：“我已经恨你一辈子，你这无情无义的畜生。”

蝎娘子冷笑道：“我替你吧臭嘴割掉，剝出舌头，免得你在外面胡说八道，挑拨是非。”

剑刚举，绮绿撒腿便跑，一面逃一面叫：“崔长青，我要你下十八层地狱，誓不两立。”

蝎娘子向崔长青迎来，苦笑道：“兄弟，你该让我杀她的。”

他烦躁地说：“别提了，我不能让你杀她。”

“但她却要千方百计杀你。”

“那是她的事，我只求心之所安。”

蝎娘子话锋一转，问：“那边解决了？”

“解决了。”

“如何？”

“只逃掉一个雷公。”

“糟了，咱们又得费神……”

“不必费神了。”

“那雷公……”

“他已向我保证，今后退出江湖隐姓埋名。”

“哦！是你放走他的？”

崔长青点头承认，说：“我追上他，他丢了兵刃讨饶……”

“天威四圣从未饶过人。”蝎娘子不甘心的说。

“可是……我下不了手。”

“你真是妇人之仁，被他愚弄了。好吧，咱们回去交差吧。可怜，咱们五个人来，只有你我两人回去。”

他拍拍背囊，说：“我带了这百余斤宝石，走吧！”

蝎娘子走在他身右，问道：“兄弟，胡绮绿是怎么一回事？”

他叹口气，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

“兄弟，我只希望替你分忧。”

“谢谢你，姑娘。”

“我不愿勉强你，但我不明白你为何与这淫贱女人结下牵缠情孽？这……”

“唉！一失足成，千古恨，果然不假。”

“兄弟，你愿说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你认为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就说吧。”

崔长青确也感到心中苦闷，便将过去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我一时激忿，一时糊涂，事先并不知她犹是处女之身，等发觉不对，已是无法悬崖勒马了。我不是圣人，唉！这一错，错得好事成冤家，错得几乎将命送在她手中，但我只能怨我自己。”

蝎娘子苦笑道：“这怎能怪你？你真是……”

“我是男人，当然怪我。”

“你是否有意与她和解？”

“怎能和解？这是不可能的。镇八方不是个好东西，黑道巨魁无恶不作，我决不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为祸江湖，我怎能做他的女婿？同时，即使我想和解，他父女也绝不会饶我。”

“哼！这种淫贱女人，你决不可与她和解。”

“唉！前情如梦，我认命了。走，我去看看怪老人。”

身后，突传来一阵阴笑。

崔长青大骇，急叫：“快走！怪老头追来了。”

蝎娘子心中一寒，撒腿急逃，但倩不自禁扭头回望。后面静悄悄，那有半个人影。

“没见有人。”她叫。

崔长青悚然地说：“快逃，不然咱们死定了，这次他不会善了的。”

“可是，不见有人。”

“他地势熟，可能抄近路拦截了，快走。”

不久，找到了至县城的小径。小径向西延伸，两旁古木参天，路极为泥泞，一脚踏下去，下陷近尺，鞋子不易拔出，又粘又滑，十分吃力。

由于一直不见怪老人追来，两人心中一宽，脚下一慢，蝎娘子对泥泞

路甚感困扰，说：“兄弟，不如越野而走，这样走太慢了。”

他背着百余斤的背囊，当然不希望在烂泥路上吃力地跋涉，同意道：“也好，咱们从林子里走。”

路右有足迹，显然有乡民避开烂泥走树林。两人不假思索地沿足迹西行，毫无戒心。

前面半里地，十余名相貌狰狞的人，已设下地网天罗，等候他们入罗进网。

在一处小树丛后，绣绿正与三个人商量。为首那人衣衫未湿，墨绿劲装外罩披风，劲装外穿了一件金色锁甲背心，下面直掩至腹下。佩了一把长剑，腰带上方露出一排小剑柄。粗眉大眼，酒糟鼻加上鲛鱼嘴，乱虬须，粗壮如熊，腹如大鼓。

另两人正好相反，干瘦阴沉，脸色苍白象病鬼。

看了那人的金甲，便知是金甲神白西平来了，人姓白，脸色却又黑又长长满了疙瘩，奇丑狰狞，是属于令人一见便难以忘怀的人物。

金甲神放肆地将绮绿的小腰肢挽住，怪笑道：“你说架老三不等我，抢先到珍珠洞下手，是不是想独吞？”

绮绿毫无顾忌地侵入对方怀中，说：“白爷请勿误会，三爷决无此意……”

“哈哈！我想信你的话。说真的，栾三他们全死光了？”

“我不知道，只知他们最后受到雷公电母的围攻，情势不妙。”

“你是说，宝石已被一个姓崔的人取得了？”

“是的，这人快要来了。”

“你要夺回宝石？”

“嘻嘻！那当然是白爷的宝石。”

“你要分多少？”

“我不要。”

“哈哈！好，先谢谢你。”

“白爷客气。”

“你要我宰了那姓崔的？”

“白爷不会让他活命的。”

“哈哈！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与那姓崔的，有何过节？”

“这……当然瞒不了白爷，他……”

“你与他分赃不均？”

“不，这是个人的恩怨……”

“哈哈！在下不想过问个人的恩怨。”

“白爷……”

“好吧，你说吧，你打算如何谢我？”

“白爷认为……”

金甲神肆无忌惮地将她抱住，吻着她的粉颈狂笑道：

“冲你胡二小姐份上，还用得着提谢字？放心啦！一切包在我身上，保证你如意就是。”

“白爷，尊重……”她娇羞万状地说，其实却是半推半就，欲拒还迎。

金甲神放了她，说：“你在此地歇息，我去招呼他们一声。听你所说，崔小辈如此高明，为免意外，我要用暗器杀他。”

“最好不要一下子就送他去见阎王。”

“好，给你留活口。”

“谢谢。”

路两侧各布下七个人，路两旁却不派人潜伏。金甲神是个老江湖，已料定走路的人必将避道而行。

刚布置停当，守望的人传采了有人现踪的信号；

崔长青与蝎娘子从路右急赶，距路约有三四丈左右，地下草仅及径，毫无泥泞之苦。两人并肩而行，心情因远离龙角山区而逐渐放松，唯一可虑的是怪老人，而怪老人却不可能暗中偷袭，因此毫无戒心，做梦也未料到，前面有死神在等待他们光临。

伏在路右树根下的金甲神，看清了比绮绿更美更出色的蝎娘子，怪眼中涌起贪婪的欲火，低叫道：“要活的，那女的留给我。男的，不留活口。”

金甲神看了崔长青的相貌，便猜出绮绿之所以要活口，定是为了情爱纠纷，怎肯手下留情？蝎娘子的姿色，比绮绿强多了，二十五六岁的美丽成熟女人风韵，比一个只有六七分姿色的少女要动人得多。

这恶贼动了一箭双雕的恶毒念头，要留下蝎娘子，毙了崔长青。

崔长青终于踏入天罗地网，毫无警觉地向里闯。埋伏的人跃然若动，暗器待发。

前面树林深处，突传来怪老人刺耳的狂笑声：“哈哈哈哈哈……”

一名恶贼一怔，扭身顾头，身躯擦草发声。

崔长青油然兴起戒心，倏然转身叫：“老怪来了……伏下！”

这瞬间，他看到有人站起，暗器似飞蝗。

他将蝎娘子扑倒，背上的背囊一阵怪响，共中了十余件暗器，危极险极。暗器掠顶而过的破空锐啸，令人闻之头皮发炸。

卸下背囊，两人爬至树后。崔长青一把从背囊上拔下两把小飞剑，大喝一声，全力掷出。

两名大汉随暗器扑来擒人，‘正好碰上。

“啊……”惨号声乍起，两大汉仍向前衝，“砰”两声怪响，衝倒在树下挣命。

小飞剑已贯入胸口，活不成了。

“哎哟……”蝎娘子忍不住发出压抑不住的叫声。

“你怎么？”他惊问。

“股部挨了一枚钉。”蝎娘子忍痛说。

“忍着些。”

“你走吧……”

“不，不毙了他们，谁也走不了。打！”

他发出一把飞刀，把一名从侧方掩至的大汉，钉死在一株大树干前。大汉所发的大型扔手箭，则间不容发地擦过他的肩背插入地中。

他挺身而起，大喝道：“出来吧，诸位。”

共有十四个人，其中有绮绿。

被击中的三名大汉，已经停止挣扎，气息已绝。

金甲神大踏步而上，厉叫道：“好小子，你伤了大爷三位弟兄。”

他恍然，说：“你是扑天雕所说的金甲神白西平，来得好。”

“大爷当然来得好。”

“你的三位弟兄，不是伤，而是死了。”

“你得偿命。”

“还有，巨灵柰三已经呜呼哀哉，全军覆没。”

“也是你杀的？”

“在下不敢掠美，他们死于天威四圣之手。”

“你，把宝石留下。”

“你有本事就来拿，埋伏暗算，你算甚么英雄人物？来吧，阁下。”

蝎娘子蜷伏不动，无声无息。

金甲神接近至丈五六左右止步，冷笑道：“你看看，有多少暗器指向你？”

所有的人，左手的暗器皆蓄劲待发。

他嘿嘿笑，说：“你金甲神今后，不用在江湖上叫字号了。”

金甲神狂笑道：“哈哈！有谁知道今天的事呢？大爷这些弟兄，决不会吐出半个字，你放心啦！”

“哼！原来你成名，是靠这样懦夫行径搏来的，失敬失敬，你比柰三爷下乘得多了。”

“甚么？你……”

“你不是么？如果你不承认，为何不敢与在下公平死决？”

“哼！你……”

“懦夫！你敢不敢？我想，你不敢，因为你是贪生怕死的懦夫，所以……”

金甲神一声怒啸，拔剑毫无顾忌地冲来，招发“灵蛇吐信”，剑花涌现，风雷俱发。

崔长青向侧一闪，大喝一声，一剑刺在对方的右肋下，剑弓成弧形，几乎折断。

金甲神不加理会，反手挥剑，削向他的肩颈狂笑道：“大爷是金刚不坏法体。”

他向下挫，剑芒掠顶而过，好险，斜飘八尺叫：“金甲掩不住五官手足，你……”

金甲神突然浑身一震，大叫一声，伸左手急摸左腿弯。

原来崔长青易位之后，金甲神的背部暴露在蝎娘子的眼前。她先前装死，其实在等候机会。金甲神有金甲护体，举动十分灵活，可知双膝必定无甲掩护，正是暗器的最好标的。

她发出了两枚梅花针，全射入金甲神的左腿弯。

崔长青已重新扑到，剑攻脸部叫：“攻你的五官要害。”

金甲神忍痛挺身，一剑封出叫：“你该死……哎……”

右腿弯又挨了两针，这次更惨。

“铮”双剑相交，金甲神的剑向侧荡，中宫大开，人向下挫。

蝎娘子猛扑而上，一剑劈向金甲神的脑袋。

“小心暗器！”崔长青狂叫，急冲而上。

可是，已来不及了，暗器齐聚，已受伤的蝎娘子，怎禁得起。暗器群的袭击？

“嗤！”崔长青的左大腑，也挨了一镖。

三个人全倒了，剑劈开了金甲神的脑袋。

人影来势如潮，绮绿也飞奔而来。

狂笑声震耳，震得人耳膜欲裂。

“砰砰！”倒了两个大汉。

“啊……”另一名大汉也倒了。

灰影象阵狂风般卷到，从西面楔入，而冲来的四名大汉几乎在同一瞬间被击倒在地。

灰影到了两人身旁，从东西抢近的三名大汉三剑齐聚，手下绝情。

灰影大袖齐挥，“啪啪啪”三剑齐飞，无俦暗劲山涌，三大汉的右手同时被震断，大骇而退。

“噗！”北面的一名大汉，一刀砍在灰影的右肩背上，刀一折三段。

灰影一袖挥出，“啪”一声击中大汉的脑袋。大汉斜飞丈外，倒地便寂然无声。脑袋未破，但五官鲜血象泉般向外涌。

切入、伤人、解围，象是发生于刹那间。

暗器再次齐聚，向后退的人以暗器袭击。

灰影的一双大袖，挥动时罡风似殷雷，似乎在外围建起一道无形的铜墙，暗器纷纷坠地。

地下，几乎在同一瞬间，留下了六具尸体。

“扯活！”有人狂叫。

绮绿不见了，逃之夭夭。

崔长青挨了四枚暗器，幸而已运功护体，且暗器未中要害，所以仍能支持。

蝎娘子的背部。共挨了一镖，一刀、两钉，伤势相当沉重。假使不是崔长青撤回甚快，及时将她推倒，且将她压在下面，她即使有九条命也活不了。

崔长青如不是为了救她，以身相障，也不至于挨了四枚暗器。

他吃力地扶起蝎娘子，惶然道：“不要挣扎，我带你去地方治伤。”

蝎娘子气息奄奄，脸色灰败，握住他的手，惨然道：“我……我不行了，你……你走吧，我……”

“不，你必须有活下去的信心。”

“我……我已万……万念俱……俱灰……”

“不，姑娘，你的小妹还在妖道们手中，你忍心丢下她，让她被人卖入青楼？你……”

“崔……崔兄弟，切拜……拜托你……”

“不，你不能寄望我，我将与血花会拼个生死存亡，而我只有一个人，孤掌难鸣，九死一生凶多吉少，自顾不暇，哪有闲功夫照顾令妹：一切全在乎你，你如果不想活，令妹倚靠何人？说：你要活，你不能死！”

身旁伸出一只手，掌中有两颗丹丸，手的主人说：“你们都死不了，快吞下丹丸保住元气，老夫会替你们治好。当然，治好你们之后，你们再准备接受惩罚。”

崔长青不暇思索地将一粒丹丸捏破腊衣，塞入蝎娘子口中，自己也吞下了一颗。

接着，对方递过一包药散，说：“这是治金创的妙药，快至偏僻处起暗器裹伤。”

他接过药散，沉静地说：“谢谢你，老前辈。”

他抱起蝎娘子，进入密林深处。不久，他重行抱着蝎娘子外出。

怪老人站在原地，脸上敌意全消。

他走到怪老人身前，冷静地说：“救命鸿恩，晚辈不敢或忘。”

怪老人咧嘴一笑，说：“上次你本可杀我，为何不杀？你们这些江湖凶魔，居然有一念之慈，怪事。”

“晚辈与你老人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

“但老夫已表明要杀你了。”

“老前辈如要下毒手，那晚在山神庙，晚辈便难逃大劫。”

“哼！你该知道，老夫要留下你们自相残杀。”

“晚辈……”

“别说了，你不杀我，我救了你，两下扯平，谁也不欠谁的。”老人说。

“晚辈仍然感激不尽。”

“感激？等你伤好接受惩罚时，便不再感激了。”

他淡淡一笑，说：“老前辈，晚辈有一不情之请，尚请俯允。”

“你说吧。”

“老前辈可否宽限一些时日执罚？”

“你是说……”

“一言难尽……”他将奉命前来杀天威四圣，夺宝石的前因后果，概略地说了，最后说：“等晚辈救回吴家三代老少，再向老前辈请罚，万望老前辈恩准。大丈夫不轻言语，晚辈决不逃避。”

老人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他，久久方问：“你们五个人，都是被元都观三子迫来的？”

他摇摇头，说：“他们四人也许是被迫的，晚辈却是自愿前来，死而无怨。”

“晤，你不象是穷凶极恶的人。”

他叹口气，苦笑道：“人不可貌相。再说，善恶之分，每个人看法多少有些出入，只有身受的人。方知其中甘苦。”

“你出道多少年了？”

“三年。”

“把你的所作所为说来听听。”

“晚辈乏善可陈，劫富济贫，自甘堕落，如此而已。”他惭然地说。

“你的绰号是……”

“晚辈喜穿黑，叫黑衫客。”

“你杀了多少人？”

“晚辈作案从不杀人。”

“老夫会打听。”

“那是老前辈的事，晚辈毋庸置疑。”

老人话锋一转，问：“你师承何人？艺业，你年岁虽轻，却出类拔萃。论机智，连老夫也栽在你手上。名师出高徒，令师必是超凡入圣的高手。”

“晚辈不敢提……”

“你得说。”

“请老前辈勿强人所难，晚辈不愿沾辱师门。”

怪老人嘿嘿笑，说：“你不说，老夫便袖手旁观，不管你们的事，也许

一走了之。你不能死，而前面等候你，要你的命的人，却为数不少。”

“老前辈……”

“甚至，老夫提前执罚。”

“你……”

“老夫就是这付德行。”

“老前辈真要知道？”

“当然。”

他长叹一声，说：“好个g8，老前辈听说过红尘过客？”

怪老人一怔，讶然问：“什么？你是他的门人？”

“晚辈惭愧。”

“哦！令师一向可好？”

“他老人家仙逝五年了。”

“啪！”老人抽了他一耳光。他一惊，退了一步说：“老前辈你……”

“他死了，难怪你敢胡作非为去做贼，你……”

“晚辈没出息……”

“说没出息就行了？”

怪老人怪叫。他失声长叹，说：“如果老前辈知道晚辈的底细，便知晚辈的苦衷了。做一次贼，便终身是贼，做一千次……”

“住口！”

“是，晚辈……”

“你改不改？”

“这……”

“你仍不愿洗手？”

他一挺胸膛，语气坚决地说：“人各有志，老前辈不必相强。我只能答应你，按江湖道规矩行事；事实上这三年来晚辈从未越轨。至于老前辈的想法，甚至世人的想法，左右不了我。”

“你已无可救药。”

“是的，我自己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我想，你有一天将悔之晚矣！”

“大丈夫做自己认为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事，死而无悔。”

“你……”

“除非天下间，为富不仁的人绝迹，不然……”

“老夫今天要……”

“你杀了我，我仍然坚持己见。晚辈说句不知进退的话，老前辈这几天的行事，也并不怎么合乎道义。要知道，并非木是前来龙角山的每个人都该死的，至少，铁金刚为侄而死；极乐僧为归返师骨而死；蝎娘子为了乃妹；晚辈为了救吴家老少三代；每个人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在情理上并不该死。天猴为了何事他波提，但晚辈相信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冒死来碰运气。老前辈想要管天下的事，孤掌难鸣也管不了许多。晚辈问心无愧，立身天地间，生死安足论？要杀我你就动手吧。”

怪老人摇摇头，扭头便走，一面嘀咕：“你这厮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无可救药……”

“老前辈请留步。”

“你还有话说？”怪老人停步转身问。

“老前辈打算如何惩罚晚辈？”

“老夫不管你的事了，去你的。”

“谢谢。”

“往北两里地，有座小茅屋，你们可以在那儿养伤，保证你三天便可痊愈。”

“多谢老前辈慈悲。”

“哼！”

“老前辈请放心，晚辈会考虑洗手的事。”

“那就好。”

“请老前辈赐示名号。”

“老夫长春老人。”怪老人说完，转身扬长而去。崔长青倒抽一口气，向抱着蝎娘子说：“原来是这嫉恶如仇，名震天下的怪老头，好险！”

蝎娘子欣然地说：“兄弟，他并不如传说中的可怕物！”

他沉思片刻，说：“其实，孤僻古怪心高气傲的风尘怪杰，大多是性情中人。那晚在山神庙，他仅反震暗器示威，而不取咱们的性命，定然是曾听到极乐僧临死前至情至性的话，认为咱们并非无可救药的人，所以手下留情。”

“他会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我想不会了，这种人不难应付。”

“但愿如此。”

“我们该走了。”

长春老人的绰号，提起足以令天下群魔丧胆，但长春二字的由来，却是指他老人家的药，金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药到春回天下闻名。蝎娘子的伤虽重，但元气显然已恢复了不少。他先将蝎娘子放下，拾起背囊背上。他的目光，落在金甲神的尸体上，心中一动。日后危难正多，凶险方长，如果有这种轻灵的软甲护身，是否可以增加一分安全？他毫不客气地将金甲剥下，穿上，外面穿上外裳，便看不出形迹了。一不做二不休他将金甲神的尸体，拖至百步外的一处沟坑中埋了，方抱了蝎娘子扑奔正北，果然有一座小茅屋，空闲无人，是一座被丢弃的荒野小屋。好在是残锅破灶仍在，尚可安顿。

当晚，厅中唯一的破桌上，放了一包丹丸和药散。是谁送来的？他竟然一无所觉。但他放心地收下，除了长春老人还有谁？算期限，还有五天，他可以放心大胆养伤。

他想：“天威四圣败亡的消息，该已传至府城了吧？”

他所料不差，天威四圣的死讯，不但已传至府城，连栾三爷与金甲神一群凶魔的死讯，亦已传到。金甲神的爪牙，更传出山区出现怪老人见人就杀的消息。

当地的乡民四出收尸，草草加以掩埋，不报官以免麻烦。

尸体分埋在山区周围，埋在何处谁也无法完全弄清，想查身份难似登天，那是不可能的事。元都观三子，已在三天前带了不少爪牙，秘密地潜伏在浮山县城，暗中留意山区的动静。当天，三妖道化装易容在附近查探。

他们找到了天猴与铁金刚的尸体，也找到属于崔长青和蝎娘子的剑。

只找到两背囊宝石，全是一块块鸽卵大的原石，里面有品质甚佳的上品翡翠、玛瑙，价值连城。

其他的背囊，已被收尸的乡民瓜分了里面的宝石。

三妖道等了三天，伏路的人始终不见崔长青五个人出山的踪迹，也无法寻找埋尸之地，以证实崔长青、蝎娘子、极乐僧三人的生死。

因此，众口一词认定五人全已丧身山区了。三妖道兴高采烈，带了两背囊宝石返回济南府城。又是三天，三妖道终于认定五个人已经死了十已经过了两天期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天晚间，元都观群魔乱舞。三妖道排下了庆功宴，大肆庆祝。

心腹大患已除，宝石到手，怎不该大肆庆祝？崔长青原打算在茅屋养伤三天，赶一天路，恰好最后一天期限赶回府城复命。’

可是，天不从人愿，蝎娘子伤还未好，却又感上了风寒，不得不多留三日，逾期两日方能束装上道。

